武俠世界



$2.00

702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六：七尺侏儒　上官庸·著



「侏儒」——體高通常不超過三四英尺，但本故事的侏儒却體高七尺，而且是名符其實的「侏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小鬼子」王小克爲了這個「七尺侏儒」，經歷了一段驚心動魄，神秘詭異的日子。是期在本刊刊出，敬祈留意。

督印人：羅 韓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集各路名家之大成



朱羽新著
罪劍
第一集……3.00
第二集……3.00
第三集……3.70
孤劍驚虹
第一集……3.00
第二集……3.00
第三集……1.80



孫玉鑫新著
七毒匕
第一集……3.30
第二集大結局……2.30
七十二將相……2.70
復仇谷
第一集……3.00
第二集……3.00
第三集……3.00



經已出版
部部珍品
本本精華
新派武俠小說
插圖生動
情節緊湊
內容曲折



倪匡新著
天才殺手……1.60
情天劍痕……4.60
盜盒……2.70
五雷轟頂……2.40

高皐新著
無弦弓
第一集……3.30
第二集大結局……2.50
殘梅俠影
第一集……3.00
第二集……3.00
第三集大結局……2.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天鵬處置珍珠城兩姐妹之後，偕韓貞同往南海娘子寄寓屋中，在那四方的房屋中，青城派墨白等人及珍珠城一對孿生兄弟早在，鐵姑、心姑侍立在一尊觀音佛像側，珍珠城孿生兄弟向觀音佛像攻擊，爲鐵姑所阻，獲知葉開已至，遂雙雙而去。南海娘子當衆宣佈，要各人勿再侵犯葉開，否則她當挺身力阻，衞天鵬指斥她不是眞正南海娘子，並說出他年靑逃亡蠻疆時與南海娘子的一段情，這不是夢話，也不是神話，只要看衞天鵬和鐵姑的表情就知是眞的，鐵姑美麗的臉似因悲痛而變形——

攝魄勾魂法　魔術殺人刀

心姑的神色也變了。

只有那木雕的觀音神像，還是手拈着拐杖，在繚繞的烟霧中微微含笑。

也不知過了多久，衞天鵬才恢復鎭靜，冷冷道：「所以我知道南海娘子已死了，我也知道魔教中有種神秘的腹語術，你們利用這木偶就想把我嚇走，也未免想得太天眞了。」

心姑忽然道：「不錯，那些話都是我借這觀音神像的嘴說的，可是我說的話也一樣有效。」

衞天鵬道：「哦。」

心姑道：「你若一定還要打上官小仙的主意，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的。」

衞天鵬突然大笑，道：「我衞八自十三歲出道，在江湖中混了五六十年，至今還沒有任何一件事後悔過。」

心姑冷哼一聲，道：「你一定不肯放過他們？」

衞天鵬道：「我只希望你們能將這碗飯分給大家吃，莫要一個人獨吞。」

心姑冷笑道：「好，念在你昔年和本門祖師爺的那一點情份，我現在可以讓你活着走出去。」

衞天鵬道：「然後呢？」

心姑冷冷說道：「只要你一走出這屋子，從此就是我南海門的對頭，你最好就快去準備後事，因爲你隨時都說不定會死的。」

衞天鵬淡淡道：「念在我和南海娘子昔年那一點情份，現在我也不能以大欺小，向你們出手，只不過……」

心姑道：「不過怎麼樣？」

衞天鵬道：「你們是一定要跟我作對，也未必還能活多久的。」

他冷笑着，霍然長身而起，忽然又向墨白笑了笑，道：「我們以前的恩怨，也不妨一筆勾銷，從現在起，你我是友是敵？也就看你了。」

這句話一說完，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 ×

門外冷霧悽迷，夜更深，風更冷。

衞天鵬迎着風長長吸了口氣，忽然道：「韓貞。」

韓貞已跟過來，道：「在。」

衞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飄香別院在那裏？」

韓貞道：「我們現在就去？」

衞天鵬道：「先下手爲强，這句話你總該聽說過的。」

韓貞道：「可是那葉開……」

衞天鵬道：「葉開怎麼樣？」

韓貞道：「葉開現在必定已有防備，我們現在若去跟他硬拚一場，不論誰勝誰，雙方都難免要有傷損，豈非讓別人漁翁得利了！」

衞天鵬道：「誰說我們是要跟他去打架的。」

韓貞道：「不是？」

衞天鵬道：「當然不是！」

他嘴角又露出了老狐狸一樣的微笑，忽然道：「我們是好意去向他通風報訊，

是跟他交朋友去的！」

韓貞的眼睛亮了，微笑着道：「因爲小李探花昔日也對我們有恩，我們這次來並不是爲了要算計他，而是爲了報恩！」

衛天鵬道：「一點也不錯。」

韓貞道：「南海娘子既然死了，別的人已不足爲慮，我們一定要勸他乘這個機會，先下手把那些對他有野心的除去。」

衛天鵬道：「他是個聰明人，一定會明白的。」

韓貞道：「何況他還有我們作他的後盾，他無論要殺什麼人，我們都可以幫他提刀。」

衛天鵬大笑，道：「好，你果然越來越懂事了，也不枉我對你一番苦心。」

他們已走入了柏林，一陣陣香風吹過，迷霧中忽然出現了一條幽靈般的人影。

衛天鵬低喝：「什麼人？」

「是我！」

這人垂着頭走過來，竟是西門十三。

衛天鵬沉下了臉，道：「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西門十三垂首道：「弟子有件要緊的事，要稟報老人家。」

衛天鵬道：「什麼事？」

西門十三遲疑着，走得更近了些，道：「我知道藥開……」

他聲音突然說得太低。

衛天鵬只好把耳朵湊過去。

他一生殺人無算，隨時隨地都在提防着別人殺他，但此時他却連做夢也想不到，他最寵愛的這個徒弟手裏，竟有把準備刺入他胸膛的刀。

兩個人身子已湊在一起。

衛天鵬道：「有什麼話快說。」

西門十三道：「我要你死！」

聽到這個「死」字，衛天鵬才吃了一驚，但閃避却已來不及了。

他已能感覺到冰冷的刀鋒，刺穿了他的皮裘，刺在他胸膛上。

他甚至已能感覺到死的滋味。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西門十三突然慘呼着倒下。

他手裏那柄殺人的刀，在夜色中閃着光，刀鋒上已帶着血漬。

是衛天鵬的血。

衛天鵬的身子這才開始發抖，才眞正感覺到死的恐懼。

西門十三仰面倒在草地上，眼珠已凸出，耳，鼻，眼，口中，突然同時有鮮血流出。

血竟是黑色。

衛天鵬轉頭去看着韓貞，韓貞人已嚇得呆住。

西門十三顯然不是被他殺了的。

究竟是誰在暗中出手，救了衛天鵬這條命？

衛天鵬已沒空再想了，這柏林冷霧中，處處都彷彿隱藏着殺機。

他跺了跺脚，沉聲疾說道：「快退出去！」

×

突聽一人道：「你站着不能動，否則刀毒一發，就必死無疑了！」

聲音淸悅嫵媚，一個人幽靈般自霧中出現，赫然竟是鐵姑。

衛天鵬楞然道：「剛才是你救我？」

鐵姑點點頭。

衛天鵬問道：「叫他來殺我的，也是你？」

鐵姑又點點頭。

只有被她攝心大法所迷的人，才會做得出這種事。

衛天鵬道：「你既然叫他來殺我，爲什麼又要來救我？」

鐵姑蒼白的臉上，帶着種無法描叙的表情，誰也猜不出她心裏在想什麼，更猜不出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她看着衛天鵬的時候，眼睛裏却彷彿有種很強烈的感情。

她本不是容易動感情的。

她很早已沒有感情。

衛天鵬看着她，眼睛忽然也露出種無法描叙的感情，忽然道：「你……你是她的女兒？」

鐵姑點了點頭。

衛天鵬倒退了兩步，道：「那麼你……你……你難道也是我的……」

「女兒」這兩個字他並沒有說出來，他好像不敢說出來。

可是他不必說出來，別人也知道的。

鐵姑居然並沒有否認，目中的神色又變得很悲傷，忽然道：「她這一生中，只有你一個男人。」

衛天鵬又後退了兩步，身子突然又開始顫抖。

——南海娘子這一生中，居然只有他這麼樣一個男人。

他心裏也不知是感動？是驚訝？還是悲傷？

鐵姑的眼睛裏似已有淚光，道：「所以我不能看着你死！」

她當然不能！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眼見着自己父親死在別人刀下的！

——難道她竟眞的是我親生女兒？

衛天鵬幾乎不敢相信，但却已不能不信。

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兒女，誰知到了垂暮的晚年，竟忽然有了個女兒。

如此美麗，如此值得驕傲的女兒。

他看着她，眼睛裏也不覺有了淚光，已完全忘了自己剛才還想叫人去殺她的。

就連野獸都有親情，何況人？

衛天鵬顫抖着伸出手，似乎想去撫摸她的頭髮，摸摸她的臉。

可是他又不敢。

就在這時，柏林外忽然有個人衝了進來，吃驚的看着他。

心姑也來了。

鐵姑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不該來的。」

心姑用力咬着嘴唇，忽然大聲道：「我爲什麼不該來？……他既然是你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我爲什麼不能來看看他？」

衛天鵬又怔住。

原來他不但有了女兒，還有了孫女。

他只覺得全身的血都熱了，幾乎已忍不住要大叫起來。

誰知就在這時，心姑突然反身出手，閃電的點了他胸前七處穴道。

韓貞本來一直在旁邊看着，遇見了這種事，他也只有在旁邊看着。

看見心姑出手時，他想救已來不及了。誰知心姑竟又扶住了衛天鵬，道：「刀上已見了血，他想必已中了毒，你快抱起他跟我來。」

原來她出手，是爲了救人。

韓貞嘆了口氣，今天他看見的和聽見的這些事，他知道自己這一輩子都永遠忘不了的。

他這一生中，也從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奇怪，這麼奇秘的事。

×　×

佛堂裏也有燃着香，香烟繚繞，也彷彿柏林中的冷霧一樣。

韓貞將衛天鵬放了下來，放在一張軟榻上。

神案前擺着幾個蒲團，中間一個蒲團上，坐着個雲鬟高髻的錦衣少女，彷彿很美。她垂眉斂目，盤膝坐在那裏，竟像老僧入定一樣。

這麼多人從外面走進來，她居然不聞不問，好像根本沒有看到。

但韓貞却忍不住要去看看她。

放着這麼美的少女在面前，若是連看都不看，這個人一定不是個男人。

韓貞總算還是個男人。

他看了一眼，就忍不住要多看了兩眼。他忽然發現這少女很像一個人。

像丁麟。

縱橫江湖的「妙郎君」，怎麼會忽然變成像個女人？

韓貞當然不會相信這種事，但却越看越像，這少女就算不是丁麟，也一定是丁麟的姐妹。

丁麟的人呢？

他若是已被鐵姑她們殺了，他的姐妹又怎麼能安安心心的坐在這裏？

韓貞並不是個很好奇的人，一向都不太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可是現在他突然覺得很奇怪——每個人都多多少少難免有點好奇心的。

韓貞畢竟還是個人。

鐵姑和心姑已在爲衛天鵬治傷療毒，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他。

韓貞忍不住悄悄走過去，悄悄喚道：「丁麟。」

錦衣少女果然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却像是根本不認得這個人一樣，搖了搖頭，道：「我不是丁麟。」

韓貞又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錦衣少女道：「我是丁靈琳！」

丁靈琳！

這名字韓貞是聽見過的——丁靈琳豈非就是葉開的情人！

她長得怎麼會跟丁麟一模一樣？她跟丁麟可有什麼關係？

這錦衣少女又閉起了眼睛，連看都不再看他了。

鐵姑却在看着他。

韓貞一回頭，就觸及了鐵姑目光。

比刀光還亮的目光。

韓貞勉強笑了笑，道：「他老人家想必已脫險了吧？」

鐵姑點點頭，忽然問道：「你看她是丁麟？還是丁靈琳？」

韓貞道：「我看不出！」

這倒不是假話，他的確看不出，也分不出。

鐵姑道：「你應該看得出的，無論誰都應該看得出她是個女人。」

韓貞道：「她現在的確是個女人！」

鐵姑道：「以前難道不是？」

韓貞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有點奇怪，丁麟怎麼會忽然不見了？」

鐵姑道：「你很關心他！」

韓貞摸摸歪斜的鼻子，道：「他打歪了我的鼻子。」

鐵姑道：「你想報復！」

韓貞道：「沒有人能在打歪我鼻子之後，就一走了之的。」

鐵姑道：「他能不能死？」

韓貞說道：「他也不像很快就會死的人。」

鐵姑道：「可是他偏偏已死了。」

韓貞道：「你是說，丁麟已死了。」

鐵姑道：「不錯。」

韓貞道：「但丁靈琳却還活着。」

鐵姑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已看了出來？」

韓貞又笑了笑，道：「我看不出，我是猜出來的。」

鐵姑道：「你還猜出了什麼！」

韓貞道：「葉開雖然是個很精明的人，但是對自己的眞情人，總不會有什麼戒備的？」

鐵姑道：「說得好。」

韓貞道：「假如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能暗算葉開，再將上官小仙從他手裏搶過來，那麼這個人一定就是丁靈琳。」

鐵姑道：「說得很好。」

韓貞道：「只可惜丁靈琳是絕不會去暗算葉開的，所以……」

鐵姑道：「所以怎麼樣？」

韓貞道：「假如有個人長得跟丁靈琳很像，可以改扮成丁靈琳，那麼這個人豈非就正是對付葉開的最好武器。」

鐵姑道：「這個人若是男的呢？」

韓貞微笑道：「無論他是男是女都沒關係。」

鐵姑道：「哦！」

韓貞道：「據說南海娘子不但易容術妙絕天下，而且還有種手法能控制別人咽喉的肌肉，使他的聲音也改變。」

鐵姑冷道：「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韓貞道：「這個人若是不聽話，也沒關係，因爲南海門還有種能控制別人心靈的勾魂大法。」

鐵姑又盯着他看了半天，才緩緩道：「據說江湖中人都叫你『椎子』。」

韓貞道：「不敢！」

鐵姑道：「據說別人無論有多硬的殼子，你都能把它椎開。」

韓貞道：「這只不過是傳言而已。」

鐵姑道：「可是這傳說看來好像並不假。」

韓貞道：「我縱然還有點名堂，也是衛八大爺一手教出來的。」

鐵姑冷笑道：「你用不着提醒我，我早就知道你是他最親信的人。」

韓貞鬆了口氣，道：「只要夫人明白這一點，我就放心了。」

鐵姑道：「我既然讓你到這裏來，就沒有打算再瞞着你。」

韓貞道：「多謝。」

鐵姑道：「這件事你現在是不是已完全明白了？」

韓貞道：「還有點不明白。」

鐵姑道：「你說。」

韓貞道：「夫人莫非早已算準了丁麟要到這裏來？」

鐵姑道：「不錯，所以我早已準備好了，在這裏等着他。」

韓貞道：「但，夫人又怎知他一定會來！」

鐵姑道：「有人告訴了我。」

韓貞道：「這個人是誰？」

鐵姑道：「是個朋友。」

韓貞道：「是丁麟的朋友，還是夫人的怕事！」

鐵姑道：「若不是丁麟的朋友，又怎麼會知道他的行動！」

韓貞嘆了口氣，道：「有時候朋友的確比仇敵還可怕。」

他忽又問道：「夫人以前見過丁靈琳沒有？」

鐵姑道：「沒有。」

韓貞道：「那麼夫人又怎知丁麟跟她長得很像。」

鐵姑道：「據說他們是孿生兄妹。」

韓貞道：「哦！」

鐵姑道：「他們那邊的習俗，雙胞胎生下來若是一男一女，其中一個就是要送到外面去養。」



韓貞掩至飄香別院外，偷窺葉開和上官小仙的動靜。

韓貞道：「這習俗我們那邊也有。」

鐵姑道：「所以江湖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丁麟也是他們丁家的後代！」

韓貞道：「夫人又怎麼會知道的。」

鐵姑道：「是個朋友告訴我的。」

韓貞道：「還是剛才說那個朋友！」

鐵姑道：「不錯！」

韓貞點點頭道：「他既然是丁麟的好朋友，當然知道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

鐵姑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韓貞道：「是。」

鐵姑道：「為什麼？」

韓貞淡淡的一笑，道：「因為我不想跟他交朋友。」

鐵姑目中也有了主意，道：「你實在是個很精明的人！」

韓貞道：「而且是個椎子。」

鐵姑道：「而且，是有眼睛椎子。」

韓貞道：「鼻子雖然已被打歪了，幸好也還很靈。」

鐵姑微笑道：「所以你若肯替我到一個地方去看看，那眞最好也沒有了。」

韓貞道：「但請吩咐。」

鐵姑道：「你肯去。」

韓貞道：「夫人就算要我去赴湯蹈火，我也一樣會去的。」

鐵姑嘆了口氣，道：「難怪衞八爺信任你，看來你果然是個够義氣的人。」

韓貞道：「能得到夫人一句誇獎，韓貞死而無怨。」

鐵姑嫣然一笑，道：「我並不想叫你去死，只不過要你到飄香別院去。」

韓貞道：「去看看葉開的動靜？」

鐵姑道：「順便也去看看那位只有七歲大的大美人。」

× ×

飄香別院飄着花香。

窗戶裏的燈還亮着，窗上有兩個人的影子，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看不見珍珠兄弟。

地上却有柄折斷了的劍，劍柄上的珠子在窗燈下閃着光。

眼看珍珠兄弟今天的運氣實在不好。

忽然間，窗戶開了。

一個非常非常美的女人，手裏抱着個泥娃娃，站在窗口。

她的臉白裏透紅，眼睛又圓又亮，紅紅的小嘴半噘着，顯得說不出的嬌憨，說不出的天眞。

她本身看來竟像是個泥娃娃。

可是她的身材却不像是個泥娃娃。

她身上每一分，每一寸，都彷彿在發射一種令人不可抗拒的熱力。

孩子的臉，婦人的身材，這雖然很不相稱，却形成了一種奇妙的誘惑，一種足以令大多數男人犯罪的誘惑。

要保護這麼樣一個女人實在不容易。

× ×

她身後還有個男人，看去很年輕，很英俊。

葉開顯然也是個非常好看的男人，只可惜他站得比較遠。

韓貞雖然也看見了他，却看不清他的臉。

上官小仙手裏抱着泥娃娃，嘴裏輕輕

的哼着首兒歌，聲音也甜得很。

只聽葉開道：「外邊很冷，你為什麼還不關上窗子。」

上官小仙的小嘴噘得更高，道：「寶寶太悶了，寶寶想透透風。」

葉開嘆了口氣，道：「寶寶已經該睡了。」

上官小仙道：「可是他偏偏不肯睡，寶寶精神還好得很。」

葉開苦笑道：「這麼晚了還不睡，寶寶是個壞孩子。」

上官小仙立刻叫了起來：「寶寶不是壞孩子，寶寶乖得很。」

她伸出一隻又白又嫩的手，望望抱着懷裏的泥娃娃，柔聲道：「寶寶不要哭，他才是個壞人，寶寶不哭，媽媽餵奶給你吃。」

她竟眞的要解開衣襟，餵奶給這泥娃娃吃了。

她的胸膛成熟而丰富。

韓貞遠遠的看着，心已跳了起來，跳得好快。

誰知就在這時，葉開却忽然趕過去，「砰」的，關起了窗子。

只聽上官小仙哈哈的笑着，道：「你拉我幹什麼？你是不是也要吃奶……」

× ×

佛堂裏的香已燃盡了。

衞八太爺閉着眼躺在軟榻上，臉色很紅潤，似已睡着。

鐵姑聽着韓貞說完了，才問道：「窗子一關上，你就回來了？」

韓貞苦笑道：「我總不能也進去搶着吃奶。」

鐵姑目中又露出笑意，道：「看起來你好像很羨慕葉開。」

韓貞嘆口氣道：「我也很同情他。」

鐵姑道：「你同情他。」

韓貞道：「整天陪着這麼一個女人實在不是件好受的事。」

心姑忽然道：「她是不是很美？」

韓貞偷偷瞟了她一眼，道：「還算過得去。」

沒有任何女人，願意聽着男人在自己面前誇獎另一個女人的。

心姑冷冷說道：「聽說白痴都長得很美。」

韓貞道：「是。」

心姑忽又笑了，道：「幸好美人並不一定都是白痴。」

她自己當然也是個美人，非常美。

鐵姑忽又問道：「飄香別院裏，是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韓貞道：「我前前後後都看過了，好像沒有別的人。」

鐵姑道：「是好像沒有？還是的確沒有？」

韓貞想了想道：「的確沒有。」

鐵姑道：「也許有別的人已睡呢？」

韓貞道：「別的屋子裏都沒有起火，這麼冷的天，誰也不會在一個沒有起火的屋子睡覺的。」

鐵姑終於笑了笑，道：「看來你不但聰明，而且很細心。」

心姑忽然說道：「只可惜鼻子歪了一點。」

鐵姑瞪了她一眼，道：「你又不想嫁給他，你管人家鼻子歪不歪！」

心姑道：「鼻子歪的男人，也並不一定就是嫁不得的。」

鐵姑又笑了，道：「小鬼，胡說八道的，也不怕人家聽了笑話！」

韓貞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又在跳，跳得很快。

這種可能他並不是沒有想到過，只不過不太敢想而已。

現在這母女兩人却好像在故意提醒。她們是不是又想出個難題讓他做了。

鐵姑果然又在問他：「你武功是不是跟衞八爺學的？」

韓貞道：「不是。」

他並不是衞天鵬的弟子，也不是「十三太保」中的一個。

鐵姑道：「你用的兵刄就是椎子！」

韓貞道：「是。」

鐵姑道：「我還沒聽說過江湖中有人用椎子做兵刄的。」

韓貞笑了笑道：「那本是我隨便找來用的。」

鐵姑道：「椎子也有獨門招式？」

韓貞道：「沒有，但無論那種兵刄的招式，都可以用椎子使出來。」

鐵姑道：「聽你這麼說，你會的武功招式一定很不少。」

韓貞道：「只可惜雜而不精！」

心姑忽又「噗哧」一聲，道：「想不到這個人居然也會假客氣！」

韓貞心跳得又快了。

鐵姑道：「你跟着衞八爺沒有幾年，就已成了他手下最得力的人，武功想必是不錯的！」

韓貞只有承認：「還算過得去！」

鐵姑道：「所以我還是想請你做一件事。」

韓貞道：「但請吩咐。」

鐵姑道：「這件事越快解決越好，今天晚上又正好是下手的好機會。」

韓貞道：「是！」

鐵姑道：「所以我想現在就要丁靈琳去動手。」

韓貞沉吟着，道：「却不知葉開會不會認出她來。」

鐵姑道：「絕不會的，就算她是有點破綻，在燈光下也看不出來。」

韓貞道：「但他們本是情人，若是多看幾眼，也許就……」

鐵姑道：「我們怎能會給機會讓他看清楚，只要他一讓丁靈琳近他的身，大功就告成了。」

心姑笑道：「他出手本來就很快的，否則又怎能一拳打歪你鼻子。」

韓貞只有苦笑，心裏却是甜甜的。

鐵姑道：「只不過，我們也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萬一，所以我想要你陪着他去。」

韓貞怔了怔道：「我怎能陪他去！」

鐵姑道：「爲什麼不能！」

韓貞道：「我……我算什算人呢！」

鐵姑道：「算這裏的管事，帶他去找葉開的，因爲這地方丁靈琳沒來過，當然不認得路。」

韓貞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夫人想得眞周到。」

鐵姑笑了笑，道：「若是想得不周到，又怎麼敢出手動葉開？」

韓貞道：「現在我只担心一件事。」

鐵姑道：「担心什麼？」

韓貞道：「担心葉開的飛刀！」

鐵姑道：「你怕？」

韓貞苦笑道：「我只怕這位丁靈琳姑娘不能一出手就制他的死命，只怕他還有機會出手！」

鐵姑冷冷道：「莫忘記我也有刀，在我的刀下，沒有人還能活得了！」

她忽然揮手，一柄刀「叮」的落在丁麟面前。

一柄碧磷磷的刀。

丁麟立刻睜開了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這柄刀。

鐵姑道：「檢起這柄刀來，藏在衣袖裏。」

丁麟果然立檢起刀，藏入衣袖。

鐵姑道：「現在你抬起頭，看着這個人。」

她指着韓貞。

丁麟就抬起頭，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韓貞。

鐵姑道：「你認得這個人麼？」

丁麟點點頭。

鐵姑道：「我要你跟着他走，他會帶你去找葉開的。」

丁麟又點點頭。

鐵姑道：「葉開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拋下了你，去找別的女人了，所以你看見他，就要用這柄刀殺了他，然後帶那個女人回來！」

丁麟道：「我一定要殺了他，然後帶那個女人回來。」

鐵姑道：「你現在就去吧。」

丁麟道：「我現在就去。」

他臉上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茫然無知，又彷彿很痛苦。

鐵姑道：「你爲什麼還不去？」

丁麟道：「我去。」

他嘴裏雖然說去，却還是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心姑嘆了口氣，道：「看來他對葉開眞不錯，到了這種時候，居然還不忍去殺他。」

鐵姑冷笑道：「他會去的。」

她驀然知道一個人的心靈縱然已受了控制，但你是要他去做一件他最不願的事，他的理智還是會作最後一番掙扎的。

這本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她早已有了準備。

她忽然拍了拍掌。

旁邊的一扇門竟立刻無風自開，一個人慢慢的走了進來。

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身上穿着件狐皮袍子，外面還套着件藍布罩袍，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這個人赫然竟是「飛狐」楊天！

×　×

丁麟的臉忽然間又因恐懼而扭曲，身子也開始不停的發抖。

楊天冷冷的看着他，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胸口上竟赫然揷着把刀，衣服上還帶着血漬。

鐵姑道：「你認得這個人麼？」

丁麟點點頭，臉上的表情更恐懼。

他當然認得這個人，他的記憶並沒有完全喪失。

鐵姑道：「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你還記不記得是你殺了他的？」

丁麟道：「是……是我。」

鐵姑道：「他本來是你的好朋友，但你却殺了他，他做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丁麟道：「是你要我去殺的。」

鐵姑道：「現在我要你去殺葉開……你去不去？」

丁麟道：「我……我去。」

鐵姑道：「你現在就去！」

丁麟道：「我現在就去。」

他果然站了起來，慢慢的走了出去，他的身子還在抖。

鐵姑道：「在門外等着，等韓貞帶你去！」

丁麟道：「我在門外等着，等韓貞帶我去，我一定要殺了葉開。」

等他走出門，鐵姑才對韓貞笑了笑，道：「現在你應該知道，他那好朋友是誰了吧！」

韓貞只有看着楊天苦笑。

鐵姑道：「你不認得他！」

楊天忽然冷冷道：「他不認得我，他不想交我這個朋友。」

他一反手，拔下了揷在胸口的刀，拋在地上韓貞這才看出這柄刀竟只有刀柄。

只聽「蹦」的一聲，一截刀鋒自刀柄裏彈了出來，輕輕一按，刀鋒就又縮入了刀柄。

原來這竟是把殺不死人的刀。

韓貞嘆了口氣，道：「世上既然有這種刀，就難怪會有你這種朋友了。」

鐵姑道：「可是你最好記住，這種刀這種朋友，都不是沒有用處的。」

×　×

穿過了幾百株梅花又來到飄香別院。

丁麟一直靜靜的跟着在韓貞之後，韓貞走一步，他就走一步。

韓貞忽然停下來。

丁麟也停了下來。

韓貞回過頭，盯着他，道：「你的朋友西門十三已死了。」

丁麟道：「西門十三已死了。」

韓貞道：「你不想知道他是死在什麼人手上的。」

丁麟道：「我不想知道他是死在什麼人手上。」

韓貞道：「但你若眞是他的好朋友，就應該替他報仇。」

丁麟道：「我若眞是他的好朋友，就應該替他報仇。」

你說一句話，他就跟着你說一遍，但你却永遠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眞的瞭解你的意思。

韓貞嘆了口氣，暗道：「你這麼聰明的人，居然也會受人控制，我簡直不相信。」他用眼角瞭着丁麟，丁麟臉上却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韓貞又嘆了口氣，道：「前面有燈光的地方，就是飄香別院。」

丁麟道：「是。」

韓貞道：「葉開就在那裏。」

丁麟道：「是。」

韓貞道：「你眞的能忍心下手？」

丁麟道：「是。」

韓貞道：「其實你本來不必眞殺了他的。」

丁麟道：「我不必？」

韓貞道：「你可以抱住他，點住他的穴道，讓他動不了。」

丁麟道：「我可以讓他動不了。」

韓貞道：「那時我會把那壞女人帶走，帶得遠遠的，讓她永遠看不見葉開。」

丁麟道：「讓她永遠看不見葉開。」

韓貞道：「那麼你以後就可以永遠跟葉開厮守在一起了。」

他看着丁麟，丁麟迷惘的眼睛裏，果然像是發出了光。

韓貞道：「你說這法子是否很好。」

丁麟道：「以後我就可以永遠跟葉開厮守在一起了？」

韓貞道：「不錯，而且我還可以保證，以後永遠再也沒有人會來拆散你們。」

丁麟想了想，目中又露出恐懼之色，道：「可是我殺了楊天，他做鬼也不會放過我的。」

韓貞微笑道：「你並沒有殺死他，他並沒有死。」

丁麟道：「我明明殺了他。」

韓貞忽然拿出了那柄剛從地上檢起來的刀，道：「你是用這把刀殺了他的。」

丁麟道：「是。」

韓貞道：「但這柄刀却是殺不死人的，你看……」

他微笑着，反手將這柄刀向自己胸膛上刺了下去。他臉上的笑容突然僵硬。

×　×

剛才他輕輕一按，刀鋒就縮了回去。但現在刀鋒竟不肯縮回去了。

他輕輕一刺，刀鋒竟已刺入他胸膛，刺得雖不深，却已見了血。

「見血封喉，必死無救！」

韓貞只覺得全身都已冰冷，從心口一直冷到了脚底。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最好站着不要動，毒氣一動就發，你就死定了。」

韓貞果然站着不敢動，他已聽出了這是心姑的聲音。

心姑果然已從梅林外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人，竟是楊天。

韓貞連腿都軟了，想勉強笑一笑，却偏偏笑不出。

心姑冷冷的看着他，道：「這把刀是魔刀，雖然殺不死別人，却殺得死你。」

楊天冷笑道：「世上既然有你這種人，就有這種刀。」

心姑嫣然道：「一點也不錯，這種刀本就是專門爲了對付他這種人的。」

韓貞哽聲道：「我……我只不過……」

心姑沉下了臉，冷冷道：「你只不過是想出賣我們而已，所以你就得死！」

韓貞道：「但望姑娘看在衞八太爺面上，放過我這一次。」

心姑道：「你還想活下去！」

韓貞點點頭，冷汗已滾滾而下。

心姑道：「好，那麼你就乖乖的站在這裏，一動都不能動，連頭都不能點，等我高興的時候也許會來救你。」（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從化血天王曹大滿口中，探知丹陽道長已落在無雙門的手中，正欲再探聽被囚於何處之際，無雙門的人已追踪來到，據曹大滿說，來的四人是兇名早著的火神四伯丙炫、丙耀丙煥和丙烈，周震川與鬥，僅數招已將火神四伯制服，曉以大義，火神四伯悟澈前非，決心向善，不惜委屈求全地向曹大滿行禮釋嫌，就在此時，無雙門總座率衆來到，火神四伯反顏相向，各出火器向其攻去，但那總座身具冰魄神功，火器雖猛烈絕倫，亦無奈他何，周震川出掌催動火器向那總座攻去——

神功敗護法　妙計探龍潭

周震川這一出掌，那老者只覺護身玄功，被撞得一散，不由嚇得驚悸欲絕，暗叫了一聲：「不好！」向後仰身疾射而出，逃出火焰之外。

這時，只見他面色蒼白，鬚髮俱顫，衣衫之上，已有了好幾處火傷。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帶來的人都死光了，要是你毫髮無傷的回去，豈不顯得我們對人大不公平了，同時你回去之後，也不好交待，現在你可以請了！」

那老者眞氣到了極點，面色變得鐵青，一步一頓，緩緩向周震川逼近，口中恨恨的道：「老夫原無取你性命之意，你這叫自速其死，我現在非殺你不可了！」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大叫道：「此人就是『無雙門』總護法，姓陰名孫，練了一身『冰魄玄功』，怪異至極。您可要小心了。」

周震川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振聲道：「多謝指點，各位請退過一旁，在下正要試試他的眞才實學。」

周震川剛才已見到他神奇的「冰魄玄功」，雖然一招得手，佔了上風，但那是在他勢難兼顧之下，討了便宜，算不得準，因此他沒有絲毫得意忘形，輕視之心。

這時，只見陰孫已來到身前不遠之處，那身衣服倏然鼓脹起來，精瘦的身子，頓時像是成了一個大圓球。

周震川暗暗心驚，駭然忖道：「此人一身內力修爲，顯然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我要和他強攻硬打的話，只怕很難取勝，我得用點腦筋了。」

陰孫怒目圓睜，眸子裏似乎要噴出火來，抬手一掌，猛劈而出，跟着身形一撲，同時衝了上來。

周震川心中自有打算，電光石火間，身形翩翩而起，陡然一個旋身，陰孫擦肩而過，他却轉到了陰孫身後，輕笑一聲，五指一彈，數縷指風，分襲陰孫「脊心」、「笑腰」、「天簾」、「揄台」諸穴。

陰孫功高藝深，一辨風聲，就知厲害，當下脚尖一撐地面，身形陡然翻將轉來，兩掌箕張，袖捲指戮，肩肘並用，有如疾雨迅風，反擊而到。

周震川出手走空，一沾卽退，步法詭異巧妙，瞬眼之際，已退出數尺開外，脫出陰孫掌指威力圈外。

就這一接之下，周震川只覺空氣一窒，有如處身寒冰地獄之中，奇寒蝕骨，全身爲之一顫，趕忙吸了一口眞氣，才守住心神。

陰孫一招得手，便不放鬆，大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掌力一掌比一掌强勁，也一掌比一掌冷冽。

這時，周震川也展開一身絕世身法，一沾即走，總在陰孫拳勢掌力可及難及之間，變化翻騰，逗得他怒吼連天，全力猛攻不已。

眨眼之間，陰孫一連攻出了七八十招，全身眞力已經消耗了十之三四，額頭也隱隱現出汗漬，却仍未把周震川打敗。

反觀周震川他的內力看似沒有自己深厚，但却悠遠深長，有如源頭之水，生生不息。

陰孫久攻不下，已是心衰氣竭，再見火神四伯與化血天王曹大滿他們五人環伺在側，虎視眈眈，不免又多了一層顧慮，暗自思量道：「這小子身手賊滑得很，所帶來人又盡被所殲，久戰之下，要再被他們困住，可就划不來了……。」

念動之間，目光閃爍之際，他的心情已被周震川窺破，周震川抓住這個機會，立時大喝一聲，奮起神勇，呼！呼！呼！展開了狂風暴雨般的反攻。

陰孫原已心萌退念，鬥志消沉，如何擋得住周震川這輪急攻，登！登！登！被迫得直退出七八步去。

就在這時候，周震川忽收手一笑道：「在下不爲已甚，放你一條生路去罷！」

陰孫雙眼一橫，凝目瞪了周震川一眼，口中發出一聲冷笑，張口欲言，但話聲未出，人已轉身疾奔而去。

他這時才明白過來，自己是中了周震川以逸待勞之計，可是以他的名頭，又那能說得出口，只好啞子吃黃蓮心裏有數。

化血天王曹大滿與火神四伯他們原以爲周震川這一仗非敗不可，出乎意外的，最後勝利者，結果竟然還是周震川，這使他們五個人對周震川更生敬佩之心。

尤其，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直以爲周震川年輕好欺，可以任意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時觀念改變過來，更覺得周震川的有容量大，暗生羞愧之心。

周震川目送陰孫遠走之後，轉過身來，只見他們五人已是興奮得說不出話來，望着他只是笑。

周震川已看出他們五人，經此一仗，已是堅定了決心，再無猶豫後退，心中也甚是高興，當下微微一笑，說道：「在下承各位如此抬愛，捨命相交，不勝感動之至，在下尚有許多請教的話，請進洞一談如何？」

化血天王曹大滿接腔笑道：「請！請！請！小弟還準備得有不少酒菜，來，咱們既然沒有舊帳可算了，該好好的喝一杯了。」

肅客入洞，重整杯盞，化血天王曹大滿吩咐二重把所有的酒菜都搬了出來。

化血天王曹大滿先端起酒杯，向周震川臉色一正，道：「老夫一時糊塗，自己走上了絕路而不自知，難得少俠如此容忍寬厚，使老夫得以頓悟人生，恩比天高地厚，老夫不敢就以杯酒表示謝意，老夫只能以這杯水酒，自飲自乾，以示重新做人的決心，老夫今後，如有立志不堅，三心二意之時，願死在少俠日月五行輪之下，爲誓！」說着，一仰頭，乾了杯中之酒。

想不到化血天王曹大滿忽然會這樣鄭重其事起來，因爲這是他自己立的誓言，周震川也不便說什麼，只好舉杯一照道：「好！在下爲武林多了一支正義之軍，敬你老一杯！」

火神四伯也同時舉杯道：「曹兄，愚兄弟現在是眞的服了你了，也誠心誠意的敬你一杯！」

化血天王曹大滿老老實實的接受了大家的敬意，正表示他是鐵了心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接受大家敬酒之後，忽然，想起了什麼，大驚失色的驚叫了一聲，急急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倒出一粒藥丸送給周震川道：「少俠，老夫該死，只顧着自己，忘了少俠身中老夫化血神丹之毒，快請把這粒解藥服了。」

這是化血天王曹大滿的眞心誠意，周震川雖然根本就不怕他的什麼「化血神丹」，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却毫不露形色的，接過那粒解藥，立時投入口中服了下去，接着還抱拳致謝道：「多謝曹老！」

化血天王曹大滿滿面歉愧之色道：「少俠快不要這樣說了，都是老夫自不量力，一時糊塗，妄想染指那『墨玉耳墜子』，到了老夫手中，只怕實沒尋到，早就給人生吞活喫了……所以，咱們的約定也不作數了，那『墨玉耳墜子』還是你少俠自己留着吧！」

火神四伯老四丙烈嘴巴一咧，笑着插口道：「想不到你曹老兒，也看得開這一點，眞是難得！難得！」

化血天王曹大滿雙目一瞪，看似要發脾氣了，但接着却是一笑，道：「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就讓你說兩句風涼話也沒關係。」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莞爾一笑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話，眞是一點不假，你看曹老不是已有菩薩心腸了麼！」

大家心地開朗，一陣談笑之下，第一次嚐到了朋友之間的眞情。

大家笑談了一陣，火神四伯老大丙炫想起周震川說過有話要問他們，立時打住話鋒，道：「少俠，你不是有什麼話要說麼？……」

周震川道：「在下聽說『無雙門』最擅使用藥物控制人們，但不知四位是否已中了他們的藥物？」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道：「這個老夫兄弟倒還不知道，他們也沒有在我們身上使用什麼手段，不過老夫兄弟目前還不能算是『無雙門』的人，因爲我也剛來不久，還是貴賓身份，至於將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周震川聰明絕世，一時之間，倒是想不通爲什麼不在他們身上下毒的道理，微微沉思了一下道：「但不知四位對『無雙門』知道多少？」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道：「我們兄弟四人是他們總護法陰孫邀請來的，平日和他見面接觸，別的事情知道不多。」

化血天王曹大滿接口道：「老夫是他們副門主天南異丐唐北斗邀約來的，老夫有好幾個朋友，現在都在唐北斗左右，少俠要查些什麼，我看還是由老夫去想辦法好了。」

周震川搖了搖頭道：「現在你老也不能再和他們交往了，我看，那就我自己另外想別的辦法好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那麼我們現在有什麼事可做？」

周震川沉吟一陣道：「照說，在下本應與五位相處在一起，同行同止，但在下目前百事纏身，必須一一料理，所以甚是抱歉……但，來日借重五位之處甚多，擬請五位暫時住在在下一位朋友那裏，伺機而動，不知五位意下如何？」

化血天王曹大滿望了火神四伯一眼道：「咱們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惡棍，我看住在那裏都不方便，四位要是不怕，我看我們就住在這裏好了，有四位的各種火器，再加上老夫的化血神水，除了有數的幾個人外，老夫就不相信還有別人敢來找我們的麻煩。」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道：「這次我們的火器損失太多，兄弟很想回去作一次補充，以備大用，但不知有沒有這個時間？」

最後一句話，目光轉向周震川說的，周震川說道：「半個月時間够不够？」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道：「愚兄弟就住在四川白沙井，來回有半個月定够了。曹兄，是否有興趣到白沙井走走？」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只要能白吃白喝，老夫什麼地方都去！」

話就這樣說定了，並且約定了連絡的地方，周震川親自送他們出了山谷，也再沒遇見「無雙門」的人，想必是自知討不了好，不敢現身出來討苦吃了。

周震川別過火神四伯與化血天王他們五人，現在唯一能找的人只有史猕了，周震川一轉身形，正要回去找史猕之際，不由雙目一直，半天說不出話來。

敢情，他轉過身來時，幾幾乎碰到一個人鼻子上，而這個人不正是他想找而無從找到的九指神偷莫木森。

九指神偷莫木森現在是武當長者廖屏山的打扮，瞧着周震川一笑道：「不認得我了！」

周震川高興得抓住九指神偷莫木森嘻嘻笑道：「老哥哥，你來了一會了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不久，剛到：：你爲什麼和那幾個惡棍又搭在一起？」

周震川苦笑一聲，道：「唉！說來一言難盡。」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雲陽眞人也正在惦念着你哩！我們快去見見他，大家再長談罷。」

說着，回身帶着周震川向深山之中走去，足足走了兩個多時辰才在一座小小的山洞之內，見到了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

雲陽眞人一大掌門人之尊，平日身份何等崇高，如今竟屈辱地躲在這等枯寒的山洞裏，很使周震川唏吁感慨不已。

但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本人，却是毫不在意，兀自恬然自得，更令周震川內心之中憑添無限景慕敬意。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他們的遭遇情形，正和周震川的綜合想像差不多，當「無雙門」大舉偸襲他們的時候，武當掌門人因不願暴露身份，一上來就帶着九指神偸莫木森突圍而走。

同時，「無雙門」中人也沒有摸淸他們身份，重點也不在他們身上，所以，被他們輕而易擧的逃出了重圍。

只苦了丹陽道長及午陽道長，他們爲了要牽制羣兇，雖有好幾次脫身的機會，都不敢利用。最後落得受傷被擒。

彼此相見，互道種切之後，周震川担心丹陽道長他們安危，關切的問道：「他們兩位老前輩，現在落到什麼地方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這個老哥哥我已經摸出來了，他們都被送到彭大先生所住的那地方去了。」

接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話鋒一轉，又道：「彭大先生的出事，不知對你行使『三山令』的權力，影响大不大？」

周震川道：「大得不可想像，三山令雖然還有相當的潛力，可是已不足用來與『無雙門』對抗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神情沉重的一嘆，說道：「想不到短短幾日時光，丐帮改觀，三山令失勢，剩下來只有你我他三人了，唉！……」

周震川雙目猛然一瞪，道：「老哥哥可是覺得氣餒了？」

九指神偸莫木森內心之中，多少有了一點灰色觀念，但他見了周震川這種不避艱難，勇往直前的干雲豪氣，當下不由得暗自罵了自己一聲，道：「莫木森呀！莫木森！你自出道闖蕩江湖以來，所遇艱難困苦之事，不知多多少少，幾時皺過一下眉頭，今天怎樣變得這樣胆小了，可耻！可耻！……」

他是猛自覺，豪氣立振，先紅了一紅臉，接着哈哈一笑，道：「老哥哥這一輩子怕過誰了，就只剩了我一個人，我也要和『無雙門』纏鬥到底。」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神色如常的道：「黎明之前，最是黑暗；勝利之前，最是艱巨，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難得兩位如此堅忍不拔，最後勝利一定在我，當可預期，只是當前形勢，於我大是不利，不知周少俠有何因應之策？」

周震川沉思了一陣，朗聲道：「晚輩仔細分析當前情勢，我們雖然處處失機，受制於人，但都不是制命之傷，唯有彭大先生的背向，關係今後成敗至巨，因此，當今之急，莫急於打救彭大先生脫險，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點頭道：「少俠所見甚是，但目前你我人手不足，又當如何？」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但不知掌門眞人調來的貴派高手什麼時候可以趕到？」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屈指默計道：「最快也得在半個月之後……」

周震川接口道：「依晚輩的看法，我們打救彭大先生還以暗中進行爲宜，待得人手到齊，一引起他們的戒心，就不容易得手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微一笑道：「少俠可是已經有了腹案？」

周震川道：「晚輩有是有了一個想法，我想先暗中去看看彭大先生，再作最後決定。」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現疑訝之色道：「你見得到他麼？」

周震川道：「大約不會有多大問題，晚輩已經開始在進行了。」

九指神偸莫木森道：「什麼時候行動，老哥哥陪你一道去。」

周震川搖了一搖頭道：「老哥哥放心，小弟自有分寸，……老哥哥如果抽得出時間，請你替小弟去找一找閃電娘子武瑛好不好？」

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眉一皺正色道：「兄弟，老哥哥要說你兩句話了，你和皇甫姑娘的誤會還不夠深麼？你還去找閃電娘子武瑛做什麼？」

周震川當着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之前，有些話實在不便出口，苦笑一聲，道：「老哥哥，你難道還信不過小弟，小弟自有找她的原因。」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嘆道：「老哥哥那有信不過你之理，只是不願你自找麻煩吧了……。」

話聲忽然一頓，腦中閃電般想起了一事，「啊！」的一聲！接道：「有件事情只怕你還不知道，皇甫姑娘的師父忍師太，已經被皇甫姑娘請下山來了，唉！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的反目情形，九指神偷莫木森完全清楚，但越看情形越不對，原是清清楚楚的，現在却止不住滿腹疑懷，糊裏糊塗了。

周震川對皇甫秀華的行為，只怕比九指神偷莫木森更糊塗。他能說什麼呢？除了搖頭之外，只有發出一聲苦笑道：「小弟要是知道就好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輕嘆一聲，道：「忍師太難忍難纏得很，她這一出山，只怕當年的『飛冥七燕』又會一個一個出來助陣，老哥哥眞為你担心得很。」

周震川知道九指神偷莫木森是眞正的關心他，自己想想又何當不頭痛，此時他實在不想多談皇甫秀華，苦在心頭笑在臉上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談他作什麼……」

話聲中，轉向武當掌門人雲陽道長問道：「不知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晚輩要告辭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深為周震川任勞任怨的犧牲精神感動，把周震川送出洞外，嘉勉而別。

× × ×

彭大先生隱居的那秘谷，現在已是完全改觀，過去常關的石壁，已是張大了一個又寬又大的大口。

洞口兩旁，不分日夜，一邊站着八個雄糾糾氣昂昂的把刀武士。

氣派森嚴，令人凜悚。

這時，山道上轉出來兩個人，這兩個人長得都有點鬼頭鬼腦，其貌不揚，每人肩上都揹着一隻大口袋，滿臉酒氣，東一脚，西一脚歪歪倒倒而來。

到得門前，只見從房裏飛射出一條漢子，接過一隻口袋，一閃身又隱入暗中而去。

那兩個醉漢接着便搖搖擺擺向裏面走去，守衛武士望着他們兩人只是微微一笑，也沒驗看他們腰解，便任由他們兩人長驅直入。

那二人之中，可正有一位，便是易容化裝而來的周震川。

穿過那條甬道，進入裏面，只見裏面又被劃分成了兩部分，中間以那排橫隔的花樹為界，花樹之內又是一爿天地，另有特殊身份的人把守，沒有特殊身份，便不得擅入雷池一步了。

周震川上次與這次之來，心情與身份都完全不同了，上次他是彭大先生的客人，這次却只是膳食房的一個小跑腿的，只有資格在前半部活動。

周震川為了等待機會，硬在膳食房幹了兩天活，等到第三天傍晚時分，那帶他進來的宋三元才通知他機會到了。

周震川伺機溜到最偏僻的柴房，只見裏面俏生生的站着一個妙齡丫頭，周震川俊臉一紅，和那妙齡丫頭互換了衣飾，打扮易容起來。

周震川堂堂男子漢，換上女裝易容之後，雖然維妙維肖，可以亂眞，却忍不住心頭上的羞澀感覺，傯傯問明了裏面的情形，扭頭便去。

這時，那俏丫頭不由得一笑，叫住他道：「少俠，你還忘了這個呢。」

什麼？一個點心盒子，她還是替彭大先生來取點心的。

周震川心中一凜，發現了自己初着女裝，心理上的不平衡，立時倒抽了一口冷氣，把心潮平抑下來，提起食盒，花枝招展的出了柴房。

他這一平心靜氣而行，果然裝龍像龍，裝虎像虎，裝出來的大姑娘，竟看得那大姑娘扮成的小子，暗暗吞了一口口水，頓時全身火燒似的紅了好久一陣。

周震川提着食盒，扭動着腰肢，帶着一陣香風，通過了那排花樹，直向彭大先生所住的一棟精舍走去。

這裏面改變得很多，像彭大先生所住的那種精舍，竟然一共蓋了二十多座，要不是打聽得非常詳細，準會找錯。

每座精舍之內，都派得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是丫頭身份，但其中有一個是「無雙門」的忠實心腹，暗中支配一切。

服侍彭大先生的三個人，由一位名叫翠姑的人為首，此外便是小桃和小杏，周震川便是抵充了小桃的身份。

彭大先生今天的心情非常不好，周震川一進去精舍，小杏便向他做了一個鬼臉，悄悄的道：「你今天去得太久了，老頭子已經在冒火了哩！」

周震川一擰腰剛走得兩步，只見眼前人影一閃，臉上便着着實實的挨了一記耳光，不用說，打他的人自是翠姑了。

翠姑打了他一記耳光，輕聲罵道：「不要你出去，你還說我偏心哩，你看，你這一出去，就老半天不回來，老頭子等得就不耐煩了！……」

周震川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一隻小錦盒，向翠姑手一塞，輕輕的道：「翠姐姐，這是一點小意思……」

那小錦盒一到翠姑手中。翠姑的嘴巴就像是被一缶蜂蜜沾住了，口中說不出了話，臉上却堆滿了笑容，輕輕的推了他一把，意思是要他先把東西送進去再說。

周震川暗笑了一聲，三脚兩步跑進彭大先生起座間，只見彭大先生皺着一雙修眉，冷目如刀的，向他身上一罩而下，冷冷的笑了一聲。

彭大先生自恃身份，雖然在生氣，却也不好意思罵出口來，但這份神態，在一個丫環婢女眼中，可就够怕人的了。

周震川小心翼翼的將盒中食物取出，放在桌上，同時暗中施展傳音神功，用折波迴轉之力，送入彭大先生耳中，呼道：「大先生，晚輩周震川，你很好吧？」

周震川的傳音神功加上折波迴轉之力。人雖就在彭大先生眼前，但在彭大先生的感覺來說，那聲音就宛如窗外傳來，令人發生一種錯覺，想不到說話的人就在身前。

周震川因不知彭大先生目前實在情形，不敢貿然與他直接連絡，以防意外。

彭大先生微微一震，臉上冰霜盡收，稍帶興奮之色。轉頭向窗外望去，同時，也用傳音神功回話道：「是周少俠？老夫很好，你怎樣進來的？」

周震川見彭大先生反應正常，暗暗吁了一口氣，道：「晚輩三更過後，再來與大先生詳談。」

彭大先生眼睛望看窗外，停留了一陣，隨着臉色的放鬆，心情開朗了不少，向周震川一抖手，道：「你下去，不用侍候了！」

周震川退出房外，翠姑叫住笑問道：「你這副翠玉耳環是那裏來的？」

周震川不好意思地忸怩道：「是小妹托人找來，送你翠姐姐的。」

翠姑笑道：「你今天要出去，就是為了這個？」

周震川默默帶笑的點了點頭。

翠姑忽然張臂抱住周震川親了一下，道：「好妹妹，難得你有這份好心，姐姐錯怪你了。」

接着，又拉着周震川併肩坐在一起，咬着耳朵問道：「告訴姐姐，你是找誰買來的？他年紀大不大？人長得俊不俊？」

虧她一個女孩子問得出口，周震川聽得臉都紅了，不用裝作，就顯得非常傳神的道：「他……他……都很好……。」

翠姑細語碎碎的說道：「你們好過沒有？」

周震川眞說不出口，只好拚命的搖着頭。

翠姑悄悄的說道：「你今天晚上跟我睡，我告訴你幾手絕藝，包你將來吃得死脫。」

周震川眉頭一皺，暗自叫了一聲：「苦也！」

天黑過後，彭大先生被請到集賢堂去了，這是每天晚上非到不可的集會，直到二更時分，彭大先生才疲憊不堪的回來。

彭大先生回來關上房門就寢後，周震川被翠姑拉到她房中去。

翠姑的臥室不大，但佈置得非常精巧，遠超過一個丫頭應有的享受，桌上點了二隻大紅油燭，燭影搖紅，閃動着叫人血脈賁張的火苗子。

周震川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這種房間，這種事情，他這時不但血脈沒有賁張，而且全身直冒冷汗，不知怎樣渡過這個難關才好。

馬上就有好戲上場，自己是個大男人，這可不是易容化裝可以掩飾得了的，一上去就非眞像畢呈，壞了大事不可。

但，同時，更不能對她怎樣，因為殺害了她，也一樣會壞了大事，自己白來了一趟不說，而且，以後更斷了自己的路。

周震川左右為難，挨在門口，雙腿只發軟，他平時一縱七八丈，這時面對着一道五寸高的門檻，在他心理上，竟有高山阻隔，飛越不得之感。

翠姑已開始在脫自己衣服了，望了一望站在門口有如待宰羔羊般的周震川，一笑道：「快進來呀……。」

周震川顫抖囁嚅道：「小妹，有……有點怕！」

翠姑媚笑一聲，道：「怕什麼？姊姊還不和你一樣，還佔得到你的便宜麼？」

接着，便閃身過來拉周震川。

周震川心急之下，不由自主的一讓，翠姑一把沒拉到周震川，面色微微一變，怔道：「你……。」

周震川的臉色更是嚇得慘白，情急智生，道：「小妹去弄點酒來，我想先喝二杯。」飛也似的，轉身跑了出去。

翠姑暗啐一聲，笑道：「死丫頭，有酒更好。」

周震川轉到後面放酒食的地方，提了一大壺酒，取了些鹵菜，這時已心中打定主意，準備先把她灌醉再說，正要轉身回到翠姑房中去時，忽見小杏閃身出來，悄悄的道：「你放心進去，把她灌醉之後，交給我好了。」

周震川見她話出有因，不由得一怔道：「杏姐姐……？」

小杏豎指唇邊，輕吁一聲，道：「我和小桃表面不和，其實暗中乃是互相掩護，小桃沒有告訴你？……」

周震川明白了，這才暗中吐了一口長氣，帶着酒菜回到翠姑房中，他這時等於已是吃下了一顆定心丸，解除了心理上的最大顧忌，把翠姑侍候得心花怒放，邊喝邊談，竟然告訴他好幾種技巧。

周震川灌得翠姑有了七八分醉意，忽然出指點了她的穴道，翠姑便糊塗的人事不知了。

周震川點倒翠姑剛要出去叫小杏，小杏閃身而入，道：「你快去，回來之後，再來換我。」

周震川無暇和小杏多談，閃身而出，向彭大先生房中奔去，這時周震川也無法恢復本來面目，彭大先生看到的他還是小桃。

彭大先生原本在等着他，一見進來的是小桃，臉色一冷，道：「小桃，你來做什麼？」

周震川知道彭大先生這時的心情，沉重與緊張兼而有之，立即暗注眞力於話聲之中，聲細而震人地道：「晚輩就是周震川。」

彭大先生凝視了周震川片刻，一嘆道：「現在外面的情形怎樣了？」

周震川簡要的將外面情形說了個大概，最後苦笑道：「忙來忙去，結果，現在就剩下晚輩與莫老哥尚未落入他們套中，現在是人單勢孤，因此冒險前來探視老前輩，尚幸老前輩安然無恙，我們仍然大有可為。」

周震川沒有提起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這並不是有意不告訴他，只因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不願再有別人知道他也到了貴州。

彭大先生歉然地道：「事情都怪老夫

弄糟了，老夫不該一時好勝，將『三山令』交給你之後，又想另外出頭與他們週旋，以致被自己的人出賣了，着了他們的道兒……」

他說到「道兒」兩字，忽然雙目一凝，注視着周震川，話鋒一轉道：「周少俠，你上次給我服了什麼藥？」

周震川道：「前輩問這做什麼？」

彭大先生道：「我們事變的那一天，忠於老夫的首要人物，差不多全部中了毒，唯獨我得倖免，但老夫當時因見大勢已去，獨木難支，因此也就假裝被他們所制，任由他們擺佈，但老夫自己心裏有數，他們所下的那種毒，葯力奇大，老夫絕無倖免之能，因此，老夫想到了少俠身上，少俠，是不是……。」

事到如今，周震川只好坦然點頭道：「不錯，那次是晚輩給你服了一粒『玉露丸』……。」

當日之事，原已事過境遷，但彭大先生聞言之下，仍止不住心弦震動，張口瞪目了半天，道：「老夫那時中的毒竟那樣厲害，只有『玉露丸』可解？」

「玉露丸」何等珍貴之物，除了這樣解釋之外，回想當時，周震川實在沒有給他服用「玉露丸」的理由，難怪彭大先生要口出此言了。

周震川不願說出自己那時心意，乃是因為彭大先生身份重要，易遭暗算，早有維護之心，當下只好一笑，道：「那時晚輩身上只帶得有『玉露丸』，所以只有用『玉露丸』了，冥冥之中，却想不到又破壞了他們的詭計。」

彭大先生接着又道：「你是料定老夫絕不會與他們妥協，所以又冒險而來？」

周震川點頭道：「晚輩對老前輩有此信心。」

彭大先生忽然長嘆一聲，道：「老夫許多故舊好友，都已落到了他們手中，老夫雖有助你之心，却不能不替他們着想，只怕對你幫不上多大的忙了。」

周震川體諒的道：「老前輩的處境，晚輩非常明白，老前輩自是不能明目張胆與晚輩併肩作戰，但如在暗中進行，料也無妨。」

彭大先生道：「你要老夫如何暗中進行？」

周震川說道：「晚輩想請老前輩給晚輩一道密令，呼籲一切至交好友，為晚輩助拳，晚輩有了這道密令，再配合『三山令』的權力，就可以另起爐灶，重新佈署了。」

彭大先生沉吟了半天道：「不錯，老夫尚有很多至交好友，未曾被害，他們也實在可以相助少俠一臂之力，但老夫經過這次被自己朋友出賣之後，誰忠誰奸，老夫已是無從論斷，萬一老夫這密令，被他知道了，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老夫個人無所謂，那時只怕全雲貴道上的朋友，都無一倖免了。」

彭大先生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而且也是極可能發生的惡果，彭大先生自己都無法知道誰可靠，誰不可靠，周震川那就更不用說了。

周震川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再被人家出賣一次，那就沒有東山再起之日了，因此，也感到甚是為難，計無所出。

忽然，彭大先生點頭一笑，道：「有了，你可以去找雲南李定一，由他暗中策動，就有希望了。」

周震川知道李定一住在雲南陸涼海，在雲貴道上除了彭大先生之外，要算第二號人物，但據聞他對彭大先生始終有着一股屈辱不平之氣，常有取代彭大先生出主雲貴道上企圖。

這時彭大先生要周震川去找他，不免一怔道：「你要晚輩去找李定一？」

彭大先生似是打定了主意，只應了一聲：「嗯」便未多加說明，立時揮筆寫好了一封信和一道密令，交給周震川道：「這封信，你要親自送給李定一，當不難把他引為己助，這道密令老夫還是寫了，你帶在身上，備用吧！」

周震川先收好給李定一的信，手中托着那道密令，念念在心的道：「老前輩剛才說得是，人心難測，這道密令，使用起來，實有未便……。」

一言未了，彭大先生道：「有李定一出面，老夫就有話向『無變門』那些人搪塞了。」

周震川反應靈敏，聞言之下，心頭一動，恍然而悟，笑了一笑，道：「晚輩知道了。」

收好了密令，周震川話鋒一轉，接着又問道：「晚輩聽說，武當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也在這裏，不知老前輩見過了他們沒有？」

彭大先生道：「見過他們了，但老夫和他們無話可說，彼此都未交談，少俠問他們……？」

周震川道：「丹陽道長，原是晚輩娘舅，晚輩想去看看他，但不知他們住在那裏？」

彭大先生搖了一搖頭道：「這個老夫倒沒注意……不過，老夫要規勸你一句，你要沒有非去見他們不可的理由，最好不要去驚動他們，萬一出了什麼差池，就得不償失了。」

周震川好容易佈置了這條深入虎穴的途徑，自是不敢輕舉妄動，當下依言打消了去探望丹陽道長和午陽道長他們的計劃，只托彭大先生慢慢與他們接近，先期瞭釋，好在以後有的是機會，也無需急於這一次，把所有的事辦好，以免欲速不達，橫生枝節。

周震川與彭大先生密談了一陣，擬定了好幾種方案和應變對策，這才回到翠姑房中。

這時，只見翠姑已被小杏放到床上，全身被剝得赤條條的，一條錦被橫角半掩在她玉體之上。她嘴角微掀，噙着滿足的舒暢微笑，嬌喘吁吁，睡得正甜。

小杏則秀髮零亂，衣衫不整，伏案而寐。

周震川看了一眼床上的翠姑，又望了一望小杏，便看出小杏為了應付翠姑，出盡了氣力，受盡了屈辱。

他對翠姑自是鄙夷到了極點，而對小杏却又從心底產生了無比的敬意。

至誠敬意，使他不敢驚動小杏，又輕身退出房外，同時也不敢離開，就替小杏

守在房門外面。

窗外漸漸現出了黎明的曙光，周震川走進房去輕輕拍了拍小杏香肩，小杏一驚而醒，見是周震川站在身前，臉上掠過一道羞窘之色，道：「天色已然亮了，那你就快走吧！不過，別忘了要小桃這臭蹄子帶一份黑棗桂圓蓮子進來。」

周震川面對小杏，心中說不出的感動，雙拳一抱，道：「在下……。」

一言未了，小杏已是搖手截口道：「請不要提名道姓，我們也不要知道你是誰，知道了反而不好，你也不要說什麼感激的話，我們盡的是自己的本份，事情完了，您就請快走吧！」

周震川暗暗讚嘆一聲，注目示謝，轉身走出房外，提了食盒出精舍向外走去。

武林人物，大多黎明即起，周震川走出精舍，已不能算是最早的人，因此並不打眼，一路無阻的到了廚下，乘人不備之下，閃進了後面柴房，柴房裏小桃已在等着他了。

兩人匆匆換過衣服，易好容顏，交待過後，小桃便輕靈的走了。

周震川又做了一天苦工，直到第二天，才有機會與宋三元派上公差，神不知鬼不覺的走出龍潭虎穴。

周震川出得龍潭虎穴，便不躭擱，展開腳程，向雲南陸涼海奔去。

周震川盡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陸涼海，不過用了五天時光。

陸涼海李家堡就在陸涼海東北，背山臨海，佔地極廣，差不多的小縣小城，眞是瞠乎其後。

高大的堡牆，獅子大開口的張着兩扇堡門，一條石板大道，貫穿而入，氣派非凡。

周震川到來時，已是黃昏過後，堡內燈火輝煌，照亮了半爿天。

周震川跨門而入，一個穿着藍布長衫的人閃身而出，快步迎了上來，道：「台端有何貴幹？」

周震川抱拳道：「在下乃是奉命前來投書，欲面見貴堡主，有勞通報則個。」

藍衫人抱拳回了一禮，道：「請問台端尊姓大名？」

周震川深知自己聲名，目前在雲貴道上，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他頗有顧慮，不願此時過早道出名號，將風聲傳出去。微一猶豫道：「對不起，在下目前未便奉告。」

那藍衫人倒也隨和，微微一笑，道：「台端如有不便，在下不敢勉强，但不知台端是替何人下書而來，尚望見示明白，在下好替台端通報。」

彭大先生的名號，自是更不便提了，周震川歉然一笑道：「在下實在抱歉得很，也不便奉告。」

那藍衫人一問三不說，不免眉頭一皺，微現不悅之色道：「朋友，你這就叫在下作難了，你無名無姓，又不道出何人來信，這叫在下如何替你通報。」

周震川心中忖度了一下，自己只有不講道理了，先自冷笑一聲，道：「在下見了你們堡主，自會將姓名道出，何來這樣嚕囌，還不與在下速速通報。」

那藍衫人聽得雙眉一挑，忖道：「這傢伙大約是有心前來生事，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倒叫他看輕了李家堡。」當下面色一沉道：「朋友，你如果想惹事生非，可就找錯地方了。」

周震川道：「那你是不準備替在下通報了。」

那藍衫人一笑道：「你有本事就自己走進去。」

周震川道：「那麼在下就不客氣了。」話聲一落，舉步便向堡內走去。

那藍衫人冷笑一聲，喝道：「給我滾出去。」喝聲中，右手電閃而出，抓向周震川左肩頭。

周震川肩頭一斜，那藍衫漢子便抓了一個空，身形再幌，人便越過那藍衫人。

這時，原已有七八個人聞聲出來，站在四週，聽了周震川的話，早已怒火高張，躍躍待動，只因那藍衫人在李家堡身份不低，大家不敢隨便插嘴。周震川這一越過藍衫人，其他的人可就忍毋可忍了。

只聽一聲大喝，一條人影飛縱而到，一把鬼頭大刀，已帶着破空生嘯的刀風，一掃而來。周震川不能叫李家堡看輕了他，有心一顯身手，迎着橫掃而來的鬼頭大刀，只一伸手，便扣住了刀鋒，內力微吐，便已將那大刀攫到手中。

他大刀到手，也不回手，將大刀向地上一插，舉步又向前走去。

李家堡由外面堡門，要穿過一片廣場，才能到達正屋大廳。

這一動開手，只見李家堡的人越來越多，後面追來的人趕不上，但迎面攔截的人，可也不少。

只見刀光霍霍，人影閃動之中，周震川已通過了二十四人阻截，奪下十五把鬼頭大刀，一對判官筆，四根齊眉短棍，兩把板斧，三柄長劍。

一路前行，如入無人之境。片刻之間，已通過了廣場，抬步上了大廳前台階。

周震川一踏上廳前台階，叫嚣之聲，阻截之人，立時靜止下來。

這時原先不替他傳報的藍衫人，也隨後趕到，改容相向，抱拳道：「朋友連闖敝堡二十四鐵衞，神功絕藝，不同凡响，請恕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失禮！失禮！」

周震川原不是橫行霸道的人，見好即收，抱拳一笑，道：「得罪！得罪！」

那藍衫人道：「朋友，請稍候片刻，在下這就前往後院，有請敝堡主，前來迎駕！」

周震川道：「有勞了。」

藍衫人正要轉身離開之際，只見裏面併肩走出兩個二十左右的佩劍少年來，這兩個人，都長得英氣勃勃，神光充沛，顯見都有不弱的身手。

其中一人，問道：「褚大叔，外面鬧得鷄飛狗叫，是什麼事？」話聲中，兩人四道精光，冷焰般向周震川身上一罩。

藍衫人倒不是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煽風點火的人，微笑道：「沒有什麼，只是與這位朋友發生了一點小小誤會，現在都已化開了，就請兩位回禀堡主，說這位朋友，有機密大事求見。」

那兩位佩劍少年又打量了周震川一眼，點頭轉身而去。

（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龍虎鳳風雲（下）

凌漢·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民初北洋軍閥時代，東南沿海的某一小縣，王耀威勾結日本浪人中村紀夫，謀殺師父洪三爺，嫁禍師兄林忠義，使得小師妹洪珮芬堅信林忠義是大逆不道的弒師叛徒，報請縣長黃春濤拘押林忠義，指控他殺師及在城中縱火姦淫，黃春濤原是洪三爺寄名弟子，心憤林忠義不肖行爲，判予死刑，等候洪三爺三虞後斬決。王耀威奸計得逞，又聽從中村紀夫的指示，僞裝成一老人往祭奠洪三爺，却又故露破綻，現出本來面目，使洪珮芬對他改顏相對，向黃春濤詢問怎樣安排王耀威的事——

威震羣魔　神功誅奸

黃春濤看出師妹的心意，他以長輩身份要耀威住下，等師父過了「七七」大祭以後，他就讓二師弟正式接管四海門。

至於中村紀夫，黃春濤念他仗義收留耀威，決定准他在本縣開日本舖子。

王耀威假作深受感動，不但謝師妹恕他的罪，賜他重生，還跪下拜黃春濤，春濤急忙摻起耀威，要他明天將中村紀夫請到縣政府見面。

第二天上午，王耀威陪中村紀夫，及五名日本浪人到了縣政府，黃春濤很客氣的請他們進了小會客廳，雙方寒暄以後就談到正題。

黃春濤說，他相信二師弟已把他的決定，告訴過中村紀夫，但他要親口再說一次，他是爲了報答中村紀夫收留耀威之恩，所以決定准中村紀夫在本縣開舖子，地點任他選擇，不管遇到什麼困難，縣政府一定幫他解決。

中村紀夫表示非常感激，他說等找到合適地點以後，即來呈報縣長，說完就站起告辭，要和五名手下去拜祭三爺。

王耀威却故作神秘的低問中村紀夫：「中村老闆，你不把聽到的事告訴我縣長師兄？」

中村紀夫故意向耀威搖搖頭，意思是要他不要多嘴，但是耀威，却故作出不解的神態，以表情，和偷打手勢問中村紀夫，爲什麼不說？

黃春濤被二人的神秘動作，引得大起疑心，問道：「中村老闆，你究竟聽到些什麼？」

中村紀夫仍然故做神秘的說沒什麼，這一來，更使黃春濤生疑，在他一再追問之下。中村紀夫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林忠義是革命黨！」

黃春濤一驚，問中村紀夫道：「你聽誰說的？」

中村紀夫說：「革命軍。」

黃春濤問道：「在什麼地方？」

中村紀夫說：「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派五個助手進城，打聽王管事有沒有被抓，我一個人躺在海邊的船艙裏面，忽然聽到船外面有幾個人說話。」說到這裏，他停了停，問道：「縣長，你猜他們說什麼？」

黃春濤急問道：「說什麼？」

中村紀夫說：「談林忠義，其中一個

人說，林忠義是我們革命軍的出色幹部，我們不計任何犧牲，一定要將他救出牢，當時我就偸偸出船艙一看，祇看到三四個人影，上了一艘快船開出海去了。」

黃春濤呆了一會，問道：「他們有沒有說過什麼時候動手。」

中村紀夫說：「三天之內。」

黃春濤想了想，決定去跟洪珮芬商量一下。

一行八人匆匆趕到昇平武館，中村紀夫等六名日本人，拜祭過洪三爺以後，黃春濤就和七人到了後進客堂，他把中村紀夫說過的事，告訴洪珮芬，他說如果革命軍動手的話，他們有新武器，一定會得手的，因此，他主張明天就將林忠義槍決，洪珮芬經過一番考慮後，終於是難受的同意了。

縣政府的監獄死囚牢內，光綫很暗，林忠義戴着手銬脚鐐，靠坐在牆邊，這時的他，蓬頭垢面，神情非常憔悴，一雙滿佈了紅筋的眼睛，定定的看着牢柵外的庭院。庭院中，落日的餘暉照着高牆，由金黃色變爲橙紅，很快又轉成灰色，秋風吹着牆頭上的枯草，發出輕微的「索索」响聲，幾片凋謝的梧桐葉，從樹上飄落。

一切是這樣的寂靜，但寂靜得令人害怕，使人窒息，尤其是看在林忠義的眼裏，更使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就像落日的餘暉，和那凋謝的樹葉一樣，快要走到了盡頭。他想着，想着，終於閉上眼睛，不敢再看。

忽聽一個人的聲音在說：「嗳……這邊走！」

這個人的話聲，打破了牢內的寂靜，林忠義睜開眼一看，監獄長領着一個夾剃頭包的人，及一名捧着酒菜托盤的獄警，行到牢門外。

林忠義怔住，心裏想，監獄長爲什麼會帶剃頭的來？

監獄長開了鎖，拉開門領二人行入，獄警放下酒菜托盤。

監獄長對林忠義說：「林老兄，請你剃過頭痛快吃一餐！」

林忠義吃了一驚，問道：「獄長，是不是我明天就要——」

監獄長說：「是的，明天是你的大喜日子，請你讓他剃吧！」

林忠義怔住，淚水奪眶流出，他極力忍住悲傷說：「我不要剃，酒菜也不想吃，請這位兄弟帶出去。」

監獄長一聽，他有點着急的說：「林老兄，這是獄裏的規矩，縣長大人又特別吩咐過，你不剃，我們沒法子交代。」

林忠義突然暴躁的問：「我有資格要你替我做最後一件事？」

監獄長說：「當然有。」

林忠義暴躁的說：「我不吃不剃頭，我要清靜，你們都替我出去，統統出去，快！」

剃頭師傅和獄警，嚇得往後疾退，監獄長無可奈何的向二人揮揮手，獄警急忙捧起托盤，匆忙和剃頭的出了牢門，監獄長嘆口氣，跟出牢關上門，鎖好門鎖以後行去，三人的脚步聲由近而遠，接着消失，獄內又恢復了一片沉寂，林忠義也慢慢冷靜下來。他想着，想着，喃喃自語的問自己說：「師父眞是我殺的？」

他自言自語的答道：「他們都說是我所殺的。我爲什麼要殺師父呢？我沒有，不是我，不是我！」

他停了停，又自語說：「師父親自告訴師妹說是我？爲什麼？爲什麼呀？」「呀」字沒完，他哭了起來。……

是時，在城內的各交通要道，及大街小巷中，荷槍實彈的警察，保安隊員紛紛出現，敲鑼通知縣民，因奉縣長命令，當夜一更，全城開始戒嚴，希望外出的人趕快回家，要大小店舖提早關門，請外地的客商速返旅館，如果在戒嚴時間內，有人在街上行走，就當是革命軍的特務，一律格殺。

大家聽到這個宣佈後，都像大禍將臨似的驚慌起來，在路上的行人紛紛往家跑，店舖忙着上門板門舖門，叫丈夫，喚兒女，全城都在震動。

不到八點鐘，小縣城的大街小巷中，除了保安隊員和警察，一個行人也沒有了，同時民居和店舖都提早熄了燈，全城簡直像個死城。

戒嚴令開始生效後的四小時，這時正是子時，縣政府的監獄外，一批精幹的保安隊員，全躲在黑暗中注視着左右，就在這戒備森嚴之下，二條人影在縣政府的大堂屋頂上出現，這兩個人全穿着黑色的男裝，戴了套住頭臉的風爐帽，其中一人的腰帶上，掛着粗繩和鐵鈎，另外一個人的腰帶上插着兩柄有套的短刀。

插短刀的黑衣人，向帶鈎繩的黑衣人打個手勢，指指大堂左方二丈外的監獄屋頂，帶鈎繩的黑衣人點點頭，二人相繼縱起，飛落於監獄的屋頂，彎腰行到一處蹲下，帶刀的黑衣人，揭開兩片瓦，伏到洞口向下看後，讓另一人看。牢內，林忠義呆坐在牆邊，怔看着牢柵外的無月天空。

牢頂上，帶鈎繩的黑衣人做個手勢，二人將數十片瓦移開，各握住兩條椽木的一端，運力上手慢慢收緊，跟着鬆開，二人的手中全是木屑碎木，粗如兒臂的屋椽，在三握三放以後，由粗變細，終於斷掉了。二人將兩條斷椽木放到一旁，黑衣人拿下鈎繩，帶短刀的黑衣人，抓住繩鈎，從屋頂的三尺大洞，縏了下去，當他離地面還有七八尺時，就鬆手跳下，落在林忠義的身邊，林忠義大吃一驚，猛然站起，「誰」字剛出口，他的嘴已經被黑衣人的一隻柔荑按住。

林忠義盯着她看，牢柵外牆上的油燈光，雖然很弱，但他却看清楚了秀玲的面龐，他悲喜交集的說：「是妳，眞的是妳，張姑娘，妳是一個人來的？」

張秀玲「噓」了一聲，說：「盡量小聲點兒。」她指指上面又說：「我娘在屋頂上面。」

林忠義忽然抬起手銬，失望的說：「我有手銬脚鐐恐怕沒有逃多遠，就給縣政府的人捉到了。」

「我爹以前是做鎖的，鎖的竅門我都懂，我會把你的鐐銬弄開的。」張秀玲低聲說完，從衣袋內掏出一穿鋼絲匙，讓林忠義看了看，低說：「來，我這就開。」

林忠義露出希望，他半信半疑的抬起雙手，張秀玲用鋼絲匙開林忠義的手銬，

一連換了六七枝鋼匙絲，手銬仍然無法弄開，就在此時，一陣脚步聲傳來，二人同時循聲看去，二名獄警提着燈籠，領着兩名日本浪人，及提着皮鞭的王耀威，由遠處向死囚室行來。

林忠義和張秀玲大驚，她一想，急忙套上風爐帽，對忠義向上面指了指，一縱身，飛到近屋頂之處，雙手拉住繩子，林忠義輕輕躺下，閉眼裝睡。

王耀威等五人，到了牢外，一獄警開了鎖，推開牢門，五人行入，耀威從獄警手裏提過燈籠，行到忠義身邊，用燈籠照照裝睡的忠義，出力踢了兩脚。

林忠義假裝剛醒，睜開惺忪的雙眼看了看，揉着被踢過腿坐起，故做才發現的神情說：「哦，是師弟！你？」

「誰是你的師弟？」王耀威仇恨的吐了一口吐沫。

林忠義一怔，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姦死兩個女學生，又殺死師父，簡直是畜牲。」耀威憤說。

林忠義强忍住憤怒，說：「這些事都不是我幹的。」

王耀威將燈籠交給獄警提着，他獰笑的對林忠義道：「明天一大早就槍斃你，你他奶奶的還不承認？」他說，手中的皮鞭突揚，一下連一下的抽了下去，林忠義被鞭得在地上翻滾。

牢頂洞口下的張秀玲，看得雙眼怒瞪，正想沿繩攀滑而下，洞口上的王氏，急忙伸手拉住她，示意她要忍耐，秀玲忍住滿腔怒火點點頭，向下望去。

林忠義在地上翻滾時，雙手抓到鞭梢，跳站起來，狂怒的問：「王耀威，這就是你的來意嗎？」

「是又怎麼樣？」王耀威說。

林忠義狂怒的抽抖，厲聲說道：「你跟日本人能够回來，又敢進來鞭我，我相信一定有人替你們洗脫罪名，在背後撐你的腰。」

王耀威狂傲的說：「不錯，替我們洗脫罪名，又撐我們腰的人，就是師妹和縣長師兄。」說到這裏，他傲笑的跟着說：「再告訴你一件事，師父的『七七』一過，我就做四海門的當家了，師妹就嫁給我啦，哈哈……」

林忠義抽抖的怒說：「我要是沒有鐐銬，定廢掉你。」

「好，我倒要看看你那套玩意兒，是不是可以廢掉我。」王耀威說到這裏，轉對獄警說：「把他的鐐銬開了。」

獄警爲難的說：「這？……沒有獄長的命令，我開了以後，萬一出了什麼岔子，小的們可担擋不起！」

王耀威說：「放心，出了岔子，全由我担當。」

獄警只好掏出鑰匙，行前替林忠義開了手銬脚鐐，即刻退到牢門邊站住。

王耀威將皮鞭交給高橋三郎，轉對林忠義說：「你先發招。」

林忠義舒好手脚，左掌平伸，掌心朝外，右手握拳，將狂怒的情緒壓歛，虎目凝視耀威，耀威擺出柔道姿式，二人僵持片刻，林忠義突然衝前，連發十幾招，都被王耀威輕易的化解。

王耀威說：「小心點，我要出手了。」話剛說完，他就用洪家拳混和着日本柔道，劍道，向林忠義猛攻，林忠義無從化解，一邊胡亂招架，一邊向後急退，當他退到牆邊時，右腕被耀威搭住，一扭一拋，林忠義從王耀威的頭頂飛摔過去，他剛跌到地上，就一跳飛起，人在空中，快捷的施出洪家的連環拳，掃鈎脚。

王耀威不退反進，于林忠義的拳脚空隙間，雙手握住忠義的兩脚踝，擲了出去，「碰」的一聲，林忠義跌在地上，怔了一怔，跟着又跳飛空中，連環鈎踢還沒有施出，即被耀威摔跌於地，他驚駭的仰看耀威時，看到牢頂洞下的張秀玲，左手攀住屋頂橫木，右手從腰間拔出三柄短刀，指指兩獄警手中的燈籠，及牢柵外壁上的油燈，向忠義示意，要他在燈熄後飛上繩來。林忠義說聲「好」，慢慢站起，做出要跟王耀威重鬥的姿式，牢頂洞下的張秀玲，右手一揚，三柄短刀脫手飛下，壁上的油燈，兩獄警手中的燈籠，相繼被短刀擊熄，牢內突黑，林忠義縱身飛起，抓住懸下的鈎繩，疾攀上去。

王耀威和二名浪人不知，三人碰到，均以爲對方是林忠義，混亂惡鬥時，一獄警劃着火柴，五人不見林忠義，王耀威抬頭看到牢頂上有一個大洞，他驚叫：「他越獄了——」

兩獄警匆忙開門奔出牢去，王耀威和二名浪人，同時縱身飛起，但牢頂洞離地面太高，三人飛到離洞口有五六尺，就力盡落下，這時候，密急的鑼聲响起，有人大叫：「林忠義逃獄了……」王耀威，二名日本浪人，急奔出牢。

監獄的院子中，三名獄警敲着鑼，高聲叫道：「林忠義逃獄了，……」在監獄的屋頂上，王氏和秀玲，領着林忠義已經到了縣府大堂的屋頂。

王氏問林忠義：「你可以過去嗎？」

林忠義說：「這半個月以來，我沒有好吃好睡過，恐怕……」

王氏即說：「我跟秀玲架你過去，快！」她說完，忙和秀玲分架他手臂縱起，飛到縣政府大堂的屋頂。

三人剛落下，王耀威，二名浪人，從地上向大堂屋頂飛去，王氏看到，急忙抄起數片瓦擲出。

王耀威和二名浪人，幾乎是同時被瓦擲中，「啊呀」數聲，三人各以雙手抱頭，墮落地面。

屋頂上的王氏，又抄起一叠瓦，對秀玲低聲急說：「你帶他先去船上，我擋一陣，再把他們引開以後就趕回去，快！」

張秀玲說：「娘你一個人太危險。」

林忠義說：「老大娘，我們爲什麼不一起逃？」

王氏着急的說：「人多目標大，我一個人好逃，快走吧，再遲他們把這兒一包圍，我們三個人都活不了。」

張秀玲畧爲一猶疑，即刻拉住林忠義彎腰行去，二人剛隱入黑暗之中，王耀威和二名浪人，分三面向屋頂上飛來，王氏快速的擲出十數片瓦，將三人打落後，她向秀玲去的反方向退去，邊退邊擲瓦片。

地面上的獄警，二名浪人，王耀威，及拿槍的保安隊員，跟着王氏退的方向行，其

中三名保安隊員，竟然緊張的開槍。

是時，在街道的屋頂上，張秀玲憂急的領着忠義匆行，在地面上，許多保安隊員，警察，紛紛向縣政府方向跑去，二人就在這種有驚無險的情形之下，由大街房頂，飛至小巷民居的屋上，一小時後到了城牆邊，翻牆出城，逃抵海傍一艘小木貨船內，船伕沏好茶，王氏也逃來了，她跳上船看到女兒和忠義，命船伕即刻起航。

船離岸數里，母女二人才鬆口氣，王氏說：「現在平安了！」

林忠義這才想起還沒有謝二人，他莊重的向母女跪下，正要磕頭表示謝意，王氏和秀玲，同時阻止，將他扶起，秀玲告訴忠義，說她和母親救他，報恩當然是主要的，不過比報恩更重要的事，是要消滅日本人的惡勢力，以及幫助林忠義洗脫罪名，找出殺師的眞正兇手。

林忠義聽出秀玲的話中有因，他誠懇的請求母女二人賜告隱情，秀玲得到母親同意，隨說出一段事情。

三天前，張秀玲和母親，包了木船到達小縣海邊，無意之間，發現中村紀夫等七人的船，當夜就潛水游到那艘船外，聽到中村紀夫教王耀威，怎樣編謊話，怎樣取信於縣長和洪珮芬，又怎樣造謠讓縣長提前槍決忠義。

第二天深夜，又夜探武館，由三方面談的話，母女二人知道小縣的兩場大火，三條命案，都是中村紀夫主使的，更知道王耀威扮成林忠義，殺洪三爺的事，也是中村紀夫所主使，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預備在除掉忠義之後，先支持王耀威接掌四海門，等他佔有了洪珮芬，承繼到洪家的財產時，他就支持中村紀夫，在小縣城除了開賭坊，榨吸縣民的金錢，另外開鴉片烟館，荼毒中國同胞的健康，然後收買破產和上了癮的人，向各小縣擴充勢力，替日本做漢奸，殺愛國之士，害革命軍的要人，使革命軍北伐不能成功，中國無法統一。林忠義聽了這番話，義憤塡胸，竟然要回去見縣長，揭穿中村紀夫的陰謀。

王氏和秀玲極力反對，王氏說，在目前，黃春濤對中村紀夫，王耀威，非常信任，可以說是言聽計從。林忠義要是回去見縣長，縣長不相信是一回事，他一定白送一條命，而且，此事如果給中村紀夫知道，他們爲了達到目的，爲了防備事情有變，說不定先下手，將縣長和洪珮芬一起害死。林忠義瞠目結舌，滿身標出汗，他怔了良久，才結結巴巴的問：「老大娘，我？……我該怎……怎樣做才好？」

王氏說：「目前你的武功，絕對不是王耀威的對手，中村紀夫更不用說了，現在你只有跟我們倆回老家，我用一年時間，將秀玲爹的穿心拳，碎骨指和我的雲裏雁輕功傳給你，一年以後，我相信黃春濤已經有了覺悟，到那時候，你可以回來鏟除他們，替同胞除害，替你自己洗雪寃情了。」

林忠義極爲感激，恭身抱拳說：「多謝指點，又承蒙不棄，肯收留小輩傳授武功，不過……」

王氏問道：「小哥兒，是不是嫌老婆子不是名家正派，你不想學呀？」

林忠義急忙搖手，說道：「不是，不是。」

張秀玲問道：「那爲了什麼？」

林忠義說：「我本來要得師門的同意，但是現在？唉！」說到此處，忽然向王氏跪下，說：「徒兒林忠義，叩拜師父。」他向王氏磕頭。

母女二人開心極了，王氏等忠義磕完三個頭，笑着說：「起來，起來。」她扶起林忠義，對秀玲道：「秀玲，你以後要叫他師哥了。」

張秀玲親切的說：「師哥，我跟娘預備了一些酒菜，是給你出獄後吃的，你現在想不想吃？」

林忠義說：「師妹一說，我眞覺得餓了。」

張秀玲說道：「我馬上做出來。」她就跑入後艙。

林忠義說：「師父，這麼夜，讓師妹一個人去做，我眞過意不去，我想去幫幫她。」

王氏點點頭，林忠義行入後艙，她露出了慰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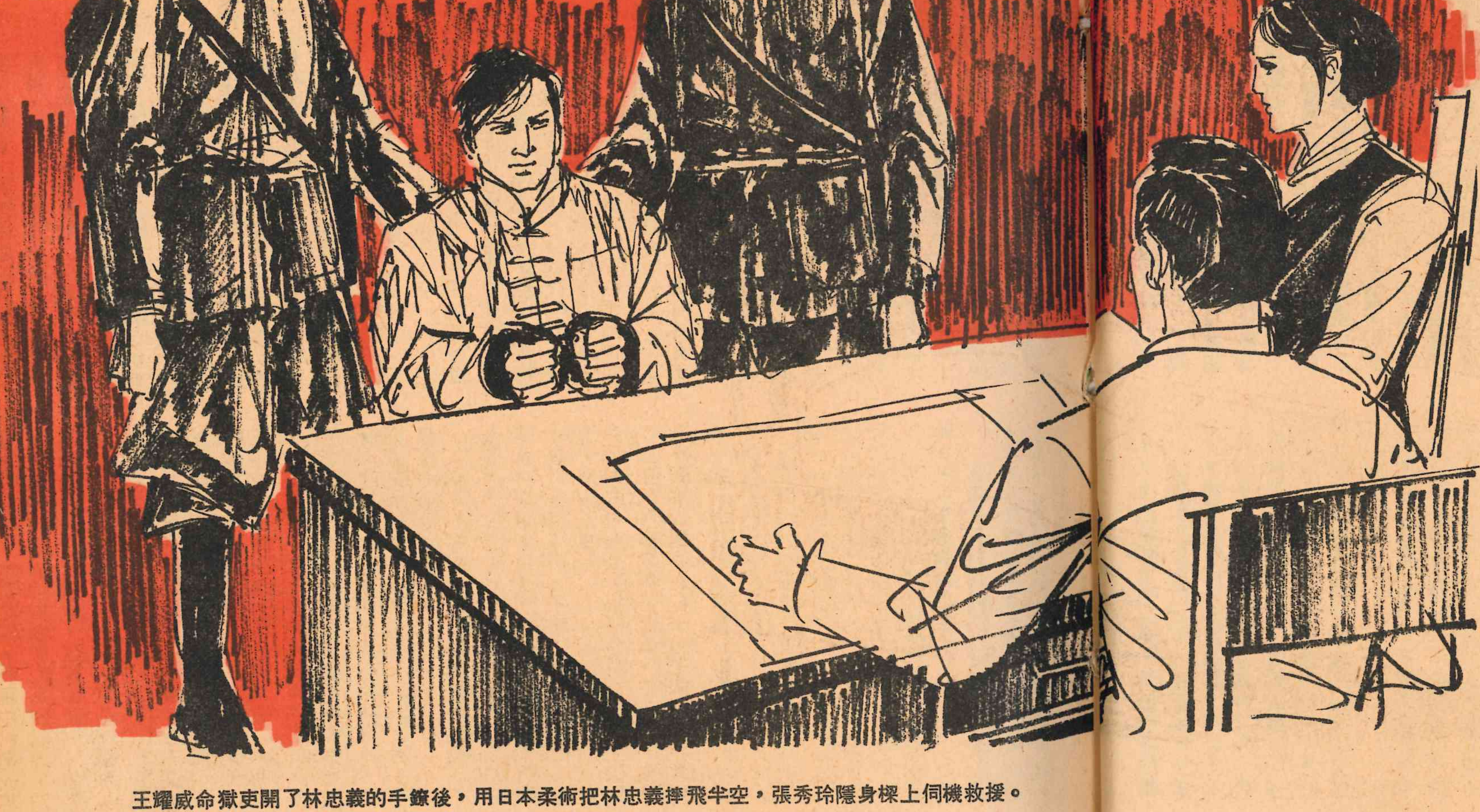
木船在黑夜的大海上航行，數天之後，船在沿海的海崖莊停泊，三人上了岸，林忠義跟着兩母女回張家。

張家本來是在大珠山下，母女二人上次回去分家產時，王氏已經料到有今天的情形，所以什麼都不要，只要求將山中棗林中的四間泥屋，及一半棗林分給了她。

林忠義跟着二母女，到達山中的泥屋，王氏將準備好的房間，讓他住下，當天晚上，就將練穿心拳的口訣傳給他。

第二天一大早，王氏和秀玲，帶林忠義到屋後的空地，地上豎埋着十段六尺高的空心圓木，樹枝上懸着五個實心木人，王氏要林忠義依照口訣，開始練穿心拳。

由這一天起，林忠義在張秀玲的陪伴之下，按照程序，他用拳擊空心圓木，練了兩天，他的雙手紅腫起來，張秀玲溫柔的安慰他，又細心替他搽藥，他咬實牙關，忍着腫痛，把眼前的圓木，看成是中村紀夫，每天起早睡晚，專心一意的苦練，一個月以後，林忠義一拳發出，將空心圓木擊穿了，連試三次，都是一拳將木洞穿



王耀威命獄吏開了林忠義的手鐐後，用日本柔術把林忠義摔飛半空，張秀玲隱身樑上伺機救援。

，他開心，張秀玲和王氏也很開心。

林忠義休息二天，又開始練擊實心木人，從秋末練到深冬，苦練了快三個月的時間，只能將木人前胸擊破，無法洞穿過去，他開始氣餒，張秀玲鼓勵他，但沒有效果，王氏指出他的毛病，他還是無法將木人擊穿，母女二人一商量，決定讓林忠義休息三天。三天過後，林忠義再練時，擊出的拳力，反不如前，他竟然灰心的告訴張秀玲，他不想再練了。

這句話，使張秀玲大怒，她雙眼怒瞪，衝口說：「沒出息，沒志氣，遇到一點挫折就不想練了，早知道你是這種人，我也不會逼娘冒死去救你，算我瞎了眼，愛錯了你！」

林忠義呆住了，張秀玲因爲說出心中秘密，她也呆住了，這時鵝毛似的大雪，紛紛飄落。……

林忠義的情感，開始激動起來，他上前二步，低叫：「秀玲！」

張秀玲帶着羞意的怒說：「你沒資格叫我名字。」

林忠義雙眉一皺，忍着憤怒說：「師妹，你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下雪了，我們進去吧。」說完話，想拉她手走。

張秀玲把手一縮，怒說：「不許碰我，告訴你，你不配做我師哥。」她一扭身，奔入屋後的矮泥牆。

林忠義怔住，這是他長大後，第一次受到羞辱，他突然轉身瞪着五個木人。

其實張秀玲並沒有進屋子，她這時正蹲在矮牆後面，暗想：不知道剛才用的激將法，能否收效，她偷偷的看去。

林忠義瞪着木人，蹩在肚子裏的羞憤，像烈火在燃燒，這火越燒越厲害，竟然向全身蔓延，他覺得整個人就快要爆炸，突然之間，他狂叫一聲，雙拳向面前的五個木人連擊，十幾拳過後，怒火頓消，他頹然坐在地上。

張玲秀從矮牆後跑了出來，邊跑邊叫道：「練成功了，練成功了。」她跑到他身前，指着五個木人身上的十幾個洞，興奮的說：「師哥，快看，你練成功了。」

林忠義抬頭一看，狂喜的竄站起來，擁住張秀玲叫道：「我練成了，哈哈……我練成功了，師妹，我——」「我」字還沒有說完，他才發覺自己緊抱着張秀玲，而她雙頰通紅，嬌羞的正看着他。

林忠義急忙放手，極感不安的說：「師妹，我太高興，忘了妳是？……希望妳不要見怪。」

張秀玲極力掩飾嬌羞，說：「我不會怪你，倒是剛才我用話辱激你的事，你會不會恨我？」

林忠義說：「我不但不恨妳，還要多謝妳，如果不是師妹辱激我，我還沒有練成功。」

張秀玲情意綿綿的說：「其實我是故意那樣的，我的用意是——」

林忠義急忙說：「我明白，師妹，謝謝妳的一番苦心！」

張秀玲露出甜笑說：「雪更大了，我們進屋去告訴娘！」

碎骨指，也是一種霸道的武功，凡是會這種武功的人，刀槍劍戟被他抓住，不是被折斷，就是被扭彎。

王氏傳過練碎骨指的口訣，林忠義練了三個月才練成，這時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學王氏的獨門輕功——雲裏雁，因爲本身的輕功，已有成就，學起來比較容易，他只花了二個月的時間，就學到九成了。王氏考過他三樣武技，認爲他可以回小縣去了，張秀玲不放心，堅持要陪林忠義一起去，王氏拗不過女兒，她勉强答應了。七天之後，林忠義化粧成一個老鹽商，張秀玲粧成一個男子，二人以父子的身份，搭船回到離開九個多月的小縣，城內城外的景物依舊，但是許多商店，已經變成中村紀夫經營的日本舖子，街道上，多了乞丐，窮漢，生性病的人。

林忠義和張秀玲，到昇平旅館斜對面的小菜館內坐下，發現「昇平旅館」的招牌，已經換上「昇平賭坊慰安館」七字牌匾，日本浪人高橋三郎，站在大門內守着，是大白天，竟然有賭徒，尋芳客，癮君子進出。

林忠義向跑堂的打聽昇平旅館的變遷，跑堂的告訴他，旅館樓下，已經改成賭場，樓上是妓院鴉片烟館，表面上是由王耀威做老闆，實際是中村紀夫在幕後操縱，自從開了賭場鴉片烟館以後，本縣的人不分窮富，直接與間接受害的人，無法計算。張秀玲問跑堂的，縣長爲什麼不干涉？跑堂的四面一看，沒人注意，他低聲告訴二人，三個月前，縣長帶了警察局長，保安隊長，出面干涉，要賭坊結束營業，第二天，三個人全受了重傷，直到今天，還睡在床上養傷，從那次起，就沒有人再敢惹賭坊了，跑堂的說到這裏時，掌櫃的怕他多話惹上麻煩，將他叫開了。林忠義和張秀玲一商量，決定當晚動手。

當天晚上，賭坊內烟霧騰騰，一些沉迷於賭的升斗縣民，及沒有破產的商人，又聚集在骰子枱，大小枱，牌九枱賭了，輸光錢的人，賭坊認爲可以利用的，就請到客房讓他寫下字據，借錢讓他再賭，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就被日本巡場田山本正，趕出大門。

贏到巨欵的人，老闆王耀威即暗示三個艷妓，將這人纏着拖上樓，全裸着上身，以美酒雲土侍候他，用肉體誘惑他，王耀威跟着出現，和他豪賭，不出三手，將他贏的錢全數贏回。

這時，林忠義和張玲秀進了賭坊，二人到骰子枱邊坐下，連賭三手都輸了，林忠義不動聲色的又下注，輪到他擲骰子時，他用食姆二指，分將三粒骰子捏開，骰子內全裝了鉛。

林忠義對衆賭客高聲說：「各位請看，三粒骰子裏面，全都倒了鉛。」他說完，將揑爲六邊的骰子，及三小塊鉛扔到枱子上面，賭客們看過後，紛紛怒說：「怪不得我們老輸呢！」

張秀玲高聲說：「這那是賭，根本是騙。」

田山本正及時擠入人羣，他問道：「什麼事？」

莊家指林忠義，怒說：「這老傢伙栽贓，說骰子裏倒鉛！」

田山本正怒罵道：「他媽的，你是要找死。」說着就伸出右手，想抓林忠義的左肩。林忠義左肩一側，左手一抬一繞，抓住山田山本正的右小臂，冷笑一聲，說：「太放肆了。」

田山本正無法掙脫，左手疾出，抓住林忠義的肩，想用柔道手法將林忠義摔出去。林忠義的右手反握住田山本正的左臂，雙手一出力，「格喳」兩聲脆响，田山本正失聲慘叫，林忠義雙手一鬆，右脚一抬，將他踢跌到一丈外的地上，賭客們竟然同聲叫「好。」

王耀威和高橋三郎，井上太郎，由樓上跑下，到了田山本正面前，二個日本浪人想把田山本正拉起來。

田山本正慘叫道：「啊——我的兩條膀子全斷了，不能碰呀。」三人的面色突變。

王耀威問道：「誰下的毒手？」

林忠義雙眼好像冒出火似的說：「是我。」

王耀威向林忠義看了一眼，一招手，二名中國打手跑到，他低聲吩咐道：「把田山大爺抬進去休息，趕快去請中村總經理。」二打手應了一聲，彎腰抬田山本正，擲骰子的莊家行至，對王耀威耳語後退去，王耀威一打眼色，二名浪人快速的拔出刀，三人並肩往骰子枱處慢行。

全場的賭客，驚慌四散，紛紛向大門口跑去。王耀威和二名浪人，行到林忠義，張秀玲前五尺處站下。

王耀威戒備的說：「相好的，你存心來挑我的賭場，我倒要先問個明白，你我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林忠義切齒的說：「仇恨可大着呢。」說着突把黏的假鬍子扯掉，厲聲的道：「王耀威，你看我是誰？」

王耀威不禁大吃了一驚，叫道：「林忠義？」

林忠義恨說：「不錯，告訴你，我今晚回來，是要替自己雪寃，替師父，替二場大火三條命案，找出眞正兇手。」

王耀威色厲內荏的叫道：「你就是兇手。」

林忠義厲聲說：「眞正兇手，不是我，是你王耀威和六個日本人。」

王耀威心虛的怒說：「你敢含血噴人，是自己找死。」「死」字剛出口，人疾衝前，右掌猛向林忠義的臉砍下。

林忠義左拳奇快的一招，掌砍在拳上，「崩」的一聲，王耀威被震得向身後連退了七八步，才能站定，就在此時，刀光連閃，高橋三郎，井上太郎，同時舞刀撲到林忠義前。

林忠義向後倒縱，上到骰子枱，二刀劈空，張秀玲揉身急上，施出空手入白刄招式，想奪高橋三郎的刀。

林忠義跳下，一伸手，抓揑住井上太郎的刀背，叫道：「秀玲，看住王耀威，這兩個人我可以收拾得下。」話剛說完，高橋三郎突然轉身，刀已到了林忠義的耳邊。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林忠義將頭一低，雙腿一彎，刀從頭頂掃過，高橋三郎正想收刀，林忠義的動作比他更快，右手一抄，緊緊的抓揑住刀背，二個日本浪人，出盡刀氣想抽刀，但抽不回來，林忠義雙手運力一扭，一折，二人手中的刀，竟齊柄斷掉，高橋三郎，井上太郎，同時驚呆，王耀威轉身就跑，張秀玲縱起。

她在王耀威面前飛落，出拳攻他，二人拳去掌來惡鬥片刻，林忠義一拳擊穿高橋三郎的胸部，井上太郎想逃，林忠義從高橋三郎胸內抽出拳頭，鮮血標得他滿身，他踢倒高橋，追到井上太郎背後，右拳左掌，接連擊出，井上太郎口標鮮血，左背骨斷，右背被擊了一個大洞，慘叫倒斃了。慘叫聲，使纏鬥王耀威的張秀玲，分神尋看，王耀威趁此機會，竄上樓梯，林忠義和張秀玲同時看到，相繼追上樓梯，三人先後到達樓上。

王耀威跑進房，越窗跳落於武館的院子，向練武堂跑去，林忠義和張秀玲，相繼從旅館的窗子跳下，追往練武堂。

武館後進的小客堂，如今已是佛堂，洪珮芬正在裏面唸經，王耀威慌張由外跑進，跑入後院，洪珮芬正感迷惑時，林忠義領張秀玲衝進來。

洪珮芬一怔站起，怒說：「是你……你來幹什麼？」

林忠義說道：「師妹，是王耀威殺了師父，我是來捉他的，要他將實情供出來了。」

洪珮芬畧愣，隨即怒說：「胡說，分明是你幹的，你竟敢賴我的丈夫。」

林忠義楞住，張秀玲却暗露喜容。

「你可想不到吧，」王耀威冷冷說。

三人循聲看去，王耀威站在通往後院的門口，右手握着一柄左輪手槍，槍口對着林忠義，獰笑的說：「不許動，你們倆一動，我就開槍。」

林忠義，張秀玲不敢動。

王耀威獰笑說：「把雙手舉起來。」

林忠義和張秀玲，同時舉起雙手。

王耀威雙眼盯着二人，側臉高叫：「吳大爹，吳駝子。」

「什麼事呀？」是吳大爹在問。

王耀威高聲的道：「拿兩條繩子來，快一點！」

吳大爹在後院應了一聲，王耀威說：「珮芬，妳退後一點！」

洪珮芬退到遠離二人之處站下，說：「耀威，我眞弄胡塗了，他爲什麼要說我爹是你殺的？」

王耀威問道：「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洪珮芬說：「我想問問他，究竟憑什麼要說你是兇手。」

王耀威生氣了，說：「妳爹親口告訴妳，說他穿了灰條子衣服，下的毒手，人證物証都有了，妳還要問他，眞是有點莫名其妙！」

洪珮芬頓生疑心，問耀威道：「你怎麼知道他穿了灰條子衣服殺我爹的？」

王耀威心虛的說道：「是妳告訴我的呀。」

洪珮芬疑心更重，問道：「爹死的時候，都沒有告訴過我，我怎麼會跟你說這句話？」

王耀威心更虛了，他說：「可能是我常常看到他穿那套衣服，已經記進腦子，所以當是妳說的了。」

洪珮芬想想也覺得對，她點點頭，這情形看在林忠義的眼內，他開始焦急起來，他知道自己和張秀玲，今晚恐怕難逃一死了。就在此時，吳大爹拿着兩條繩子，在王耀威的身後出現，他說：「姑爺，繩子拿來了。」

王耀威說：「把林忠義跟那小子綁起來。」

吳大爹雙眼大睜，看看佛堂內的二人，連聲說「是」，他舉脚跨入門檻，另一脚故被門檻絆倒，人向前衝跌之時，竟然將耀威握槍的右手，向下猛壓，「砰」聲一响，吳大爹跌在地上，當王耀威剛將手槍舉起，林忠義已經竄到，左手托住他右腕一揑，王耀威出左掌砍忠義，忠義的動作比他更快，另一手一擋一撩，已將耀威的左腕握住，他雙手出力緊揑，耀威痛叫，雙膝一軟的跪下，手中的左輪掉了下來，洪珮芬衝前想搶槍，張秀玲攔住，二女正要展開惡鬥——

吳大爹惶急大叫道：「小姐，不要救姑爺。」

洪珮芬厲聲問：「爲什麼？」

吳大爹掙扎坐起，他左肩已中槍，傷口出着血，說：「殺老爺的人，就是他，不是忠義。」

洪珮芬目瞪口張的呆住。林忠義和張秀玲，看定王耀威。

王耀威驚慌叫道：「珮芬，他胡說八道，妳不要聽他的話。」

林忠義雙手一緊，王耀威痛得哇哇大叫。洪珮芬看了二人一眼，她衝到吳大爹身前蹲下，問道：「大爹，你肯定說他是兇手，是不是親眼看到的？」

吳大爹悲痛的點點頭，說：「事實是這樣的，出事那天夜裏，我起床撒尿，忽然聽到老爺慘叫，我隔着窗戶，看到兩個戴風爐帽的人，從客堂跑出，飛上房頂，妳跟着由房裏出來，跑進客堂，我剛想開門出房，那兩個人打客堂屋頂跳下，跑到我房外飛上房逃了，就在這時候，妳衝出客堂，撞門進了忠義的房，跟忠義拚了起來。」

洪珮芬不及待問道：「是不是那兩人中間，一個是耀威？」

吳大爹說：「是的，大概是老爺的陰魂跟着他們倆，帽子早不除，遲不除，剛剛到我房門外就除掉，我看到穿着忠義那套灰條子衣服的人，竟然是王耀威，另外一個是中村紀夫。」

林忠義，洪珮芬，張秀玲，同時呆住了。洪珮芬極爲憤怒的看了耀威一眼，轉問大爹道：「大爹，當時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吳大爹說：「妳嚷着是老爺親口告訴妳的，我說出來沒人相信的，後來事情越來越糟，我更不敢說，唉，現在……我再不說出來，妳跟忠義，一定會爲耀威拚成兩敗俱傷，我死了以後，怎麼向老爺交待呀！」

洪珮芬狂怒的站起，厲聲的說：「王耀威，你這個禽獸，我爹把你辛辛苦苦的養大，又敎曉你武功，你竟然幹出這種喪盡天良的事，我問你，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王耀威高叫道：「駝子老眼昏花，頭腦已有問題，天那麼黑，根本看不清楚人，他……他寃枉我。」

吳大爹說：「姑爺，你既然這樣說，我認一個人給你看看，証明我腦子眼睛都

好。」他指張秀玲問耀威：「你認出這位小哥兒是誰嗎？」

王耀威打量張秀玲片刻，說：「好像見過，我說不出名字。」

吳大爹說：「我老駝子認得出，她就是賣藝的張秀玲姑娘。」

張秀玲說：「老爹，你好記性，好眼力，我就是張秀玲。」她把克樸帽除下，滿頭長髮披了下來。王耀威可呆住了。

洪珮芬厲聲問王耀威道：「你還想狡賴嗎？」

王耀威畏罪低下頭，說：「是中村逼我幹的，求芬妹念在夫妻的情份上，饒恕我吧。」

洪珮芬全身顫抖的說：「做夢，你？……你是自盡，還是要我動手殺你？」

王耀威向地上的手槍瞄了一眼，抬起眼，做出可憐神情說：「珮芬，我想很快就死掉，求妳讓我用手槍自盡吧！」

洪珮芬毫未考慮的答道：「好。」她拾起地上的手槍，對林忠義說：「大師兄，請你放他。」

張秀玲說：「慢着，洪姐姐，不要上當。」她從衣內的腰帶上，拔出一柄短刀，交給珮芬，道：「給他用這個。」

洪珮芬說：「謝謝妳提醒我。」她把手槍交給張秀玲握住，林忠義這時放了雙手。王耀威慢慢伸出右手，剛從珮芬的手裏接過刀，他左手突出，抓住珮芬的手一帶，她向前一衝，他快速地站起，將她手扭到背後，他右手中刀，已橫在珮芬的頸喉下，他要張秀玲把手槍給他否則殺死珮芬。張秀玲初時不肯，經林忠義要求後，她把手槍扔到地上，當王耀威脅迫珮芬蹲下取槍時，張秀玲手一揚，二柄短刀飛射出去，一刀挿在耀威的左手背上，另外一柄刀挿在耀威握刀的右手腕眼側，林忠義也及時竄出，從王耀威的刀鋒下救出洪珮芬。王耀威不及搶槍，趁三人慌亂之際，向前院奔去，洪珮芬跟追，林忠義和張秀玲，施出輕功，出房飛上屋頂，三人在武館的前院，將王耀威截住。

王耀威將左手背，右腕眼上的短刀拔出，施出兩敗俱傷的拚命招式，狂叫的向三人衝攻，三人看出他的心意，當他狂攻張秀玲時，洪珮芬和林忠義搶救。

王耀威突然向林忠義飛躍起，用洪家連環拳脚混和着日本武功，攻向林忠義。

林忠義冷笑一聲，施出穿心拳，擊中王耀威的左臂，一聲骨爆的脆响，王耀威飛跌到張秀玲面前，他單腿站起，想抱住她同歸於盡，他剛撲向張秀玲，她擊出一記擂心拳，他口標鮮血，飛跌到洪珮芬脚下。洪珮芬一脚踏住他胸口，奪過二刀，一刀挿入他的心房，一刀刺進他的咽喉，他抽了幾抽，死了。

就在此時，中村紀夫領着山下次郎，功本梅次男，從圍牆上飛落，每人手中，都握着日本刀，身上掛着子彈袋和手槍，林忠義急忙站到兩個師妹的面前，看着三人。中村紀夫向地上的王耀威屍體看了看，問道：「誰殺的？」

林忠義說：「是我。」

中村紀夫問道：「我三個助手，大概就是毀在你手裏吧。」

林忠義說：「不錯，想以多取勝就動手好了。」

中村紀夫陰笑的說：「你想用話套住我，是嗎？嘻嘻……套不住的，不過你放心，現在還不會殺你，要等我試過你學的新武功以後，才會下手的，怎麼樣，肯給我開開眼界嗎？」

林忠義畧想，說道：「你要親自跟我動手，才知道我學的新武功，究竟厲不厲害。」

中村紀夫陰笑的說：「小子老想套住我，好吧，我不給你吃點苦頭，你不知道日本武功的厲害，要借刀給你嗎？」

林忠義說道：「不用了，我空手就行了。」

中村紀夫獰笑的說：「好！」

林忠義行前，在離中村紀夫數尺外站下，他伸出雙手，凝視着對方，中村紀夫雙手握刀，刀尖向地，也凝視着他，二人僵持了一會，中村紀夫突然向前猛攻。

刀光前後左右飛閃，林忠義施出「雲裏雁」輕功，在刀的隙縫中，時左時右，忽前忽後，似攻實退，似退又攻的飄飛進攻，雙方連攻了二三十招，不約而同的退下，僵持着看定對方，林忠義氣定神閒，中村紀夫的臉上却有了汗，微微喘氣。

僵持片刻，中村紀夫迅然猛攻，林忠義跟他拆了十數招後，施出雁竄雲輕功，飛到中村紀夫的頭頂，抓到他的刀背，身在空中，出力一扭一折，刀齊柄斷掉。

中村紀夫吃驚的扔了刀柄，伸手想拔槍，林忠義趁此機會，跳落在他面前，左拳擊出，拳洞空了中村紀夫的胸背，中村紀夫也在這時拔出手槍，槍管還沒有舉起，已經被林忠義右手捏住扭彎，他抽出拳頭，中村紀夫倒斃。

山下次郎，功本梅次男，驚怒的拔出手槍，兩聲槍响後，二名浪人手中的槍，突掉在地上，二人的手全是血。

黃春濤握着手槍從牆頭跳下，吳駝子握着手槍從練武堂行出，二人同時說：「不許動，把手舉起來。」

二名日本浪人，舉起手，黃春濤和吳大爹行到五人近處，吳大爹急忙拾起地上的兩柄手槍。

洪珮芬說：「縣長師兄，耀威跟中村他們勾結——」

黃春濤說：「師妹，一個月前，吳大爹已經告訴過我了，我預備等傷好了之後，就對付他們，現在忠義師弟帮我除了害，我又慚愧又感激，眞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林忠義說：「縣長師兄信任我是好人，我已經感到滿足了。」

五個人都帶着眼淚笑了……

次日上午，黃春濤審二名日本浪人，二名浪人把中村紀夫的陰謀，及陷害林忠義的始末全供了出來，黃春濤隨判了二人的死罪。

半個月以後，在黃春濤的主持下，林忠義正式接管四海門，並決定於張秀玲的母親到達之後，就擇日讓忠義跟秀玲舉行婚禮。

至於洪珮芬，因爲連受喪父，殺夫，失去自己眞正所愛之人的幾重打擊，她決定南下闖蕩江湖，希望利用雲遊四海來療治好內心的創傷。

——完——

半世英雄

自投陷阱繫囹圄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不特失去了足以證明其父被五老召往鬼堡，慘遭殺戮的五老令箋證據，而且其母也爲五派中人擄往五老會作爲人質，要脅他前往投案，岳鶴以此去無異送死，遂聽從景慧卿之計，潛往五老峯後山，在山巔一山洞中，制服二名奉派守哨的五派弟子，潛行至洞口，岳鶴料忖必然有人隱身樹上監視四周，乃探出半身，胡亂向樹上一招手，果然樹上隱有少林弟子，誤把岳鶴認作自己人，貿然躍下，爲岳鶴擊昏，岳鶴要扮守哨者潛往五老會，要景慧卿在其失手被擒之後往覓其師來援——

景慧卿道：「半個月之內，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令師呀！」

岳鶴微笑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小弟若不該死，必能遇到救星，姐姐放心好了。」

景慧卿道：「你須答應我一件事。」

岳鶴道：「何事？」

景慧卿道：「你進入之後，如被發現，須趕快逃出，不得俯首就擒。」

岳鶴道：「好的，只要逃得了，小弟一定逃。」

他解下腰間一圈繩子，遞給她道：「姐姐先將此繩垂掛下去，以便小弟救出我娘之後，可以迅速逃下去。」

景慧卿接去繩子，叮嚀道：「行動要小心一些，如被包圍不能脫困，就叫我一聲。」

岳鶴點點頭，舉步入洞。

他轉回瀕臨削壁的洞口，脫下「老顧」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看看頗可魚目混珠，於是回到峯巓洞口，向景慧卿擺擺手，即跨出山洞，大模大樣的向五老會樓房走去。

走到五老會後面，才迅速隱入黑暗角落，仔細的觀察樓房的情形。

樓房背後，有不少窗戶，有的透出燈光，有的漆黑無光，他靠近一個沒有燈光的窗口，凝神一聽，聽出裏面有輕微的鼾聲，心知房中有人睡覺，於是再轉去另一個窗口竊聽。

一連聽過四個窗口，才找到一間沒有人睡覺的房間，他於是抽出一把七首，輕輕插入窗縫，撥開裏面的門木，很輕很輕的推開窗門，跳了進去。

一入房中，立即轉身輕輕掩上窗子。然後，他才定下心神，運目細視房中的情形，這間房子沒有點燈，但有月光射入，故可以看清房中的一切，只見房右靠牆之處，有一張床榻，榻上有零亂的衣物，但沒人在上面睡覺。

岳鶴把整個房間察看一遍，暗忖道：「這必是某一位執行武士的寢房，他可能正在輪值守夜，故未在房中睡覺……」

思忖至此，突見房門動了一下！

他吃了一驚，迅捷的倒身滾入床榻底下。

身子剛剛到了床下，就聽房門「伊呀！」一响，有個人開門走進來了！

這人年約四旬，是個大胖子。

他反手掩上房門之後，張口打了個呵欠，一邊走向床榻，一邊喃喃罵道：「去他娘的老禿驢，半夜三更了，還要吃甚麼香菇素麵，下次再找老子的麻煩，老子就往他麵裏吐一口水！」

坐落榻邊，脫掉了靴子，就往榻上一倒。

不到一刻工夫，即已鼾聲大作！

岳鶴聽到他的漫罵，已知他是個廚師而非武士，心中便有主意，這時聽他已然入睡，於是悄悄爬出來，左手一下蒙住他的嘴巴右手的七首抵上他圓鼓鼓的腹上。

大胖子一驚而醒。

岳鶴立刻寒臉嚇唬道：「不許喊叫，否則一刀送你回老家……」

大胖子驚得魂飛魄散，全身哆嗦了起來。

岳鶴冷冷道：「我問你一件事，你只要好好回答，我便不殺你，知道麼？」

大胖子直眨眼皮。

岳鶴道：「你若喊叫，我這一刀刺下去，你便沒命！」

大胖子又直眨眼皮。

岳鶴這才縮回蒙住他嘴巴的手，問道：「昨天帶到此地的那位婦人，她被關禁在何處？」

大胖子牙齒直打架，說不出話來。

岳鶴臉色一沉道：「快說！」

大胖子結結巴巴道：「在……在密室中……」

岳鶴道：「密室在哪裏？」

大胖子道：「在……在地下……」

岳鶴道：「怎麼走？」

大胖子道：「出……出了這間房子，向……向前走到五老會廳偏門口，轉……轉入左邊甬道，就可……看……看到一個守……守門的武士，你要逼……逼他打開門才能進入地下密室……」

岳鶴道：「密室中有幾人在看守？」

大胖子道：「兩個。」

岳鶴道：「你沒有騙我吧？」

大胖子道：「沒有，我說的，句句是實！」

岳鶴道：「好，你好好睡一覺吧！」

說到此處，倒轉七首，用刀柄在他睡穴上撞一下。

大胖子神色一呆，兩眼登時無神，慢慢闔上眼皮，睡着了。

岳鶴將七首藏入袖中，輕移腳步走到房門前，輕輕拉開房門，探頭往外窺視，見房外是一條走廊，一直通向前面一間大廳的偏門，心知那間大廳必是五老會廳，他再游目四顧，不見附近有人，當即閃身而出，舉步向前走去。

他仍然大模大樣的走着，因爲只有這樣才能騙過守夜者的眼睛，使他們誤以爲是自己人。

當然，他外表鎮靜，內心却是緊張萬分的，因爲他知道一旦形跡敗露，即很難脫逃，而將死於此地。

但緊張歸緊張，他却毫無畏怯之意，因爲他今夜要救的是自己的母親！

順着走廊行至五老會廳的偏門外，果見左邊有一條甬道，甬道兩邊均有房間，此刻甬道上沒有人，他毫不遲疑的轉入甬道，走了數十步，只見甬道轉彎之處，散耀着一片燈光。

他推測轉彎之處，即是地下密室的進口，而守門者必站在該處，當下提輕腳步，一聲不響的走了過去。

走到轉彎的甬道角邊，他探頭窺望一眼，果見近處的一道門戶前站立着一位武士。

他盤算一番，覺得除了上前强迫對方開門之外，別無良策，於是折身轉入，直趨過去。

那守門的武士初以爲是自己人，等到看清是一張陌生面孔而想喊叫之際，岳鶴已將七首抵上他腰部，低聲冷冷道：「開門，否則沒命！」

守門武士面色發白，不敢反抗，只得轉身面向門戶，伸手在門上一個銅製虎口裏面摸了幾下。

這是一扉鐵門，經守門武士按動消息之後，鐵門即緩緩上升，現出一條向地下伸入的石級。

岳鶴頗担心鐵門上升時會發出很大的聲音，但出乎意料，鐵門上升時，竟無一點聲響！

他心頭大寬，當即低聲命令道：「進去！」

鋒利的七首，緊緊抵住對方的腰部。

守門武士仍不敢反抗，舉步緩緩走下石級。

岳鶴緊跟而下，走到石級下的地面時，他立時一掌劈中對方的後腦，將對方擊昏，再將對方拖去一邊放下。

石級下的對面，又有一扉緊閉着的鐵門。

他知道這時行動要快，否則當五老會的人發現外面鐵門大開而守門武士失蹤時，他們只要關上鐵門，自己即成甕中之鼈，故放下守門武士之後，立即趨至門前，舉手輕敲鐵門。

大概在密室裏看守徐芸的人，沒想到敲門的是外人，隨聽裏面有人應聲道：「來了。」

鐵門立開。

前來開門的，是個中年和尚。

岳鶴立時一拳揮出，「砰！」的一聲，擊中對方下巴，緊接着疾跳而入。

視綫瞥處，果見母親背部朝外側躺於一張竹床上。

但密室中還有一名中年道士，這中年道士一見岳鶴擊倒中年和尚，大喝一聲，猛撲上來。

岳鶴口發一聲沉嘿，身形一旋，右腳猛抬，又是「砰……」然一响，正中道士的腰部，也將對方踢倒地上。

他擊中和尚的一拳和踢中道士的一腳，力道使的不輕，故和尚道士倒下之後，竟已爬不起來。

他接着一個箭步跳到竹床前，伸手一扳母親的身子，急喊道：「娘！娘——」

喊到第二聲「娘」時，他就怔住了。

因爲，床上人不是他的母親！

那只是一具穿着他母親的衣裳的草人而已！

他立知上當，但正想轉身逃出之際，已有五個人魚貫走入密室，堵住了出路！

這五人，一個是獨眼老和尚，一個是白髮皤皤的老道，一個是神色冷峻的老尼，還有兩個是道貌岸然的俗家老者。

岳鶴一看就知他們是五老會的五位副會主，獨眼神僧、天鶴道長、冷面觀音、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心頭登時涼了半截。

獨眼神僧的一隻右眼中，迸射出懾人心魄的銳芒，開口嘿嘿冷笑道：「岳鶴，你果然來了，請坐吧！」

× ×

景慧卿一直躲在山洞口窺望，她看見岳鶴順利的潛入房中而未被發覺，心裏十分高興，暗暗的禱告道：「但願上天保祐他，讓他順利的救出母親……」

現在，她估計已等了兩刻時，見岳鶴久久未出，心裏又担憂起來了。

怎麼還不出來？

莫非找不到密室？

或者是被他們擒住了？

不，若是身形敗露，總會傳出一些打鬥聲响，準是還沒找到那間密室……

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見附近出現了兩條黑影，向山洞飛奔過來！

兩條黑影轉眼奔到近處，原來是九龍老人和三白先生！

景慧卿雖不識得此二老，却看得出他們地位極高，再看他們竟似衝着自己來的，心中甚驚，連忙縮頭入內，隱伏不敢稍

動。

誰知二老似已知她躲在洞中，一到洞口，即笑吟吟道：「景姑娘，岳鶴已就逮，妳也請出來吧！」

景慧卿聞言心頭一震，但仍以爲二老扯謊哄騙，當下仍屏息靜氣伏着不動。

九龍老人又笑道：「景姑娘若不肯出來，老朽只好入洞抓人了！」

景慧卿仍不作聲。

三白先生接着笑道：「景姑娘分明躲在洞中，爲何裝聾作啞呀？」

九龍老人笑道：「她可能眞的又聾又啞，待老朽入洞抓她出來吧！」

說罷，舉步入洞。

景慧卿情知已不能不採取行動，當下拾起一顆石塊，喝道：「照打！」

石塊電奔出手，對準老人前胸打去。

然後，身形一個倒縱，退入洞道，隨手攬起昏迷不醒的中年和尚，轉身疾奔入洞。

九龍老人乃是武林中的有數高人之一，豈會被她一塊石子打中，他左手略抬，便將石塊打掉，放步疾追而入，哈哈大笑道：「小丫頭，山下已有人在等着妳，妳跑不了啦！」

景慧卿急急忙忙的逃到削壁洞口處，却不想利用早已準備好的長繩逃下山，她將中年和尚放在瀕臨峯下的地方，再將「老顧」和另一名中年大漢也一起拖至洞口外，便在他們身邊坐下來。

長繩早已掛好，她爲何不逃呢？

理由有二：她已相信對方所言非虛，五老峯下必有大批武士在等着自已，自已沿繩滑下之後，亦難脫出大批武士的圍捕，因此其次：她要利用「老顧」三人爲人質，跟五老會週旋一下。

她抽出一柄七首，抵在中年和尚的心窩上。

就在這時，九龍老人和三白先生已追過來了。

他們一看她坐在「老顧」三人身邊，手握七首抵在中年和尚心上，果然不敢再進，一齊刹住了腳步，九龍老人眉頭一皺道：「小丫頭，你幹甚麼？」

景慧卿冷笑道：「你們再走近一步，這三人就得先赴陰府！」

九龍老人道：「殺了他們三人，妳也不能活！」

景慧卿道：「我不怕死！」

九龍老人聲調一沉，道：「妳意欲何爲？」

景慧卿不答，仰首注目問道：「你是誰？」

九龍老人道：「老朽是五老會的副會主之一——九龍老人！」

景慧卿轉望三白先生道：「那麼，你必是三白先生了？」

三白先生頷首道：「不錯，老夫聽說妳是『雪山神婆』的傳人，是眞的麼？」

景慧卿道：「不假！」

三白先生笑道：「那麼，妳一定聽令師提起老夫這個人了？」

景慧卿冷冷道：「對不起，先師未曾提過！」

三白先生有些發窘，摸摸鬍鬚道：「她該提到老夫才對，我們年輕的時候，有過一段情……」

景慧卿道：「胡說八道……」

三白先生道：「是眞的，後來由於某種緣故，我們就分開了。」

語至此，深深一嘆道：「人生如夢，一晃就過了五十多年，沒想到她會先老夫而去……」

景慧卿冷然不語。

三白先生注視她半晌，道：「看妳年紀，似比岳鶴大上幾歲，怎麼會跟他混在一起呢？」

景慧卿道：「我與岳鶴，只有姊弟之情……」

三白先生道：「老夫聽了然和尚說，妳自稱是在鬼堡作祟的那個『女鬼』？」

景慧卿道：「不錯。」

三白先生道：「爲何要扮鬼嚇人？」

景慧卿道：「爲了要報仇。」

三白先生道：「妳的仇人是誰？」

景慧卿道：「神拳鄧盛龍！」

三白先生詫異道：「妳年紀輕輕，怎會與年已六十多歲的鄧盛龍結仇？」

景慧卿道：「我有個姐姐被他先姦後殺！」

三白先生驚噢一聲，道：「妳有證據麼？」

景慧卿道：「無需證據，那是千眞萬確之事！」

三白先生道：「妳爲何不來向五老會投訴？這種事情，五老會是可以爲妳解決的啊。」

景慧卿冷冷一笑道：「五老會只會抓些宵小鼠輩，那敢開罪像鄧盛龍那樣的大人物？」

三白先生道：「只要有證據，五老會一律秉公處理，絕無不敢開罪大人物之理，景姑娘未免——」

景慧卿截口道：「十年前，我親眼看見五老在鬼堡謀殺了『劍君子岳一賓』，他對我印象深刻，叫我如何能够信任五老會呢！」

三白先生搖頭道：「如果你所言屬實，那麼妳所看到的五老絕不是眞人，那是別人冒充的。」

九龍老人接口問道：「岳鶴就因誤認是五老殺害了他父親，因此這次他就在鬼堡將五老殺害了？」

景慧卿道：「他原有此意，但後來發現疑問，沒有下手。」

九龍老人道：「但五老不是已死在鬼堡中？」

景慧卿道：「那不是他幹的。」

九龍老人道：「誰？」

景慧卿道：「一個神秘人物乘五老被困於鬼堡花廳之時，悄悄啓開秘門，進去把他們殺害了，用的暗器是七步斷魂針，岳鶴身上保存着那種暗器！」

九龍老人道：「那種暗器不能作爲證據，因爲岳鶴和妳也可使用那種暗器。」

景慧卿道：「如果你們能够登上鬼堡，就可在堡右削壁上看到兇手題的字。」

九龍老人道：「兇手在削壁上題下甚麼文字？」

景慧卿道：「我們原準備了一條長達兩百多丈的繩子，準備殺死五老之後，利用長繩滑落峯下，結果反被兇手用去了，

他在滑落峯下之前，在削壁上題了二十幾個字，寫的是：『景慧卿：謝謝妳爲我準備的繩子，願妳在峯上長命百歲』。」

九龍老人道：「兇手只寫妳的姓名，而不寫岳鶴的姓名，這似乎不大合理。」

景慧卿道：「如果兇手是鄧盛龍，那就十分合理了！」

九龍老人面容一動道：「妳認爲殺害五老的兇手是神拳鄧盛龍？」

景慧卿道：「不錯！」

九龍老人轉對三白先生望着，說道：「鄧盛龍有殺害五老的理由麼？」

三白先生道：「應該沒有。」

景慧卿道：「有的。」

三白先生道：「妳說。」

景慧卿道：「正如你們剛才所說，當年我在鬼堡見到的五老可能是別人冒充的，而其中之一可能是鄧盛龍，他因怕五老追查當年謀殺岳六俠之事，此外也想嫁禍岳鶴和我，便進入花廳將五老殺了。」

語聲微頓，繼道：「這不是憑空猜測的，那間花廳的秘門，除鄧盛龍之外，外人無法開得。」

九龍老人問道：「妳呢？」

景慧卿道：「我潛伏鬼堡多年，自然也懂得啓用之法，不過你若懷疑五老是我殺的，那就錯了，想殺五老爲父報仇的是岳鶴，我沒有越俎代庖的必要！」

九龍老人又轉望三白先生道：「咱們似該派個人去鬼堡看看，如果削壁上確有題字的話——」

景慧卿插口道：「你們親自去恐怕都不行，派人去更不行。」

九龍老人一怔道：「爲甚麼？」

景慧卿道：「通上鬼堡的吊橋已斷，要想飛登三百丈高的絕峯，恐需九牛二虎之力。」

九龍老人道：「那吊橋因何斷了？」

景慧卿道：「我們爲了困住五老，就在他們過橋到達鬼堡的時候，我就將那座吊橋斬斷了。」

九龍老人皺眉道：「那座絕峯四面削壁，若無吊橋，確實無法上去……」

三白先生面呈嚴肅的沉思了片刻，忽然雙目一抬，凝注景慧卿道：「景姑娘，不論你們是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妳都得暫時接受五老會的扣押，因爲——」

景慧卿冷笑截口道：「不，我還不想死，我不能接受你們的扣押！」

三白先生沉聲道：「如果你們沒有殺人，妳就不必害怕，本會會將此案澈查清楚，絕對不會寃枉無辜之人！」

景慧卿搖搖頭道：「你們不會清楚的，卽使你們肯相信我們無辜，五派之人也不肯相信，如果我接受扣押，那麼不出半月，岳鶴和我將被五老會處死，我大仇未報，可不想含寃而死！」

三白先生道：「此事尙牽連到『天外怪叟』身上，本會在未請到他之前，不會馬上判你們之罪，妳放心好了。」

景慧卿又搖頭道：「五派死了掌門人，其憤慨之情可想而知，我才不上你們的當！」

九龍老人慍然道：「妳想怎樣？」

景慧卿道：「請立刻釋放岳鶴和其母，然後我也把這三個人質還給你們！」

九龍老人怒道：「妳該明白這是辦不到的！」

景慧卿冷冷一笑道：「岳鶴的父親被害，如今又被兇手嫁禍，你們不讓他去追查兇手，却反刦持其母迫他就範，你們摸摸良心，這是對的麼？」

九龍老人道：「發柬邀請五老前往鬼堡的是『天外怪叟』，你們又承認有殺害五老的意圖，如今五老死了，你們自然蒙有極大的罪嫌，如果你們自認無辜，就該接受本會的調查！」

景慧卿道：「問題是我知道五老會不會查出眞相，你們只會在五派的壓力之下不問是非的判我們死罪！」

九龍老人道：「不，老朽敢以一生名譽作爲担保，如無充分證據，本會不會草菅人命！」

景慧卿道：「你作得了主？」

九龍老人道：「我們五個副會主一向意見相同。」

景慧卿道：「你們能够無視於五派的壓力而自作主張麼？」

九龍老人避重就輕的答道：「要是五派不尊重我們五人，又何必禮聘我們爲副會主。」

景慧卿道：「在別的事情上，他們可能會尊重你們五位副會主，這件事情恐怕就不見得了。」

她說到此處，忽然發覺套在峯緣巖石上的長繩已被扯緊，心知正有人由峯下沿繩攀登上來，當下也不動聲色，接着道：「所以，你的人格保證對我來說是靠不住的，我還是希望你們釋放岳鶴母子，讓我們下山，總有一天，我們會將眞兇擒交五老會。」

九龍老人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五老之死，你們涉有重嫌，在案情未明之前，豈能放你們下山！」

景慧卿道：「那就不必再談了。」

九龍老人似亦發覺有人正在沿繩攀登上來，要從背後襲擊景慧卿，他一瞥那條被扯緊的繩子，微微一笑道：「我們不放人，妳也不放那三個人質，是麼？」

景慧卿點頭道：「是！」

九龍老人道：「如此僵持下去，何時能了？」

景慧卿道：「我至死不退讓！」

三白先生道：「景姑娘，妳太頑强了，難道妳以爲我們已對妳束手無策麼？」

景慧卿冷笑道：「你有甚麼手段，只管施展出來！」

說到這裏，手上的七首慢慢移到被扯緊的繩子上，準備割斷繩子了。

三白先生原以爲她沒有發覺，這時見她要割斷繩子，不禁大驚失色，叫道：「使不得！」

景慧卿脆笑道：「怎麼使不得呀！」

手上七首在繩子上一拖，只聽「崩！」的一聲，繩子立斷！

「啊哎！」

削壁下，响起一聲慘叫，毫無疑問，企圖偸襲之人已掉下去了！

九龍老人大怒道：「賤婢，你心腸好毒啊！」

景慧卿將七首移回到中年和尙心上，一面以左手抹掉臉上易容，笑道：「要讓

他爬上來，任他攻擊我，才算不毒麼？」

九龍老人氣得不得了，轉對三白先生道：「這賤婢冥頑不化你看怎辦才好？」

三白先生微微一笑道：「不要着急，讓老夫再勸她看看。」

他輕咳一聲，含笑道：「景姑娘，老夫問你一句話，妳恨不恨鄧盛龍？」

景慧卿道：「這還用問麼？」

三白先生道：「因何恨他？」

景慧卿道：「因他殺了我的姐姐！」

三白先生道：「好，只因他殺害了妳姐姐，所以妳恨他入骨，欲找他報仇，那麼我告訴妳，眼下被妳控制着的三個人質，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和妻子，如果妳殺了他們，試問——」

景慧卿打岔道：「我並不打算殺死這三人，除非你們逼我！」

三白先生道：「我們逼妳，妳也不能殺死他們三人！」

景慧卿冷笑道：「是麼？」

三白先生臉色一正道：「他們只是五老會的執行武士，一切行動均聽命於五老會，何況他們與妳無仇無恨，妳怎能忍心殺害他們？看着他們父母兄弟妻兒爲他們傷心哀號？妳是嚐過這種痛苦的人，難道忍心把這種痛苦帶給別人？」

景慧卿默默無言了。

這一席話，的確感動了她，姐姐的慘死，確實帶給她很大的悲痛，現在她怎能殺死與自己無仇無恨之人，將刻骨銘心的悲痛帶給別人？

三白先生見她受到感動，立刻又道：「如果我們逼妳，妳只能殺死我們，這叫寃有頭債有主！」

說到末了，人已電撲而出，凌空一掌抓下！

這個時候，景慧卿如欲傷害中年和尙，仍然來得及，但是她已是不忍下手，看見對手撲到，只好斜掠而開，右手七首猛吐，往對方身上刺去！

但是，七首剛剛刺着對方衣衫，陡覺手腕一緊，脉門已被扣住了！

她頓感全身發瘆無力，手上七首「叮」的一聲，掉落地上。

三白先生笑道：「好了，現在跟老夫走吧！」

說着，將她拖入洞中，向裏面走去。

景慧卿驚怒交迸，破口大罵道：「老匹夫！不要臉！怪不得我師父不喜歡你，原來你是這麼一個老奸巨猾的東西……」

三白先生不理她的漫罵，一直把她拖出山洞，拖入五老會中，最後到了地下的密室門口。

獨眼神僧，天鶴道人，冷面觀音三人聞聲走出來，他們看見三白先生已將景慧卿逮到，神色均甚欣悅，天鶴道人笑問道：「這位姑娘卽是景慧卿？」

三白先生道：「正是，她狡詭得很，須用鐵鍊繫住她才行。」

一面說，一面拖她進入密室。

岳鶴正坐在密室中的地上。

他的右手被一隻鐵環扣着，鐵環上接連一條鐵鍊，鐵鍊長約四尺，另一端繫於壁角下的一支鐵樁上。

不用說，他身上所携帶着的武器已被繳械了，他已變成一名囚犯！

他見景慧卿被逮到，神色激動已極，站起道：「姐姐，妳爲何不逃？」

景慧卿沒開口回答。

三白先生將她拉去另一邊壁下，拿起壁角下另一條鐵鍊，扣上她右腕，才放開她的脉門，笑道：「等下老夫會命下人將你們需要的東西帶來——」

景慧卿猛可抬脚踢出，尖叱道：「我只要你的命！」

三白先生一跳避開，哈哈大笑道：「妳這個姑娘好潑辣，也不怕嫁不出去！」

獨眼神僧，天鶴道人和冷面觀音跟入密室，前者開口問道：「她供認沒有？」

三白先生搖頭道：「沒有。」

獨眼神僧一指岳鶴道：「這小子也堅不承認殺害五老呢！」

三白先生道：「五老遇害，案情似甚複雜，咱們暫時將他們關禁着，等『天外怪叟』一到，再開會審判便了。」

天鶴道人道：「天外怪叟會來麼？」

三白先生道：「捉到了小的，老的哪有不來之理，他一定會來的。」

獨眼神僧道：「貧僧已派人趕往五派告知五老遇害之事，大概不出一月，他們都會趕到此處。」

三白先生點點頭，說道：「這是一件大事，咱們須當着他們五派人士面前開會審問，現在咱們出去吧！」

說着，舉步欲出。

岳鶴喝道：「等下！」

三白先生掉頭問道：「你還有何話要說？」

岳鶴道：「我要見我母親！」

三白先生道：「令堂正在睡覺，明天再帶她來此與你相見不遲。」

說罷，舉步往外走去。

景慧卿叫道：「慢着！」

三白先生脚下一刹，訝笑道：「甚麼事啊？」

景慧卿道：「你說過要派人前往鬼堡察看那兇手在削壁上的題字，可別忘！」

三白先生沉吟道：「這個……吊橋已斷，怎麼能够上去察看呢？」

景慧卿叫嚷道：「怎麼？剛剛還說五老會不會草菅人命，現在却又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那是唯一可證明我們不是殺人兇手的證據，你們非設法上去察看不可！」

三白先生道：「那座絕峯四面削壁，而且高達三百丈，任是輕功蓋世的人也飛不上去，妳要我們插翼飛上去不成？」

景慧卿道：「我有辦法！」

三白先生道：「甚麼辦法？」

景慧卿道：「準備數百支大鐵釘，一邊攀登一邊把鐵釘打入削壁，頂多花上幾天工夫，就可到達峯巓！」

三白先生摸摸鬍鬚，笑道：「這倒是一個辦法……好吧，老夫明日就派人趕去北雁蕩山，照妳的辦法試試看，還有別的事沒有？」

景慧卿道：「暫時沒有了。」

三白先生乃與獨眼神僧等人一齊走出密室，不久之後，兩名下人携入兩條棉被，兩隻馬桶，還有一面可以摺疊的屏風，他們將屏風擺在密室中間，使岳鶴和景慧卿於同居一室時，不致感到不方便，諸事佈置停當，卽關門而去。

至此，密室中才寂靜下來。

岳鶴趨至屏風前，道：「姐姐！」

景慧卿道：「嗯？」

岳鶴問道：「妳怎麼不逃？」

景慧卿道：「逃不了呀！」

岳鶴嘆道：「小弟上了當，原來他們已知咱們要來，就在此室中佈置了一具假人……」

景慧卿道：「甚麼假人？」

岳鶴便將剛才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道：「小弟剛剛將那和尚道士打倒，他們五人就進來了，小弟自知在這種情形之下動手無益，只好放棄抗拒……」

景慧卿道：「然後你告訴他們我躲在那山洞中？」

岳鶴道：「沒有呀！」

景慧卿道：「這麼說來，咱們的一切行動，竟都在他們計算之中。」

當下，她也將在山洞中與三白先生及九龍老人僵持的經過說出來。

岳鶴聽完，黯然一嘆道：「小弟連累了姐姐，慚愧極了！」

景慧卿道：「不要這樣說。」

岳鶴道：「如今咱們怎麼辦？」

景慧卿道：「等待。」

岳鶴道：「等待甚麼？」

景慧卿道：「等待命運的安排，如果咱們命不該絕，便有救星會來。」

岳鶴道：「看此情形，即使家師來了也沒用。」

景慧卿道：「此外還有一人。」

岳鶴道：「誰？」

景慧卿道：「土地公！」

岳鶴道：「他能救咱們的命？」

景慧卿道：「也許能，他已答應幫咱們去找金旭，只要能找到金旭，咱們就有救了。」

岳鶴苦笑一聲道：「但他能夠找到金旭麼？」

景慧卿道：「知徒莫若師，他要找金旭，比咱們容易得多……」

× ×

土地公的確已在尋找金旭，他和小徒弟魯小福正在南下途中。

當岳、景二人離開終南山的次日，土地公就派魯小福去長安走了一趟，回來的時候，魯小福興高彩烈的報告老人已打聽出「黑面妖童」的下落，老人認為找到「黑面妖童」就可找到金旭，師徒倆立即整裝下山而來。

走了八九天，來到鄂境虎牙山下。

師徒倆原擬立刻上山，但看天色已黑，便在山麓一戶樵家借宿下來。

接受樵家的欵待，吃過晚飯之後，師徒倆便與老樵夫坐在廳中聊天。

土地公道：「聽說山上新建了一座虎爺廟，有這回事麼？」

老樵夫道：「有呀，老兄是外地來的，怎麼知道這件事？」

土地公笑道：「聽說的。」

老樵夫道：「老兄想去虎爺廟求拜虎爺不成？」

土地公道：「正是，老漢聽說虎爺很靈——」

老樵夫立刻接口道：「不錯，簡直靈得會吃祭品，數日前我還親眼看見祂醫好一個跛脚的青年，如今祂的名氣好不响亮，每天上山燒香的人多達三四百人呢！」

土地公現出驚奇之色道：「噢，祂是怎麼醫好那個跛脚青年的？」

老樵夫道：「祂只向跛脚青年的脚上吐了一口符水，那個青年的脚登時就不跛了！」

土地公嘖嘖稱奇道：「竟有這等事，聽說祂還治好了許多醫藥罔效的病人，是眞的麼？」

老樵夫道：「一點都不假，祂還能替人解決許多疑難，遺失財物的，經他指點就找回財物，要找親人的，經祂指點也找到了親人，眞是有求必應，靈得要命！」

土地公道：「祂是虎爺神，如何為人指點迷津呢？」

老樵夫道：「扶乩說出來的！」

土地公道：「那是怎麼個情形？」

老樵夫道：「祂顯靈附身於一個乩童，由那乩童說出來。」

土地公道：「原來如此。」

老樵夫津津樂道地道：「開始是這樣的，我們附近有位劉員外，他有個獨子劉世虹，有天晚上，劉世虹做了個夢，夢見一隻老虎走到他面前，那隻老虎告訴他說牠是虎爺神，想在虎牙山上住下來，希望劉家捐建一座虎爺廟，劉世虹醒來就把夢中的情景告訴父親，劉員外認為荒謬，不予理睬，誰知過了一天，劉世虹突然口吐白沫倒地昏迷過去，劉員外慌了手脚，趕忙請大夫診治，但看過幾位大夫，都看不出劉世虹患的是甚麼病症，過了幾天，劉員外才想起那天兒子說的話，於是燒香當天叩拜虎爺，告訴祂如能使兒子的病好，立刻鳩工在山上建造一座虎爺廟。」

土地公聽得頻頻點頭，問道：「後來祂怎麼扶乩顯靈的？」

老樵夫道：「那座虎爺廟剛剛落成，突有一個外地青年瘋瘋癲癲的奔上山，自稱是虎爺神的化身，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他是虎爺神附身的乩童，當中就有一人問他說：『你如是虎爺神，可知道呂寡婦去了何處』……」

他說到這裏，話鋒一頓，接着道：「呂寡婦的情形是這樣的，她前年死了丈夫，由於她姿色不惡，經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去找她，她倒能嚴守婦節，沒有做出敗壞婦德之事，但是半年前，她突然失踪不見了，她的家人四出尋找均無消息，大家都以為她難耐寂寞，跟人私奔了。」

土地公道：「結果不是？」

老樵夫道：「不錯，那人一問虎爺神，祂立刻指出呂寡婦是被人謀害了的，屍體就在離家不遠的一口古井底下，大家跑去古井一撈，果然撈起了一副骨骸，經此一來，大家才知道那個乩童的確是虎爺神的化身，如今他就日夜住在虎爺廟中，專替虎爺神說話。」

土地公道：「他叫甚麼名字？」

老樵夫道：「他姓車，我們都叫他車乩童。」

土地公笑道：「我們有事求虎爺神，他就能立刻跳起來麼？」

老樵夫道：「是的。」

土地公微笑道：「好極了，虎爺神既然如此靈驗，老漢就有希望找回兒子。」

老樵夫道：「老兄的兒子失踪了？」

土地公道：「正是，老漢有個不肖子離家已有十多年，一直生死不明，最近聽人說虎牙山上的虎爺神很靈，故老遠趕來，打算明早上山求問。」

老樵夫道：「沒問題，虎爺神一定能够指出令郞的下落！」

土地公道：「但願如此。」

他含笑站起，轉對魯小福說道：「小毛頭，時間尚早，咱們出去散散步吧！」

於是，師徒倆步出樵家，在附近山麓散步起來。

魯小福道：「師父，他眞的是虎爺神的化身麼？」

土地公搖頭道：「不，那是騙人的把戲！」

魯小福道：「但他能為人治病，又能指出呂寡婦的下落，這等本領是怎麼來的呢？」

土地公道：「病人是他的同黨，呂寡婦是他殺害的！」

魯小福睜大眼睛，恍然大悟地道：「哦……」

土地公道：「他是神棍，借藉虎爺神愚弄老百姓，以達到他歛財的目的！」

魯小福道：「可惡！」

土地公忽然停住脚步，微微一笑道：「小毛頭，你說我是誰？」

魯小福一怔道：「您老是我師父！」

土地公笑道：「我是說：我的外號叫甚麼來着？」

魯小福道：「土地公呀！」

土地公道：「土地公坐騎是甚麼？」

魯小福道：「據說眞正的土地爺爺是騎虎的。」

土地公哈哈笑道：「對極了，這回他虎爺神碰上了我這個土地公，有他受用的了！」

魯小福道：「師父，你老打算怎麼擺佈他？」

土地公忽然壓低聲音道：「現在你去替為師辦一件事！」

魯小福道：「甚麼事？」

土地公輕聲道：「捉一隻貓！」

魯小福詫異道：「捉一隻貓幹麼？」

土地公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魯小福聽得滿面笑容，點頭說聲「好！」拔步飛奔而去……

次日，師徒倆辭出樵家，跟着一羣上虎爺廟膜拜的人上山而來。

行約二三里路，已到虎爺廟。

虎爺廟坐落於一面山壁下，它建造得頗為精美壯觀，廟殿可容數十人，而此刻也正有數十人擠在廟殿裏面。

土地公一看虎爺廟精美壯觀，不禁輕罵一聲道：「畜生，你不過是老漢的坐騎，居然住這麼漂亮的廟宇！」

魯小福噗哧一笑道：「是啊，土地公是虎爺神的主人，但如今虎爺神居然氣壓主人大出風頭！」

師徒倆擠近廟門一看，只見廟內供的果是一隻老虎，香火之鼎盛，可以媲美一般大寺廟！

這時，那個車乩童正口吐白沫，在案前亂跳亂叫着，看樣子虎爺神已附上他的身了！

而圍立四周之人，個個面呈嚴肅，一副虔誠之色！

土地公看了一會，便向身邊一個中年漢子問道：「請問虎爺神在說些甚麼？」

中年漢子低聲道：「他正在和鬼卒打架！」

土地公一哦道：「怎麼和鬼卒打起架來了？」

中年漢子一指站在案旁的一個婦人，說道：「那位婦人的丈夫病重不起，今日來向虎爺求救，虎爺起駕到她家一看，正見有兩個鬼卒要領她丈夫赴陰府，虎爺認為她丈夫還不該死，就跟那兩個鬼卒打了起來，看他跳躍個不停，這表示他正在和鬼卒苦鬥。」

土地公笑道：「原來如此。」

正說着，忽見車乩童大叫一聲「殺！」，頓時停止劇烈的跳動，而將雙手扶於案上，全身顫抖不止。

案旁一個執事的看到這情形，登時展顏笑道：「好了，妳丈夫有救了，虎爺已將兩個鬼卒殺死了！」

那婦人喜極而泣，連忙向車乩童跪倒，叩頭稱謝不已。

那執事的又道：「現在還要請虎爺開一帖藥給妳丈夫服用，妳起來吧。」

那婦人應聲而起。

車乩童抖了一陣，忽見他眉頭一皺，面色微現蒼白，振臂高叫道：「寶劍送上來呀！黃紙兩張來呀！本神要到後山取藥材呀！」

那執事的立刻取下供在案上的一口寶劍，連同兩張黃紙一起交給他。」

車乩童接過寶劍和黃紙後，立時轉身衝出虎爺廟，揮動着寶劍，朝後山縱飛而去。

土地公一扯魯小福，低聲道：「小毛頭，跟下去看他攪甚麼鬼！」

魯小福點頭應是，悄悄脫離人羣，隨後跟去。

約莫過了兩刻時，只見車乩童手拿一包用黃紙包着的東西，掄動着寶劍奔跳回來。

他回到廟中，將那包東西往案上一丟，又手扶供案，全身抖動起來，口中不停的發出「呼嚕，呼嚕」的怪聲！

魯小福亦於稍後不久回到廟前，他拉着土地公走到一旁，低聲道：「師父，我好晦氣！」

土地公笑問道：「怎麼樣？」

魯小福道：「他昨天必是吃了不少油膩的東西，所以今天一跳之下，就拉！」

土地公一怔道：「甚麼？」

魯小福道：「他跑到山後拉肚子！」

土地公笑啊一聲道：「怪不得他要兩張黃紙，敢情一張是擦屁股用的！」

魯小福道：「他拉過肚子後，就在附近摘了一些花草，大概就是他口中說的藥材，要給病人服用的。」

土地公點點頭，忽然大叫一聲「氣死我了！」身形一仰，倒在地上！

「啊呀，這位老先生怎麼啦？」

大家發現有位老人忽然暈倒地上，紛紛圍過來觀看。

魯小福驚慌失措的跪下去，抱住土地公的身子大叫道：「爺爺！爺爺！」

土地公兩眼圓睜，全身已開始發抖起來！

有個圍觀的人驚叫道：「不好，這位老先生患了羊癲瘋！」

魯小福喝道：「胡說！我爺爺沒患羊癲瘋！」

他又抱住土地公大叫道：「爺爺！爺爺！您怎麼了？您一向身體健康，怎麼忽然病倒了？」

土地公全身越抖越快，同時口中也發出「呼嚕，呼嚕」的怪聲！

「啊啊，莫非是何方神聖雲遊至此，附上這位老先生的身了？」

「不錯不錯，你看他的情形跟車乩童一樣！」

「快！快燒香接迎這位神聖！」

剎那間，就有人燒香對着土地公直拜，而本來擠在廟中的善男信女，也一起跑出觀看，反把個虎爺附身的車乩童冷落在廟內。

不過，車乩童仍在廟內跳着。

他非跳不可，因為他現在還是虎爺的化身，他不能跟着大家出廟觀看，如果他停止跳動出廟觀看，大家就知道他是假車乩童了。

他邊跳邊拍桌子，吼叫道：「胡鬧！胡鬧！」

一個老人見虎爺發怒，慌忙上前拜道：「虎爺請息雷霆之怒，外面有位老先生，他……他……不知是何方神聖附上他的身上，他也跳起來了！」

土地公果然跳起來了，他手舞足蹈的大叫道：「本神哪！終南土地神是也！」

「啊，原來是土地爺爺顯聖了！」

衆人又驚又喜，紛紛拜倒在地。

土地公繞圈子跳躍了一陣，忽然振臂戟指廟中的車乩童怒喝道：「畜生！你乘本神赴南天門不在家！竟敢私自下到凡界胡鬧，還不快給本神滾出來！」

那執事聽得面色一變，駭然道：「這位土地爺爺，您說甚麼？虎爺神祂——」

土地公邊跳邊叫道：「牠是本神胯下之騎也！呼嚕呼嚕……只因本神奉召上南天門，牠竟私逃下凡，呼嚕呼嚕……如今本神到了，牠竟敢不出來接迎主人翁，呼嚕呼嚕……你們說牠該不該死！」

衆人都知土地神是騎虎的，故聽了土地公之言，登時都相信他的話，覺得虎爺神的確太傲慢無禮了，主人翁來了竟還不理不睬！

那執事的一見衆人的神色，連忙奔入廟中，向車乩童拜道：「虎爺，您的主人翁到了，快請出去和您主人翁相見吧。」

說罷，暗中又使了一個眼色。

車乩童無奈，只得轉身跳出，蹲伏於地，向土地公磕了三個頭。

土地公戟指他罵道：「畜生，你知罪麼？」

車乩童低頭不語。

土地公仍是邊跳邊叫道：「念你下凡未幹壞事，本神且饒你一遭！呼嚕呼嚕……不過，你既然下凡到人間，就該為本地居民驅邪除害，為何放着妖怪不除，卻在這兒胡鬧？」

說畢，又「呼嚕呼嚕」直叫。

衆人聽了大驚失色，齊聲道：「甚麼？本地出現了妖怪？妖怪在哪裏呀？」

土地公道：「妖怪在此山東麓，呼嚕呼嚕……牠是卽將成形的千年狐狸精，呼嚕呼嚕……今日若不將牠除掉，再過七七四十九日，本地居民均將蒙受其害也！」

衆人更驚，紛紛發問道：「這怎麼辦啊？」

土地公道：「諸位莫驚，本神今日既已到此，好歹得為諸位除去妖怪！」

說到這裏，忽然一跳騎坐到車乩童的背上，喝道：「走！咱們除妖怪去！」

車乩童心中大怒，頗想反抗，但一來怕被人識破自己是假虎爺，二來又怕土地公是眞神，故終於不敢反抗，乖乖的立起四脚，馱着土地公一步一步朝山下行去。

衆人一看平日最受大家尊敬的虎爺神今天成了土地爺爺的坐騎，均感不忍，但想到「牠」本來就是土地爺爺的坐騎，也不敢表示甚麼了。

當下，一行數十人，浩浩蕩蕩的隨在土地公之後下山而來。

山路崎嶇，車乩童前脚短後脚長，走起來眞是艱苦無比，可是為了怕被人識破假面具，只得忍氣吞聲的撐下去，走了百多步，已累得滿頭大汗！

土地公坐在他背上，卻是十分的優哉游哉，大有傲嘯山林的氣概！

復行百來步，車乩童已是氣喘如牛，似已無力支撐下去了。

土地公一巴掌打下，罵道：「畜生，逃下凡界不過數日，你就吃胖走不動了是不是？」

車乩童心中發慌，只得鼓起餘力，勉強加快脚步。

又走了幾百步，已到虎牙山一處山麓，土地公忽然跳下道：「到了！到了！」

車乩童眞是如釋重負的透了一口氣，匍匐於地，喘氣不已。

「妖怪在哪裏呀？」

有人發問了。

土地公指着一塊沙地，又跳又叫道：「就在此處！呼嚕呼嚕……就在這地下三尺之處！」

另一人問道：「怎麼捉牠出來呀？」

土地公道：「挖啊！挖啊！」

那人道：「好，我去拿鋤頭來！」

說罷，轉身欲去。

土地公一抬手道：「不必！」

那人停步道：「不用鋤頭，怎麼挖法呢？」

土地公跳了一圈，才指着車乩童說道：「本神坐騎，雙爪其利如刀，由他挖掘可也！」

虎爪確然其利無比，衆人均覺土地公這個主意不錯，於是一齊把目光投注到「虎爺」身上。

車乩童暗暗叫苦，但情況發展至此，自己已是責無旁貸，當下只得發出一聲吼叫，跳上那塊沙地，雙掌張如虎爪，賣力的扒起沙土來。

誰知沙土下還有花樣，竟埋着許多破磁片，車乩童不防有此，手指頓被割破，流出了血！

有人驚叫道：「啊哎，虎爺受傷！」

土地公邊跳邊叫道：「不打緊！不打緊！這點小傷算不了甚麼也！」

車乩童只好繼續挖掘。

挖下約莫三尺深，妖怪果然現形了！

那是一隻死貓！

衆人一見之下，又驚又疑，問道：「這就是妖怪麼？」

土地公叫道：「正是！正是！」

那執事的開口道：「這好像是一隻死貓嘛！」

土地公道：「非也！此妖乃千年狐狸精，再過七七四十九日便將成形為害！」

那執事的不敢與他爭辯，乃問道：「如今怎麼處置牠才好呢？」

有個老人接口道：「當然要讓牠下油鍋，妖怪要下油鍋才死得了！」

土地公一抬手道：「不必！」

那老人道：「土地爺爺有何指示？」

土地公一指車乩童道：「本神這隻老虎最喜歡吃狐狸，就讓他吃下去好了！」

車乩童聽得渾身一震。

衆人也感到土地爺爺這個主意有些不妥當，車乩童此刻雖為「虎爺」所附身，但身體卻仍屬於車乩童自己的，現在要車乩童把一隻「狐狸精」吃到肚子裏，叫他如何受得了呢？

那執事的原是車乩童的同黨，兩人狼狽為奸，藉神斂財，他不忍車乩童吃這種苦頭，便上前拜求道：「土地爺爺，車乩童雖然是虎爺的替身，但他終究是人，請您——」

土地公大袖一揮，喝道：「走開，沒你的事！」

那執事的如遇狂飆，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土地公接着抬脚一踢車乩童的屁股，大喝一聲，道：「畜生，你一向最喜歡吃狐狸，如今美味當前，你還客氣甚麼，快吃！」

車乩童垂頭不前，渾身直哆嗦。

土地公怒道：「快吃！快吃！」

車乩童那裏敢吃，只是發抖不止。

土地公一把抓住他的後頸，將他拖到死貓前，道：「快吃，不吃我打死你！」

說着，把他的頭往下直壓，要來個「牛不喝水强按頭」了！

車乩童嚇得拚命縮頭後退，顫聲道：「土地爺爺，請您饒了我吧。」

土地公冷笑道：「好個畜生，我是要你吃美味，可不是要割你的肉，你求甚麼饒！」

車乩童哭喪着臉道：「土地爺爺，實不相瞞，我……我……我是假的……」

土地公一歪頭道：「甚麼？」

車乩童期期艾艾道：「我……我是假……假虎爺，我不是眞的。」

土地公側耳大聲道：「大聲一點，我的耳朶不大靈光，你說甚麼呀？」

車乩童滿臉通紅，提高嗓門道：「我是假虎爺，不是眞的！」

土地公搖搖頭道：「還是聽不清，再大聲一點！」

車乩童只得大聲道：「我說我是假虎爺，不是眞的虎爺！」

土地公笑哦一聲，抬頭環望衆人笑道：「諸位聽了沒有？」

衆人在車乩童告饒的時候，已看出他是假的虎爺，這時個個面有怒色，幾十對眼睛一齊向他怒目而視，似乎發動圍毆之勢！

土地公哈哈一笑，低頭向他問道：「那麼，你貴姓大名啊？」

車乩童很是無地自容，吶吶然道：「我……我姓車，名叫順安……」

土地公面含微笑，又問道：「外號叫甚麼？」

車乩童道：「黑面妖童。」

土地公笑眯眯道：「金旭在哪裏？」

黑面妖童頓時面色大變，顫慄道：「您……您是誰啊？」

土地公笑道：「一開始就告訴你了，本神乃終南土地公是也！」

黑面妖童一張黑臉幾乎完全變白，口吃道：「原來您……是金旭的師父……」

土地公道：「他在哪裏？」

黑面妖童搖頭道：「我不知道，已經……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到他了。」

土地公又按下他的頭，冷笑道：「我看你還是把這隻死貓吃下去吧！」

黑面妖童驚得直發抖，拚命倒退道：「不！不！我告訴您就是了，他躲藏在九宮山下的一間破廟中！」

土地公道：「說詳細一點！」

黑面妖童道：「九宮山東麓，有一間破敗的山神廟，他就躲在那破廟裏面。」

土地公道：「他躲在那裏幹麼？」

黑面妖童道：「不知道，他最近好像交上了有錢的朋友，不肯跟我在一起了，不過上個月他要離開我時，說過如要找他，可去九宮山那間山神廟等候。」

土地公道：「你沒有騙我吧？」

黑面妖童道：「沒有，沒有，在您老面前，晚輩哪敢說謊。」

土地公道：「量你也不敢！」

他突然像抓小貓一般將黑面妖童提了起來，然後抬脚「砰！」的在黑面妖童的丹田大穴踢了一下，喝道：「快滾，再敢在此藉神斂財；下次碰上就要扭斷你的脖子！」

黑面妖童被他一踢之下，直跌出三丈開外，摔落地上時，已軟成一團！

土地公拍拍衣衫，然後由魯小福手裏接過竹杖，藹然一笑道：「小毛頭，咱們走啊！」

東行七日，師徒倆已到九宮山東麓。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山上暮烟四合，遠看有種虛無縹渺之美，魯小福開口道：「師父，這九宮山的風景好像很不錯。」

土地公道：「天下名山，以五嶽為最，以後你見到五嶽時，就不覺得這九宮山怎樣了。」

魯小福道：「抓到金旭之後，咱們就去遊五嶽，好不好？」

土地公道：「好呀！」魯小福一邊走一邊搜望，道：「這裏已是九宮山東麓，怎麼還不見那間山神廟呢？」

土地公道：「別急，東麓包括幾十里之廣，咱們才走了一二里路。」

魯小福道：「那黑面妖童會不會扯謊哄騙師父？」

土地公道：「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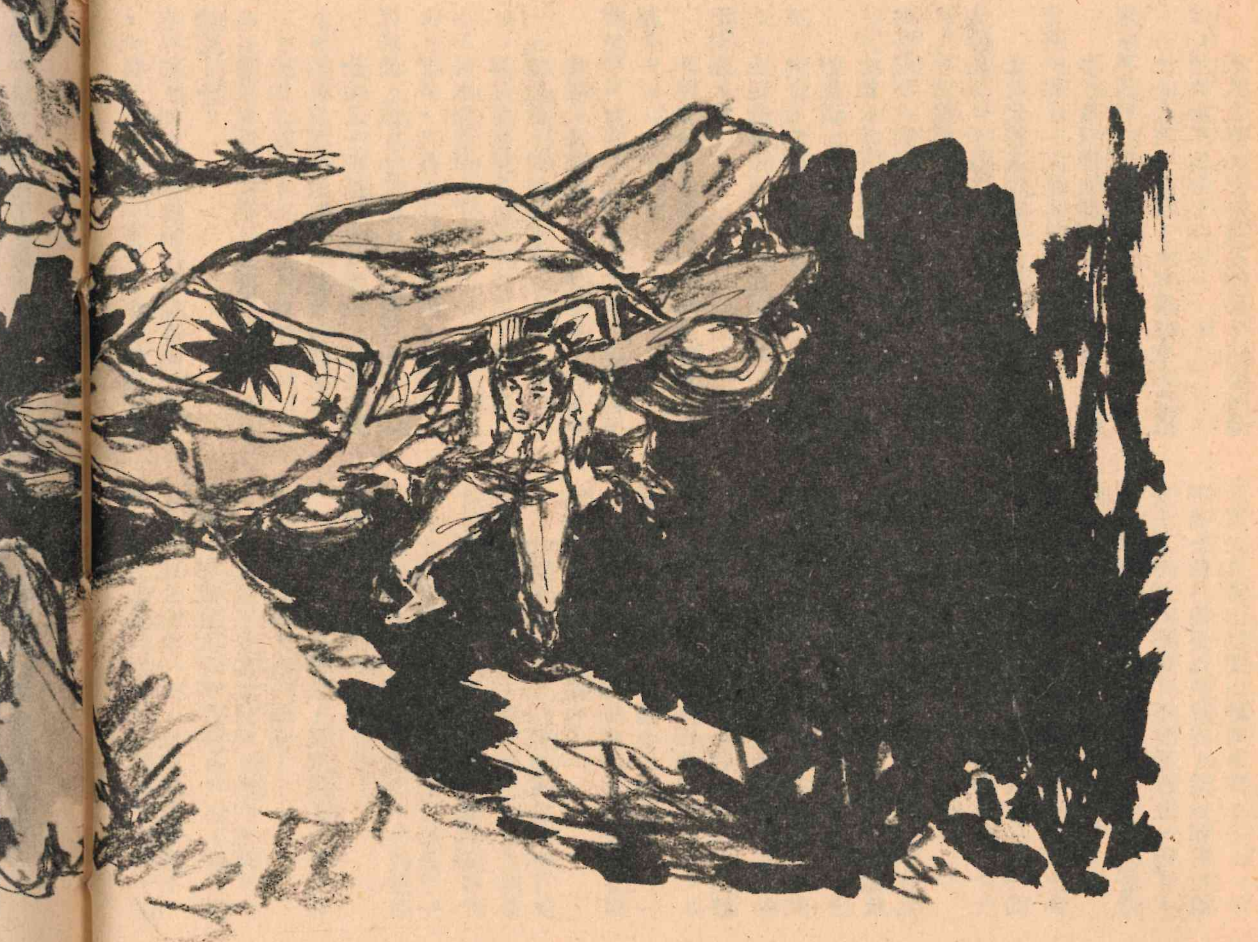
魯小福道：「師父，又怎知他不會騙人？」

土地公道：「他對金旭已無好感，沒有替金旭隱瞞形跡的必要。」（未完）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王蜀蓉・圖

七尺侏儒



白丁兩女　神秘失踪

周探長剛放下右邊的電話，左邊的又响了起來，他掠了掠披在額前的亂髮，將話筒拿了起來。

「報告探長，中區的美資銀行被三個匪徒持械槍刧，刧了十一萬現欵！」

「好，我立刻派人來。」周探長掛斷電話，按下了一個掣，道：「陳警官，中區美資銀行被刧你派幾個兄弟去看看。」

「是。」陳警官聲音自擴音器傳來。

周探長又掠了掠亂髮，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本市治安越來越壞，每天起碼有十樁以上的刧案發生，搶匪由工廠刧到珠寶行，由珠寶行刧到銀行，而且身上都有槍械或手榴彈，警方人員忙得取銷所有的休假，也不能一一應付。

周探長緊緊地皺起了眉頭，他心中想，為什麼近來的刧案如此之多，為什麼一向被外埠稱為「購物者的天堂」的本市，竟然會被形容為「刧匪的天堂」？

當然，這是社會問題，只有社會專家才能解答，周探長負責的只是查緝罪犯，把他們交給法庭審訊而已。

忽然，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誰？」周探長的情緒十分不佳，問話時也粗聲粗氣地。

門被人推開了，進來的是便衣警目梁兆强——周探長的得力副手。

「探長，一個姓招的想見你。」

「姓招的？」周探長揚了揚眉，道：「什麼事？」

「我不知道。」

「告訴他我沒有時間見客。」說時，右邊的電話又响了。

「喂？」周探長拿起電話。

「報告探長，有一位兄弟的十三歲女兒，慘被匪徒刧財刧色，」對方道：「恐怕要勞動你親自出馬去看看了。」

周探長罵了一句粗口，想不到匪徒越來越無法無天，連十三歲的稚齡女童也不肯放過！

既然是自己的夥伴，只好親去看看了，他剛站起身來，不禁呆了一呆，梁兆强不但沒有出去回話，而且走近了他！

「阿强，你不見我正忙着麼？」周探長戴上佩槍，道：「告訴那個姓招的，我不見客！」

「探長，」梁警目的神色十分奇特，他手中拿着一張名片，澀笑着遞到周探長面前，道：「你看看。」

周探長瞥了一眼，名片上寫着「招志仁」三個字。

招志仁？好熟悉的名字，周探長喃喃地念了幾遍，腦際一亮，明白何以梁兆强一定要呆着不走的原因了。

「他在那裏？」周探長問。

「就在外面。」

「好，請他進來。」

梁警目似乎早已料到周探長必定有此反應，早已轉身離去，將一個五十餘歲的男子請了進來。

那男子西裝煌然，油光滿面，一看便知是殷商巨賈之流，周探長上前和他握了握手，道：「招先生有什麼指敎？」

「探長，我……我找到我的女兒了！」招志仁訥訥地說，可是臉上毫無歡愉之色，反而有點迷茫的神情。

「那恭喜你了。」

「不，我……我又失了她的踪跡。」

「哦？」周探長詫異地瞥了招志仁一眼，道：「怎麼會的？」

「她被一個男子抱着，轉眼間又不見了。」招志仁臉上迷茫之色越甚，道：「我，我——」

「招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你的女兒應該是在五年之前報失的，是不是？」周探長問。

「不錯。」

「五年前她一歲，現在是六歲了，是不是？」

「是的。」

「一個六歲的小孩子，應該懂得走路了，是不是？」

「是啊！」

「可是你剛才說她被一個男子抱着，」周探長用他的推理功夫：「一個六歲大的孩子，還用得着人抱嗎？」

「探長，她不但被人抱着，而且，她和五年前一樣。」

「你說什麼？」周探長楞了楞。

「我說她和五年前一樣，還是那個樣子。」招志仁道：「否則，我也不可能一眼便認出她來。」

「招先生，你的意思是說，你那個失踪了五年的女兒，長得和以前一樣，是不是？」

招志仁艱澀地連連搖着頭，苦着臉道：「不，她……她沒有長大，仍然和五年前一樣。」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招先生，有這個可能嗎？如果你的女兒五年前才一呎高，現在也該有兩三呎了。」

「不，她沒有長大，仍然是五年前的老樣子。」招志仁肯定地，說道：「我看得很清楚。」

周探長咬了咬唇，道：「好吧，就算她沒有長大，仍然是一歲時的樣子，你憑那一點認出是失踪了五年的女兒？」

「她額前一大一小的兩顆紅痣。」

「物有相同，人也有相似，這並不能作準。」周探長說。

「不，她和她母親長得好像，我絕不會看錯的。」招志仁說。

「好，招先生，你想我們怎樣做？」

「把她找回來，」招志仁緊揑着一雙拳頭，重新申明他五年前所說的話：「我只有她這樣一個女兒。」

周探長沉吟了半晌，道：「好吧，我們會設法的，你在什麼地方看到她，同時，那個抱着她的男子是什麼樣的相貌？」

「剛才我到東區超級市場去買東西，在裏面看見的，可是那個男子一直背向着我，我看不到他的樣子。」招志仁道。

「很好，現在你可以回去了，我們一有消息，立刻就會通知你。」

招志仁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過身來，道：「探長，你們要眞正去找啊，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招志仁離去之後，周探長和梁警目對望了一眼，均是搖了搖頭。

「聽說過嗎？一個六歲大的孩子，和一歲時一樣，」周探長苦笑道：「天下間竟然有長不大的孩子？」

梁警目臉色肅穆，說道：「有這個可能。」

「什麼可能？」

「有人天生便是侏儒。」

「可是你知道招家家屬中，並沒有人是侏儒。」

周探長淡淡地笑一笑，五年前的「失嬰案」鬧得滿城風雨，想不到五年後仍然餘波未了。不過，周探長並不相信招志仁所說的一切，他想，也許招志仁思女成狂眼花看錯也不一定。

目前最要緊的差使，是着手去追緝刧銀行的匪徒和刧財刧色的匪徒，而不是去找一個失踪了五年，忽然又出現，而且「長不大」的小女孩……

× ×

「小鬼子，你懂不懂什麼叫做『侏儒』？」白小妹以手支頷，凝視着木屋前的一塊山石。

「侏儒？是不是一輩子長不高，只有三四呎的矮人？」王小克道。

「唔。」白小妹漫應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忽然提起侏儒幹什麼？」

白小妹答非所問地道：「小鬼子，你看過侏儒沒有？」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在電影中看過，馬戲團中最多侏儒表演是不是？」

白小妹點着頭，又道：「那種侏儒是不是天生成的？」

「當然是天生的，」王小克道：「發育正常的正常人，體高是一天比一天高大的。」

「你聽過有人越縮越矮嗎？」

王小克愕了一然，笑了出來，道：「那有這樣的事，除非是年紀大了才會越來越矮，不過也矮不到什麼地方去，你怎麼對侏儒發生了興趣？」

「我有一個女同事，她的父親忽然縮小了。」白小妹道。

「你——你的意思是一個人忽然縮小了？」王小克訥訥地，問道：「縮小到什麼程度？」

「事情是這樣的，我工廠裏有一個女同事丁妙妮，她父親帮人家做花王，人人都叫他丁伯，丁伯才四十多歲，長得魁梧高大，大約有六呎高，年輕時是籃球健將，也有人叫他『高佬丁』，丁伯本來一個月總得回家一次，可是近來很少回家，丁妙妮掛念父親，便趁一個星期日假期，不用上班時去她父親工作的地點找他。」

白小妹繼續說道：「可是丁伯不肯見她，只吩咐守門的給了她兩百元，叫她拿回家給她母親。」

「天下間那有父親不肯見女兒的？」王小克插上說。

「丁妙妮怏怏回家，第二個星期又去找丁伯。」白小妹道：「這一次丁伯隔着一道門和丁妙妮交談，怎也不肯見她。」

「唔，丁伯一定是突然縮小了，所以才不敢和女兒見面。」

白小妹點着頭，道：「不錯，就在上個星期日，丁妙妮又去找她的父親，這次

，丁伯仍然隔着一道門，和她談話，丁妙妮實在忍不住了，推開門一看，却嚇得她尖叫了起來，原來她的父親——丁伯竟然縮小了！」

「縮……縮小到什麼程度？」王小克好奇地問。

「以前丁伯有六呎高，現在最多只有三呎多而已。」白小妹道：「丁妙妮告訴我，她跟着轉身便逃，回到家裏，還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又不敢將父親突然縮小的事告訴她媽媽，這件事一直藏在心裏，直到今天才悄悄地告訴我，問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半晌才道：「那個丁妙妮會不會看錯了？誤將別人認作父親？」

「不會的，」白小妹搖着頭，道：「自己的父親豈會認錯？」

「她會不會在吹牛？」

「丁妙妮今年比我大兩歲，可是很老實，從來不說謊的。」白小妹說。

王小克咬着指甲，如果那丁妙妮所說的是眞的話，那倒是怪事一樁了！

「丁伯在什麼地方做花王？」王小克問。

白小妹搖着頭道：「這個，我沒有問她。」

「你太大意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王小克說：「丁伯不敢見女兒，爲什麼敢見他的僱主？再說，那個僱主也應該發現丁伯的身體縮小了啊！」

白小妹拍了一下手掌，道：「對！明天我問問丁妙妮——」話說到這裏，忽然望定了王小克，道：「小鬼子，你不是想去看看那個丁伯吧？」

「說眞的，我還沒見過眞人侏儒哩！」王小克笑道：「你想不想開開眼界？」

白小妹眨着眼睛，緩緩地點着頭。

× ×

虫聲唧唧，四週一片死寂，暈黃的街燈下，有三個人在緩緩的走，正是王小克，白小妹和丁妙妮。

丁妙妮指着前面一幢舊式別墅，道：「我爸爸就在那裏面打工。」

王小克向前望去，那幢舊式別墅的形狀有點像古堡，四週築了一道高可一丈的圍牆，別墅裏一片漆黑，沒有半點燈光。

「別墅的主人是誰？」王小克問。

「我不知道，」丁妙妮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聽父親說過，好像是一個自美國回來的華僑，年紀很老了。」

三人在圍牆四週巡視了一遍，發現有個被亂草遮掩住了的小出口，王小克撥開亂草，向內望一眼，伏下身來爬了進去。

白小妹和丁妙妮跟着爬進，眼前是一片草坪，種植着許多花卉。

「你爸爸住在那裏？」王小克問。

丁妙妮向前面一幢獨立的石屋指了一指，道：「以前他是住在石屋裏面的，現在住在那裏便不知道了。」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過去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兩人點了點頭，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俯着身向那幢石屋奔了過去。

石屋的窗口有一道布帘遮着，因此看不到裏面的情形，不過在窗帘布的空隙間望進去，似乎有一點微弱的燈光。

王小克躡足走到石屋門前，伸手向那道木門推去。

「呀」地一聲，門緩緩地移開了，王小克探頭窺看，屋裏碌架床畔的枱子上，果然一燈如豆，發出微弱的光芒。

然而，碌架床上被褥凌亂却沒有人！

王小克見屋裏無人，大胆將木門推門，猶豫了一下，踏進屋去。

在王小克踏進木屋的那刹時，他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踏進屋去的目的是什麼，照說，屋裏既然沒有人，丁伯應該在其他的地方，此來的目的也只是想看看丁妙妮口中的「高佬丁」究竟縮成什麼樣子而已，又不是偵查什麼秘密，踏進屋內倒是多此一舉了！

然而，王小克才向屋裏瞥了一眼，疑惑之心便生，只見木枱上的烟盅中放着一根烟蒂，烟霧正在嬝嬝而升。

那枚烟蒂扭曲着，看情形是在匆忙之下按熄，却又死灰復燃。

王小克告訴自己，在幾分鐘之前，這間石屋裏是有人的，說不定便是丁伯！

然而，那人去了什麼地方？

莫非他竟然發覺有人潛進別墅之中，於是躲了起來窺伺動靜？

無論如何，自己應該離開這幢石屋，到外面和白小妹，丁妙妮她們會合。

王小克轉身離開石屋，還順手帶上了門，他想，也許石屋中的人剛巧到外面解手去了，剛才三人自小洞爬了進來，一點聲息也沒有發出，怎會被人發覺？

他來到白小妹和丁妙妮藏身之所時，不禁呆了一呆，白小妹和丁妙妮不見了！

幾分鐘之前，她們還在這裏，而且，自己臨走時也吩咐過她們在這裏相等，眨眼之間，怎會不見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他開始意味到事情不尋常了！

不過，王小克還是不死心，四處查了一遍，依然沒有兩人的影子。

王小克急了起來，壓低着嗓子叫道：「小妹，小妹，你在那裏？」

然而，沒有人回答他，忽然吹來一陣寒風，王小克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別墅中陰森森的，不由後悔有此一行。

王小克知道白小妹和丁妙妮一定在別墅之中，她們突然失踪的原因，可能是被其他新奇的事吸引了過去。可是別墅中寂靜如死，剛才在石屋中又聽不到什麼異聲，她們難道在空氣中消失了？

「小妹，小妹！」王小克低聲叫道，向別墅的後花園搜查了過去。

後花園中亂草濯濯，地上散佈了殘瓦敗垣，更是沒有半點聲息。王小克急得額上冒汗，抬頭一望，只見通到後花園的一道木門虛掩着，於是向前走去。

他來到木門之前，伸手一推，「呀」地一聲，木門開了。

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了陰惻惻的聲音：「三更半夜，你來這裏幹什麼？」

這聲音突然出現，王小克嚇了一跳，僵住了身子，良久不敢回過頭來。

背後那人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冷笑了兩聲，道：「鬼鬼祟祟的，莫非想來偷東

西？」

王小克緩緩地轉過身子，只見一個頭大如斗，四肢短小的漢子，雙眼睜得圓如銅鈴，冷冷地凝視着自己。

王小克一看到他那不對稱的身材，腦中念頭一閃，訥訥道：「你……你是不是丁伯？」

那漢子呆了一呆，道：「你……你怎知道我的名字？」

王小克得知他的身份，不由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道：「丁伯，我是和你的女兒及另一同伴來看你的，我叫王小克。」

丁伯端詳了王小克一下，道：「來看我為什麼要在三更半夜？」

「丁妙妮她說……她說白天來看你，你都不肯見她。」王小克說。

「現在她人呢？」

王小克聽到他這一句話，心頭好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急忙道：「她……她不是在你手中嗎？」

「在我手中？」丁伯楞了一楞，道：「怎麼我看不到？另一個是誰？」

當王小克發覺白小妹和丁妙妮突然失踪的，下意識地認為必定是被別墅中的人發現了，將她們拘留起來，可是，照丁伯的神情看來，兩人的確不會被他發現過！

這樣說來，白小妹和丁妙妮，去了那裏呢？

「她們剛才還在的，轉眼間却不見踪跡，」王小克道：「一定在別墅之中。」

丁伯緩緩地點着頭，道：「所以你四處找她們？」

王小克道：「是的。」

「後花園和前面都沒有她們的人影，」丁伯道：「到裏面看看吧。」

說罷，丁伯率前踏進去，王小克望着他詭異的身材，心下疑惑叢生。首先，這證明了丁妙妮並非在說謊，她的父親的確是在「縮小」了。

然而，為什麼一個精壯漢子，會突然間縮小呢？這其中原因眞是耐人尋味。

「剛才你所提到的另一個是誰？」丁伯忽然問。

「她……她是我的朋友，叫白小妹，」王小克：「也是你的女兒的同事。」

丁伯摸索着扭開了燈掣，王小克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個面積寬敞的客廳。

客廳中擺放着陳舊檀木傢俬，並不豪華，予人一種破落戶的感覺。

丁伯四週望了一眼，說道：「沒有人啊！」

這時，右面一道門打開來，一個身穿睡袍，鼻樑上架着眼鏡的老者踏出房間，向丁伯和王小克望來。

「什麼事？」老者托一托鏡框，疑惑地問。

「沒什麼，老爺。」

「這位小朋友是誰？」

「他叫王小克，是我女兒朋友。」丁伯向那老者指去，道：「這位是歐陽定先生，我的主人。」

「歐陽先生。」王小克向他鞠了一個躬。

歐陽定端詳王小克一眼，道：「你這樣晚來這裏幹什麼？」

「我……我是陪同丁伯的女兒來看他的。」

「你女兒呢？」歐陽定向丁伯望去。

「她……她不見了。」

歐陽定雙眉一揚，道：「怎麼會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丁伯向王小克一指，道：「他說的，我們正想進來看看。」

歐陽定神色緊張，道：「屋內沒有人，她一定不在這裏。」

「老爺，另外還有一個女的，叫白小妹。」丁伯道。

歐陽定向王小克望來，眼光冷峻，語調刹時也冷了起來：「小朋友，你們三更半夜到我的別墅來，究竟想幹什麼？」

王小克臉上一紅，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半晌，王小克才道：「她們也許躲了起來，我……我可以叫她們麼？」

歐陽定托了托鏡框，點了點頭。

王小克叫了起來，道：「小妹，你們出來吧！」他一連叫了幾聲都沒有回音。

這時，幾個女傭人也睡眼惺忪地出廳查視，歐陽定向她們揮了揮手，表示沒有她們的事，那幾個女傭才各自回房。

「我沒有騙你，她們不在這裏。」歐陽定的神情似乎鬆弛了下來。

「可是……可是我分明是和她們一塊兒來的啊！」王小克喃喃地道：「為什麼突然間不見了？」

歐陽定皺起了眉頭，沒有出聲。

丁伯用手肘碰一碰王小克，低聲道：「她們不在這裏，你還是走吧！」

王小克呆了一呆，他的女兒無緣無故地失踪了，非但沒有表示關心，還催促自己回去，這算是什麼父親？

歐陽定也向王小克揮了揮手，道：「小朋友，你走吧！」

從主僕兩人的神情看來，王小克知道他們急切想自己離開此地。

為什麼？

王小克腦中飛快地轉着念頭，轉身向大門走去，丁伯趨上前替他打開大門，待王小克踏出門後，一聲不响地又把門關上了。

王小克在大門前呆了一會，貼耳在門上偷聽裏面的動靜。

只聽歐陽定惶急地道：「你出來幹什麼？」

王小克自門縫間望進去，只見一個嬰孩自房中走了出來。

用「嬰孩」兩個字眼來形容似乎有點不妥，因為看上去才一歲多的嬰孩，是不會走得那樣好，同時懂得和大人對答的。

那「嬰孩」看上去是女嬰，身材瘦小，額上有兩顆紅痣，抬頭望着歐陽定，道：「剛才什麼人來過啦？」

王小克見那一歲多的嬰孩懂得走路，而且走得四平八穩時已經暗暗奇怪，如今聽她聲音嬌嫩，說話這樣流利，不由暗暗詫異。

「沒什麼人，你快回房，」歐陽定抱了她起來道：「告訴你不要隨便跑出房，再不聽話，我又要把你關起來了。」

女嬰吸起了小嘴，臉上那種委屈的神情，根本不是一個看上來才一歲的嬰孩所該有的。

「老爺，我可以出去睡了嗎？」丁伯

問。

歐陽定沒有答他，逕自抱着那女嬰回房，王小克見丁伯臉上神色遲滯，好像正在想着什麼東西似的，慢慢站直起身，向外走去。

他來到圍牆下那個小出口，伏下身來打算爬出去，忽然看到地上有一條閃光的鍊子，心中不由一動！

王小克小心翼翼將那條鍊子拿了起來，它本來是掛在白小妹頸項間的，為什麼會失落在這裏？

王小克告訴自己有兩個可能，第一個是進來時掉下，第二個是出去時失落的！

然而，他知道第一個可能的假設不能成立，因為白小妹視這條頸鍊如珍似寶，絕對不會大意到遺失它！

王小克細心一看，頸鍊完好如故，並不曾折斷，這樣說來，是她故意除下來，而不是意外弄斷的了！

白小妹為什麼將她視如性命的頸鍊除下來，放在這個小出口處？用不着說，她是想告訴自己一個事實，她遭遇意外。

然而，那是什麼意外？

王小克凝眼在出口附近搜索了一會，見沒有其他可疑的東西，這才自出口處爬出來。

當他剛剛爬出別墅時，大門忽然開了，丁伯手持電筒，向圍牆這邊走了過來。

王小克為了不讓他發現自己還未離去，急忙將身子緊貼住圍牆。

電筒的光自鐵柵那邊移動過來，王小克屏住氣息，暗想丁伯究竟出來幹什麼。

只聽鐵柵傳來「卡」地一聲，原來丁伯是檢查鐵柵是否鎖實。

不久，電筒光熄了，丁伯轉身回屋。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踏上歸家的路途。

這天晚上，王小克整夜難以入眠，白小妹和丁妙妮的神秘失踪，顯然和歐陽定沒有關係，她們究竟落在誰的手中？

白小妹雖然綽號「小狐狸」，既狡猾又精靈，然而畢竟是個弱小女孩，會不會有性命之憂？

王小克腦際又出現了丁妙妮那楚楚可憐的神態，無論如何，自己要把她們找回來。

可是到那兒去找？

她們失踪的時候，一點痕跡也沒留下來，只有白小妹的一條頸鍊，但又有什麼用？

王小克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在以往的遭遇和經歷中，白小妹也曾神秘失踪過，但通常都有頭緒，像目前這樣半點頭緒也沒有的，還是第一遭！

王小克撫着白小妹遺留下來的頸鍊，忽然想起了周探長！

是的，也許周探長可以帮自己的忙，他畢竟是個精明老練的大探長啊！

翌日一早，王小克為自己和婆婆張羅早點吃過後，立刻離開家門，來到警察總部。

值日警官認得王小克，和他打過招呼後，道：「小鬼子，找周探長？」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他在嗎？」

「在的，」值日警官道：「不過最好不要打擾他，探長忙得要命！」

「我有重要的事找他。」

值日警官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進去吧。」

王小克來到周探長的辦公室門前，伸手叩着門。

「誰？」

「我，」王小克答道：「小鬼子。」

「進來。」

王小克推門進去，見周探長果然忙得滿頭大汗，緩緩地走上前去。

「什麼事？」周探長頭也不抬地問。

「周探長，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是不是想借點錢用？」周探長抬頭望他一眼，道：「要多少？」

換作平日，王小克早已不論多少地借下來，反正只借不還，可是今天心情沉重，他搖了搖頭，道：「不是借錢。」

「難道你碰到了什麼麻煩？」

「不錯，」王小克說道：「也是你的麻煩。」

周探長聞言呆了一呆，停下工作，凝視住王小克，道：「什麼麻煩？」

「白小妹失踪了！」

周探長先是呆了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你和她吵過架，是不是？」話甫出口，便覺事態不如自己想像中的簡單，於是指一指面前的椅子，道：「坐下再說吧。」

王小克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將昨天晚上的遭遇一一說了出來。

周探長緊皺住眉頭，耐心地聽畢王小克的叙述。

半晌，他才道：「你所看到的那個女嬰，不論樣子，體高，都只係一歲多點而已？」

王小克以為周探長會問他關於白小妹或丁妙妮的事，怎知他一開口便問那個無關宏旨的女嬰，不禁愕了一然，但還是向他點點頭。

「你沒有看錯？」周探長道：「她額上眞的有兩顆紅痣？」

「是的。」

「好，我陪你到歐陽定的別墅去看看，」周探長說着按下一個掣，道：「陳警官，請查一查一個名叫歐陽定的美國歸僑的資料，我立刻要。」

「是。」

周探長披上了外套，道：「走吧。」

在車中，周探長一直緘默着，似乎在想着什麼事一般，王小克掛念白小妹和丁妙妮的下落安危，問道：「探長，照我看來，她們現在在不在那幢別墅之中。」

「哦？」周探長漫應了一聲。

「如果她們在別墅中的話，那條頸鍊是不會掉在小出口處的。」王小克道。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沒有出聲。

「那麼，我們到別墅去幹什麼？」

「我想看看那個女嬰。」

「你——」王小克張大了口，詫異地道：「那個女嬰和她們失踪的事有什麼關係？」

周探長凝視着路面，沒有回答。

不久，在王小克的指示下，車子來到了古堡式的別墅之前，周探長先查視了那小出口一番，道：「也只有這種舊式的別墅，才有這種狗洞。」

王小克一聽到那小出口竟然是「狗洞

」,不禁啼笑皆非。

兩人來到鐵柵之前,按下門鈴。

不久,一個中年漢子自石屋中走出來應門,王小克見他身材高大,那個小腦袋和他的身材相配,實在大不相稱,不由暗暗叫奇。

「請問歐陽定先生在家嗎?」周探長道。

「找誰?」高漢子冷冷地問。

高漢子打量了兩人一眼,聲音仍然冰冷,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周探長拿出了証件,遞上前去,道:「我們想和歐陽先生談談。」

「等等。」

高漢子說罷轉身向內走去,不久,歐陽定匆匆自內趕了出來,朝周探長道:「探長駕到,不知有何指教?」

「不敢不敢。」周探長道:「閣下是歐陽定先生了?」

歐陽定點點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兩位請進。」

高漢子替他們打開鐵柵,歐陽定領前向別墅中走去。

三人在客廳中分賓主坐下後,歐陽定道:「兩位不知有什麼指教?」

「這位小弟昨晚來過這裏,是不是?」周探長問。

「不錯,」歐陽定朝王小克道:「對了,你那兩位朋友回來了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

「她們不在我這裏,」歐陽定道:「昨天晚上你走了之後,我又吩咐丁伯四處尋找,根本沒有她們的影子。」

「歐陽先生,你自己一個人住這個地方嗎?」周探長問。

「這幢別墅是祖產,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歐陽定道:「我自美國回來後,便一直住在這裏,算算也有五六年的時間了。」

「我的意思是——只有你一個人?」

「啊,不,除了我還有三個女傭,一個花王,一個司機和一個看門的。」

「尊夫人呢?」周探長問。

「唔,不錯,還有她。」

周探長皺了皺眉頭,照說太太是重要的人物,歐陽定在數別墅的人,爲什麼漏了她?要不是她在他心目中不足輕重,便是故意不去提她。

「歐陽先生有沒有子嗣?」周探長又問。

歐陽定苦笑了一下,道:「我一生中最遺憾的,便是膝下無兒。」

「女的有麼?」

「女的?」歐陽定神色一變,但隨即恢復自然,搖着頭道:「也沒有。」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兩人腦中都在轉着念頭,周探長覺得王小克的話有幾分可信,王小克則覺得事有蹊蹺。

「據這位小友說,昨天晚上他看見屋裏有個小女嬰哩!」周探長說。

「是嗎?」歐陽定笑了笑,道:「那一定是眼花看錯了。」

「小鬼子,你有沒有看錯?」周探長轉頭問。

「我看得很清楚。」王小克答。

「探長如果不相信的話,歡迎你四處查一查,」歐陽定道:「看看屋裏可有小女嬰。」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那我不客氣了。」

這幢古堡式別墅面積甚大,樓上樓下共有十餘間房子,周探長和王小克一一打開房門查看,那裏有小女嬰的影子?

兩人甚至將廚房,儲物室也開啓了來查看,仍然發現不到小女嬰的踪跡。

當兩人重回客廳時,王小克忽然念頭一閃,向歐陽道:「丁伯呢?」

「他今天一早出外買東西去了。」歐陽定答。

周探長也有意想看看身材高大的丁伯到底「縮」成什麼樣子,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歐陽定聳了聳肩,道:「不知道,丁伯到市區購買花肥,大概過一會便可以回來了。」

這時,客廳的電話響了起來,歐陽定上前接聽過後,轉身道:「周探長,是你的電話。」

原來周探長離開總部之前,曾經告知值日警官,自己要去的地方,並且吩咐如果有什麼重要的案件發生便打電話聯絡,如今局裏果然有電話打來,莫非眞的發生了重大的案件?

他趨上前去,拿起了電話筒,道:「喂?」

「周探長,啓超道懸崖下發現一具男子死屍,」是陳警官的聲音:「據說才死去不久,你要不要去看看?」

周探長聞報心下一凜,啓超道就在這幢別墅附近不遠,那裏有一個死亡彎角,下面是三百呎的懸崖,平日經常發生車禍,因此築有欄杆,剛才前來時便經過那個死亡彎角,想不到下面竟然有具死屍。

周探長掛下電話後,向歐陽定告辭離去。

「探長,什麼事?」王小克詫異問。

「附近發現一具男子死屍。」周探長道:「你怕不怕?」

「不怕。」

「好,那麼大家一塊去看看吧。」

十分鐘後,周探長和王小克已經來到現場,只見救傷人員正將那具死屍自懸崖底舁了上來,許多記者在拍着照。

梁兆強警目駐守着現場,他一見周探長的車子出現,便奔上前來。

「死者年紀多大?」周探長問。

「三四十歲左右,」梁警目答:「是汽車失事而死的。」

「哦?」周探長踏上前去,果然看到懸崖下有一輛破碎汽車的殘骸。

王小克跟在後面,當他的眼光接觸到担架上的屍體時,不由「咦」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周探長轉頭望住王小克,道:「什麼事?」

「他……他就是丁伯!」王小克道。

周探長向担架上的屍首望去,只見那死者頭大如斗,身軀短小,像個侏儒,果然如王小克形容中的丁伯一樣。

王小克望着丁伯的屍體呆呆出怔,昨天晚上,他還活生生的,今天便因汽車失

事而喪生,眞是太巧了!

救傷人員將丁伯的屍體枱上車去,門一關,車子駛走了。

周探長和梁警目攀下懸崖去查看失事現場,王小克站在當地呆若木鷄,他忽然有一種感覺:丁伯的死並不是意外的!

既然不是意外的死亡,那麼,多半是蓄意謀殺。

王小克經常看偵探片集,知道舉凡謀殺案件,兇手都有一個動機。

丁伯不是富有的人,「謀財害命」根本沒有可能;王小克和丁伯雖然才見過兩次面,却覺得他淳厚老實,是個好好先生,應該沒有仇人。只剩下最值得懷疑的一點:有人想丁伯死亡,因爲丁伯知道某些秘密。

「殺人滅口」是偵探片裏最常用的橋段,王小克忽然想到了這一點。

是誰想殺掉丁伯來滅口呢?

用不着說,除歐陽定之外,還有誰?

不過,在眞相沒有查明之前,王小克也不敢貿然下決斷,近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更趨成熟,知道世界上經常有出人意表的事發生的。

不久,周探長和梁警目自崖下爬了上來,周探長的雙眉緊皺着,眼光搜索着在場諸人的雙脚。

「探長,是不是眞的汽車失事?」王小克踏上前去,問道。

周探長沒有回答,逕自向他的車子走去。

王小克自後跟着。

兩人上了車後,周探長搭着駕駛盤,忽然道:「小鬼子,我還是送你回家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王小克凝視着周探長,見他神色有異,便問道:「探長,你在懸崖下發現了什麼?」

「沒……沒什麼。」周探長揉着臉,打了一個呵欠,道:「我送你回去吧!」

王小克滿腹狐疑,周探長已發動了車子,向前緩緩駛去。

「探長,白小妹的事怎樣了?」王小克問。

「她?」周探長若有所思,漫應着:「我會派人調查她的下落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他知道周探長並沒有誠意。

本來,警方是要負責失踪案件的,周探長也是一個責任心很重的警務人員,他的不熱衷,顯然有件更重要的案件在困擾着他。

所以,王小克緘默了。

到家後,婆婆問道:「小克,白小妹呢?」

「她——」王小克道:「她到朋友家去住幾天。」

「什麼朋友?」

「一個工廠的女同事。」

「唉,一個女孩子最好小心一點,不要隨便到人家的家裏住宿。」婆婆說。

王小克沒有回答,他爲了不令婆婆担心,所以不把白小妹神秘失踪的事說出來,轉身掏米煮飯,吃過晚飯,王小克收拾碗碟後,道:「婆婆,我出去一下。」

「晚了,又要到那裏去?」

「到外面散散步而已。」

離開家後,王小克忍痛跳上一架的士,向司機說道:「請載我到郊區啓超道附近。」

這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王小克摸一摸口袋,那個袖珍電筒在袋裏,可以在黑暗中派到用場。

車行中,王小克又想起了周探長今天下午那種奇特的神情,那是在未下懸崖之前所沒有的。

顯然地,周探長在懸崖下發現了什麼事。

王小克急切地想知道周探長到底有什麼發現,所以,他急不及待地想攀下懸崖去看個究竟。

不久,車子來到死亡彎角地段。

「請在這裏停一停。」

司機愕了一愕,附近沒有房屋,更沒有住家,他猜不透一個小孩子在夜暮四閤下來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付過車資後,向司機揮了揮手,道:「你可以走了。」

司機疑惑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喂,你住在這裏附近麼?」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鬼才住在這裏,你回去吧!」

那司機使了好大的勁,才在這條窄路上掉了頭,車子發出一聲怒吼,向山下疾馳而去。

王小克望着車子絕塵而去,這才轉過身來,向四週望去。

天已暗了,路燈發出蒼白微弱的光芒,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予人一種陰森落寞的感覺。

王小克取出袖珍電筒,那是一個連在鎖匙扣上的附加品,本來的用途是照射鎖匙孔的,十分輕便。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那被撞爛了的欄杆處走去。

下面黑樾樾地,總算王小克眼力特別好,隱約看得到汽車的殘骸。

他猛提了一口氣,扳住欄杆,跳到一塊岩石上,然後小心翼翼地攀爬下去。

以周探長肥胖的身材尚且很容易便爬下懸崖,何況王小克身手敏捷靈活,那懸崖又只有兩三百呎深,不一會已經踏上了懸崖底下的岩石。

王小克首先打量一下四周,只見怪石嶙峋,地上有條小澗,山水自岩石間蜿蜒流動。

除了岩石之外,懸崖下也有泥沙,由於受了澗水潤濕的原故踏上去軟膩膩地。

王小克按下袖珍電筒的手掣,它的照射範圍雖然不廣,却也射得到不遠處的汽車殘骸。

王小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來到了汽車殘骸之前停下。

那是一輛老爺車,車身黑色的,由兩三百呎高處衝下,早已肢離破碎不成車樣,車廂裏有幾處血漬,顯然是丁伯的屍體留下來的。

王小克拿着袖珍電筒照射一番,發現不到什麼令人注目的物事。

由於周探長自懸崖下爬上來時兩手空空,所以,王小克知道如果周探長有什麼發現,也絕對不會是物體,否則他早已帶

上去了。

仔細查看一番之後，王小克失望了，除了爛銅破鐵和幾處血漬之外，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

然而，王小克深信周探長必定有所發現，否則，他的神情不會那般奇特。

究竟是什麼東西令周探長的神情看上來如此奇特？

王小克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來，以手支頷，腦中不斷盤念着。

剎那間，他想起了白小妹和丁妙妮的神秘失踪，想到白小妹故意留下來的頸鍊，想到丁伯奇異的身材和意外之死，也想起了那個看上去才一歲多的小女嬰，却早熟得像六七歲的小女孩。

丁伯的死和歐陽定是脫不了關係的，但那是警方的事，王小克有一種預感：丁伯的死和白小妹的失踪有着關連。

他按一按袖珍電筒的小掣，漫無目的地在地上照射着，那是一種無聊的動作。

忽然，王小克被電筒光照射下的一個範圍吸引住了，那是紛沓的腳印！

泥沙上，有着不少鮮明的腳印！

當車禍發生時，救傷人員，周探長和梁警目都下過懸崖，泥沙留下腳印本來是絕不稀奇的事，然而王小克眼光所接觸到的却是一個巨大無比的腳印！

那個腳印看上來簡直不是人的腳印，它足足有其他腳印兩倍之大！

王小克將腳輕輕踏上去一試，自己竟然是它的三分之一！

照那腳印的形狀看來，又分明是人的腳印，而且是右腳，可是世界上有這樣大腳的人嗎？

如果這個腳印的主人是人，那麼，他一定是巨人！

王小克將腳移開那個腳印，端詳着，心下暗暗納罕，難怪周探長一上懸崖後，眼光便向衆人的腳注射了！

當周探長的眼光向衆人注射時，王小克也跟着他望了幾眼，發現沒有什麼特異之處，這時才明白周探長是在搜索有沒有懸崖下那種大腳印之人！

除了丁伯的腳比普通人大一點之外，其他人的腳都照身體高度的比例，並沒有特別大腳之人。

顯然地，這隻腳印才留下來不久，有可能是丁伯失事後不久留下來的。

那是誰的腳印？

王小克想不到自己千辛萬苦來到懸崖底下，發現到的只不過是一隻腳印！

他接着四處查看一遍，說來也眞奇怪，除了那一隻右腳的巨大腳印之外，並發現不到第二隻！

王小克熄了電筒，又坐到岩石上沉思，看來事情並不簡單。

當王小克站起身來，正想沿着剛才攀下來的途徑爬上去時，上面忽然傳來了腳步聲。

王小克心上一凛，附近有汽車經過的聲音不足爲奇，但有腳步聲却值得留心了，難道又是一個和自己同樣有着濃厚好奇心的人？

王小克向上望去，隱約看到一個碩大的人影，正背轉了身子，向下攀來。

一看到那碩大的人影，王小克立時想到地上那巨大的腳印，急忙躲到一塊岩石之後。

不久，那人影越來越近，終於爬到懸崖底下。

藉着朦朧的月光，王小克向那人望去，不由大吃一驚，原來竟是歐陽定別墅中的守門人高漢子。

那高漢子腳一踏上懸崖下的岩石，立時扭亮了手中電筒，俯首向四周搜索着。

王小克探出頭來偸窺，見他似乎在尋找什麼東西，不由暗暗詫異。

電筒光停留在那個大腳印之前，高漢子踏上前去，用腳踐踏着那個腳印。

王小克心頭一亮，高漢子是來毀滅那個腳印的！

他仔細向高漢子的雙腳望去，雖然也有一雙大腳，但和泥沙上留下來的那個腳印比較起來，却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起初，王小克還以爲地上那個腳印是高漢子留下來的，如今比較之下，發現自己猜想錯了！

高漢子將地上的大腳印踩去之後，又四周查了一遍，然後才轉身向上攀去。

王小克仍然藏身在岩石之後，那大腳印雖然不是高漢子留下來的，但丁伯之死，絕對是和歐陽定有關了！

剎那間，王小克想起了好多問題：歐陽定爲什麼要殺丁伯？

爲何自己兩次去過歐陽定的家中，都見不到雙腳如此巨大的人？

轉念間，高漢子已經爬上了懸崖，王小克沉吟一下，也自後跟了上去。

他決定跟着那高漢子到歐陽定的別墅中看看，也許可以發現歐陽定殺死丁伯的秘密，同時，順便探聽一點關於白小妹和丁妙妮的消息。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向上攀爬着，他身手較高漢子敏捷迅速，但由於怕跟得太貼被他發現，因此遠遠地落在後面。

高漢子一呎一呎地接近路面，王小克每爬上一段，便抬頭向上望，生怕失去了他的踪跡。

這時，高漢子已經爬到懸崖盡頭，眼看雙手一撐便可跳上去了，王小克急忙一提氣加快了速度。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慘烈的嚎叫聲，劃破了寂靜如死的夜空……。

迭生命案　學者涉嫌

王小克心頭猛地一跳，抬起頭來時，只見一個碩大的人影凌空向下飛了過來。

那人影下墮之勢極猛，王小克大吃一驚，急貼身岩石之上，十隻手指緊緊抓住了凸出的石塊，以防碰到了自己。

慘叫聲戛然而止，跟着的是「嘭」地一聲，那人剛巧掉在汽車殘骸之上，動也不動了。

王小克回頭一望，躺在汽車殘骸中的正是那個高漢子！

一個人自兩三百呎的懸崖上墮了下去，用不着說也沒命，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腦際閃過一個念頭，上面有人！

剛才，高漢子已經爬上了懸崖，絕無可能失手墮下的，若非有人在他剛爬上去時用力一推，怎會凌空掉了下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緩緩地向上爬了上去。

他生怕上面那人尚未離去，在距路面不遠處匐伏了一會，側耳傾聽，隱約聽到有一陣腳步聲由近而遠這才伸手扳住路面欄杆，緩緩地探頭去看。

只見馬路旁停着一輛豪華大房車，一個大漢子打開了車門想跨進車去。

那大漢比高漢子更高，足足有七呎餘，以致要彎下腰，右腳先跨進車去，然後身子才能進入。

王小克一見到那大漢恍若巨人一般的身材，腦中不由一亮——懸崖下的腳印，不正是他的麼？

大漢踏上車後，車門「嘭」地一聲關了，車子隨卽掉頭向山下駛去。

王小克爬上路面，望着車尾紅燈一閃一閃地遠去，如墜五里霧中，半點摸不着頭腦。

丁伯之死和那巨人有關，高漢子爲他毀滅腳印，然而，巨人却將高漢子推下懸崖粉身碎骨，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起初，王小克認爲丁伯之死必定是歐陽定派人殺死的，而兇手很有可能是那個擁有一雙大腳的人，可是，巨人所乘坐的車子由市區駛來，再掉頭回去，顯然不是駛到歐陽定的別墅。

那巨人到底是什麼身份？

同時，高漢子是歐陽定的僱員，歐陽定又爲什麼要爲他遮掩身份？

王小克想來想去都想不通，他站在當地沉吟半晌，決定再探歐陽定的別墅。

從這裏步行到歐陽定的別墅只需十餘分鐘，王小克腳下加快，不久已經可以望到那幢盤踞在半山，古堡式的別墅了。

別墅裏燈光通明歐陽定還沒有入睡。

王小克繞路來到別墅前的圍牆，向那個「狗洞」走了過去。

當他來到「狗洞」之前時，不禁呆了一呆，只見四周亂草已除，小出口已經被三合土封了起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看來歐陽定已經有了防備。

惟一的進口被封，圍牆又高可近丈，只好從正門而入了。

可是，正門的鐵柵緊緊關着，想弄開它而不讓屋裏人發覺的話實在並不容易。

王小克沉吟了半响，心下已經有了主意。

他繞到後花園的圍牆下，取出袖珍電筒觀察了一會，搬了一塊岩石站上去一試，手指離圍牆仍然有三四呎的空隙。

王小克取出一把小刀，將瓦礫間的泥土挖空，再找了一枝樹椏，削尖了挿入空隙間，用力一扳試試它是否可以承載自己的重量。

費了近半個小時的時間，王小克終於爬上了圍牆，見地上亂草叢生，猛一提氣跳了下去。

當王小克身子卽將觸地時，他雙腿一屈，卸去下墮之勢，立卽彈跳起身，但還是失足在地上滾了幾滾，背脊被地上的碎石刺得疼痛異常，然而還是咬牙忍着。

第一次和白小妹丁妙妮偸潛進別墅時，王小克便發現後花園中有一道門戶可通入別墅之中，他挺直身子站起來時，急忙向那道門戶奔去。

門緊緊關閉着，王小克用力拉一拉門柄，竟是不動分毫，不由暗暗叫苦，於是繞到屋前，大門閉着，客廳中傳來電視的聲浪，廳中顯然有人。

王小克又重回後花園，拿着袖珍電筒四處查看，果然被他發現了一個氣窗。

他搬了一個破木箱墊腳，運氣一躍，扳住了氣窗邊緣，慢慢地爬了上去。

原來那是一間儲物室，室中堆放着不少破舊的傢俬和雜物，王小克右腳踏住一張太師椅背試了一試，然後轉了個身，慢慢地爬了下去。

那儲物室大概有不少時日沒人進來過，室中蜘蛛網密佈，迎面嗅到一股霉味。

王小克跕着足向室門走過去，蹲下身來，自匙孔中望出去。

只見歐陽定坐在沙發上觀賞電視，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坐在廳角一隅，眼光也集中在電視螢光幕上。

在歐陽定的懷中，躺着一個小女嬰，滴溜溜的美眸，正注視着電視機！

一個看上來只有一歲多一點大的小女嬰，懂得欣賞電視節目嗎？

電視節目，正在播影一個校際問答有獎遊戲，小女嬰忽然仰起首來，向歐陽定說道：「那人好笨，這樣淺的問題也答不出來！」

「你會嗎？」歐陽定俯下首來，笑着問。

「我當然會，熱水瓶木塞彈跳起來是因爲裏面空氣膨脹的關係。」小女嬰答。

歐陽定點着頭，得意地笑着，道：「不錯，果然沒有白費我的心機。」

「伯伯，如果我也去參加這種比賽，我一定要拿個冠軍歸來。」小女嬰天眞地說。

「你不能去的。」

「爲什麼？」

「因爲——」歐陽定頓了一頓，才笑道：「因爲你比他們聰明十倍。」

「所以我才要去參加呀，」少女嬰眨着滴溜溜的美眸，說：「我從來沒去過電視台，裏面究竟是怎樣的也不知道，伯伯，你幾時帶我去看看？」

歐陽定沒有回答雙眼注視着螢光幕。

「伯伯，你說嘛！」小女嬰催促他。

「娟娟，別頑皮成不成，上次帶你出街，險些碰到壞人哩！」歐陽定說。

小女嬰吸起了小嘴，那副模樣趣緻得緊，王小克看在眼中，心下暗暗稱奇。

就在這個時候，電視機蓋上的一盞小枱燈忽然一閃一閃地亮了起來。

歐陽定看了急忙站起身來，道：「該吃東西了。」

「我不吃，我要看電視。」

歐陽定又憐又愛地望着小女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那麼我自己下去了，乖乖坐着看電視，不許亂跑。」

小女嬰向他點點頭。

歐陽定轉身向房間走去，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心下暗暗詫異，剛才他說的是「下去」，而不是「入房」啊！

再說，吃東西不在客廳，反而要在房中？

正在盤念間，門鈴忽然響了起來，那

女傭霍地站起身來，猶豫一會，喃喃道：「定是阿炳來啦。」轉身向外走去開門。

王小克眼睛也不眨地望住客廳入口處，因爲他知道女傭口中的「阿炳」可能便是那個高漢子，而高漢子是再也不會回來的了！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多，誰會在這麼晚來找歐陽定？

忽然，王小克看到那女傭神色張惶地奔進了客廳，向電視機上的那盞小枱燈叫道：「老爺，老爺，不好，有人來啦！」

「誰？」歐陽定的聲音自小枱燈的燈罩上傳來。

「是……是警局的周探長。」

「快將娟娟藏起來！」歐陽定的聲音也不見得怎樣鎮定。

「是！」

那女傭話甫出口，立時轉身將娟娟抱起，周探長的聲音已自外面傳來：「快開門！」

那女傭神情更加緊張，抱着娟娟，刹時間不知將她抱到那裏才好。

忽然，她的眼光向儲物室望來，事實上距她最近的便是儲物室，她低聲向娟娟道：「乖乖，先到裏面躲一躲，壞人來了，不要出聲，他一走我便放你出來。」

娟娟眨着眼睛道：「那一個壞人？」

女傭那有工夫回答她的問題，抱了她向儲物室走來，伸手將門打開，把她塞了進去，道：「記住，別出聲！」說罷把門關上。

王小克早已退在一旁，忽然趨上前去，一手掩住娟娟的嘴，另一手把她抱了起來，在她耳畔輕聲說道：「娟娟，你放心，我不是壞人，我是大大的好人。」

娟娟的嘴被王小克掩着，想叫也叫不聲，王小克蹲下身子，眼睛又自匙孔中向外張望出去。

只見歐陽定匆忙自房中出來，一見娟娟不在廳中，神情稍爲鬆弛，跟着，女傭也領着周探長踏進廳來了。

「探長深夜駕臨，不知有何指教？」歐陽定急忙迎上前去。

周探長雙眉皺着，道：「歐陽先生，我又要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

歐陽定雙眉一揚，道：「什……什麼不幸的消息，難道——」

「有一個叫做曹阿炳的，是不是閣下的僱員？」周探長問。

歐陽定點了點頭，道：「是的。」

「他死了。」

「啊！」歐陽定低呼了一聲，心底下震驚之甚，絕對不易僞裝出來的。

「而且，他的屍體就在丁伯失事的汽車殘骸之上。」周探長道。

「怎……怎麼會的？」

「我們接到一個電話，有人聽到啓超道死亡彎角附近發出一陣慘厲的叫聲，懷疑發生命案，」周探長道：「當我們抵達該處時，果然發現曹阿炳的屍體。」

周探長說着將一個皮包交給歐陽定，道：「這是死者身上的東西，我們從他的身份證上，查到這裏的地址。」

歐陽定神色蒼白，微顫着手將那個皮包接了過來。

「歐陽先生，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相信你也該向我們坦白了吧？」周探長冷冷地道。

「坦……坦白什麼？」

「歐陽先生，難道丁伯和曹阿炳相繼的死亡，不足以證明你有麻煩麼？」

「我——我有什麼麻煩？」歐陽定苦笑一下，道：「他們的死，和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他們是你的僱員。」

「也許他們在外面結下了仇家，」歐陽定道：「難道這也關我們的事？」

「歐陽先生，曹阿炳是自美國隨你回來的，十餘年來一直追隨着你，如果他有什麼仇家，難道你會不知道嗎？」

「我……我眞的一無所知。」

「歐陽先生，你是留美的生物學博士，以你的學識和名譽，應該明白只有和警方合作，才是最聰明辦法。」周探長道。

「請問探長，我是否犯了法？」

「我不會這樣說過。」

「好了，既然如此，我有什麼可以和你們合作的地方？」歐陽定已經恢復鎭定，辭鋒越加迫人，他接着又道：「如果你們懷疑丁曹兩位之死和我有關係，甚至認爲我是兇手的話，你們可以控告我，我的律師自然會和你們合作。」

周探長冷冷瞥了歐陽定一眼，忽然柔聲道：「歐陽先生，我只是想帮助你。」

「謝謝你的好意。」

「那麼——我走了。」

「不送。」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轉身向外走去，女傭急忙上前替他開門。

當周探長打開車門，坐到司機位的時候，背後忽然有件硬物指住他的小腦，跟着，有人道：「別動！」

周探長心下一凜，却聽到王小克哈哈的笑聲：「是我！」

周探長轉過頭去，看到王小克以食指抵住自己的後腦，不禁啼笑皆非，道：「小鬼子，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誰跟你開玩笑？」王小克道：「探長，你看看這是誰？」

周探長愕了一愕，後面分明只有王小克一人，還有誰？

轉頭一看，只見坐椅下鑽出一個小女嬰來，定眼一看，女嬰額前有兩顆小紅痣，不正是那招志仁報失了五年的女兒麼？

周探長驚喜之下，訥訥說不出話來，這幾日來，他重新翻過五年前的檔案，看過不少招芷蒂的照片，一眼之下便認得出她來。

然而，五年後的招芷蒂，却仍然和五年前一樣，除了眼神特別靈活之外，不論體高，樣貌，都和五年前沒有什麼改變。

周探長望着娟娟呆呆出怔，想起了招志仁前幾天和他所說的話。

那時候，周探長以爲招志仁思女成狂，如今，他覺得事情實在有點蹊蹺。

王小克催促道：「探長，快開車吧，等一下被那歐陽定發現他的心肝寶貝在我們手中搶了回去，白小妹的下落更有如石沉大海了！」

周探長急急踩下油門，車子飛快向下山路途而去。

「小妹妹，你是不是叫招芷蒂？」周探長問。

「我叫娟娟。」

「你姓什麼？」

「伯伯沒有告訴我他只叫我娟娟。」

周探長緘默了，只要驗一驗血型，便可以眞相大白。

車子經過死亡彎角時，附近停了不少汽車，有救傷車，警車和不少私家車。

周探長將車速放緩了下來，梁警目趨上前來，道：「探長，屍體已昇上來。」

「好，明天一早，我想看看驗屍的報告。」

「是。」

「如果有事的話，打電話到我的家裏，」周探長道：「我不回警局了。」

「是，探長。」

周探長吩咐妥當後，車子向前駛去。

「好啦，小鬼子，告訴我怎樣得到這位小寶貝。」周探長在倒後鏡裏望王小克一眼。

「其實是你突然駕到給我的機會。」王小克道：「我本來躲在儲物室裏，女傭硬將她塞進來，我暗想，歐陽定把她當作心肝寶貝，而白小妹和丁妙妮却在他的別墅中神秘失踪，這件事和他始終脫離不了關係，所以，把他的心肝寶貝帶出來，也許可以換回我的白小妹。」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道：「小鬼子，如果我和你有仇的話，這是最好的報仇機會。」

王小克楞了一楞，道：「哦？」

「你知道嗎？這叫做綁票，是犯法的。」周探長轉頭看他一眼道。

「哼！人家捉去白小妹便不犯法！」王小克恨恨地道：「他們若不將白小妹和丁妙妮放回，我一定和他們不干休！」

「他們？他們是誰？」

王小克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半晌，他才道：「總之是和歐陽定那老而不有關連的就是了。」

「那也不能全從他頭上算賬啊。」

「你放心，他的心肝寶貝在我手中，怕他不替我將白小妹找回來嗎！」

「小鬼子，你錯了！」周探長道：「這位小妹妹不是歐陽定的心肝寶貝，而是人家一個失踪了五年的女兒叫招芷蒂！」

王小克楞楞地說不出話來，良久才道：「你……你不是在騙我吧？」

「不信的話，你跟我一塊去看看。」

「去那裏？看什麼？」

「去她的親生父親那裏，」周探長笑道：「看他們父女破鏡重圓重聚天倫！」

王小克在椅背上大力一靠，刹那間只覺前功盡廢了……。

×　　×

王小克頹喪地踏出招家，周探長搭住他的肩，道：「小鬼子，別洩氣，要不是這樣，我眞要鐵面無私控告你拐帶人家的嬰孩哩！」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如意算盤全撥錯了，還有什麼話說。

「現在，你非但無過，而且有功，替警方破了一件五年來的懸案。」

「探長，你控不控告歐陽定？」王小克忽然仰起首來問。

「那就要看招先生的意思了，」周探長道：「反正他明天一早要到警局來報案，到時問問他。」

「探長，難道你不覺得那個娟……不，招芷蒂的發育有點奇怪嗎？」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也許是天生的內分泌失常，否則不會五年來只長高了半吋。」

「有這個可能嗎？」

「醫學上是可以解釋的，」周探長打開車門，道：「怎麼樣，到我的家裏去，我請你喝一杯酒。」

王小克因白小妹的神秘失踪而攪得心緒不寧，暗想也許可以藉着酒精麻醉一下自己，當下點頭叫好。

這是王小克第一次到周探長的家中，周探長是個鰥夫，獨自居住在市區中一幢豪華大厦的一個單位，除了他，另外還有一個老女傭叫金姐。

那是一個佈置得十分清幽雅緻的單位，窗明几淨，收拾得異常乾淨齊整，金姐聽到主人回來的聲音，離房要過來招呼，周探長向她揮了揮手，表示要自己來。

金姐進房後，周探長向酒櫃走去，道：「小鬼子，你喝什麼？」

「隨便。」

「白蘭地抑或威士忌？」

「你喝什麼我便喝什麼。」

「好。」周探長說着自酒櫃中取下一瓶威士忌，倒了兩杯。

王小克自周探長手中接過酒杯，碰了一碰，道：「乾杯！」說罷一仰而盡。

周探長倒是吃了一驚，道：「小鬼子，你這樣喝法，很容易醉的。」

「醉了最好，」王小克道：「他媽的好煩人！」

「什麼事煩人？」周探長在他身畔坐下，道：「你放心，白小妹失踪的事包在我身上。」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不是不信任周探長，而是白小妹失踪迄今兩天了，仍然一點消息，半絲端倪也沒有！

「剛才你怎會躲在歐陽定別墅的儲物室之中？」周探長忽然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才把吃過晚飯後到懸崖下查看，發現大脚印，和碰到曹阿炳，而曹阿炳又爲一個七呎餘高的「巨人」推下懸崖喪生的事說了出來。

周探長聽到最後，大口喝了一口酒，王小克側頭望他，只見他雙眉深深的皺在一起。

半晌，周探長才道：「這樣說來，曹阿炳和丁伯的死確然是被人謀害的了！」

「而且有可能是被那個大脚印的巨人謀害的。」王小克道。

「那巨人的樣子你看清楚沒有？」

王小克搖着頭，道：「不過也沒關係，反正中國人之中，身高超過七呎的絕無僅有，一眼便認得出來了。」說到這裏，王小克念頭一閃，喃喃道：「不過……我總覺得那巨人的身材很怪。」

「怎樣怪？」

「說不出來，總之，他身上有什麼部份很不相稱，」王小克沉思了半晌，道：「唉！當時我太緊張，竟然沒有留心。」

「下次再碰到他時，你認得出來？」

「當然認得出。」

周探長回到警局裏，發現招志仁已倒斃報案室，於是與王小克匆匆又出門而去。

「奇怪，那巨人和丁伯，曹阿炳有什麼仇恨，爲什麼要下手殺了他們？」

「也許巨人後面另有主事人呢？」

周探長點着頭，道：「他的目標太大，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如果再度出現的話，很容易找到他。」

「探長，你說白小妹和丁妙妮會不會也在那巨人的手中呢？」

周探長喝了一口酒，接着說道：「難說得很。」

忽然，枱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周探長皺了皺眉，似乎不想接聽，王小克生怕是有關白小妹的消息，上前拿起話筒，道：「周探長公館。」

「請問周探長在嗎？」

「在的，」王小克道：「你等等。」

「誰？」周探長踏上前來。

「不知道。」

「喂？」周探長接過話筒。

「探長嗎？我是梁兆强。」

「什麼事？」

「那個招志仁想見你。」

周探長聞言一呆，半個小時前才自他家裏離開，難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見我幹什麼？」周探長詫異地問。

「他——現在就在局裏，」梁警目道：「聲明一定要見你。」

「你問問他有什麼事。」

「他不肯說。」梁警目道：「一定要等到你來。」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十分鐘之後趕來。」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詫異地問：「又發生什麼重要的案件？」

「記得剛才那個招芷蒂的父親招志仁嗎？他要見我！」周探長苦笑着說。

「爲什麼？咱們剛剛和他分手嘛！」

周探長披上了外套，在枱上取過門匙，道：「走吧，大概他又有什麼難題。」

兩人來到樓下，周探長道：「你和我一道去，還是先送你回家？」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和你一道去。」

「好，上車吧！」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總部，周探長剛泊好車子，梁警目便迎了上來，道：「探長，你——你來遲一步了。」

周探長望了他一眼，只見他臉色慌張，道：「什麼事？」

梁警目不發一言，轉身向內走去。

周探長自後跟上，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我想那個招志仁，大概已經死了。」

周探長心下一凛，急忙向內衝去，只見報案室的木櫈上，躺着一個男子，正是招志仁。他雙目緊閉，臉上全無血色，伸手按一按他的脈搏，觸手處一片冰凉，全無脈搏跳動。

這時，王小克和梁警目也踏上前來，周探長滿腹狐疑地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梁警目道：「他大約在二十分鐘之前，神色張惶地跑到這裏，聲明要見探長，我立即打電話通知你，怎知電話剛才放下，他忽然全身抽筋，冷汗直冒，我扶住他在長櫈上躺下來，問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要不要叫醫生，他不斷搖頭，只是說：『探長，快替我將探長找來。』說着不斷喘氣，臉上越來越白，在你趕來之前的幾分鐘，忽然雙腿一挺，動也不動了。」

周探長皺着眉聽梁警目敘述完畢，忽然轉過身，向外奔去。

王小克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急忙追上前，叫道：「探長，等等我！」

周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好，你也來吧。」

兩人上了汽車之後，王小克問道：「探長，你說那個招芷蒂還在不在？」

周探長咬一咬唇，發動了車子，道：「反正一定有不尋常的發生！」

他們在一個多小時前才離開招家，想不到立即發生了事故，招志仁顯然是在發生了事故後才趕到警局求援的，可惜還未看到周探長便一命嗚呼。

究竟在那短短的一段時間裏，發生了什麼事，都是王小克和周探長所急切想知道的，車子飛也似地直奔招家，不一刻已抵達。周探長跳下車來，領前向着招家大門走去。

那是一幢花園洋樓，招家住在地下，是一個面積很大，裝飾異常豪華的單位。

周探長按了下門鈴，門立即打開了，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老婦，正是招太太。

招太太一見周探長，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道：「探長，志仁剛巧出去了。」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照這樣說來，招志仁是在外面遭遇了意外，而不是在家裏。

「招太太，招先生是不是和我們剛才送來的小女兒出去？」周探長問。

「是的，」招太太接着問道：「有什麼事嗎？」

「他們出去幹什麼？」

「由於芷蒂突然回來，我們家裏沒有她吃的東西，」招太太道：「芷蒂又嚷着要吃麵包，志仁心想反正沒事，就抱了她出去買麵包。」

「出去多久了？」周探長問。

「大約半小時了，」招太太說着向外望了一眼，喃喃地道：「照說也應該回來了啊！」

「招太太，招先生他——」

招太太臉色一變，顫聲道：「他怎麼了？」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遭遇了意外——」

招太太不等周探長說完，便嗚咽着問道：「他在那裏，遭遇了什麼意外？」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招太太，你隨我來吧。」

×　　×　　×

「探長，歐陽定的資料送來了。」梁警目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手中拿着一大叠文件。

「你約畧地說幾項我聽聽。」

梁警目翻着文件，道：「歐陽定，一九一二年出生，二十歲時隻身跑到美國去，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得到了州市大學生物學博士，娶妻羅劍青，今年四十八歲，比他小了十幾年，膝下無兒女，薄有家財，六年前由美國回來——」

梁警目唸到這裏，不由抬起了頭來，道：「照這上面的資料，他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啊！」

周探長沉吟着，道：「再唸下去。」

「對了，歐陽定在美國時得過幾項生物學奬，對生物學研究甚有心得，是華裔生物學家中最傑出的一個，」梁警目道：「六年前不知什麼原故，被他執教的大學强逼自動辭職——」

「什麼？被逼自動辭職？」周探長坐直起身子。

「不錯，資料上是這樣寫着。」

「以他學識，美國是個求才若渴的國家，怎會逼他自動辭職？」

「也許他犯了什麼過錯吧？」

「資料上有沒有提到？」

梁警目搖了搖頭，道：「沒有。」

「唔，既然這樣，那咱們只好自己寫信去查一查了，」周探長頓了一頓，又道：「資料上說他膝下並無兒女，那麼，小鬼子自他家裏帶出來的招芷蒂，當然是招志仁的女兒無疑了。」

「可是她又失踪了。」

周探長皺皺眉頭，招志仁的神秘之死，招芷蒂的神秘失踪，都讓他傷透腦筋。

「招志仁的驗屍報告出來了沒有？」

「出來了，」梁警目翻過一張文件，道：「據驗屍報告，招志仁是中毒而死的，醫官在他臂上發現到一個針孔，血液裏有毒性，大概是被人注射毒針，一種急性發作的毒針而死的。」

周探長燃上一口烟，招志仁的死和歐陽定脫不了關係，但目前却又沒有證據。

「阿梁，咱們到歐陽定家裏去看看如何？」周探長忽然說。

梁警目呆了一呆，道：「不錯，如果招芷蒂被他搶回去的話，一定就在別墅之中。」

「你以爲只要在歐陽定的別墅中發現招芷蒂，便可將他定罪，是不是？」

梁警目點點頭，道：「難道這還不足以構成他拐帶嬰孩和謀殺罪名嗎？」

周探長淡淡地一笑，道：「阿梁，你太低估歐陽定的人，我敢和你打賭，絕對不能在他的別墅中找到失踪的招芷蒂。」

「那麼——我們去幹什麼？」

「總應該讓他知道，我們警方在懷疑他，監視他，」周探長道：「日後他再要爲非作歹，也要想清楚才幹。」

兩人剛來到停車場，王小克忽然自後追了上來，一面叫着：「探長，探長，等等我！」

周探長轉過身來，道：「小鬼子，怎麼了？」

「探長，你想到那裏？」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道：「我正想到歐陽定的別墅去看看。」

「不用去啦，」王小克道：「歐陽定已經全家搬走了。」

周探長呆了一呆，失驚地道：「你怎麼知道？」

「我剛去過，」王小克道：「別墅裏空空如也，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哦？」周探長皺了皺眉頭，但還是轉身踏上車去，道：「我去看個究竟。」

王小克跟着上了車子。

半小時後，車子來到那幢古堡式的別墅，只見重門深鎖，門前的大鐵柵還用一條鐵鍊盤纏鎖住了。

周探長伸手試了一試，道：「小鬼子，你剛才是怎樣進去的？」

王小克臉上一紅，道：「我是爬牆進去的。」

「裏面眞的沒有人？」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沒有。」

周探長和梁警目對望了一眼，均是無法可施，蓋他們是警務人員，若無搜查令是不能擅入居民樓宇的，因此，內裏情形究竟如何，也就無可得知了。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向王小克望去，道：「小鬼子，剛才你有進過歐陽定的寢房嗎？」

王小克訥訥地答不出話來，周探長拍拍他的肩膊，道：「小鬼子，別怕，當我是朋友好了。」

王小克自然明白他言下之意，即是叫他從實說來，不會控告他擅入人家屋宇的罪名。

「進過了。」王小克答。

「房間裏的東西有沒有搬走？」

「沒有，」王小克答道：「甚至被褥也摺得好好地。」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喃喃說道：「奇怪，歐陽定去了那裏？」

「探長，他大概是畏罪潛逃，」梁警目揷嘴道：「咱們回去請示上峯下拘捕令吧。」

周探長搖了搖頭，向王克小望去，道：「小鬼子，你的看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清了清喉嚨，並不立即作答，大半年以前，周探長只當他是一個擦鞋童而已，經過這大半年來的經歷，周探長已經知道這個綽號「小鬼子」的擦鞋童王小克並非池中物，因此才不恥下問。

半晌，王小克才道：「也許歐陽定除了逃避警方之外，還在躲避着什麼人。」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依你看，他可能在躲避着什麼人？」

王小克蹙了蹙眉，道：「會不會是那個大脚印的七尺巨人？」

周探長托着下頷，並不表示意見，半晌，忽然道：「咱們走吧。」

三人回到車中，梁警目道：「探長，這件事究竟如何打算？」

周探長長嘆一聲，道：「現在根本一點頭緒也沒有，能作什麼？」

車行到中途，緘默着的王小克忽然道：「探長，你們有沒有檢驗過丁伯和曹阿炳的屍體？」

周探長呆了一呆，道：「爲什麼？」

這件事是因丁伯的身體突然縮小而起，」王小克道：「我想，丁伯的身上有毛病，而歐陽定的秘密可能和丁伯突然身體縮小有關！」

周探長一拍大腿，道：「丁伯的縮小，還有招茳蒂五年來長不大的原因，可能便是問題的關鍵！」於是吩咐駕車的梁警目加快車速回局裏查看丁伯和曹阿炳的驗屍報告。

「探長，白小妹和丁妙妮兩人失踪的事。——」

周探長不等王小克說下，便道：「放心，只要查到歐陽定的秘密，相信你女朋友的失踪便有眉目。」

王小克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也許白小妹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幾天，王小克爲了白小妹的安危，担心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他不斷地思索着，如果白小妹不在歐陽定的手中，那麼，她們會落在誰的手上？

以目前的綫索來說，除了歐陽定之外，還有一個七尺巨人。

然而，那七尺巨人到底是何方神聖？却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差不多每一次的禍端，都因爲自己的好奇心而起，王小克暗暗發誓，只要白小妹無恙歸來，日後就算有火星降落地球的消息，他也不會去擠一份熱鬧了。

不一刻，車子已經來到警局，周探長一打開車門，便跳下車去。

然而，王小克依然呆呆地坐在車廂之中動也不動。

「小鬼子，你來不來？」周探長問。

王小克抬起頭，緩緩地搖着頭。

周探長急於想知道丁伯和曹阿炳的驗屍報告，畧一猶豫便向內奔去。

王小克望着他們的背影，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半晌，王小克才跨下車來，這時已近中午，他肚子已經有點餓，打算到附近的餐室或大牌檔去吃點東西。

王小克離開警局的停車場，在警局門口站了一會，忽然看到有個龍鍾老婦一拐一拐地橫過馬路，向警局走來。

像那樣的老婦，街上比比皆是，王小克不加注意，正想轉身向不遠處一間餐室走去，那老婦忽然遠遠地向他招着手，叫道：「喂，小朋友！」

王小克呆了一呆，向那老婦望去，見她果然在招呼自己，當下停下步來，疑惑地望着她。

那老婦來到王小克跟前，端詳了他半晌，才道：「小朋友，這裏是警局嗎？」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

老婦神神秘秘地左右張望着，見附近並無路人，伸手入懷，取了一張白紙出來，塞到王小克掌心，道：「勞煩你將這個交給探長。」

王小克呆了一呆，那老婦已經轉身橫過馬路，一拐一拐地走遠了。

王小克攤開掌心的白紙，見上面寫着一行小字，他認字不多，依稀看出是「後花園中……水池下……」其他字眼却是不認識。

「後花園……水池下……」王小克喃喃地唸着，腦中忽然念頭一閃，歐陽定的別墅中，後花園中不是有一個噴水池麼？

難道噴水池有什麼秘密？

王小克心念電轉，本來想奔進去將那張字條拿給周探長看個詳細，但一想到那老婦，立時追上前去。

這時，剛巧有一架車子急馳而來，王小克的眼光只顧得向前搜索老婦的影跡，忘記看車，只聽戛然一聲巨響，車子刹住了，司機探頭出來，罵道：「小鬼，想找死麼！」

王小克向他吐了吐舌頭，匆匆忙忙橫

過馬路，向老婦的去處追去。

然而，他一連追了幾個街口，仍然看不到老婦的影踪，正在焦急時，忽然眼前一亮，一個龍鍾背影在街角轉彎處一閃。

王小克心下一喜，急忙奔上前去，果然看到那老婦在踽踽獨行。

刹那間，王小克胸中轉了幾個念頭，但隨即決定暗中跟踪，看那老婦究竟是何方神聖。

那老婦鬼鬼祟祟地一步一回頭，王小克早有防備，遠遠地吊在後面，不敢跟踪太貼。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老婦忽然在一幢舊式唐樓前停了下來，抬頭向上望去。

王小克隨她向上一望，只見有個招牌自二樓窗口伸了出來，上面寫着「鄧氏健身院」，這五個字王小克倒是認得的。

那老婦躊躇一會，然後才踏上木梯。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老婦和「健身院」有什麼關係？

他等老婦上了樓之後，才自巨柱後轉身出來，向木梯間望去，只見黑黢黢地一片，木梯殘破，「蹬蹬蹬」的上樓梯聲仍然由上傳來。

王小克觀察了四週環境一眼，除了這一幢舊式唐樓之外，附近並沒有什麼建築物，舊樓前有一大塊空地但堆滿了垃圾。

那幢唐樓左側，也是一塊空地，不過也堆滿了殘瓦敗垣，右面則是另幾幢同樣的舊樓。

王小克估計時老婦已經入了屋，這才躡着足踏上木梯。

那木梯實在殘舊得可以，踏上去時竟然「吱吱」作响，王小克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每踏上一層，心便跳了一跳，似乎預感着要發生什麼事似的。

好不容易來到二樓，只見門口釘着一塊木板，木板上寫着幾個大字，黑漆雖已剝落，却也看得出是「鄧氏健身院」幾個字眼。

這幢舊樓予人的印象是破落殘舊，連木門也是破舊得很，王小克側耳聽了一聽，裏面傳來金屬碰擊聲和濃重的喘息聲，看來有人在練健身。

忽然，一個粗啞的聲音，喝道：「停止！」

王小克蹲下身子，在木門空隙間望進去，只見一個赤膊上身，肌肉飽滿，年紀大約五十餘歲，但望上去精神矍鑠的老者，正用面巾抹拭着身上的汗水。

在那老者的身旁站着那個龍鍾老婦。

王小克一看到這個景象，不由暗暗失望，看來是自己杯弓蛇影，白紙上的「後花園中……水池下……」那幾個字眼和歐陽定的別墅實在是拉不上關係的。

本來，王小克打算回轉警局，讓周探長看清楚字條上的內容再說，但一想到「旣來之，則安之」這句老話，又取消了原意。

那老婦鬼鬼祟祟的神態十分引人猜疑，反正屋裏的人又不知道自己在外面偷看，多呆一會對自己並沒有什麼損失。

只見那老者道：「你們回去吧，明天下午再來。」

老者話聲甫畢，幾個大漢穿上了衣服，向大門走來。

王小克凜了一凜，急忙轉身奔上三樓，剛在梯角伏下身來，大門已然打開，幾個大漢魚貫而出。

等那幾個大漢「蹬蹬蹬」下樓而去時，王小克才躡着脚，重新來到門前，蹲下身來向內窺看。

然而，大廳中除了那些練健身的啞鈴單槓之外，那裏還有人影？

王小克向左面望去，甬道中有一排房門，老婦和老者可能進房去了。

兩人一進房去，究竟在談些什麼，自然不可能聽得到，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轉身下樓。

他在樓下徘徊了一會，一時間把持不定：究竟是在這裏等那老婦下來再繼續跟踪呢？抑或回去將字條交給周探長研究。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下午二時多了，經過一輪追踪後，肚子餓得轆轆直響，附近又沒有食肆，他沉吟了片刻，決定先去裏腹再說。

王小克向大馬路走去，經過那塊空地時，又轉頭向後望了一望，不由大喜，只見老者已換上一套西裝，陪着老婦出來。

王小克以爲老婦沒有這樣快出來，所以才會想到先去吃點東西，如今見了兩人，又打消了裏腹的念頭，急忙藏到垃圾堆之後觀看動靜。

老者召了一輛的士，扶着老婦上車，跟着踏上車去。

王小克急忙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道：「跟着前面的的士。」一面摸索口袋，幸好袋裏有數十塊錢等一下儘够付車資。

司機不徐不疾地自後跟着前面那架的士，忽然，車子拐了一彎，向超級公路駛去。

王小克心下一凜，如果他們的目的地是郊區的話，這筆車資可不小，可是騎虎難下，目前只要捉住任何一點綫索，都不能讓它輕易溜走，錢雖然重要，白小妹的安危更加重要。

車子一上了超級公路後，速度快了起來。

王小克望着咪錶不斷跳動，一顆心也隨着它跳動了起來，他平日出街只花兩毛錢搭電車巴士，如今咪錶一跳便是兩毛，那能不肉痛？

咪錶大約跳了十餘元，才轉上一條小徑，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那條小徑直上是本市最著名的高尚住宅區「翠華道」，目的地不遠了。

果然，前面的車子在一幢小型花園別墅前停了下來，王小克吩咐司機遠遠將車停了，付過車資，踏下車去。

老者和老婦也付過了車資，站在別墅前按着門鈴。

王小克遠遠躲在一個電箱背後觀看着，只見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趨上前來，和兩人對答了幾句，打開裝飾多於實用的小鐵閘。

當兩人進入別墅後，王小克才把手揷在褲袋裏，緩緩地走上前去。

他首先打量了那小型別墅一眼，門口有一塊擦得閃閃亮的銅牌，上面鑄着「方宅」兩字。

住在這個高尚住宅區的當然是非富卽貴，這時，有個看更走上前來，打量了王

小克一眼，問：「喂，你是幹什麼的？」

王小克心下一凜，訥訥道：「探……探朋友。」

「探什麼朋友？」看更的一雙白鴿眼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那一家？」

王小克故意向「方宅」的相反方向望去，道：「姓方的。」

那看更聞言臉色一緩，向「方宅」一指，道：「就在那邊。」

「謝謝你。」王小克向「方宅」走過去。

他當然知道那看更會在後面看着他，因此，一路思索着怎樣才可不露聲色，順順利利地潛到別墅中偷窺究竟。

王小克來到鐵閘之前，伸手碰了碰門鈴——實際上他沒有按下去，不過在外人看來，卻似乎是按下門鈴的樣子。

然後，他回頭一望，那看更果然目光灼灼，遠遠地監視着自己。

王小克暗罵了一聲「狗娘養的」，暗中推推鐵閘，竟然應手而開，他轉頭笑着向那看更揮揮手，居然踏了進去。

看更見他只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又見他態度鎮定，不虞有他，走了開去。

王小克見他的背影隱沒在一幢別墅轉角處，這才吁了一口氣，當下不敢怠慢，竄上前去，伏在窗下。

半晌，王小克見四週沒有動靜，這才探頭向內張望，只見裏面是間書房，書房裏闃無一人。

那小型別墅是獨立建築，王小克兜了一個彎來到後面，隔着百葉窗望進去，卻是個客廳，客廳中坐着那老者和老婦，另有一個半禿着頭的男子背着王小克而坐，看不到他的樣貌。

只聽那老者道：「以敬兄，哥兒倆十餘年沒見啦，聽說你最近攪得不錯，實在可喜可賀。」

那半禿着頭的男子乾笑兩聲，道：「還不是混兩餐飯吃，有什麼可喜可賀。」

老者望了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客廳一眼道：「你這樣的混兩餐飯，倒是不錯！」

「川賢弟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方以敬道：「聽說你的健身院也調教不少得意弟子出來哩。」

「唉！我那一套才是混飯吃。」鄧川澀然一笑，道：「咱們四個拜把兄弟之中，還是你最不錯。」

王小克聽他們在叙舊，發覺原來自己枉費了一番心機，正想轉身，忽然聽到那方以敬冷冷地道：「那裏話，歐陽老大不是比我混得還要好嗎？」

王小克一聽到「歐陽老大」四字，心頭陡地一動會不會是指「歐陽定」而言？

他屏住了氣息，豎起耳朵聽下去。

「對了，小弟這次冒昧造訪，就是想和你談談歐陽大哥的事。」鄧川道。

王小克聞言一喜，果然沒有白跟了一個下午！

然而，方以敬忽然站起身來，道：「川賢弟，愚兄不想再提到老大，你……你應該明白的。」

鄧川臉上顯出爲難的神色，道：「以敬兄，幾十年前的事，我以爲……我以爲你已經忘了。」

方以敬冷哼了一聲，道：「忘了？換作是你，你會忘了嗎？」

鄧川訥訥地說不出話來，他嘆了一口氣，道：「以敬兄，歐陽大哥最近遭遇到難題，咱們當年好歹發過誓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

方以敬不等他說下去，插口道：「川賢弟，我念在兄弟一場，這才接見你，如果不提老大，大家還可以叙叙舊，否則，不送了。」

鄧川望了那老婦一眼，垂下頭來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聽到這裏，隱約猜得到歐陽定，健身院的鄧川，這個半禿頭的男子方以敬，和另外一個什麼人，在數十年前義結金蘭，後來歐陽定方以敬有過什麼過節，因此互相斷絕往來。

這是什麼過節？同時，另外一個結拜兄弟是誰？會不會就是這個老婦？

三個侏儒　運上小島

王小克一時之間當然不知道他們結拜兄弟之間的轇轕，不過總算洞悉了歐陽定有一個仇家，那就是方以敬！

只聽鄧川說道：「以敬兄，這樣說來，我走了。」

「不送。」方以敬淡淡地說。

王小克見鄧川扶着老婦往大門走去，暗想也沒什麼可以再偷聽下去，正想站起身來，忽然頸脖一緊，被一隻大手抓住。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轉過身來一看，見是剛才那個看更，這才放下心來。

「喂，放……放下我！」

那看更冷笑兩聲，道：「好小子，也不查問一下這是什麼地方，竟然跑來做世界！」

「喂，我不是——」

話未說完，後領一緊，已被看更揪了起來，向外走去。

王小克不由暗暗叫苦，這一出去，迎面便要碰上鄧川和那老婦，可是看更力大無窮，那裏掙扎得脫？

看更把王小克捉到屋前，剛巧鄧川和老婦正自屋內踏了出來，老婦和王小克打了一個照面，不由輕輕「咦」地一聲。

「方先生！」看更的叫道。

方以敬聞聲出來，道：「什麼事？」

「方先生，你認不認識他？」看更指着王小克問。

方以敬瞥了王小克一眼，道：「不認識。」

「這小子鬼鬼祟祟地摸了進來，我早已經有點懷疑，果然——」

站在一旁的老婦忽然踏上前來，道：「先生，他是跟我來的。」

看更的疑惑地望了老婦一眼，說道：「他？——」

老婦點了點頭，道：「小克，叫你不許頑皮，你偏不聽，快跟我來吧。」說着伸手去拉他。

王小克楞了一楞，老婦爲什麼要出面維護自己？同時，她怎會知道自己名字？

一連串的疑問升上了心頭，但王小克仍然緩緩地向老婦走去，目前最要緊的是脫身，其他的事慢慢再說不遲。

「對不起，」老婦向看更的歉笑一下，道：「我們走了。」

看更的怔怔地站在當地作不得聲。

王小克隨着老婦和鄧川離開高尚住宅區，心下雖然疑惑不解，但見老婦和鄧川緘默着走路，也不敢出聲相問。

三人來到超級公路，見有架的士駛來，鄧川伸手截住的士，然後轉頭問：「他怎樣了？」

老婦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克，你也該回家去了吧？」

王小克點了點頭。

「你住在那裏？我們送你回去好不好？」老婦慈祥和藹地問。

王小克又點了點頭。

上了車後，王小克實在忍不住了，問道：「老太太，你是誰？」

老婦淡淡地一笑，半晌才道：「小孩子知道這樣多幹什麼？」

「可是……可是你怎知道我的名字？」王小克死心不息地問。

「你叫王小克，不是嗎？」

王小克見她問非所答，不由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半晌，老婦才道：「小克，你還沒有告訴我們住在那裏哩？」

王小克將地址說了出來，然後伸手到袋裏一摸，發覺老婦塞給自己的紙條竟然不見了。心下一凜，急忙搜一搜其他口袋，除了輔幣，鎖匙扣和一些零碎雜物之外，那裏還有紙條的影子？

「小克，在找什麼？」老婦問。

「你剛才給我的紙條。」王小克答。

「什麼紙條？」

王小克呆了一呆，對方若非不想給鄧川知道，便是忘記了幾個小時之前的事。

然而，看她臉上的神情，又不像在僞裝。

「那張紙條上寫着什麼後花園，又什麼水池下，」王小克冀圖提醒她，道：「你叫我交給探長的。」

老婦仰首沉思了一會，然而，臉上全是迷茫的神色，似乎全然沒有那一回事。

王小克望着她臉上的神情，腦中念頭一閃：面前這個老婦的神經有問題，而記憶力更有問題，否則，爲何發生在幾個小時之前的事，竟然忘記了？

當王小克跟踪她到「鄧氏健身院」時，曾經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老婦盡在大街小巷之間穿來插去兜彎，當時，王小克以爲對方故意用這種方法來擺脫後面跟踪之人，如今回想起來，她是忘了「鄧氏健身院」的地址才眞！

對着一個記憶力差到如此地步的人，王小克只能嘆一聲。

紙條大概是在方以敬的別墅中失掉的，當時自己被看更捉住，大力掙扎時，紙條自袋中掉了出來而不自覺。

它上面究竟寫些什麼？

這時，車子已經抵達木屋區附近的鬧市，司機把車速減低，回頭問：「是不是這裏？」

「是的。」

鄧川一言不發地替他打開車門，王小克踏下車時，老婦向他笑道：「再見。」

「再見。」

王小克望着車子緩緩而去，忽然將牙一咬，他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也不理袋中的錢够不够等一下付車資，召了一架的士，又展開跟踪。

王小克急切想知道的是：那老婦究竟是什麼身份，她要自己交給探長的那張字條，到底有什麼作用？

前面的的士往「鄧氏健身院」駛去，鄧川下了車，的士又開動了。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看來，老婦不會再去找朋友，而將會回家了！

只要查到老婦居住的地方，那麼，要查她的身份，自然比較容易。

的士又轉出了大馬路，王小克吩咐司機不徐不疾地跟着。

那的士司機大概是偵探小說迷，好奇地問：「小朋友，前面車子裏的老婦是你什麼人？」

王小克呆了一呆，漫應道：「她……她是我婆婆。」

司機又問道：「你跟踪她幹什麼？」

王小克生怕司機和自己談話分了心而失去前面車子的踪跡，是以並不置答。

這時，車子轉上了天橋，又在超級公路上行駛了。

王小克仔細辨認一下車子的去向，似乎是向郊區而去的。

果然，前面的車子，向「啓超道」駛去，王小克心中凜了一凜，莫非老婦要到歐陽定的別墅中去？

剎那間，王小克隱約猜到那老婦的身份，只是有許多疑團仍然不明。

車子經過「死亡彎角」時，忽然緩下來，王小克急忙吩咐司機也把車速減低。

不一刻，的士在歐陽定的古堡式別墅前停了下來，老婦付過車資後，慢慢地下地。

王小克再無懷疑，吩咐司機遠遠將車停了，向咪錶望去，幸好銀碼不大，悉數將袋中的零錢付給司機，坐在車裏窺伺老婦的動靜。

那老婦在鐵柵前站立了一會，等的士掉頭而去時，才向左走去，不一會在圍牆轉角處消失了。

王小克急忙打開車門，衝上前去。來到圍牆邊，貼着身子，慢慢地向前移步。

當他來到圍牆轉角處時，掉頭望了一望，不禁愕然，那裏還有老婦的影子？

王小克告訴自己，圍牆之中必定另有門戶機關，否則，別墅傍山而建，老婦沒有可能不見踪影！

發現了圍牆間另有機關之後，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來，因爲白小妹和丁妙妮的失踪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如果查出了圍牆的機關，說不定便能得到白小妹和丁妙妮失踪的頭緒。

王小克仔細摸索查看着，希望可以找到什麼機括，是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四週寂靜如死，王小克取出那具袖珍電筒，一吋一吋地查驗着。

以王小克眼光的銳利，花了大半句鐘仍然看不出圍牆之中有什麼機關在內，頹然地坐在一塊巖石之上，托着下頷沉思。

剛才，老婦分明是轉過了這邊，莫非她竟會遁地之術，抑或有隱身之法？

這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王小克餓過度，也就不覺其餓，他腦中不斷地

問着自己：老婦究竟去了那裏？爲何刹那間便不見了？

忽然，他又想起那張字條，喃喃地道：「後花園中……水池下。」

心念一動，霍地站起身來，用以前的方法，削尖樹枝刺入圍牆磚瓦空隙間，作墊腳攀爬了上去。

別墅中靜悄悄地，歐陽定已經遷了出去，連一點點的燈光也沒有。

王小克跳下了圍牆，向後花園走去，那噴水池早已乾涸池中堆滿着垃圾雜物。

他拿着袖珍電筒向噴水池照射了一遍，這才蹲下地來查看。

圓型的噴水池四週，長滿了翠綠野草，可是距地基一呎之內，却是寸草不生。

王小克拾了一根樹枝，撥動着地上泥土，只覺泥土稀鬆，三兩下便把泥土翻了起來。

王小克手下加快，不一刻已撥了一個小洞，下面泥土潮濕黝黑，鼻端忽然嗅到一股臭味。

那臭味一出現，王小克不禁心下凜然，想起了「花園埋屍」的小說橋段，急忙停止動作。

王小克好奇心極重，胆子却也極小，生怕若是掘出了一副腐爛的屍首，却怎生是好？正不知應該繼續掘下去抑或停止時，背後忽然傳來脚步聲，回頭一望，一個碩大的人影迅速掩了上來，王小克來不及躲閃，被那人影巨手一張，捉住後領。

王小克機靈如鬼，倏地向後一縮，再向前一衝，背後那人料不到王小克變應如此之快，竟被他掙脫了！

王小克一掙脫那人掌握，猛吸了一口氣，向前奔逃。

背後那人發了一聲喊，追上前來。

王小克身手靈活，畢竟脚步短小，奔得四五步，已被那人追近，匆速間跳上一個木箱，向儲物室的氣窗攀爬上去。

只見他矯捷若靈猿，瞬息間已爬到氣窗之上，回頭一望，背後那人竟然是懸崖下所見的七尺巨人！

氣窗距離地面足足有丈餘高，巨人發出一聲怒吼，伸手來抓。

王小克急忙向後退縮，巨人一抓不中，爬上木箱，可是由於他身體過重，木箱負荷不來，一個碎裂聲過後，巨人跌了一個雙脚朝天。

王小克見那巨人四肢發達，但一顆腦袋極小，宛如十二三歲小孩一般，掛在頸間十分不相稱，不由暗暗奇怪，又見他動作笨拙地自地上爬起身來，這才放心。

巨人爬起身後，俯身拾了一塊石頭，向王小克擲來。

那石頭來勢極猛，可惜擊在窗櫺間。

巨人又發出一聲怒吼，站在當地手舞足蹈。

王小克一見他的姿態，忽然想起了人猿，那巨人的動作，不正像人猿麼？

「喂，你是誰？」王小克叫道。

巨人並不作答，俯身又拾起一塊石頭，瞄準着向王小克擲來。

王小克早已防備，怎會被他擲中，叫道：「喂，你再擲石頭我便跳下去了！」說罷轉了一個身，作勢要向內跳去。

這句話果然有阻嚇作用，巨人放下手中石頭，向王小克招着手示意叫他下去。

「喂，你難道不會說話嗎？」王小克問。

巨人猛擰着頭，雙手不斷亂指。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果然是個不會說話的人猿！」

他仔細向巨人望去，朦朧月光下，只見他身材魁梧，手大脚大，但身上無毛，怎會是一隻人猿？

這時，王小克才明白何以那天在懸巖下看到巨人上車時，覺得他有點異狀的原因，像他這種大身小頭的怪人，如果放在馬戲團表演，一定能大賣其座。

「喂，你叫什麼名？」王小克恐懼之心盡褪，盤起膝來，俯首問。

巨人啊啊地叫着，並沒回答。

王小克見他守在下面沒有離去之意，不由暗暗叫苦，這樣子一來，他雖是捉不到自己，但若要脫身的話，也不太容易。

王小克靈機一觸，向那噴水池指去：「喂，你過去看看，下面有什麼東西？」

那巨人倒是聽得懂王小克的話，畧一猶豫，便向噴水池走了過去。他用脚撥着王小克剛才掘出來的泥土，忽然蹲下身來，伸手向下面的泥土挖去。

不一刻已被他挖深了幾呎。王小克居高臨下觀看着，這時反而不急於脫身了。

忽然，巨人發出一個呼叫聲，王小克定眼望去，只見巨人右手抓住了一個骷髏骨，慢慢地掘了起來。

王小克一見到那個骷髏骨，先是吃了一驚，隨即安慰着自己，那骷髏骨甚大，不像是小孩子的頭顱，况且，白小妹和丁妙妮才失踪幾天，就算遇害被埋在地下的話，肉體也沒有那麼快化成枯骨。

巨人將那個骷髏頭骨放在一旁，伸手又向泥中掏去這次掏出來的是一排肋骨。

王小克瑟縮在氣窗之上，遠遠也嗅到一陣中人若嘔的屍臭味，然而那巨人却好像毫無所覺，片刻之間，又有幾個骷髏頭骨被他挖了出來。

王小克見地上的骷髏骨越來越多，心下不由發毛，從屍臭看來，最多埋在地下三四個月，想不到那外貌慈祥雍容的歐陽定，竟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巨人再也挖不出什麼東西來了，他忽然揭開恤衫，自腰間解下一個布袋將那些骨頭放在布袋之內。

王小克暗暗詫異，照目前的情形而看，那巨人似乎是有備而來的，他要那些骨頭幹什麼？

巨人將骨頭全部拾到布袋之後，打了一個結，孭在身上，又把泥土填回地下，還站在上面用脚踩踏。

王小克念頭一閃：這巨人莫非是歐陽定的手下，受命前來掘出這些骷髏頭骨滅跡的？

可是，那天在懸崖底下所見，巨人所乘的汽車却是朝相反的方向而去的，有可能是歐陽定的人嗎？

剎那之間，王小克心中疑竇叢生，望着那巨人呆呆出怔。

巨人孭着一袋骷髏骨頭，來到氣窗之下，又向王小克招招手。

「幹什麼？」王小克問。

巨人只是招着手，臉上的神色友善了許多。

王小克伸出頭來，道：「你要我跟你走？」

巨人點着頭。

「去那裏？」

巨人轉身一指，口中發出一串沒有義意的聲音。

王小克自然不會立即跳下去，他又問：「外面有人在等你麼？」

巨人點了點頭，又向王小克招着手。

這時，圍牆外，忽然傳來兩聲汽車喇叭。

巨人一聽到那兩下汽車喇叭聲，急得跳起脚來，不斷向王小克招手，口中喃喃有聲。

「你——會不會害我？」

巨人搖了搖頭，又向外指一指。

王小克咬了咬牙，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縱身跳下。

巨人大喜過望，就領前向圍牆那邊走去。

他來到那個被封住的「狗洞」之前，伸手在牆上摸索了一會，忽然一陣「軋軋」聲響起，圍牆的一塊牆突然向旁移開。

王小克不禁恍然，暗想那老婦剛才可能也是利用這個機會進內的，不由自主向內望了一眼，別墅中靜悄悄的，老婦在什麼地方？

巨人推了推王小克，示意叫他先出。

當王小克踏出那一個空隙時，忽然想起白小妹的頸鍊，他發現頸鍊的地方，就在這個出口下面。

由此看來，白小妹和丁妙妮很有可能落在巨人的手中。

王小克向下跳來時，本來還有一點猶豫，暗想此去是凶是吉，殊難逆料，如今倒是急切想跟巨人去看一看，也許可以找回白小妹和丁妙妮了。

巨人隨着王小克之後離開別墅，轉身將那道圍牆扳回原狀，從外表看來，合口處天衣無縫，難怪王小克剛才找了老半天也找不到機括。

王小克一踏出別墅便向前望去，只見不遠處泊着一架豪華房車，正是那天將巨人載走的一架。

司機位坐了一個青年男子，鼻樑上架着墨鏡，黑夜中而仍然戴着墨鏡，看上來自然有點特異。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汽車走去。

那青年男子驟見王小克，不禁呆了一呆，隨即打開車門，踏下車來。

王小克不知對方善惡，急忙的停下步來。

那青年男子望了王小克一眼，逕自走到車尾，打開行李廂的蓋，巨人把孭在身上的布袋放入，青年「嘭」地一聲把廂蓋關了，取出鎖匙上了鎖。

王小克忐忑不安地站在一旁，暗想那青年男子會怎樣對待自己？

青年男子緩緩地將鎖匙放入袋中，抬頭向王小克望來。

朦朧的月光，漆黑的墨鏡，王小克根本看不到他的眼色，心下惴惴不安。

「你——你是誰？」青年男子淡淡地問。

「王——王小克。」

「你來這裏幹什麼？」青年男子向車門走去。

「我——」

王小克還沒說下去，巨人忽然扯住青年男子，雙手比劃，口中喃喃叫着，向王小克指來。

青年男子皺起了眉頭，道：「王小克，你有興趣跟我們一塊走嗎？」

王小克呆了一呆，何以對方竟然會用邀請的口吻？他沉吟了一下，向青年男子點點頭。

「那麼，請上車吧。」

王小克緩緩地踏上前，巨人已經替他打開車門……

×　　×

青年男子的駕駛技術實在相當高明，車子如飛一般在郊區公路疾奔着。

巨人雙手盤在胸前，閉起眼睛，青年男子專心地駕着車子，車廂之內沉默着。

王小克不斷的向後倒退的景色望去，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快一個鐘頭了，車子還沒停下來！

從倒退的電燈桿看來，車子不但已經出了郊區，再過去不遠，便是邊境了！

王小克平日亦有到郊外踏青旅行，但目的地多半是火車可達的地方——他從來不曾試過離市區如此之遠！

再過去不遠便是邊境了，另一方是別一國家，有重兵駐紥着，如果沒有通行證的話，一越雷池半步，便會被無情的機關槍射成蜂巢一般！

然而，車子的速度仍然有增無已。

王小克暗暗担心，莫非這兩個人是另一國家裏面的人？

可是，如果他們是另一國家裏的人，怎有可能擁有這樣豪華的大型房車呢？

王小克實在忍不住了，正想出聲問一問青年男子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車子忽然發出一個急劇的戛然聲，轉了一個彎，向一條石橋駛去。

王小克急忙仰高了頭向前望，只見不遠處有一個小島，四面環海，只有一道石橋連接住它。

石橋不很長，大約只有二三十碼，但也是一件偉大的工程，王小克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想不到這裏還有一座小島。

汽車一駛上石橋，車速立時慢了下來，不一刻已經來到島上。

小島的面積實在小得不能再小，從中削平了一半，建築着一幢別墅，別墅前是停車場，停泊着三四輛汽車。

王小克在汽車駛上小島時，已經瞥見小島的四週架設着鐵絲網，一上小島後，更看到四週亦揷着破玻璃瓶，在車燈照耀下，斷口處閃閃生光，可以想像到人脚一踩上去後是什麼一番後果。

青年男子將車子泊妥後，打開車門，逕自將行李廂的蓋子開了，向巨人作了一個手勢。

王小克遲疑着踏下車來，只見巨人又孭起了那個裝滿骨頭的布袋，向近海的一條小徑走去。

望着那巨人的步伐而去，青年男子的聲音忽然在王小克耳畔響了起來：「王小克，你不想進來坐坐嗎？」

那青年男子的口吻雖然極端客氣，却

沒有半絲感情，聽在耳中，有一種詭異的感覺，王小克隨着他向別墅的大門走去。

在別墅之前，又是一道鐵柵，不過那道鐵柵很矮，身型稍高一點的舉脚便可跨越，髹着白色膠漆，而且圖案甚美。

王小克跟着那青年男子踏進大廳，眼前不由一亮，那是一個面積寬敞，佈置得彷如法國宮殿一般的客廳。

青年男子摘下了墨鏡，指着一張沙發，道：「請坐。」

王小克向他望了一眼，那青年男子雙眼浮腫，佈滿了紅絲，便像有幾個月不曾睡過一般，眼眶一點神采也沒有，望上去予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青年男子將墨鏡放在茶几上，拿起一具電話，按下小掣，道：「博士，我們有了客人。」

王小克聽不到對方說些什麼，只見青年男子不斷點着頭，道：「是，是！」

不一會，青年男子放下電話，又把墨鏡戴上，轉身向王小克道：「博士等一下接見你。」

這時，一個女傭端上香茗，青年男子道：「對了，要不要吃些東西？」

王小克正餓得發慌，急忙點頭。

青年男子又拿起電話筒，看來那是一具內線電話，只聽他吩咐人取食物來。

掛下電話後，青年男子說了一聲「失陪」，向內廂走去。

王小克打量着這豪華絕倫的客廳，暗自猜測那「博士」到底是什麼人。

不久，食物送了上來，是一碟紅燒肉，幾隻大蝦和一碗熱氣騰騰的麵。

王小克也不客氣，據案大吃起來。

吃過東西，拍拍口袋，袋裏並無香烟，於是環目四顧，見茶几上有一套吃烟用的器具，上前揭開裝烟用的盒子，裏面空空如也，却放着一張紙條，上面畫着一個骷髏骨頭，有一行紅字寫着「吸烟可致癌症」。

王小克認不得「癌症」兩個字，但看圖猜忖，也知道是什麼意思，暗想原來這別墅的主人是反對人家吸烟的。

「小鬼子，」一個聲音自背後傳來，「想吸烟麼？」

王小克楞了一楞，怎麼又有人知道自己的綽號？轉過身來，一個滿面鬍髭的中年漢子，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你是——」王小克楞楞地望住他。

「讓我來自我介紹，」中年漢子笑容可掬，道：「我姓嚴，嚴心硯。」

「你就是博士？」

嚴心硯點了點頭，欣賞地望住王小克，道：「果然沒有改錯花名，精明伶俐得緊。」

「博士，你怎知道我叫做『小鬼子』？」王小克詫異地問。

「你想知道嗎？」嚴心硯臉上仍然保持着和藹的笑容。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嚴心硯忽然拍拍手掌，道：「你們出來吧！」

話聲甫畢，內堂轉出兩個人來，王小克眼前一花，不是白小妹和丁妙妮是誰？

王小克驟見兩女無恙，不禁驚喜交集，趨上前去，執住白小妹的手，叫道：「小妹！」

白小妹臉上笑靨如花，道：「小鬼子，我知道你一定會找上來的。」

王小克定眼向兩人望去，只見她們臉色紅潤，身上衣着整齊乾淨，顯然生活得很好，這幾天來的担心焦慮，不由烟消雲散了。

他望了嚴心硯一眼，道：「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天你們怎麼突然間不見了？怎麼忽然會來到這裏？」

一連串的問題湧了出來，白小妹只是淡淡地笑着，等他問完後，才道：「小鬼子，別這樣心急好不好？」

嚴心硯踏上前來，笑道：「你們好好談吧，我不妨碍你們了！」

白小妹向他點了點頭，道：「博士，你自便吧。」說着拉了王小克的手，道：「你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她們，來到一間豪華套房，白小妹關上房門，說道：「這間房怎麼樣？」

「你們這幾天都睡在這裏？」

白小妹笑着點點頭。

「唉！我還以為你們遭遇了什麼意外哩！」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担心死我了！」

白小妹在乳膠床上坐下來，拍拍身畔的位子，道：「小鬼子，你坐。」

王小克心頭一塊大石卸了下來，頓時輕鬆了許多，道：「小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也沒什麼，」白小妹道：「那天我們和你一塊去看妙妮的爸爸丁伯，當你進了石屋後，忽然有人掩住我們的口，把我們帶走。」

「是不是那個巨人？」王小克問。

「咦？你也和他打過交道了？」

「是的。」

「他是一個大大的好人，」白小妹道：「和博士一樣。」

「好啦，以後怎樣？」王小克問。

「阿成力大無窮，我們被他像老鷹捉小鷄般地抓住了，動彈不得，」白小妹道：「我情急智生，將頸鍊除下來拋到地上，希望被你發現，也好讓你知道我們遭遇了意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原來那巨人叫做阿成。

白小妹頓了一頓，又道：「阿成把我們捉到一架停泊在附近的車子，不發一言，把我們載到這裏。最初，我以為九死一生了，怎知博士對我們很好，天天陪我們聊天，請我們吃最好的東西，又答應我們再過幾天，將我們送回家去。」

王小克緘默着，白小妹又道：「那阿成是個啞吧，人很好，這幾天，我們一有空便逗他玩，他從來不發脾氣。」

王小克聽到這裏，忽然站起身來，在房裏摸摸這個，弄弄那個，好像在欣賞房中的擺設一般。然而，他的動作看在白小妹的眼中，却全然不是那一回事。

白小妹知道王小克是在搜查房中是否有竊聽器，或者電視攝像管之類的東西隱蔽着。

好一個「小狐狸」，她表面上也不動聲色，繼續叙述着：「這個小島是博士的祖先買下來的，那時候只用很少錢，博士自美國回來後，便興建了這幢別墅——」

王小克忽然轉過身來，道：「小妹，那個戴着墨鏡的青年男子是誰？」

「他是博士的外甥，名叫向釗文。」

「他的眼睛好像有毛病，是不是？」

白小妹呆了一呆，答道：「我想是吧？他一天到晚戴着那副眼鏡。」

王小克緩緩來到床前，坐了下來，道：「今天晚上我睡那裏？」

白小妹指着地上，說道：「當然睡地板。」

「白小妹，」丁妙妮插嘴說：「不如這樣吧，我和你睡一張床，我那張讓給他睡，好不好？」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既然你肯和我擠一張床，只好便宜了他。」說着向王小克打了一個眼色，又道：「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王小克一反平日好動性格，竟然沒有異議，上床去睡。

這一晚一宿無話，翌日起身，三人分別盥洗完畢，來到客廳。

客廳左側的餐枱上已擺好了食物飲品，嚴心硯向他們笑着道了早安，說道：「來來來，吃了早餐再說。」

三人坐到餐枱，陪着嚴心硯吃早餐。

嚴心硯一邊喝着鮮奶，一邊翻閱着英文早報，像英國紳士一般，並不出聲。

匆匆吃過早餐，白小妹道：「小鬼子，我帶你到外面觀光觀光。」

王小克向嚴心硯望去，他緩緩地點着頭，笑道：「小心不要掉下海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丁妙妮兩人離開別墅，來到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海邊那條小徑走去。

「小鬼子，」白小妹走近他，低聲道：「有什麼話現在說吧，這裏沒有竊聽的東西。」

王小克愕了一愕，道：「你也知道房中裝有偷聽的儀器？」

白小妹淡淡一笑，道：「小鬼子，別把我當小孩子，我第一天踏進這裏時，便發現了。」

「那麼你為什麼——？」

白小妹不等他說下去，便道：「有什麼法子？這個孤島上根本沒有逃生的希望，除了表示妥協外，還有第二條路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昨天，當白小妹向他叙述島上的事時，他心下便有不少疑問昇了上來，譬如：嚴心硯為什麼要將她們捉來這裏，又為什麼要像貴賓一般地欵待她們。

發現了房中有竊聽器後，王小克立即打消追問眞像的念頭，他以為白小妹是一時糊塗，料不到她倒也心中有數。

「小妹，這個嚴博士到底是什麼人？」王小克側頭問。

白小妹秀眉微皺，道：「我也不知道，隱約探聽到他當年在美國時，和妙妮的父親丁伯的老闆是好朋友，不，好像還是結拜兄弟。」

王小克聞言腦中一亮，這樣說來，歐陽定，方以敬，鄧川和嚴心硯四個人湊起來，剛巧是四個義結金蘭的兄弟了！

他暗中替四人排列了一下，歐陽定位居大哥是無可置疑的了，方以敬似乎排列第二，照嚴心硯和鄧川的年歲看來，似乎鄧川列第三，而嚴心硯是最小的一個。

這四個結拜兄弟，數十年前的感情也許好到不能再好，但近來已經有了破裂，是什麼原因致使兄弟間的感情破裂？

「為什麼不說話？」白小妹用手肘碰一碰王小克，問道：「在想什麼？」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沒什麼，你還知道些什麼？」

白小妹沉吟了半晌，道：「博士似乎在從事着一項什麼研究，他的研究室在二樓，不許我們上去。」

「究竟研究什麼？」王小克問。

白小妹搖着頭，道：「不知道，他連二樓也不許我們上去，怎會對我們說。」

「那麼，嚴博士為什麼要將你們捉來這裏？」王小克問。

「我問過他，他說，歐陽定——也即是丁伯的老闆是個大大的壞人，丁伯的變化是他一手害成的，」白小妹道：「又說，歐陽定已經發現了我們偷偷潛進他的別墅，他那人是殺人不眨眼的，如果我們想保持安全，最好住在他的別墅中。」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根本是騙三歲小孩子的話！」

白小妹道：「我當然也知道，不過，他既然對我們這樣客氣，也不好意思和他翻臉，對了，你見過丁伯沒有？」

王小克望了跟在後面的丁妙妮一眼，沒有出聲。

「他怎麼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低聲道：「已經死了。」

白小妹臉色一變道：「怎樣死的？」

「外表是汽車失事，可是究竟是如何死的，還要等待驗屍報告。」

白小妹悄聲道：「小鬼子，這個消息別讓丁妙妮知道，她經受不起的。」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我曉得。」

三人不經不覺來到小徑盡頭，前面是一排鐵柵，上面繞了鐵絲網，再難前行。

王小克在一塊山石上坐了下來，道：「博士說幾時放你們走？」

白小妹咬了咬唇，道：「他說再過幾天。」

三人沉默了一會，白小妹忽然問：「小鬼子，你是怎樣被阿成捉來的？」

王小克將她失踪後所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白小妹聽得緊皺着眉頭，半晌出不了聲。

良久，她吁了一口長氣，才低聲道：「小鬼子，你猜得到他們到底在攪些什麼鬼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如果阿成是歐陽定的人，那麼，他將後花園那些骷髏骨掘出來的目的，便是想滅掉殺人的証據，可是——」

「小鬼子，」白小妹插口道：「也許那些骨頭對博士有什麼用途？」

「一些枯骨對他有什麼用？」

「唉！我們對科學研究懂得什麼？」

白小妹嘆了一口氣，道：「丁伯和那個曹阿炳，還有那個姓招的，到底是誰殺死的才是主要的問題。」

「依你說，誰較有可能是兇手？」

「很難說，」白小妹嘆了一口氣，道：「但願不會是博士殺的。」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明白白小妹的意思：倘若嚴心硯是個殺人兇手的話，多殺幾個毫無反抗的小孩子，對他又有什麼分別？

「那歐陽定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王小克喃喃地道：「同時，那個老婦到底是誰？她爲什麼要向警方報告水池下埋有死屍？」

白小妹摘拔着小徑旁的野草，雙眼向海面望去，這幾天來，她完全是個「局外人」，很難加揷意見，事實上這件事撲朔迷離，看上來似乎各自發展，其實又有關連，單憑王小克的敘述，那能瞭解得澈底？況且，王小克自已也是一頭霧水。

王小克見白小妹凝望着海面，循她眼光望去，忽然看到一艘機動帆船緩緩地駛近小島。

小島右端有一個小型碼頭，那機動帆船的方向就是向着小型碼頭而去的。

「看到了嗎？」王小克問。

「看到了。」

「這裏經常有船來嗎？」

「不，今天是我們來這裏所看見的第一次。」白小妹道。

丁妙妮已經站起身來，倚着欄杆向前張望。

王小克和白小妹也踏上前去，只見碼頭上站着兩個男子，其中一個鼻樑上架着一副墨鏡，正是向劍文。

機動帆船緩緩地泊岸，放上了跳板，一個身穿黑綢布唐衫的男子自跳板上了岸，在向劍文耳畔說了幾句話。

向劍文不斷地點着頭，男子向船艙裏打一個手勢，立時有三個男子踏出艙來。

三人一看到那三個男子，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

那三名男子穿着普通，但身材極矮，大約只有三四呎高，是十足不扣的侏儒！

那三個侏儒順序上了岸，向劍文自袋中取出一個信封，遞給那穿唐裝的男子。

穿唐裝衫的男子接過信封後，揭開看了一看，和向劍文打了個手勢，轉身踏上跳板。

等他上了帆船後，跳板收了起來，船又緩緩地離開碼頭，向東而去。

「那三個侏儒是——」白小妹側頭望住王小克，滿面詫異之色。

「如果我的猜想沒有錯，博士是用錢買了他們。」王小克道。

「博士又不是馬戲班的班主，他買了這三個侏儒來幹什麼？」

「你說呢？」

白小妹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心中迅速也閃出了一個答案，兩人張大着口你望我，我望你，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不……不會吧？」白小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但願不會。」王小克答。

「喂，你們到底在幹什麼？」站在一旁的丁妙妮被王小克和白小妹兩人攪得如墜五里霧中。

這時，向劍文和另一個男子一前一後地領着那三個侏儒踏上石級向別墅走去。

王小克望着那個碼頭，道：「博士沒有遊艇嗎？」

「有的，他告訴我，前兩天風葉壞掉了，正在船塢裏修理，」白小妹道：「他還答應我們，過兩天修好了帶我們去遊艇河。」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白小妹鑒貌辨色，已然明白他的意思，道：「小鬼子，你是說——」

「咱們回去吧！」王小克拉了白小妹一把，領先自原路而回。

三人來到別墅門口時，向劍文剛巧自內轉了出來，和他們打了一個招呼，逕自走到那輛豪華房車側，打開車門，發動馬達，向外駛去。

石橋上的鐵柵自動打了開來，向劍文駕着車子離去。

「小鬼子，你知道嗎，一到晚上，所有的鐵絲網，鐵柵全部通上了電流，一觸着了便死！」白小妹說。

「哦？」王小克楞了一楞，如果不是經白小妹提醒，還眞想不到圖案美觀，顏色漂亮的那道鐵柵竟然接上了電流。

然而，心底下一個更大的疑團，不禁油然而生：嚴心硯爲什麼要如此着力來防範呢？

照小島上四週的「防衞工事」看來，國防部也不過如此而已，嚴心硯在防備着什麼人？會不會是歐陽定，抑或其他的仇家敵人？

王小克瞥了那道鐵柵一眼，白小妹接道：「白天他們有人看守的，沒有電。」

縱然如此，王小克還是覺得嚴心硯把別墅的保安措施做得太嚴密，太過份了！

一幢普通的民居別墅，那用得着這許多鐵絲網？況且小島四面環海，只有一條石橋可通。

王小克在瞭解了別墅中的設備後，越發覺得它實在有點蹊蹺了！

他當然不會好事到去查明嚴心硯如此緊密防範的眞相，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逃出這個小島——當然是要大家毫無風險地逃出去。

他告訴自己，只要平安離開這個小島後，日後再發生什麼事，自己也漠不關心了。

擦鞋童的生活雖然沉悶枯燥，但還是值得嚮往的，王小克想起了雙目失明的婆婆，自己徹夜不歸，而且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婆婆在家裏一定急得如鍋上螞蟻一般了。

三人坐在別墅前的草坪上晒太陽，王小克問道：「小妹，平日你們這時候作些什麼消遣？」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答道：「有時捉捉象棋，有時和博士聊聊天，有時和阿成捉捉迷藏，也沒什麼。」

王小克那時向四週望了一眼，道：「阿成呢？」

「平日多半在二樓，」白小妹答道：「他是惟一可以上樓的人。」

「連向劍文也不許上樓？」

「是的。」

「爲……爲什麼？」

白小妹仰首想了一會，道：「也許他是個啞巴，人又笨得要命，博士不怕他把自已研究來的東西洩漏出來吧。」

這時，一個女傭自內走了出來，道：「博士請你們進來。」

三人對望了一眼，站起身隨她入內。

嚴心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見到他們，便笑着問：「你們很悶，是不是？」

白小妹聳了聳肩，道：「三個人不能玩象棋。」

「要不要我敎你們一個遊戲？」嚴心硯笑着說：「三個人都可以玩的。」

「什麼遊戲？」丁妙妮問。

「波子跳棋。」

丁妙妮呶呶小嘴，道：「我還以爲是什麼遊戲，波子跳棋小時候玩得太多。」

「這樣吧，你們先回房裏去，」嚴心硯道：「我的遊艇下午便修好了，我帶你們去遊艇河。」

「我們在外面晒太陽不好嗎？」白小妹故意試探着問。

嚴心硯呆了一呆，笑道：「是這樣的，我有一個朋友要來看我，如果讓他看到你們在這裏，是很不方便的。」

白小妹首先響應，道：「好吧，那麼我們就關在房裏不出來。」

「眞是乖孩子。」嚴心硯笑着說。

三人回到房中後，王小克道：「什麼朋友來看他？」

白小妹指指裝有竊聽器的一具枱燈，搖手示意王小克不可多言。

王小克不是能够坐得住的人，他站起身來踱來踱去，忽然來到窗口，揭開窗帘布，外面竟然是別墅的入口，那座石橋就在眼前不遠。

他向白小妹招了招手，示意叫她過去看看。

白小妹剛趨上前，石橋尾的鐵柵已經打了開來，向劍文駕着車子去而復回，後座似乎坐着有人。

王小克凝眼一看，隱約看得出坐在後座的是一個男子。

然而，由於玻璃反光，看不清楚那男子的相貌到底怎樣。

車子在別墅前停了下來，向劍文下車趨上前打開車門，自車中踏出一個中年男子。

那男子半禿着頭，正是住在高尙住宅區，自己也擁有一幢小型別墅的方以敬！

王小克輕輕地「咦」了一聲，白小妹急忙問：「他是誰？」

「博士的結拜二哥。」王小克在白小妹耳畔輕聲說道：「叫方以敬。」

「他……他來這裏幹什麼？」

「也許是敘敘舊吧？」王小克答着忽然想起了方以敬和歐陽定也不睦的事來，莫非兩人要聯合起來對付歐陽定不成？

方以敬一踏下車來，便向大門口走去，對這幢別墅似乎並不陌生。

王小克放下窗帘布，到床邊坐下來，托着下頷沉思。

他們聚首的目的是什麼？是否如自己所想，聯合起來對付歐陽定？

丁伯，曹阿炳以及招志仁的死似乎和歐陽定脫不了關係，他是個殺人兇手，然而，王小克自己也不明白，何以竟然會暗暗爲歐陽定担心？

他想起了在儲物室中，偷看歐陽定逗弄招芷蒂玩耍的神情，充滿了慈祥，也充滿了愛。

總而言之，在王小克的印象中，歐陽定不像是一個壞人，可是，後花園水池下的骷髏骨頭，招志仁的離奇斃命，招芷蒂的再次失踪，除了歐陽定之外，還會有什麼人和它有關係？

王小克忽然站起身，向房門走去，伸手便想打開它出去，白小妹見狀急忙趨上前來拉住他道：「小鬼子，想仔細些！」

王小克絕不是一個做事不經大腦的人，他只是想將房門打開一道縫，偷聽他們到底說些什麼而已。

白小妹知道他的意思緩緩地搖着頭。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重新在床沿坐了下來。

隔了大約半個小時，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王小克急忙趨上前把門打開，站在門口的是身穿白衫黑袂的女傭。

「什麼事？」王小克問。

「老爺請你們出來吃飯。」

王小克道：「好的。」

三人一起來到飯廳，只見嚴心硯和方以敬已坐在座子上，正在喝酒談天。

嚴心硯一見他們出房，站起身來，笑道：「來來來，讓我介紹一個世叔伯你們認識。」

王小克向方以敬望去，見他臉上並無異狀，想來昨天才和他打了一個照面，他認不出自己。

「這位是方先生，」嚴心硯笑道：「鼎鼎有名的工業家。」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打招呼，心下暗暗奇怪，剛才說不方便自己被他見到，現在怎麼公然介紹起來了？

嚴心硯一一的將三人介紹給方以敬認識。

方以敬好像在觀賞着什麼藝術品一般凝視着三人，良久才點了點頭，道：「好！都是聰明的孩子。」

「哈哈，我的眼光不錯吧！」嚴心硯得意地打着哈哈。

王小克心下一凜，聽嚴心硯的口氣，似乎把自己當成了什麼貨色一樣，難道他眞的是做販賣人口的生意的？

「坐呀！」嚴心硯道。

三人分別坐了下來，嚴心硯拍拍手掌，向女傭道：「可以開飯了，可別餓着了我的三個小寶貝。」

吃飯時，方以敬不斷斜眼打量着王小克三人，看得白小妹和丁妙妮大不自在。

「吃飽一點，」嚴心硯笑道：「今天下午，要帶你們去遊艇河，船上可沒東西吃。」

丁妙妮一聽到有艇河可遊，不由眉飛色舞，趕快扒飯，王小克和白小妹也故意裝出十分高興的樣子。

王小克一抬頭，又接觸到方以敬那奇特的神色，心下不由一凜：他到底爲什麼一直看着自己？

忽然！方以敬將手中的酒杯大力從枱上一放，指着王小克，道：「心硯，如果我是你，我就只要他一人！」

嚴心硯呆了一呆，隨即笑起來，道：「來來來，吃菜吃菜！」故意岔了開去。

王小克何等精靈，望了兩人一眼，盤念着方以敬那句話的用意。

願爲人質　挽救女友

方以敬有了幾分酒意，仍然瞪着眼睛將王小克由頭望到脚，由脚望到頭。

「方先生，」王小克實在忍不住了，問道：「我頭上有角，脚上有蹄麼？」

方以敬哈哈一笑，別過頭去，拿起酒杯又喝起酒來。

白小妹用膝頭碰了一下王小克，示意他不要亂來。

吃過飯後，嚴心硯燃上了一口烟，向王小克笑道：「有沒有興趣遊艇河？」

王小克還未回答，白小妹已經拍手叫好。

「小克，你怎麼說？」嚴心硯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到海上呼吸一下海風也是好的，說不定還有脫身之機。

嚴心硯向方以敬道：「方二哥，你去不去？」

方以敬沉吟了一會，搖搖頭，道：「我還有點事，不能再躭擱下去了，過幾天再來看看你的成果。」

嚴心硯吩咐向釗文送客，帶了王小克，白小妹和丁妙妮向碼頭走去。

小型碼頭果然停泊着一艘豪華遊艇，艇身鬆着白色油漆，望上去十分美觀。

四人先後上了遊艇，嚴心硯操縱着機器，遊艇緩緩地向海心駛去。

「小克，你有沒有興趣學習駕駛遊艇？」嚴心硯忽然問。

王小克心下一動，踏上前去。

嚴心硯把遊艇上的設備以及操縱法敎給王小克，最後說道：「這艘遊艇是年前才從日本訂製來的，有最新型的自動操縱系統。」說着指住儀器板上一個紅色小掣，又道：「只要校定了速度，方向，遊艇便不需有人看管，自動前進。」

王小克聰明過人，一經指點，立時强記在心，只是暗暗奇怪，爲何嚴心硯要這樣來敎授自己？

「你全會了？」嚴心硯轉頭問。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好，那麼你來試試看。」嚴心硯說着讓開操縱位。

王小克踏上前去，畧一遲疑，便依照剛才嚴心硯所敎的方法，操縱着遊艇。

這時，遊艇已經來到海中心，但見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汪洋，天空晴朗，萬里無雲，微風陣陣，海面上波浪不興。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有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操縱着遊艇，只覺人生最大享受，莫逾於此。

嚴心硯在旁看着王小克逐漸熟練地把遊艇操縱得得心應手，口角不由泛起了一陣笑容，摸摸他的頭，道：「好聰明的小孩子。」

王小克接觸到他讚賞的眼光，聽到他羨嘆的口氣，忽然覺得這個滿面鬍鬚的嚴博士並不難親近，難怪白小妹和丁妙妮在他的別墅中亦安之若素了。

「好啦，按下自動操縱系統的掣吧，」嚴心硯道：「咱們到甲板上呼吸一下海風。」

王小克答應了一聲，按下那個紅色小掣，來到甲板上。

白小妹和丁妙妮正倚在船舷欣賞海面上飛翔着的海鷗，聽到兩人的脚步聲，同時轉過頭來。

「喂，沒有人看着怎行？」丁妙妮失聲叫了起來，道：「等一下碰着了礁石便不得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它是自動的，用不着有人死守着。」

嚴心硯一直跟着王小克，找話題和他聊天並且經常用問題啓發王小克的思維。

王小克一面應付着嚴心硯的發問，一面感到納罕，看樣子，嚴心硯似乎在向自己做「智力測驗」一般。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立時憶起方以敬的眼色，和他所說的話。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望着海面的微波呆呆出怔，剎那間，他腦中似乎在想着許多東西，又似乎什麼都不想。

忽然，艙裏傳來一陣「波，波，波」的聲音，王小克驀然警醒，只見嚴心硯已經奔回艙裏。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也自後跟進。

一踏進艙裏，嚴心硯正拿着一個無線電對話機，道：「什麼？」

「博士，」是向釗文的聲音：「發生了意外，趕快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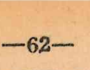
嚴心硯神色緊張道：「什麼意外？」

「那三名侏儒——」向釗文說到這裏，嚴心硯已經按下了一個掣，聲音戛然而止。

「咱們回去吧。」嚴心硯說着將遊艇掉了頭，向原路駛回。

王小克見他雙眉緊皺，閉着唇不出聲，知道他心情緊張，也不出言相擾。

遊艇的速度越來越快，幾乎像水翼船一般在水面上飛馳，半個小時後，已經接近了碼頭。



王小克與白小妹和丁妙妮乘隙駕駛遊艇逃脫小島，可是，阿成用鐵鈎把遊艇拖着拉了同來。

王小克向碼頭望去，只見向釗文在碼頭上焦急地踱來踱去，阿成則站在一旁。

嚴心硯將遊艇泊了岸，阿成趨上前將纜繩抛過來，嚴心硯已經急不及待地跳上碼頭。

王小克向白小妹打了一眼色，自袋中取出那把小刀抛給白小妹，叫道：「割斷繩子，快！」話甫出口，轉身奔到艙裏。

白小妹接過小刀，俯身鋸割着直徑約一吋的粗纜繩，由於刀子甚小，一連割了幾刀才把纜繩割斷。

這時，王小克已經發動了馬達，遊艇又緩緩地向外駛去。

嚴心硯剛奔上石級，便聽向釗文叫了一聲：「博士，你看！」

嚴心硯回過頭來，見遊艇緩緩向外駛去，而王小克，白小妹和丁妙妮仍然在遊艇上，眼珠一轉，已明其理，不由吃了一驚，停下步來。

然而，遊艇向外駛去的速度越來越快，轉眼間已經距離碼頭四五碼之遠。

嚴心硯急得連連跺脚，瞥眼之間，看到碼頭石甕上有一個大鐵鈎，繫着一串麻繩，急忙向阿成招了招手，拾起大鐵鈎，示意阿成抛過去將遊艇拉回。

阿成趨上前接過鐵鈎，猛地吸了一口氣，將麻繩盤在右臂揮舞了幾個圈，「呼」地一聲，鐵鈎去勢如矢，向遊艇飛去。

王小克操縱遊艇向外駛去，正暗慶得以脫身，忽然看到一個大鐵鈎向甲板飛來，大叫一聲，道：「小妹小心！」

這時，白小妹和丁妙妮仍然在甲板上，驟見大鐵鈎迎頭飛來，急忙奔進艙中。

只聽「嘭」地一聲，巨大的鐵鈎，擲在甲板之上，將甲板穿了一個洞，結實地釘住了。

王小克回頭一看，咬了咬牙，將遊艇的速度提高。

然而，那邊廂阿成正使盡了氣力，將麻繩向岸猛拉，他身高七呎，力大無窮，王小克雖然不斷加油，遊艇只在方圓之間旋轉，却再難前進。

王小克又急又驚，急的是功虧一簣，眼看便要拉回碼頭，驚的是天下間竟有如此大力之人。

嚴心硯見這一着果然奏功，嘴角又露出笑意，道：「阿成，別放鬆，把它拉回來。」

阿成緊咬牙關，一呎一呎地把麻繩收回，遊艇也逐漸靠岸。

王小克長嘆一聲，看來是枉費心機。

「王小克！」嚴心硯叫道：「快把馬達息了，你們如果想離開這裏的話，我隨時可以放你們走，何必這樣！」

王小克向白小妹望望，只見她神色沮喪，向他緩緩地點頭。

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識時務者爲俊傑了，王小克熄了馬達，遊艇也靠了岸。

向釗文怒氣沖沖地要跳上遊艇拉人，怎知嚴心硯打了一個眼色阻止。

「上來吧。」嚴心硯道。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踏上岸來。

嚴心硯望着他苦笑一下，道：「好頑皮的孩子！」

三人隨着嚴心硯踏上石級，向釗文在

嚴心硯耳畔說了幾句話，嚴心硯向阿成道：「阿成，把這三位小朋友帶回別墅，不要讓他們亂跑。」

逃走失敗，王小克心知嚴心硯日後會更小心防範，眼前只有見一步走一步這條路，只好跟着阿成向內走。

他偶一回頭，忽然看到在碼頭附近的「玻璃山」上，仰天臥着一個頭大身小的侏儒，那侏儒滿身是血，躺在山麓間的碎玻璃瓶之上，一雙眼皮緊閉，也不知是死是活。

王小克心下不禁凜然，看來那侏儒和自己一樣也想逃離此地，可是他運氣比自己壞，竟然失手掉在插滿了碎玻璃的玻璃山上。

白小妹和丁妙妮也先後看到了那侏儒的慘狀，均是掩着臉不敢觀看。

嚴心硯已跑上去命人下去將那侏儒抱上來，只見一個男子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向那滿身是血的侏儒走去。

王小克想停下來觀看，怎知阿成在他背上一推，示意不可耽擱。

三人回到套房，阿成把門關上了，王小克趨上前試着一扭門柄，竟然紋風不動，顯然被反鎖住了。

他吁了一口氣，來到床沿坐下。

「小鬼子，你說……你說那侏儒還能活命嗎？」白小妹訥訥地問。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一個滿身被玻璃刺穿窟窿的人，還能活命嗎？

「他……他為什麼要逃？」

王小克仰起頭來，凝望着白小妹，道：「我們又為什麼要逃？」

於是，室內緘默了。

這是他們第一次試圖逃走，不幸失敗了，嚴心硯會像以前一樣以禮相待嗎？

三人心中惴惴，均是暗暗担心。

過了半個小時，房門打了開來，站在門口的赫然是嚴心硯！

只見他臉色肅穆，和平日完全不一樣，沒有半絲笑容。

嚴心硯緩緩地踏進房來，隨手關上房門。

王小克急忙站起身來，戒備地望住他，可是雙脚發軟，禁不住地抖索着。

「嚴……嚴先生，我……我們——」

嚴心硯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伸手阻止他，道：「別說了，我全明白。」

他在沙發上坐下，摸出香烟，遞到王小克面前，道：「要嗎？」

在這種緊張的心情之下，王小克正需要以香烟來鎮定神經，然而，他伸手到一半，却不敢去接。他記得初來此地時，在烟盒裏所發現的警語。

「不要客氣啊！」嚴心硯道：「只一口烟對身體沒有壞處。」

王小克這才鼓起勇氣，取了一口香烟，用微顫的手放到口裏，他實在不明為何嚴心硯的脾氣如此之好。

嚴心硯取出打火機劃着了火，替王小克燃上了，然後點上自己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王小克吸了一口烟，神經總算稍為鬆弛下來。

「換作是我——」嚴心硯彈了彈烟灰，雖然香烟剛才燃上，並無烟灰，他頓了一頓，才道：「也會像你這樣做的，這是一個聰明人應該有的正常行動。」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這樣說來，他是不怪自己企圖逃走的行動了。

「如果不是阿成，你們現在可能在市區的碼頭泊了岸。」嚴心硯說。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那的確是事實，誰料得到阿成天生神力，竟能硬生生地把一艘馬力極大的遊艇拉回？

「可是，即使你們離開這裏，我仍然有辦法把你們找回來的。」嚴心硯凝視着王小克，道：「你信不信？」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他用「找」字已經算是客氣的了，換作別人，一定會用「捉」字。

「不過，我倒很欣賞你的決斷，」嚴心硯道：「你的確把握了最好的逃走的時機。」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再好的時機又有什麼用？自己仍然逃不脫。

「你們不喜歡這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不，我們很感激你的招待。」

「那麼，為什麼要乘我不備，駕了我的遊艇逃走？」嚴心硯問。

「因為……因為……」王小克道：「你對我們太好了，好得令我們懷疑你的誠意。」

「啊！原來如此！」

「再說，我們離開家裏幾天了，如果不及早回去，家裏人一定會以為我們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嗎？」嚴心硯淡淡一笑，「王小克，你只有一個婆婆，而且是盲眼的，你也不是第一次離家了，對不對？」

王小克心下一凜，他對自己的家庭背景竟然調查得這樣清楚！

嚴心硯又轉頭對白小妹道：「你，根本不是本市的居民，你的家在M埠，而事實上，你在M埠也沒有什麼親人，只有一個嬸嬸，她素來不關心你的。」

白小妹驚訝地望着嚴心硯，顫聲道：「你……你怎麼知道？」

嚴心硯淡淡一笑，又向丁妙妮道：「你母親本來是為你的失踪而操心的，可是近來却被你父親的死而傷心，暫時把你拋開一邊。」

丁妙妮聞言臉色一變，道：「你騙我！我父親好端端的，他沒有死！」

「是嗎？」嚴心硯指指王小克，道：「你問問他，看我是不是在騙你？」

丁妙妮艱澀地過轉頭，望向王小克，雙唇微微抖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剎那間，丁妙妮臉上轉為青白，兩行珠淚簌簌而下，良久，掩着臉「嘩」地一聲哭了起來。

王小克在丁妙妮帶他去歐陽定的別墅看望丁伯時，已經知道她對乃父感情極深，如今驟聞死訊，心底下的悲慟自是不問可知。

半晌，她緩緩地抬起頭來，俏臉上全是淚痕，問道：「我爸爸他……他是怎樣死的？」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是汽車失事。」

「不！不！你騙人！」丁妙妮叫了起來：「我爸爸從來不會駕車的！」

王小克聞言心頭一動，既然丁伯不會駕車，那麼，他的死應該只是一個佈局！是誰故意弄成汽車失事的佈局？

第一個閃進王小克腦海中的便是歐陽定，那個外型慈祥和藹的歐陽教授！

嚴心硯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姑勿論你的父親是怎樣死去，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用太過傷心了。」

丁妙妮忽然向白小妹懷中撲去，在她懷裏啜泣了起來。

白小妹輕輕拍着她的背脊，柔聲道：「妙妮，只要咱們一離開這裏，便可設法追查世伯的眞正死因，如果是被人殺死的話，一定為他老人家報仇。」

嚴心硯將烟蒂按熄，道：「只要你們答應我兩個條件，我立刻送你們回家。」

「什麼條件？」白小妹急忙問。

「把你們在這裏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完全忘掉！」嚴心硯道。

「這是第一個條件，」王小克道：「第二個呢？」

「你，留在這裏。」

「我？」王小克不解地問道：「為什麼？」

「這個我會慢慢告訴你，」嚴心硯道：「你們答不答應？」

「博士，如果我們暫時偽裝答應了你，一離開便背反諾言，你——」白小妹道：「你會……」

嚴心硯揮手示意她不必說下去道：「交朋友講求一個信字，我信任你們，才會提出這樣的條件，是不是？」

白小妹點了點頭。

「再說，」嚴心硯指一指王小克，道：「他還在我這裏，你們當然希望他日後無恙歸去，是不是？」

白小妹又點了點頭。

「好吧，你們考慮考慮，」嚴心硯站起身來，道：「我走了。」

「博士，」王小克喚了他一聲，道：「我們不用考慮了。」

「你肯留下來？」

王小克咬着唇點了點頭。

「很好很好，果然是快人快事，」嚴心硯笑道：「大家一言為定。」

白小妹向王小克走去，低聲道：「小鬼子，你——」

「你和丁妙妮走吧，」王小克故意提高了聲音，道：「博士是好人，他不會對我有惡意的。」

嚴心硯點點頭，道：「不錯，你們放心去吧，只要遵守諾言，說不定我會准許你們每個禮拜來這裏玩，並且過夜。」

白小妹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道：「那麼，我們走了。」

「告訴婆婆我很安全，不用掛心。」

「是。」

「我叫向釗文送你們出去，」嚴心硯輕鬆地說：「這裏離本市很遠，最近的公共巴士站也要走上一個多鐘頭哩。」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那眼色含了千言萬語，剎那間，他們都覺得原來自己這樣關心對方。

望着白小妹和丁妙妮的身影離開房間，王小克吁了口氣，和衣在床上躺下來。

王小克當然不會幼稚到認為嚴心硯純粹只是喜歡自己，而要求留下來，他想起了方以敬那句話：「如果我是你，我只要他一人！」

是的，如今嚴心硯果然聽他的話，只留下自己一人了。

他將自己留下來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當然不是要自己陪他聊天解悶，這是可以確定的。

這個疑團，反正過不多久便會揭曉。

近日來，王小克一直担心白小妹的安危，照嚴心硯的口氣聽來，似乎對自己沒有惡意。

況且，在以後的日子中，還有不少逃走的機會，而他知道絕不會失去任何一個機會的。

王小克閉起了眼睛，想到剛才白小妹臨別前深情的眼神。

白小妹從來不曾向自己表露過愛意，自己也絕沒有試過拉過她的小手——雖然有時甚至想深深地吻她一下；王小克不禁問着自己：這就是愛情嗎？

在不曾認識白小妹之前，王小克的所作所為，目的都為了自己，然而如今似乎只要為了白小妹自己可以做出任何的事。

——這就是愛情嗎？

十五歲的王小克自然不會深徹地瞭解情之為物，然而，他對白小妹的情感，却是從前所未曾有過的。

王小克忽然自床上坐直起身，開了房門，踏進大廳，因為他忽然發現整幢別墅中是如此之靜，靜得有點邪門！

當他看到坐在沙發上沉思的嚴心硯時，才放下心來，可能傭僕們看見主人陷入思維，操作時不敢弄出聲響來干擾他。

王小克躡着足向他走過去，嚴心硯睜開眼睛，望了王小克一眼。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道：「博士。」

「來坐！」嚴心硯拍拍身畔的位子。

王小克坐了下來，應該是攤牌的時候了吧？

然而，嚴心硯重新又把眼睛閉了起來，彷彿沒有王小克這個人的存在。

隔了很久，嚴心硯張開眼睛，凝視着王小克。

王小克心下不由跳了一跳，這種眼色，不正像方以敬，望住自己時一樣麼？

嚴心硯似乎在剎那間決定了什麼事一般，雙眉一軒，站起身來，道：「小克，跟我來。」說罷向旋轉型的樓梯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才跟上前，二樓的禁地，他怎肯容許自己上去？

「來吧！」嚴心硯友善地搭住他的肩膊，道：「我想告訴你這一切。」

王小克聞言不禁又是興奮，又是詫異——當一個人，將他的「一切」告訴你的時候，他一定有所企圖。

二樓的面積沒有地下大，却也有四五個房間，嚴心硯打開了第一個房間的門，道：「進來吧，這是我的工作室。」

王小克從白小妹口中，得知嚴心硯在進行着一項研究，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研究，一踏進那間「工作室」，只見室內有三四張方型木枱，枱上擺滿了各種各式的試管，有些試管中還有液體，不過顏色

也是深淺不同，有的紅如血漿，有的黑如墨汁。

「博士，原來你在做着化學實驗。」王小克自作聰明地說。

嚴心硯淡淡一笑，道：「差不多，不過比化學實驗更深奥一些。」指着幾種液體，道：「這些化學劑是我研究出來的，世界上目前還沒有第三人可以發明它。」

王小克呆了一呆，這樣說來，當然另外還有一個人，便卽問道：「另外那個人是誰？」

「這個人你也見過了，是歐陽定。」

王小克「哦」地一聲又問：「博士，你製造發明這種化學劑的用途是什麼？」

嚴心硯沉吟了一下，道：「簡單一點來說，它可以改造人。」

「改造人？」王小克愕了一愕。

嚴心硯逕自走到一道門前，道：「你過來看看。」

王小克踏上前去，嚴心硯已經將門打開，向內望去，那房間面積更大，擺放着手術床和許多儀器。

「這就是改造人用的儀器。」嚴心硯說話時，嘴角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

「博士，到……到底改造什麼樣的人？」王小克詫異地問。

嚴心硯將門關上，走過去打開另一道小門，原來是間休息室，室裏有床有椅，還有一個冰箱。

「來這裏坐。」

王小克踏進房中，在沙發上坐下來。

「小克，現在我想對你說的一切，是十分重要，而且是眞實的，」嚴心硯鄭重地道：「而且，我所說的一切，也是你應該知道的，至於你有什麼疑問，暫且放在心中，我慢慢才替你解答，好不好？」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好，」嚴心硯坐直了身子，道：「古語有道：『辣椒仔最辣』，你聽人說過沒有？」

王小克點點頭。

「這句老話其實是形容人的，意思卽是說，越是長得矮小的人越聰明，」嚴心硯道：「事實上經過証明，牛高馬大的漢子，通常比較笨鈍，而諸如侏儒之類的人，則靈巧聰明得多。」

王小克一邊聽着，一邊在轉着念頭，他想起身高七尺的阿成，又想起剛剛來到小島的三個侏儒……。

嚴心硯繼續又道：「可是，身材矮小的人，體力通常不及身材高大的人，上帝造人十分巧妙，賦於一方智力，却賦於另一方體力。小時候我就這樣想：爲什麼一個人不能既有一副魁格的身材，同時又有超人的體力？

「假使兩者兼具的話，那才是十足十的完人，兩者之中只擁有一項，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人，是不是？」

王小克一時之間理不出頭緒，但還是點了點頭。

嚴心硯又道：「於是，我開始研究一種增加體高和體重的藥物，你要注意，那絕不是市面上騙人的什麼『增高藥』和『增肥茶』，我特地跑到美國去讀醫學，人體解剖學和生物進化學，將數十年來所學的成果，開始着手這種研究的。

「我首先研究的是人體的新陳代謝，在某種情況下，是否可以增加或減少它的效能，然後再找一個身材矮小的做實驗。

「可惜，我的第一個實驗品離奇地失踪了，那時，他經過藥物注射後，一個月間，體高竟然增加了四英吋，不過智力方面有顯著的衰退。

「他的離奇失踪，給我增添了不少麻煩，不過我還是繼續我的研究，好像阿成，他就是我的第二個實驗品。」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禁「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難怪阿成頭顱特別小，而四肢體格特別發達了！

「阿成以前只是一個侏儒，像今天早上送來的那三個侏儒一樣，體高只有三呎六吋半，」嚴心硯道：「可是在三年後，他的體高增到七呎一吋，體重兩百七十五磅，成績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好。」

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道：「阿成是個啞巴，你怎會找一個啞巴來做實驗？」

嚴心硯苦笑了一下，道：「阿成在三年前並不是啞巴，而且聰明得很，是後來弄成的。」

王小克口唇嗡動正要說話，嚴心硯揮了揮手，道：「我知道，這是我的研究還未臻完善，正如一杯濃咖啡，加進水份後便被冲淡，人的智力大概也是一樣，阿成因爲突然增高，因此智力相應地衰退。」

嚴心硯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最近，被我研究出來更完美的藥物，不但可以增加體高，體重和體力，而且還可以保持原先的智力，甚至可以和體格方面成正比率地增加。」

王小克聽到這裏，已經隱約猜到嚴心硯要留下自己的原因了，一顆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來。

「上個月，我花了一大筆錢，在東南亞各地物色了智力高，體格矮小的人作我的實驗，」嚴心硯道：「今天那三個侏儒就是了。」

「爲……爲什麼一定要用侏儒？」王小克訥訥地問。

「因爲侏儒的智力通常比平常人高，」嚴心硯道：「他們有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笨拙，都是由於自卑感在作祟，你知道嗎？世界上最出名的梟雄，好像拿破崙，希特勒，他們的體格既不高大，也不魁梧，由這點可以証明，身體越矮小的人，智力就越高。」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可是最近我又發覺，由於侏儒的發育不正常，而且處處受人歧視訕笑，因此，就算將來增高了，心理上的影響也會使他們不能發揮出一個正常的聰明人的潛力，況且，人的頭顱不同肌肉骨骼，可以隨意控制大小。

「好像我們的神經中樞，一經外來的物體侵襲，便會產生反抗作用，如果一味以藥物來刺激它的話，最後只會促使它失效。

「阿成的失去聲帶，和動作笨純，便是這個道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經過嚴心硯的解釋，總算明白了一點端倪。

「小克，所以，我要你留下來，帮助我做這個實驗。」嚴心硯說。

王小克雖然早已猜到他的用意，但這時親耳聽到他說了出來，還是不禁震了一震。

「我……我……」王小克囁嚅地道：「我不成的！」

「不，你錯了！」嚴心硯凝視着王小克，道：「你是最好的實驗對象。」

「爲……爲什麼？」

「一來你聰明過人，這一點，經過我的觀察，是無可置疑的了，」嚴心硯道：「二來，你正在發育階段，藥物注射進你的體內，會有事半功倍的效力。」

王小克身子微顫了起來，姑勿論嚴心硯如何美言，他都不會答應的。

「小克，難道你不想快高長大，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嗎？」

「可是……可是……」

「可是怎麼？」

「我想正正常常地長大，」王小克吞了一口口水，發現喉嚨乾澀異常，顯然是神經過份緊張以致，他接着又道：「而不是……不是像阿成那樣。」

「小克，你不會像阿成一樣的，他本來只是一個侏儒而已。」

「如果……如果你的藥物失效呢？」

「不會的，我有信心這一次一定成功，」嚴心硯道：「人與人之間，最要緊的是一個『信』字，我不是說過嗎？」

王小克猛力搖着頭，他實在不能接受這種「增高實驗」。

「小克，本來我是想將你的兩位女朋友拿來作實驗的，」嚴心硯道：「可是你自己闖了進來，而且你比她們都聰明，又是男孩子，小克我實在需要你的帮助。」

「不！」王小克歇斯底里地叫起來。

「小克，你剛才看過那個侏儒吧？」嚴心硯道：「在山麓間的那個？」

王小克渾身打了一個寒顫，眼前出現了血淋淋的鏡頭。

「他就是拒絕和我合作，逃了出去，被阿成推下碎玻璃中去的。」

「阿成還殺了丁伯，是不是！」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冲口問。

「唉！你問這個來幹什麼？丁伯的死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明白了，因爲丁伯的身子，越縮越小，你想捉他回來研究，怎知丁伯不從，於是阿成便殺了他，故意佈成汽車失事的疑局！」王小克冷冷地道：「他留下了大脚印在懸崖下，你怕被人看見起疑，因此你又命他去消滅那些足印，是不是？你說！」

嚴心硯凝視着王小克，嘖嘖嘆道：「你太聰明了，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我一定要用你！」

「曹阿炳和招志仁也是你殺的，是不是？」王小克接着又問。

「小克，老實告訴你吧，曹阿炳本來是我的第三個實驗品，可是他突然背叛了我，」嚴心硯道：「你應該知道這一個叛徒會有怎樣的下場！」

王小克不禁打了一個寒慄，道：「招志仁呢？他根本沒有得罪過你。」

「是啊，所以我何必殺他？」

「你否認招志仁是你殺的？」

「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招志仁。」

王小克眼珠一轉，已然猜到誰才是殺招志仁的眞兇，冷冷道：「可是你畢竟仍然是個殺人兇手。」

「那又怎樣？我所致力的發明，它對人類的貢獻，遠遠超出殺了幾個人。」嚴心硯頓了一頓，道：「唉，小克，我不是聲明過嗎？你不該問太多的問題。」

「嚴先生，」王小克轉換對他的稱呼，道：「我是不會和你合作的。」

「唉！小克，我應該怎樣才能令你明白，我所做的研究是對人類有意義的？」

王小克咬着唇，沒有出聲。

「試想想，如果我的發明成功，人類將會改變一番面目，世界上全是精力充沛，聰明機智的人，那時候，沒有以大凌小，也沒有聰明人欺負愚笨的人的事發生了。」嚴心硯說。

王小克並不被他所動，仍然搖着頭，道：「我絕不會合作的。」

嚴心硯長嘆了一聲，道：「小克，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

說罷，他站起身來，又道：「這樣吧，你在這裏好好地考慮三天，我等待你的答案。」

嚴心硯離開房間，反手將門鎖上。

王小克坐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呆，這才將嚴心硯所說的話想過一遍。

令王小克想不通的是：爲什麼嚴心硯一直好言相勸？他大可以用强的啊！

王小克猛地坐直起身，忖道：「不錯，他一定投鼠忌器，不敢向我用强，我何妨和他刁難下去！」

可是，王小克隨卽想到：自己有什麼可以令嚴心硯投鼠忌器的？沒有！

總而言之，三日後他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自己？

王小克心中亂得可以，他知道嚴心硯會出盡辦法來使自己答應做他的「實驗員」的——除非自己逃脫他的掌握。

然而，當王小克想到那些鐵絲網，那道呼呼有聲通了電流的鐵柵，還有小島四週所鋪的「碎玻璃」，便不由長嘆一聲。

——離開此地，眞是談何容易啊！

花言巧語　脫身妙計

房外忽然傳來脚步聲，王小克側耳一聽，認得那是巨人侏儒阿成的脚步聲，也只有像他那樣高大的人，才發得這樣粗重的脚步聲。門緩緩地被推開了，阿成手捧食物盤，出現在房門口。

王小克向他一笑，自床上坐直起身，阿成來得正好，自己的確已經有點肚餓。

阿成把食物盤放到茶几上，轉身便欲離去。

「阿成！」

阿成轉頭望着王小克。

「你——你以前是個侏儒，是不是？」王小克指着他問。

阿成呆了一呆，才向他點點頭。

「以前你很矮，」王小克用手比了一比，道：「只有三四尺高，是不是？」

阿成又點了點頭。

「現在你長得這麼高，是不是嚴博士替你不斷注射的後果？」

阿成茫然地點着頭。

「博士呢？」

阿成搖了搖頭，表示博士不在。

「他出去了？」

阿成點了點頭。

「到什麼地方？」

阿成搖着頭，聳了聳肩。

王小克心頭一動，如果嚴心硯不在別墅中的話，自己說不定有機會！

他緩緩地站起身，向阿成走去。

然而，阿成立刻擺出一副戒備的神色，將身子擋在房門前。

「阿成，你放心，我……我只是尿急，」王小克靈機一觸，道：「對了，厠所在那裏？」

阿成向外指了指。

「阿成！你做做好心，帶我去好不好呢？」

阿成猶豫了一下，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心頭大喜，急忙跟他走出。

可是，經過實驗室，踏出走廊時，王小克却看到向釗文正坐在樓梯口的一張沙發上在閱報。

向釗文聽到脚步聲，抬起頭來。

「幹什麼？」向釗文問。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道：「拉尿。」

向釗文這才放心，俯首看他的報紙。

洗手間在走廊的尾端，是一間用瓷磚砌成，佈置得十分整齊清潔的浴室。

王小克望了阿成一眼，見浴缸後有一道玻璃窗，走上前打開一望，有條水管沿着牆邊而下，正是通向海邊碼頭。不由大喜。

王小克不動聲色地關上窗門，拉了一下抽水馬桶，打開門出來，只見阿成站在門外等候，想是嚴心硯授命他不斷地在監視着自己的。

王小克告訴自己，如果要逃出此地，只有利用這個「七尺侏儒」阿成！

幸好阿成只是一個智力極低，很容易聽人唆使的「白痴」，機會相當多。

回到休息室後，阿成目送王小克入房，把門關了起來。

王小克側耳聽了一聽，實驗室裏闃無人聲，伸手在門柄扭了一扭，果然如自己意料之中，被反鎖住了。

他蹲下身來，自門縫間張望出去，看到阿成坐在一張椅子上打瞌。心念一轉，計上心來。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下午七時多，天色也逐漸暗了，如果想逃走的話，應該把握每一分鐘，而且要趁嚴心硯不會回來之前！

他輕輕叩了叩門，道：「阿成哥，你過來。」

阿成走近門前，將門打開，探頭進來望着王小克。

「進來坐啊！」王小克面露笑容。

阿成猶疑了一下，踏進房來，王小克急忙招呼他就坐，然後問：「博士還沒回來嗎？」

阿成搖了搖頭。

「你整天呆在這裏，悶不悶？」

阿成迷茫地望住王小克，不知如何回答。

「阿成哥，外面的世界又繁榮又好玩，」王小克試探着問：「對了，你喜不喜歡女人？」

阿成雙眼一亮，牢牢地望定王小克。

王小克一見他的眼色，心下大喜，急忙道：「你這輩子，親近過女人沒有？」

阿成搖了搖頭。

「女人眞是迷人，」王小克作了一個欲仙欲死的表情，道：「試想想，如果把一個脫得赤條條的女人摟在懷裏，和她肌膚貼肌膚，那將是如何的享受！」

阿成眼眶裏閃出異樣的光芒，聽得津津有味。

「我有辦法替你找到女人，而且是身材最好，對人最熱情的女人！」

阿成雙眉一揚，呼吸忽然加促。

「成哥，博士雖然對你好，但一天到晚只命令你做事，這樣辛苦幹什麼？你應該到外面去享受享受才對！」王小克說。

阿成嘀嘀地喘着氣，眼眶中異樣的光芒越來越甚，王小克知道剛才那一番話擊中了他的要害，急忙乘勝追擊，道：「成哥，如果你跟我出去，我担保你五分鐘內可以找到三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她們對你千依百順，一點也不會反抗！」

看官，古人有道：「食色性也」，阿成在侏儒階段時，差不多所有的女人一見他便掉頭而走，只有乾望着，心思思的份兒；一旦體高七尺後，一切行動又全控制在嚴心硯的手中，嚴心硯只顧驅策阿成，絲毫沒有想到阿成仍然是一個人，而一個人「不論他是什麼樣的人」，當然有人的需要！

阿成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接觸過女人，也從來沒有人和他提起男女間的事，他不啻是一座待發的火山，經王小克生動的形容下，剎時間只覺慾火焚身不可收拾。

王小克料不到自己三言兩語便覷破了阿成的弱點，又慫恿他道：「成哥，我們有辦法離開這裏的，到外面玩玩女人後再偷偷回來，反正沒有人會知道。」

阿成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王小克道：「好不好？」

阿成連連點頭。

「好，你跟我來。」王小克說着站起身來，向實驗室走去。

阿成自後跟了上來。

王小克悄悄打開實驗室的門向下一望，只見向釗文已經回房去了。

向釗文以為有一個七尺之軀，力大無窮的阿成看守着王小克，自然萬無一失，怎知王小克一番花言巧語，便把智力甚低，只會聽命行事的阿成說動了。

他打開室門，向阿成招了招手，逕自向洗手間奔了過去。

阿成倒也並不完全笨了，他也像王小克一樣，躡着足躡奔上前。

兩人來到洗手間，將門鎖上了，王小克打開玻璃窗，向阿成打了一眼色，領先爬了下去。

阿成動作笨拙，但還是順利地抓着水管，爬了下來。

「咱們乘博士的遊艘出去。」王小克低聲道：「碼頭有沒有人看守？」

阿成點了點頭。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看到有個人影在石級處巡來巡去。

阿成一見到那個人影，忽然有了怯意

，轉身便想爬上水管。

王小克急忙拉住他，悄聲道：「別怕，萬事都有我！」

他拉着阿成，俯下身向碼頭竄了過去，那人剛巧坐在石級間休息，王小克在附近樹叢間伏下身來，靜窺他的動靜。

阿成緊張得渾身發抖，那人聽到異聲，忽然站起身來，道：「什麼人？」

王小克對阿成打了個眼色，示意他不可出聲。

那人向樹叢這邊走過來，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腦際間閃電般轉着念頭。

當那人來到樹叢前時，王小克忽然大喝一聲，道：「阿成，打倒他！」

阿成呆了一呆，王小克急忙道：「阿成，快動手！」

阿成似乎生就一種聽命和服從的性格，當下踏前一步，向那人揮拳。

那人聽見阿成，正感詫異，他怎料到「自己人」竟會揮拳相向，天靈蓋吃了阿成一拳，哼也不哼一聲，栽倒下地。

「做得好！」王小克讚了阿成一聲，逕向石級衝了下去，一面叫道：「阿成，解開纜繩，咱們找火辣辣的女人去了！」

阿成精神一振，趕上前動手解纜繩。

這時，向釗文聞言出現，老遠見到阿成的影子叫道：「阿成，發生什麼事？」

阿成驟聽向釗文的聲音，畢竟心虛，停下動作，向他望去。

向釗文邁開大步，向碼頭這邊奔了過來。

王小克大急，叫道：「阿成，難道你不要女人了嗎？」

阿成回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又動手解着纜索。

王小克急忙跳下遊艇，開着了引擎，這時，向釗文已經奔上前來，一見當時情況，喝道：「阿成，你作反了嗎？快阻止他！」

王小克見纜繩已被解開，暗叫了一聲「阿成，對不起了！」發動了機器，遊艇緩緩地向外駛去。

向釗文又急又驚，奔下石級，「拍」地一聲，摑了阿成一個巴掌，逕自向下衝來。

然而，遊艇離岸已經三四碼遠，向釗文徒呼嗬嗬，無奈伊何。

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向釗文指着阿成大罵，阿成將頭埋在雙臂之間，像是一隻受驚了的老鼠。

王小克看到那個情況，不禁暗嘆了一聲，阿成徒具七尺之軀，却等於一個傀儡，沒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見，更加沒有獨立的性格。

他忽然想到，像阿成這樣的七尺侏儒，不正是一些野心政治家和軍事家所要求的「人才」嗎？他只會聽命行事，不會造反——如果沒有人唆使的話。

遊艇離開小島後，王小克不禁吹起口哨來，這次的脫險，雖然有點迹近於奇跡，但世界上，每個時刻都有奇跡發生，好像阿成這樣的侏儒，就是一個奇跡。

王小克自然不會將遊艇駛到市區碼頭，他預料到向釗文也許會在那裏等他，所以，他把遊艇駛近了一個海灘任由它擱淺，然後跳下水中。

水深只及腰際，王小克輕鬆地向岸上邁步。

上岸之後，王小克來到馬路旁，望着寬闊的馬路，他問自己：到那裏去？

本來，甫脫險境，應該回家看看婆婆和白小妹才對，然而，他知道家裏並不安全，當嚴心硯回島發現自己逃脫後，自己的家將是他追捕搜查的第一個目標。

最安全的地方當然是警局！

一個小時後，王小克向載他到警局的外籍男子道了「拜拜」後，踏上警局的台階。

當他進入報案室後，迎面有個男子走了出來，王小克一見那副鬍鬚滿面的臉孔，不禁失聲叫了起來。

他是嚴心硯！

嚴心硯驟然見到王小克，也是呆了一呆，但隨即向他露出笑容。

在嚴心硯的背後，跟着周探長，後然是白小妹和丁妙妮！

她們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相聚？王小克望着他們呆呆出怔。

白小妹已經看到了他，驚喜交集地趨上前來，叫道：「小鬼子！」

「他不是回來了嗎？」嚴心硯指一指王小克，向周探長說。

周探長凝視着王小克，道：「不碍事嗎？」

王小克茫然地搖頭。

「好，你可以走了，」周探長道：「博士。」

「如果還有什麼事的話，最好找我的律師，」嚴心硯儘量掩飾着他心底下的驚訝，說道：「我工作很忙，時間也相當寶貴。」

「博士，我們的時間也很值錢。」周探長冷冷地反唇相稽。

目送嚴心硯離去後，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竟然放了你？」白小妹道。

「是我逃出來的。」

「到裏面講話吧。」周探長領先向他的辦公室走了過去。

四人在辦公室坐下後，周探長道：「好吧，小鬼子，你先說。」

王小克的眼珠一轉，已經猜到白小妹，丁妙妮和嚴心硯會在警署相見的道理，他道：「我們遇險被擒的事，白小妹都說過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現在輪到你了，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當然用計謀，」王小克道：「剛才為什麼不將嚴博士扣留下來？」

「我們沒有証據。」

「我，白小妹和丁小姐可以作証。」

「你們今年幾歲？」周探長苦笑一下，道：「超過十八歲了嗎？本市的法律，你們知道嗎？」

王小克緘默了，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年証人，所作的証供是沒有法律效用的。

周探長又道：「當白小姐告訴我你被姓嚴的軟禁在一座小島上時，我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設法將他傳來嚴問的。」

「——為什麼。」

「因為姓嚴的是一個著名學者，在國際上很有地位，政府尊重他。」

道。

「可是他是一個殺人兇手！」王小克道。

周探長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

「曹阿炳和丁伯是他殺的！」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可是，我們可以提出什麼証據？」

王小克又緘默了。

× × ×

半晌，周探長才道：「你們回去吧，這件事由我來辦好了。」

王小克不以為然地望住周探長，道：「探長，你怎樣着手？」

「這是我的事，」周探長情緒不佳，又打起官腔來，說道：「你在懷疑我的能力？」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好吧，我們走了。」

三人來到辦公室門前，王小克忽然轉頭問：「探長，曹阿炳和丁伯的驗屍報告出來了嗎？」

「出來了。」周探長淡淡地答。

「在他們的血液中，可是發現了什麼未經証明的化學液體？」王小克問。

周探長雙眉微微一揚，道：「你……你怎麼知道的？」

王小克淡淡地笑了一笑，道：「這可能便是嚴博士殺害他的証據，探長，不妨到他的實驗室查查吧，也許可以發現同樣的化學物質，這就是証據了！」

周探長聞言一怔，怎麼自己做了數十年的探長，思想反而不及一個後生小子的敏捷？

他敲了敲自己的額頭，敢情是年紀大了的關係，腦筋有點不靈光了。

王小克離開警署後，忙問道：「小妹，那天你們離開小島時，是誰送你們回家的。」

「向劍文。」白小妹眼珠一轉，已明其意，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笨到帶他回家，我們在距離木屋區還有四五個車站，便下了車，然後才轉搭十四座位小巴回家的。」

「有沒人跟踪？」

「沒有。」

「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樣說來，自己的担心倒屬多餘的了，嚴心硯並不知道自己的地址。

「咱們回去吧。」王小克說。

「我——我也要回家了。」丁妙妮說道。

「反正順路，我們送你一程。」白小妹拉了丁妙妮過馬路，向不遠處的巴士站走去。

× ×

「小鬼子，睡吧。」白小妹說。

「睡不着。」

「為什麼。」

王小克嘆口氣道：「還不是為了這幾天所發生的事？」

「其實現在眞象已經大白了，殺死阿炳和丁伯的是嚴心硯，我們也知道他到底在攪些什麼鬼。」白小妹道：「剩下來的，只是警方怎樣去對付他而已。」

「歐陽定呢？」王小克翻了一個身，似乎在問着自己：「他為什麼突然失踪？還有，招先生的死和招芷蒂的失踪，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算了吧，你不能要求每件事都要有圓滿的解答。」白小妹說。

王小克咬了咬唇，他就是希望每件事都有圓滿的解答，好像那個老婦，那張字條，還有鄧川，方以敬他們四個結拜兄弟究竟為了什麼而翻臉。

當白小妹神秘失踪後，王小克曾經暗暗發誓：倘若白小妹無恙歸來後，他將會退出這一連串的神秘事件不再置身其中。

如今，白小妹無恙歸來，王小克却覺得有追根究底下去的必要。

要知道，王小克的好奇和求知之心，比任何人都要濃厚，他忽然想起了歐陽定別墅的那道圍牆！

當阿成推開那道隱蔽着的出口時，王小克便明白老婦的突然失去踪跡是什麼一回事了。然而，老婦進了別墅後，又到了那裏？同時，她和歐陽定有什麼關係？

想到這裏，王小克忽然一骨碌爬起身來，穿上了衣服。

「幹什麼？」白小妹問。

「出去一趟。」

「去那裏？」白小妹也坐直起身。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快起來穿衣服，」王小克向帆布床上的白小妹道：「不要問三問四。」

白小妹聰敏過人，轉念間，已經猜到他要去的地方了。

「這樣太冒險了吧？」白小妹問。

「咦？你當初由M埠跟我來這裏時，不是說過，最喜歡過冒險的生活嗎？」

白小妹披上外衫，道：「好，我就和你一道去瞧瞧。」

一個小時後，兩人已經來到歐陽定那幢古堡式的別墅之前。

王小克來過這幢別墅許多次，對別墅外面和內裏的情況已經十分熟悉，他拉着白小妹的手，繞到圍牆下，試着用手一推，果然有塊圍牆向外移開。

「進來。」王小克領先踏進別墅。

「小鬼子，你怎知道這裏有個出口？」白小妹悄問道。

「是那個七尺侏儒阿成帶我經過時發現的。」

「那天他也是從這裏將我擄走——」

白小妹才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伸手抿住她的嘴唇，示意她不要出聲。

這個時候，別墅裏寂靜如死，忽然，一陣軋軋聲自內傳了出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是暗暗點着頭。

「裏面有人。」白小妹低聲說。

王小克點點頭，拉着白小妹向後花園竄去。兩個人來到氣窗下，王小克搬了個木箱墊腳，爬上氣窗，然後伸手將白小妹拉了起來。

不一刻，兩人已經落在儲物室內，王小克躡足走到門後，從鎖匙孔張望出去，只見有個老婦手持蠟燭，正自歐陽定的房間走了出來。

王小克向那老婦望了一眼，便認得正是那天將一張字條交給自己的那個，只見她小心翼翼地拿着蠟燭，向大門走去。

她打開了大門，閃身而出，接着立刻把大門掩上了。

王小克心下納罕，三更半夜，老婦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兩人這次來此的目標，就是想查一查別墅中是否另有機關，因此，並沒有追上前，反而打開儲物室的小門，向歐陽定的寢房走去。

王小克一面取出了那個袖珍電筒照射着，歐陽定的寢房被褥整齊，一切傢俬完好如故，並沒有什麼可疑的跡像。

然而王小克心裏明白，機關一定就在這間寢房之中，連圍牆中也另有出入口，內部寢室，當然更有可能另有通道通到其他密室中去。

王小克仔細打量着房中的擺設，冀圖找出機關的所在。

然而，每一件傢俬，每一樣物事都似乎安放在本來應該放的地方，那裏有什麼機關？

突然，王小克想起歐陽定向招芷蒂說過的一句話：「我先下去了！」

當時，王小克曾經暗暗奇怪，為什麼歐陽定用這個「下」字，而不是「進」字，天下間那有人是「下房間」的？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密室一定在房間的底下，而歐陽定一向便是住在密室中的。

一想通了這一點，王小克立即悄聲告訴了白小妹，叫她小心留意地上的機關。

王小克和白小妹眼力銳利，將整個寢房巡視一遍後，發現那張大床最具嫌疑。

他們不約而同地扳住了床框，搖了一搖，那張床竟然紋風不動。

普通的床都是活動的，而歐陽定的這張床却似乎是釘死的一般。

兩人對望了一眼，掀起了床墊。

床墊下面是一塊木板，那是任何乳膠



王小克與白小妹把木板托了起來，下面果然是一個洞。

床都會有的，不足為奇。

出奇的是那塊木板的中心，鋸開着一個長方型的洞而仍然由原來的木板鋪着。

王小克心頭一喜，看來密室的通道，就在那塊長方型的木板之下了。

他向白小妹打了一個眼色，一前一後地把木板托了起來。

下面果然是一個洞！而且，還有一道木梯蜿蜒着通到下面。

王小克向白小妹點了點頭，低聲道：「是這裏了。」

「怎麼樣？」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下去看看好嗎？」

「不怕他？」

王小克呆了一呆，如果歐陽定眞的躲在下面，如果他有什麼見不得光的秘密藏在下面而被自己發現了，說不定又會不利於自己。

可是，千辛萬苦地查到了這個密室的入口，難道罷手偷偷離去不成？

「小鬼子，」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依我說，咱們明天叫周探長來看看，不就行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周探長不同自己，他是不能擅入民居的。如果他要踏進這幢別墅搜查，必須經過冗繁的手續。

倘若下面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地牢，一定會被周探長奚落一頓的！

王小克受得起周探長大罵一番，却經受不起他的奚落！

他側耳聽了一聽，下面靜悄悄地一點聲息都沒有，不由勇氣倍增，道：「我先

下去看看。」

說罷，王小克領先踏下木梯，白小妹躊躇一下，跟隨在後。

那木梯的構造倒是十分結實，踏上去了無聲息，王小克按着袖珍電筒照路，只見木梯大約二十餘級，下面是花岡石鋪成的地面。

雙脚落地後，王小克熄了袖珍電筒，兩人貼着冰凉的牆壁等待眼睛習慣黑暗。

那是面積相當寬敞的地牢，要穿過一條狹長的甬道，才是地牢的中心。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的手，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生怕發出任何聲音。

兩人走過那條狹長的甬道後，出現在面前的，是一個佈置得十分豪華的客廳。

客廳中有一小盞壁燈亮着，大概是那老婦剛才臨走時開來照明用的。

兩人一看到那個佈置豪華新頴的客廳，不由面面相覷，顯然是有人住的！

用不着說，住在地牢中的一定是歐陽定。

可是，為什麼他有清新空氣的正房不住，却要住在這個要以通風設備維持呼吸的地牢房？

他們猶豫了一下，踏下台階，那是一個鋪滿了腥紅色地氈的客廳。

客廳左右兩側都各有四道房門。王小克暗忖：地牢中一共有八間房，為什麼要這樣多？裏面全都有人住着嗎？

「小妹，你說咱們該怎樣做？」王小克附在白小妹耳畔問。

白小妹沉吟了一會，道：「你想怎樣做便怎樣做，我跟你。」

王小克咬了咬唇，向左側第一道房門走了過去。

雖然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王小克還是躡着足而前，生怕發出脚步聲。

他來到房門前，白小妹也跟着上來。

王小克伸手放在門柄上，輕輕地向下一扭，門竟然沒有鎖住，緩緩地開了！

王小克輕輕地，一吋一吋地推開房門，房內黑漆漆一片，藉着壁燈射過來的微弱光芒，隱約看得到是一間面積甚大的實驗室！實驗室裏沒有人，也沒有燈，王小克隨即把門關上了。

「歐陽定原來也在做着秘密研究。」白小妹靠上前來，低聲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歐陽定也是美國歸來的生物學教授，周探長告訴過他。

「咱們再過去看看。」

王小克說罷躡足向第二道門走去。

第二道門也順利地被推開了，房裏沒有燈光，壁燈的光綫又照射不到，因此，王小克取出了袖珍電筒，向內照射。

首先，他看到髹着粉紅色的牆壁，跟着，是粉紅色的裝飾用的窗帘布（因為地牢中根本沒有窗戶）粉紅色的床褥……。

當電筒的光照射在躺於床上的一副面龐時，王小克差點驚叫起來！

那是招芷蒂！

招芷蒂美眸微閉，顯然正在甜睡中。

既然招芷蒂在這裏，招志仁之死，當然和歐陽定有關了！

想到自己身在一個殺人兇手的密室中，王小克不寒而顫，急忙熄了電筒，退出房來。

「怎麼了？」白小妹低聲問。

「她就是招志仁的女兒，招芷蒂。」王小克道。

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白小妹早已從王小克口中得知這件事的始末，不由也是愕了一然。

「小鬼子，咱……咱們還是走吧，」白小妹道：「既然招芷蒂在這裏，周探長大可公然操進來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這個陰森森的地方，還是少耽一刻好一點。

兩人轉過身來，赫然發然對面一個房門開了，歐陽定身穿睡袍正望定了他們。

王小克和白小妹大驚失色拔脚便跑。

「喂，別跑！」歐陽定叫道。

王小克和白小妹那裏肯聽，死命向甬道那邊跑去。

就在兩人即將接近甬道出口時，忽然「砰」地一聲，一道大鐵閘由上降了下來，阻住他們的去路。

這時，右側三道房門打了開來，奔出三個身材短小，滿面精悍之色的男子來。

那三名男子五肢短小，大約只有三呎多高，說他是侏儒吧？却又不像，但說他是正常人吧？常人那有這般的矮？

三人高度都差不多，動作也差不多一樣敏捷，前後圍住了王小克和白小妹。

王小克望了他們一眼，不由暗暗詫異，這三名男子肌膚白皙，顯然久不見天日，臉上稚氣未除，說他們二三十歲亦可，說他們只有十餘歲亦可，總之是看不出他們眞實的歲數。

「一號，二號，三號，」歐陽定踏上前來，道：「你們讓開。」

三名男子用敵意的眼光望了王白兩人一眼，動作一致地退到一旁。

「你們進房吧。」歐陽定道。

三名男子各自交換了個眼色猶豫着。

「聽到了沒有？」歐陽定道：「他們兩人只是小孩子而已，我應付得來。」

那三名男子這才轉身回房。

忽然，背後傳來嬌嫩的聲音：「發生什麼事啊？」

王小克回頭一看，只見招芷蒂的房門也打開了，她正揉着眼向前走來。

「唉，娟娟，叫你好好地在房裏睡，又出來幹什麼了？」歐陽定趨上前去抱起了她，向寢房走去。

「怎麼她叫娟娟呢？」白小妹詫異地問。

「我猜，大概是歐陽定替她改的新名吧。」

歐陽定把招芷蒂抱進房，順手把門關上了，向兩人走過來。

王小克忐忑不安，凝視着歐陽定。

「如果我沒記錯，你就是叫王小克的那位吧？」歐陽定笑着說。

王小克點了點頭。

「來，到我的房裏坐坐吧。」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在這種情況之下，反抗也是沒有用的。

三人進入房中，歐陽定指着一張沙發，示意他們坐下，他托了托眼鏡，道：「你們怎會找到入口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們……我們只是誤打亂撞闖進來而已。」

歐陽定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以為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怎知——」

「歐陽先生，你……你為什麼要住在這裏？」王小克問。

歐陽定抬起了頭來，凝視着王小克，道：「難道你以為我喜歡？」

「我知道了，你是怕嚴心硯，你的結拜兄弟找上門來，對不對？」

歐陽定聞言臉色一變，顫聲道：「你……你怎會知道？」

「我今天才自他的別墅裏逃出來，」王小克道：「他也跟我提過你。」

「哦？」歐陽定神色緊張，道：「他提……提我什麼？」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他知道歐陽定和嚴心硯不睦，有可能還是深仇大恨，如果想順利離開這裏的話，只有大說嚴心硯的壞話博取歐陽定歡心才行，於是道：「他不是個好人，狗口裏怎會長出象牙？」

歐陽定苦笑一下，道：「他究竟說了我什麼？」

王小克答非所問地道：「歐陽先生，你知道嗎？曹阿炳是被嚴心硯殺的。」

「這個我知道，」歐陽定道：「不過，阿炳以前根本就是他的人，我實在不該收容他的。」

王小克料不到歐陽定聽了自己的話非但不怒，反而有自疚的表示，一時間想不到話題。

歐陽定抬起了頭來，問：「王小克，你到嚴心硯的別墅中去幹什麼？」

「不是我自願去的，是他將我捉去的。」王小克故意誇大其辭。

「誰捉你？」

「那個七尺侏儒，」王小克道：「阿成。」

歐陽定又是嘆了一口氣，道：「唉，阿成以前的智力簡直幾乎和愛恩斯坦一樣，如今，恐怕只剩下無幾了。」

「不，他現在簡直只是一個只懂得聽命於人的行屍走……走……」

「肉！」白小妹接口。

「對了，是行屍走肉，沒有思想，沒有獨立性格。」王小克道。

「他成功了！」歐陽定緊皺着雙眉，道：「他所要求的改造人就是如此。」

「你說什麼？」王小克心下一凜。

「你以為嚴心硯改造阿成的目的又是什麼？」歐陽定反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才道：「據他告訴我，他要使人類不但有高等智力，還要有體力——」

王小克未說下去，歐陽定便苦笑着揮了揮手，道：「全是騙人的！」

「為……為什麼要騙我？」

「告訴我，他要求你做他的實驗品，是不是？」歐陽定問。

「不錯。」

「這就是了，」歐陽定托了托眼鏡，道：「為了得到你的合作，壞的當然要講成為好的，死的也要說成是活的了。」

「可是……可是他可以用強啊。」王小克道。

「用強？」歐陽定搖着頭，道：「不成的，如果你不是心甘情願接受試驗，那麼，生理和心理上的潛在反抗力，會破壞了藥物的效能。」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怪不得嚴心硯一直以禮相待，並且給予自己三天時間去考慮。

「歐陽先生，我……我有一個問題問你。」王小克訥訥地說。

「問吧。」歐陽定慈祥地笑着。

「嚴心硯研究出這種『改造人』來幹什麼？」王小克問。

歐陽定站起身來，道：「這件事如果說起來，應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暗暗祈禱他能把三十年前的事說出來。

「你們——想知道？」

兩人不約而同點着頭。

「也罷！反正你們所看到的已經不少，與其一知半解而產生誤會，倒不如一五一十將眞相告訴你們，」歐陽定澀笑了一下，道：「當你們得知眞相後，憑你們的知識去判斷應該怎樣做吧。」

歐陽定重新坐了下來，道：「三十年前，我，嚴心硯，方以敬和鄧川四個人在美國某大學讀書，由於我們年紀都差不多，而且很談得來，又是班上唯一的四個華裔學生，因此，我們學水滸傳的英雄，撮土為香義結金蘭了。」

王小克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情形，四個年輕人，滿胸熱情地照小說書上的描寫結拜……

歐陽定吁了一口氣，道：「當時，我們出入與共，患難同當，的確是比親生兄弟，同胞手足更親了幾倍。

「我們都有一個願望，希望將自己所學造福人類，至於『改造人』，還是後來畢業後才想到的。

「畢業後，我們仍然留在美國，都想創一番事業後才衣錦還鄉。

「後來，我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她叫羅劍青，很男性化的名字，她，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

王小克聽到這裏，忽然想起那個老婦，敢情她便是叫「羅劍青」的歐陽太太。

只聽歐陽定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方以敬和嚴心硯是最先向劍青求婚的兩人，可是，我那時也深深地愛上了她。

「小朋友，你可能不明白，在美國那種地方，一個華籍少女，眞是比一份高薪厚職還更重要，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牢不可破，認為中國人要討一個中國太太才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何況，像劍青那樣又漂亮又有學問的女孩子眞是找遍全美國也找不到——」

王小克不由又想起了那老婦來，如果她眞是羅劍青的話，那麼歐陽定的話便有點值得懷疑了，像她那樣又乾又澀的老太婆，那像是當年「找遍全美國也找不到」的漂亮少女？

「所以，不能怪我們三兄弟狂熱地追求她。」

「歐陽先生，那位鄧川先生為什麼不加入追求的行列？」王小克打岔問。

「鄧川一天到晚只會練健身，體力有了正當而且大量的消耗，對男女間的事，

便比較淡漠得多了，」歐陽定道：「你懂不懂？」

王小克點着頭，自己跑了一大段路後，就算有個全身赤裸的女孩子站在自己面前，一時間也會無動於衷。

「我比較含蓄，嚴心硯却懂得花言巧語，方以敬也很有追求女孩子的本領，」歐陽定仰起首來，回溯着往事：「可是愛情這種東西是很奇妙的，劍青同時看上了我們。」

「那……那有這個可能？」王小克詫異地問。

歐陽定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也不相信，可是，經過事實証明，她對我們三兄弟倒是不分彼此的。

「方以敬首先向她攤牌，要她在我們三人之中選一個作終身伴侶，因爲我們都知道，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最後一定會演變成爲悲劇。

「在一個聖誕節前夕，她約了我們三人出來，告訴我們，她實在難以選擇，不過，倒是想到了一個方法。

「她要我們在事業上面競爭，限期一年，看看誰的成就最大，便嫁給誰。」

歐陽定說到這裏，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接道：「由於我們讀的是科學，所以，只有致力研究，希望埋頭苦鑽，研究出一種新的東西出來。

「當時，我雄心勃勃，還暗中下了決心，要使我的發明震動世界，甚至像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位博士取到『諾貝爾獎』！

「理想歸理想，實踐起上來，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對生物比較有興趣，因此，決定致力研究它。

「方以敬讀的是經濟，他開始向小型企業着手，而嚴心硯讀的和我一樣，也是生物學。

「我們搬開來住，各自成立了一個簡陋的實驗室，埋首研究，比考取博士銜頭寫論文更緊張十倍。

「在起先三個月內，我們偶爾也會聚聚首，談談天，但，我發現嚴心硯不斷在探聽有關我的研究。

「我完全沒有機心，將我的研究告訴了他。」

王小克插口問道：「歐陽先生，你的研究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地球的人口增加率是幾何式倍增的，而地球上的空間，在未來的一個世紀內，將會被人類利用殆盡，」歐陽定道：「那時，世界上雖然有許多國家先知先覺，提出了節育的口號，但人口的增加幅度，依然有增無已，唯一的方法是：改造人！」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不到歐陽定的研究和嚴心硯倒是不謀而合。

「改造什麼的人？是否將人的生殖器改造？抑或限定每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雙兒女？」

「我當時野心和志向甚大，認爲節育已經開始推動，避孕藥也開始發明，如果我想一鳴驚人的話只有從人類本身着手。

「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念頭一閃，人的軀體爲什麼要這樣大？當一切都靠機械和電腦去工作的時候，人最重要的只是腦子和智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人的軀體比原來小一點，甚至只有猴子一般大小的話，豈非可以節省去很多的空間，騰出更多的地方容納不斷繁殖的人口？」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歐陽定的想法太不可思議了！

「試想想，一間面積一百方呎的房間，本來只適宜給一個人，兩個人，最多三個人居住，」歐陽定道：「如果人的體積縮小了，豈非節省了不少地方？」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歐陽定的想法雖然不可思議，但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道理。

王小克忽然想到丁伯，想到招芷蒂，也想到那三個男子。

「我們人體的增高，是有一定規律，並且是受腦下垂體所控制的，」歐陽定繼續說道：「換言之即是，一個正常的人，發育到一定階段，便會停止發育和增高。好像說，一個正常的年輕人，在二十五歲之前是發育和在不斷增高時期，一過了這個年歲，便很難再增高，那怕只是一吋。

「同時，侏儒的形成便和發育不正常有關係，據專家研究所得，有許多因素致使侏儒一輩子最多只能長到三四尺高，之後便難有寸進，」歐陽定望着王小克，道：「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歐陽定欣慰地點着頭，道：「唔，好聰明的孩子，我猜你的智力商數一定有一百七十以上，好，我們言歸正傳，我調查過侏儒的智力，他們的智力商數，往往不比普通人小，因此得到証明，長得矮小的人，未必便不聰明。」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這倒和嚴心硯的說法一致。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有什麼法子阻止人們長高，而不影响他們的智力和美觀呢？」歐陽定道：「侏儒的智力雖然甚高，但，外型並不美觀，對不對？」

「不錯。」王小克答。

「這便是我研究的重點，」歐陽定說道：「後來我發覺，如果將一件破壞增長的藥物注射在正處於發育年齡的少男女體內，必定可以產生後果的。」

王小克問道：「好像那個娟娟？」

歐陽定點了點頭，道：「不錯，可是三十年前，我竟然沒想到這一點，我利用幾個已經發育成熟的學生作實驗，結果失敗了，他們日漸萎靡，日漸消瘦。

「這件事傳到我執教的學校當局，他們便革了我的職。」歐陽定道：「這時，一年的期限也到了，嚴心硯早已探聽到我的研究，故意背道而馳，要發明一種促進人體增高的藥物。」

「可是你的太太是怎樣嫁給你的？」

王小克急不及待地問。

「這個慢慢才說不遲，總之，當時，我們都迷上了自己的研究，只望成功，至於是否能奪取美人心，反而是次要的問題了。

「有一次，嚴心硯在閒談中向我吐露，原來他的發明能使原來非常聰明的人變爲笨鈍，不過，如果『實驗員』的智力商數只在一百二十之間的，將來發育高大時，簡直是個白痴，而智力商數在一百七十以上的，則可以稍懂人性並畧會思考。」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這才明白爲何方以敬如鑑賞稀世奇珍地望着自己，至於嚴心硯爲何放了白小妹和丁妙妮一點，當然是自己的智力商數遠高於她們了。

「當時，我和嚴心硯大大地爭吵了一頓，責他這種發明是在摧毀人類的靈性，是一種最最愚笨的發明，他當然不服氣，反唇相稽，臨走時，並且說有一天必定會成功的！

「劍青見我們的研究成果不但不可以公開來，而且還鬼鬼祟祟地，便懷疑了，方以敬的事業則已經有了眉目，那時，他已經是一間大商行的營業主任，並且有機會晉升爲經理，副總裁的地位。

「在方以敬來說，他以爲自己的機會最高，可是，劍青在知悉我的發明後，一聲不响地嫁了給我。

「方以敬和嚴心硯自然十分生氣，都說我是暗中取巧，用計奪取劍青的，我一時也想不到應該怎樣向他們解釋才好。

「後來，我的研究仍然繼續下去，可是找不到實驗品，因爲沒有人自告奮勇，所以，我帶了劍青來到本市，在祖傳的這幢別墅住下來。」

「爲什麼要住在地牢？」王小克問。

「故事還沒有完哩！」歐陽定道：「幾年之間，嚴心硯，方以敬和鄧川他們也相繼回來了，方以敬繼續他的生意，鄧川開了一個健身院，嚴心硯因爲家裏有錢，承受了他父親的一個小島，仍然做着那種研究。」

「你也一樣研究着。」王小克道。

歐陽定點了點頭，道：「不錯，可是，我發現嚴心硯變了質，他有意製造一羣『半白痴』來供他驅策，並且想到，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的話，將來有可能使全人類都變成體力奇大，腦子奇笨的『半白痴』，那時，他將會統治這個世界！」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倘若嚴心硯奸謀得逞的話，那將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站在人道立場，我當然不能任他這樣做，」歐陽定道：「因爲本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在進行這種研究，我一定要阻止他。」

王小克眨了眨眼，心想憑他一己之力，怎能辦到這一點？

「所以，近年來，我們一直互相鬥爭着，他想破壞我的研究，我也想粉碎他的研究。」

「你爲什麼不報警？」白小妹忽然插口問。

「報警？」歐陽定赧然一笑，道：「如果我所做的研究可以公佈出來，我便可以報警，否則，他本着玉石俱焚的心理，我的前功便要盡廢了。」

「歐陽先生，你的研究有益於人類，怎麼不能公佈出來？」白小妹反問。

「小妹妹，這又是你所不懂的了，」歐陽定嘆了一聲，道：「舉凡一種科學從新研究還未完全成熟時，會被人們視爲異端邪說，你們知道地球是繞着太陽而轉的，是不是？」

「是啊。」

「可是在五百年前，人們一致認爲太陽是繞着地球而轉的，當時的人，甚至以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上那許多星體，都是繞着地球而轉的，」歐陽定道：「可是，有一個天文學家，名叫哥白尼，他却堅持說地球是繞着太陽而轉的，這種學說，在當時被視爲大逆不道，因爲如果承認了他的學說，上帝的存在便是一個疑問，而如果地球眞的在太空中運轉，還會有人站得穩嗎？」

歐陽定深吸了一口氣，說道：「由此可見，一項新學識面世時，如果沒有鐵一般的証據足以說服人們，是絕不可能成立的。好像我的研究，如果還未能証明矮小的人類，對地球越來越擠迫的環境有利，那我可能會被全世界的人攻擊，況且……況且……」

「歐陽先生，你在做實驗時，的確犧牲了一些人，是不是？」王小克問。

「咦？你怎會知道？」

「後花園的噴水池下，埋着那些人的屍體，」王小克道：「不過，我親眼看到嚴心硯派阿欣把它掘走了。」

「唔，他一直不死心，一直想得悉我用的是什麼藥物。」

「難道一副骷髏骨也能研究出你用過什麼藥物嗎？」王小克詫異地問。

歐陽定點着頭，道：「當然能够，這是最普通的化驗。」

「歐陽先生，你就是因爲無意中殺了幾個人，所以才有把柄落在嚴心硯的手中？」王小克問。

「不錯，」歐陽定痛苦地道：「然而每一項發明和研究，都必須有犧牲者。」

「那麼，招志仁呢？爲什麼要殺了他？」王小克忽然問。

歐陽定先是楞了一楞，然後答道：「他的女兒是一歲時被我抱回來的，我立即開始注射藥物，果然很有功效，這一點，你們也看出來了？」

「是的。」

「好了，五年後的今天，如果娟娟落在他的手中，娟娟畢竟才六歲大，很有可能把我這裏的秘密洩露出來，因此，我只好將她搶回來，並且……並且……」歐陽定訥訥地說不下去。

「並且殺了她的父親！」

歐陽定艱澀地點了點頭，道：「有什麼法子，他已經在懷疑，爲什麼他的女兒長不高的原因了，只要將娟娟送到醫院裏去抽血驗查，我……我的發明便要洩露出來。」

「那三個矮人，也是你的實驗員了？」王小克問。

「唔，」歐陽定道：「不過他們是在十二歲時開始注射的，我在孤兒院將他們接回來。」

隔了半晌，歐陽定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你們還有什麼疑問？」

「爲什麼丁伯也成爲你的實驗者？」王小克問。

「這個——」歐陽定沉吟了一會，才道：「是他自動提出叫我替他注射的，他跟了我許多年，對我很忠心，同時對我的研究也很有興趣。」

王小克緘默了，如今，他已完全明白這一連串神秘事件的來龍去脈，倒同情起

歐陽定來。

「你們認為我做錯嗎？」歐陽定問。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能說他錯嗎？

「好吧，如果你們要到外面公佈我的秘密的話，請自便吧。」

「歐陽先生，我們……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王小克急忙說。

忽然，房外傳來一陣「軋軋」的聲音，歐陽定臉色一變，霍地站起身來。

「什麼事？」他喃喃地。

「放心吧，是你的太太回來了。」

「她……她剛才出去過？」

「是的，我們親眼見她出去了。」

歐陽定雙眉一皺，向外走去。

然而，就在他剛踏出門口，忽然向後連連退步。

王小克正感奇怪，已經聽到一陣陰鷙的笑聲，心下一凜，那是嚴心硯的聲音！

「出來吧！」嚴心硯冷冷地道：「是攤牌的時候啦！」

歐陽定望了背後的王小克一眼，緩緩地踏出房去，將手放在背後搖動，示意王，白兩人好好躲藏。

王小克和白小妹都是絕頂聰明之人，立時向床底滾了過去。

兩人在床底躺下，向外望去，只見歐陽定緩緩地向嚴心硯走去，而嚴心硯的背後，正站着那個老婦！

歐陽定面向老婦，顫聲說道：「劍青，是……是你帶他進來的？」

「不錯。」羅劍青冷冷地答。

「為……為什麼？」

「哈哈，阿定，難道事已至此，你還執迷不悟？」嚴心硯哈哈大笑，其狀得意之極。

「我……我真的不明白。」

床底下的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尤其是王小克，他想起了那張紙條，刹時間什麼也明白了！

「阿定，你以為劍青真的喜歡你麼？」嚴心硯道：「你有什麼好？她當年會嫁給你？」

「難道……難道……」歐陽定囁嚅着說不下去。

「不錯，當年是我叫她嫁給你的。」嚴心硯桀桀地笑着說。

「可是……可是到底為什麼。」

「哼，你難道真是越老越糊塗了？這樣粗淺的道理也想不明白？」嚴心硯道：「告訴你，青妹真正屬意的是我，但為了得到你的研究成果的情報，我叫她跟在你身畔，阿定，難道這許多年來，你每逢有什麼進展我便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也引不起你的懷疑？」

「我……我是感到奇怪，但……但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是我的太太出賣我的。」

「她不是你的太太！」嚴心硯道：「事實上，她從來不曾間斷過和我來往，明白為什麼你們一直無所出嗎？是我怕將來生出來的兒子像我，所以，背着你紮了青妹的輸卵管。」

「你……你們……」歐陽定心中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阿定，其實我已經便宜了你近三十年，現在，總該清算清算一下了。」

「你……你想幹什麼？」

「我的地方，已經被幾個小鬼識破了機關，你的也差不多要露底了，」嚴心硯道：「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任你選擇一條。」

「那兩條路？」

「第一條是，你放棄現在的研究，和我跑到北非去，協助我繼續我的研究，」嚴心硯道：「北非的人命不大値錢，咱們可以大大地幹一番。」

「帮你製造奴隸？」

「哈哈，這個世界是這樣的了，適者生存，弱肉強食，我們的智慧是高人一等，自然有權利奴役別人！」嚴心硯得意地說。

「第二條路呢？」

「為了使我的計劃和研究不為外人所知，你如果不走第一條路的話，第二條就是死！」

歐陽定嘆了一口氣，道：「劍青，你怎麼說？」

「她當然跟我。」嚴心硯搶先回答。

「劍青，我要你親口告訴我。」

「阿定，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歐陽定聞言仰首長嘆一聲，喃喃道：「想不到三十年來的枕邊人，原來——」

說到這裏，「嘭嘭嘭」三聲，三道房門打了開來，那三名「小大人」自房內衝了出來，不理三七二十一，向嚴心硯攻了過去。

「好啊，護主狗來了！」嚴心硯冷笑一聲，向旁一讓避了開去。

那三名「小大人」揉身又上，羅劍青怒叱一聲，道：「別動手！」

然而，三人聽如不聞，揮動着小拳，向嚴心硯身上要害招呼。

忽然，羅劍青自懷中取出一把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噗噗噗」三响，那三名「小大人」紛紛仆倒下地。

「劍青！」歐陽定驚呼了一聲。

「怎麼樣？」嚴心硯得意地道：「限你五分鐘回答。」

歐陽定垂下了頭來，便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雞一般。

嚴心硯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時，招芷蒂打開房門，探出頭來，滴溜溜的小眼向三人望去。

「你過來！」羅劍青向她招手。

招芷蒂猶豫了一會，緩緩地踏上前。

嚴心硯望了她一眼，道：「這就是你整天說的那個娟娟了？」

羅劍青向他點了點頭。

「唔，這娟娟果然長得好趣緻。」嚴心硯伸手摸着她的頭髮道：「倒可以派派用場。」

「我求求你，別傷害她……」歐陽定趨上前去，把招芷蒂抱了起來。

嚴心硯淡淡一笑，道：「只要你答應助我，咱們便是一家人了。」

歐陽定臉上肌肉抽搐，一時間作不了主。

嚴心硯又道：「阿定，以敬和鄧川前幾天都來見過我，他們表示，隨時可以和我到北非去，咱們四兄弟又可以團結在一起，共圖一番事業了。」

歐陽定緊緊抱着招芷蒂仍然沉默着。

「告訴你，青妹試探過方以敬，他對你仍然有成見，不過，如果有我在其中斡旋的話，兄弟們是可以重修舊好的，」嚴心硯道：「你想想看，咱們三十年前的生活，可以重過了。」

歐陽定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三十年前我們只是想到怎樣造福人類，把我們所學的一切貢獻給社會，如今呢？」

「那有什麼不好？」嚴心硯道：「以你我的科學，方以敬的經濟，鄧川的軍事天才，我們可以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

歐陽定點着頭，忽然好像決定了，說道：「好吧，我答應你。」

嚴心硯大喜過望，站起身來，道：「那好極了，我已經租了一架私人飛機，今天晚上立即可以離開本市。」

「可是，我要收拾一下。」

「不必了，我在瑞士銀行有一筆足夠我們從新經營一切的存欵！」嚴心硯道：「這一切全用不着了。」

「實驗紀錄，方程式，和幾種罕有的藥物呢？」歐陽定道：「就算從頭開始，那幾種藥，製煉起來，也要花上三四年的時間。」

「——好吧。」

歐陽定逕自向第一道門走去。

「且慢！」嚴心硯叫住他。

「怎樣了？」歐陽定道：「如果信不過我，你們全跟我來吧。事實上，我也需要你們帮手，才能收拾那些文件。」

王小克望着他們踏進實驗室。

歐陽定是最後一個踏進去的，他一隻手又向後連搖，示意兩人不可出去。然後，他把實驗室的門關了。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七：「高空魔王」 上官庸著

一個沒有受過跳傘訓練，在絕對缺氧的十萬呎高空跳下的人，會有怎樣的後果？答案只有一個：死亡！

「小鬼子」王小克在那樣的高度下被人彈射出飛機，他的後果怎樣？他怎樣在那種情況下掙扎圖存？本故事集偵探間諜科學幻想於一爐，驚險刺激，請勿錯過！

白小妹悄聲問道：「你以為歐陽先生真的向他們屈服了嗎？」

王小克雙眉皺着搖了搖頭，道：「咱們還是縮到最靠牆的那邊吧。」

「為什麼？」

王小克道：「你難道看不到歐陽先生的手勢？」

當兩人移動着身子縮到牆邊時，忽然一聲巨响，實驗室的門被炸得彈飛了起來，跟着，一陣玻璃雨橫飛過來。

王小克和白小妹早有防備，急忙以手掩住臉門，但手背還是被濺射過來的玻璃片割傷了，可見爆炸力之强之猛。

爆炸過後，一陣焦臭味隨着濃烟向房間衝來，王小克和白小妹不由嗆咳着。

然而，王小克知道爆炸之後，可能會引起大火，急忙拉了白小妹一把。

他向房外一指，示意衝出房去。

白小妹點着頭，領先爬出床底。

這時，濃烟已經籠罩了整個地牢，火舌自實驗室伸了出來。

「快逃！」王小克大叫一聲。

面前濃烟瀰漫，王小克拉住白小妹的手，向那條甬道逃去。

幸好那鐵閘已經被羅劍青和嚴心硯打開，兩人安全地經過了甬道，沿着木梯而上。

當他們離開地牢，呼吸到清新的空氣時，不由暗叫了一聲好險。

「趕快離開這裏，可能還要爆炸！」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的手，向儲物室奔去。

「不，大門開着。」

王小克向後望去，才發覺大門果然開着，急忙拔腳便朝大門衝去。

圍牆的大鐵柵仍然用鐵鍊鎖着，但這並沒有關係，因為另外有個出口在圍牆右側。

兩人推開那道暗門，離開別墅，回頭看時，只見別墅內火光閃閃，一陣陣的濃烟，兀自冒了出來。

忽然，又是幾聲爆炸，想是實驗室中的化學劑繼續爆炸的關係。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的手，向外奔逃，來到遠處一塊山石之後，伏下身來，遠望整幢陷於火海中的古堡別墅。

良久，白小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望着面前一片火海，呆呆出怔，喃喃道：「小妹，你猜得到是什麼一回事嗎？」

「歐陽先生利用他的化學製劑，寧為玉碎，不顧瓦全。」白小妹答。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可惜偉大的人通常都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白小妹說。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道：「倘若不是這樣，怎稱得上偉大？」

他回過頭來，忽然發現火光下，白小妹面頰上閃爍着晶瑩的淚珠。

「走吧。」王小克低聲說。

白小妹緩緩站起身，和王小克携着手，走進黑暗中……。

（全文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壞王郎王岩與小桃兒假扮父女，在酒樓賣唱，滿擬藉此探聽對方動靜，不料不特沒有探聽到一點蛛絲馬跡，反而惹來了史大人率領二十多名藍袍人的攔路截擊，藍袍人中並有六人手持連珠强弩，王岩對二十多個藍袍人並不忌憚，却駭怕對方的六張連弩，他命小桃兒先走，然後隻身逃出强弩射程，但不見了小桃兒，却意外的發現了雪娃，王岩跟隨雪娃返回她臨時佈置的家，王岩再三向她追問小桃兒的下落，雪娃終於說出，事有湊巧，適逢卡紅娘路經此地，把小桃兒帶走——

歷亭遇蛇女　名山訪知音

雪娃道：「小桃妹子藏身大石之後，正全神貫注你對付那些東廠鷹犬，她太關心你了，所以疏忽了防備身後……」

「什麼？他們是東廠的鷹犬？」

「你還不知道他們的來歷？」

「我猜想他們是官府中人，却想不到會是來自東廠。」

驚訝，錯愕，使王岩陷入無比的眩惑之中，原因是他與東廠風馬無關，何以這般鷹犬會放他不過。

他沉思着，希望在已往一連串的故事中，理出一個頭緒。

他明白這是一個驚人的陰謀，但它的錯綜複雜實在空前少見。

要整理一團亂絲，不是一蹴可就的，他必須以較長的時間來作思攷，並擬定步驟去逐步發掘。

當然，這項陰謀牽涉太廣，他難免會生出心餘力絀的孤立感覺，不過，他並不氣餒

，與惡人作殊死周旋，是他與生俱來的性格。

「相公！你在想些什麼？」

雪娃見他半晌不出一聲，不由訝然相詢，她那豐滿得熱浪四射的胴體，向他緊緊的擠了過來，蘭香息息，薰得他暈然欲醉。

當他們再度纏綿之後，王岩終於回到了現實，他輕輕咳了一聲道：「雪娃！妳還知道些什麼？」

雪娃道：「我知道東西兩廠，以及部份的朝廷要員，都捲進了這一漩渦。」

「還有麼？」

「我覺得，覺得……」

「妳怎麼啦？雪娃！咱們之間還需要什麼顧慮。」

「不是我要顧慮，是這件事太嚴重了，而且我只是猜想，並沒有可靠的証據。」

「不要緊，無論怎樣嚴重，我不會對別人說的。」

「你知道咱們大娘與萬侯爺的事吧？」

「知道一點，卡綠珠對我說過，但語焉不詳。」

「我原也是一無所知的，後來大娘帶着我去京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她才對我講了出來……」

「怎樣說？」

「她爹卡哈特是女眞族建州衞左指揮使董山屬下最得力的一個酋長，董山橫行不法，私通朝鮮，意欲反叛朝廷，成化三年正月，朝廷派宜城侯萬邦率領大軍進逼黑圖阿喇，另遣右副都御史山東巡按武忠特行詔諭……」

「聽說董山被朝廷誅於廣寧，想必是宜城侯的功勞了。」

「不錯，是宜城侯的功勞，但如非卡綠珠大娘相助，就可能兵連禍結面目全非。」

「哦，卡綠珠是怎樣相助宜城侯的？」

「宜城侯當時輕裝簡從，親往探道，不幸道路迷失，碰到女眞巡山的土著，宜城侯力殲女眞土著十餘人，終於身負重傷，兩名隨從也被女眞巡山武士所殺，如果不是巧遇大娘，他早已邊城飲恨，埋骨異域了。」

「宜城侯爲了感恩，他們之間就生出了情愫？」

「是的，宜城侯以聖賜羽林箭爲信物，得到大娘的身體，也得到卡哈特的全力支持，董山被迫入朝，却不幸在廣寧被誅。」

「這是朝廷意思，與宜城侯無關，更牽扯不上常太監。」

「不，董山入朝後，是得到宜城侯的保證的，他被殺於廣寧，更是監軍常太監的建議。」

「啊，這就難怪了。」

「當時卡哈特認爲被騙，竟將大娘逐出家門，二娘姊妹情深，遂雙雙同來中原，唉，誰知宜城侯竟視同陌路……」

「果眞如此，卡氏姊妹是值得同情的，不過一個深閨弱女，却喜愛玩弄蛇虫，這是任何男人所無法忍受的。」

「這是宜城侯的誤會，喜弄蛇虫的只是二娘一個。」

「咳，估不到，其中還有如許多的曲折。」

「大娘至今還是深愛宜城侯，她爲嫁禍之事感到後悔，所以始終沒有對萬姑娘不利，更使她痛心的，是她受了別人的利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萬侯爺之事，似已釀成朝廷權力之爭。」

「妳能夠說詳細一點麼？」

「我知道的就是這些，無法再說詳細一點。」

「那……卡絲珠爲什麼還要去京師殺害宜城侯？」

「他要刦走宜城侯，決無半點害他之意。」

「可是，那晚我見她繪像時毒恨的神情……」

「恨就是愛，虧你自命風流，連這點也不懂？她如果能見到宜城侯，自然就會化恨爲愛了。」

「多承指敎，咳，我以前敎妳查查飛騰的事有結果麼？」

「有，大娘給我瞧，是在一塊形狀怪異的水晶上繪着的，據她說嫁禍之法是別人建議，磨琢水晶也是那人介紹磨鏡老人做的。」

王岩心頭一動，問道：「建議的人是誰？」

雪娃道：「大娘的師兄，我原以爲是她丈夫的那人。」

王岩道：「那位文士裝束的人？他不是死了麼？」

雪娃道：「後來我才知道沒有，他投入五原王府去了。」

王岩一嘆道：「世事有如風雲變化，實在令人難以預測。但卡紅娘爲什麼擄去小桃兒，她還要放我不過？」

雪娃道：「這是她被迫無奈所走的下策……」

王岩道：「怎麼說？」

雪娃道：「大娘忽然失踪，由形跡猜想，可能是被人所擄，二娘爲了求妳帮她尋大娘，才……」

王岩一哼道：「以威脅手段相求於人，當眞是天下少見。」

雪娃櫻唇一噘道：「你就這麼關心桃妹子，難道我就比她不上？」

王岩道：「話不是這麼說，卡紅娘應該知道，天壤王郞是一個不受威脅利誘之人。」

雪娃幽幽道：「我知道，二娘也明白，所謂病急亂投醫，在中原，除了你誰能有帮她的魄力和勇氣，王郞，看在我的份上吧，算我求你……」

王岩思忖半响道：「好吧，不過我只能順便追查，因爲我要立刻辦理的重要之事很多，妳叫卡紅娘馬上釋放小桃兒，我不想受人脅迫着替人做事。」

雪娃道：「好，三天之內，我包管桃妹子回到你的身邊。」

王岩道：「不必，妳轉告小桃兒，叫她即刻返回王府，並請蘭陵郡主設法探聽卡絲珠的師兄究竟玩的什麼陰謀。」

雪娃道：「那你呢？要不要我留下陪你？」

王岩道：「妳留下當然好，不過妳要向卡紅娘覆命，我沒有時間等妳，明兒一早我要到濟南再查一查磨鏡老人，妳如果能來，三天後咱們在歷下亭見面，記住，自明日起的第三天傍晚，過了我就不再等了。」

雪娃道：「只要可能我一定來，我眞不放心你，沒有我跟桃妹子在你身邊，八成你會去找別的女人的。」

王岩哈哈一笑道：「別將我說得如此不堪，有了妳們姊妹，一般庸粉俗脂我不會再正眼一顧了。」

雪娃撇撇嘴道：「狗會忘了吃屎，太陽會由西邊出了。」

王岩道：「如果妳是屎，我變狗倒也無妨。」

雪娃道：「女人不見得都是好欺負的，我勸你還是收斂一點，譬如我的小師妹栗子，不僅用毒及使喚蛇虫已得二娘眞傳，心地更是深沉狠毒，令人駭怕，惹了此等女人，對你絕對沒有好處。」

王岩道：「好，我聽妳的，以後不找女人就是。」

良宵易逝，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在依依不捨中分道揚鏢，傍晚時分，王岩又回到了濟南。

這一天的旅程，王岩幾乎全部在沉思之中，他將往事作了一番有系統的分析。

第一，宜城侯萬邦是當代的一位名將，朝廷依倚甚重，各地重鎭的守將，多半是他的舊屬，那麼心存不軌，意圖奪權之人，當然要視他爲眼中釘了。

第二，宜城侯誤殺常太監之事，是一個驚人變故的開端，就整個事件來說，仍是一個權力之爭的陰謀。

第三，本案牽連至王侯公卿，連東西兩廠也大批出動，如果確爲權力之爭，這項權力可能不是關係到一家一族的命運。

第四，那陰謀主持者目前尚隱晦難明，但他的地位必然十分崇高。

第五，卡絲珠是眞兇，但也是被人利用的受害之人。

第六，卡絲珠的師兄在本案關係重大，他既投奔五原王府，五原王就難脫本案的嫌疑。

第七，蘭陵郡主身爲皇室貴冑，何能因阻止萬飄萍爲父雪寃而投身江湖？她率領的部屬中有王府侍衞及西廠高手，五原王不可能絲毫不知。

第八，卡絲珠的被擄，可能因失去利用價值而被滅口，她的生命十分可慮。

第九，宜城侯的被刦出獄，萬飄萍的忽然失踪，都有十分微妙的關連。

就以上九項分析，本案的重點似已移往京師，五原王府可能就是破案的關鍵。

不過，陰謀者不會放過他的，東廠鷹犬的截刦，就是最好的說明。

不管怎樣危險，不管本案如何複雜，他決心濟南事了之後前往京師，案情既已現出曙光，他不願就此放棄。

他此時的裝扮，仍是一領靑衫，像一個遊學士子，匆匆晚餐之後，就到鐵匠舖去找周桓。

鐵匠舖的門半開着，裏面烟滅火熄，好像已打烊似的。

王岩推開大門，出聲招呼道：「有人麼？在下是來找周桓的。」

「誰呀？這兒不做生意了，你到別家去吧。」

語音蒼老，是從裏間發出。

「老人家，我是找周桓的。」

「什麼？找周桓？」

隨着驚訝之聲，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向王岩打量一陣道：「公子是說你來找舍侄周桓的？」

王岩道：「不錯，兩天前在下來過這兒，曾經跟令侄做過生意。」

白髮老者道：「兩天前？這是不可能的，舍侄已經去世十多天了。」

王岩一怔道：「當眞麼？老人家。」

白髮老者一嘆道：「老漢孤零零的，怎忍心咒我惟一的親人，公子見到的必然是龔瓘。」

王岩道：「龔瓘是誰？」

白髮老者道：「他不是本城人氏，當舍侄過世後的第三天，他就向老漢買下這間鐵匠舖，昨天他說有事要去關外，又將這間舖子不要錢還給老漢了。」

王岩呆了一陣道：「看來我又遲了一步了。」

白髮老者道：「公子是跟龔瓘有什麼賬務糾紛麼？如果數目不大，老漢可以代付，他還給這間店鋪，老漢願意替他盡一點心意。」

王岩道：「不必了，請問老人家，令侄的師父是不是磨鏡老人？」

白髮老者道：「不錯，就是那個怪老兒。」

王岩道：「磨鏡老人是不是仍住在本城？」

白髮老者道：「那老兒暴病去世已經三年多了，公子怎麼盡打聽已死之人？」

王岩苦澀的一笑道：「在下只是慕名，偶然問及罷了，多謝老人家，在下就此告辭。」

離開周家鐵匠舖，找了一間客棧閉門歇息，在思緒紛擾中，他久久未能成眠。

磨鏡老人暴斃，自然是殺人滅口，連周桓的死，可能也大有可疑，那些陰謀者說不定是爲了對付他，才使周桓死於非命，那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而死，思忖至此，不由對周桓生出一份歉意。

再者，那日他替磨鏡老人療傷，又是消耗他內力的一項毒計，那時他如若當眞耗費眞力過多，當時必然會傷在那般伏擊者的圍攻之下，雖已事過境遷，此時想來猶有餘悸。

這些又是整個陰謀中的一個小小環節，今後他的處境，可能會步步驚險，處處危機，能不能留下生命去破案，實在大有問題。

他思忖未完，門外忽然響起一陣急驟的步履之聲，他本能的抓起包裹，由門隙向外面瞧着。

門外確是來了人，而且有七八名之多，這般糾糾大漢，穿的全是公服，手中持的有刀劍，有鐵尺，一副捉拿江洋大盜的氣勢。

王岩冷冷一笑，拔開後窗，輕輕晃身而出。

他知道這是東廠鷹犬的傑作，憑他們的權勢，支使地方捕快，自然輕而易舉。

他沒有逃，翻身躍上瓦面，潛伏隱暗之處，他要聽聽這般濟南捕快，替他安的是什麼罪名。

足聲在門前微微一頓，敲門之聲接着響起。

「開門，是查房間的。」

捕快的嗓門都比一般人大，要不，別人就不會稱他們爲鷹犬了。

敲門沒有回音，惹起捕快老爺的怒火，嘭的一聲巨響，房門被他一脚踢開。

「啊，沒有人！」

「瞧，後窗開着的，八成是從這兒溜了。」

「分途追……」

人影嗖嗖，他們分作前後兩起追趕下去，一起是三人，走後窗，一起是四人，出邊門。

走後窗的三人，領頭的是濟南府捕快頭兒鐵掌鐵心，鐵心是他的姓名，他辦案是出了名的狠毒，說他是鐵石心腸正如其份。

另兩人是他得力的助手，濟南雙槍楊家兄弟，在江湖道上也薄有微名。

他們辦過不少大案，知道應該由那條道上追捕，可是兜了不少圈子，一直撲到城外，還找不到逃亡者的半點影兒。

鐵掌鐵心脚下一窒，皺着眉頭一嘆道：「這小子滑溜得很，咱們只怕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

楊老大道：「總捕頭是說他根本就沒有逃，待咱們分途追趕他才從容離去？」

鐵掌鐵心道：「我想是這樣的，否則他不可能逃出咱們的追捕。」

楊老二道：「那麼咱們趕快回去……」

楊老大白他一眼道：「回去？哼，他是死人，會等候咱們去拘捕？」

鐵掌鐵心道：「我想他離開濟南已經百把里了，咱們算是栽了跟頭。」

楊老大道：「可是咱們怎能向東廠鄢大人交待？他如果一翻臉，咱們就會吃不了兜着走了。」

鐵掌鐵心道：「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其實他縱然不逃，憑咱們兄弟當眞能將他拘捕歸案麼？」

楊老大道：「話是不錯，不過他要是眞敢拒捕，今後就不能在江湖中混了。」

鐵掌鐵心道：「他爲什麼不敢？你不想想東廠藏龍臥虎，高手如雲，都將他無可奈何，要咱們藉官勢壓他，也不過碰碰運氣罷了，他如果要咱們拿出海捕公文，咱們怎麼辦？」

「那還不簡單，磕三個响頭然後滾出去。」

接話的不是楊家兄弟，淡月疏星下立着一位豐神若玉，神情洒脫的靑衫少年。

他像忽然之間由地上冒出似的，風不動，塵不揚無聲無息，比幽靈還要怪異。

鐵掌鐵心及楊氏兄弟神色一呆，立刻緊張得淌出了汗水，不過濟南府的總捕頭究竟見多識廣，他定了一下心情，才拳一

抱道：「少俠是天壤王耶？果然名下無虛士，叫兄弟好生佩服。」

這位靑衫少年，自然是王岩了，他哈哈一笑道：「不敢當總捕頭的謬讚，王某只是一個江湖浪子罷了。」

語音一頓，劍眉一挑接道：「咱們言歸正傳，請問王某犯了那條王法？」

鐵掌鐵心道：「這個……據鄢大人說，少俠擅殺朝廷命官，身上負有二十條人命。」

王岩冷冷道：「姓鄢的可曾指出王某殺了那一位朝廷命官？」

鐵掌鐵心道：「鄢大人沒有說，兄弟職位卑下，自然也不便詢問。」

王岩哼了一聲道：「在下如果當眞殺了朝廷命官，必然會發下海捕公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總捕頭是明白人，不難想到姓鄢的是挾嫌誣陷。」

鐵掌鐵心道：「也許少俠說的是，不過兄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王岩道：「這麼說總捕頭還要拘捕在下？」

鐵掌鐵心道：「不敢，兄弟只想請少俠與鄢大人見上一面，是非曲直，不難立見分曉。」

王岩道：「在下目前還無法分身，再說，跟着捕快走，總有些不是滋味，姓鄢的住在那兒？總捕頭一定知道的了，一二日內，在下自會找他面談。」

鐵掌鐵心道：「對不起，鄢大人的住址兄弟不能說，少俠要見他只有跟咱們一道走，當捕快的也是人，少俠何必如此生份？」

楊家老二哼了一聲接道：「咱們頭兒是對你客氣，你不要不知道好歹，充人物，賣字號，到別處去，冲着楊家雙槍，濟南城就容不得閣下耍狠。」

王岩啊了一聲道：「楊家雙槍？好响亮的名號，雖然沒聽江湖朋友談起過，在下倒是想見識見識。」

楊氏兄弟面色一變，因爲王岩的語氣之中，分明是瞧不起這雙兄弟，不論楊老大的修養多高，面上也有一股掛不住的感覺。

爭名鬥氣，是江湖上最易引發爭端的因由，不過此時鐵掌鐵心若加以阻止，這場爭端也許可以避免發生。

令人不解的是這位濟南總捕頭竟然一聲不响，完全是一副隔岸觀火的態度，在楊氏兄弟看來，總捕頭可能允許他們兄弟鬥鬥天壤王耶，並乘機予以拘捕。

於是，這雙兄弟用眼神打了一下招呼，雙槍一抖，挽起兩朶美妙的槍花，然後將槍身向左臂一搭，冷冷道：「朋友請賜招。」

王岩點點頭，暗忖：「濟南雙槍，果然名不虛傳，估不到公門之中，竟有此等人物。」

他微微一笑，摘下手㕚子掂了一下道：「不用客氣，兩位請。」

楊家兄弟道了一聲「好」，雙槍一吐即收，身形倏然疾轉，招演「雨打殘荷」，槍尖泛起無數銀光，指顧之間，已每人刺出一十二槍。

這是楊家兄弟的獨門絕招，除非面臨强仇大敵，他們從來不肯輕易使用的。現在兄弟聯手，雙雙使出此一驚世駭俗的楊門絕藝，威力之强，眞箇令人心胆皆寒。

然而，他們的對手，像是一具虛無飄杳的幽靈，快如連珠的二十四槍，竟沒有一槍沾到他的衣角。

這是楊氏兄弟出道江湖以來，首次碰到的怪異之事，他們傻愣愣的瞅着衣袂飄飄，卓然挺立的王岩，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良久，楊老二忽然暴吼一聲道：「大哥！咱們跟他拚了，濟南雙槍不能就這麼認栽。」

楊老大道：「好，咱們上。」

這一回他們改變了打法，楊老大使的是花招，虛中帶實，實中藏虛，令人莫測高深，有點防不勝防。

楊老二槍頭破風，狂呼酣戰，每一招都貫注了十成眞力，像雷電交擊般的搶攻不已。

王岩置身於一剛一柔兩桿鐵槍之間，神態還是那麼從容瀟洒，他很少向對方還擊，但只要手㕚子隨意一揮，濟南雙槍的攻勢，必然被他迫得停頓下來。

一晃數十招，王岩似已不耐，忽然一聲淸嘯，身形電旋，手㕚子左右一盪，吧嗒兩聲脆响，他已由雙槍之間脫身而出。

「濟南雙槍，果然不凡，王某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其實當眞開眼界的不是王岩，應該是濟南雙槍楊氏兄弟才對。

因爲他們拚盡家門不傳之秘，以二搏一，依然落得灰頭土臉，濟南雙槍栽了，而且栽得十分難堪。

適才吧嗒兩聲，是槍頭落地的音响，這雙兄弟仗以成名的鐵槍，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鐵棍。

楊老大面如死灰，冲着鐵掌鐵心一抱拳，道：「屬下兄弟無能，替總捕頭丟人現眼……」

鐵掌鐵心擺擺手道：「不要這麼說，兄弟，敗在天壤王耶的手中，咱們兄弟不算丟人。」

王岩道：「多謝總捕頭，不過在下還有點不情之請。」

鐵掌鐵心問道：「少俠還有什麼事指教？」

王岩道：「在下不願揹着莫須有的罪名，要向鄢大人說個明白……」

鐵掌鐵心一怔道：「少俠如何決定，兄弟怎敢置喙。」

王岩道：「總捕頭既不攔阻，還望將鄢大人的住址見示。」

鐵掌鐵心道：「很抱歉，少俠，鄢大人居住何處，我兄弟毫無所知。」

王岩面色一沉道：「總捕頭是不願讓王岩洗刷淸白了。」

鐵掌鐵心道：「在東廠那些大人們的眼中，總捕頭比一條狗强不了多少，那鄢大人的行動既如此神秘，他怎能讓兄弟知道他的住處。」

王岩道：「當眞麽？總捕頭。」

鐵掌鐵心道：「兄弟句句實言，絕不敢欺騙少俠。」

王岩略作思忖道：「總捕頭在濟南多少年了？」

鐵掌鐵心道：「兄弟在濟南土生土長

，數十年來，從未離開本城。」

王岩道：「那麼總捕頭對本城各行各業之人，必然十分熟習了。」

鐵掌鐵心道：「不錯，少俠需要知道什麼？」

王岩說道：「磨鏡老人，總捕頭知道麼？」

鐵掌鐵心道：「知道，他於三年前因急病暴斃，墳墓安葬在城東義塚，他惟一的弟子周桓也於十餘日前病故，少俠如若有事找他，只怕很難達成願望了。」

王岩道：「總捕頭說的不錯，在下想磨洗一面家傳古鏡，看來只好另找他人了，總捕頭如無他事，在下想就此告別。」

鐵掌鐵心道：「少俠請便。」

王岩雙拳微抱道：「多謝總捕頭，咱們後會有期。」身形一轉，向西北放步急馳。

在大淸河畔，他停了下來，面對那悠悠流水，不覺泛起一絲惆悵之情。

本來嘛，一個笑傲江湖，愛管人間不平的天壤王耶，居然成了公門鷹犬拘捕的對象，甚至連落店都有了問題，越混越回去了，怎能不叫他感慨呢？

感慨並不是氣餒，他與惡勢力周旋到底的決心並沒有半點動搖，所謂惆悵，只不過對雪娃小桃兒的惦念罷了。

忽然，一縷淸音，隨晚風嬝嬝傳來。

他揀了一塊石塊坐下，面對流水，耳聽淸音，倒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對絲竹樂器，他稍有涉獵，由那高亢明朗的音韻推想，必然不是簫笛之類。但那音韻却由徐而急，亢烈無比。

它像千軍決陣，萬馬奔騰，繁雷驟雨，籠罩大地一般。

那麼，這吹奏者必然是一個憂時感世，滿腔熱血的性情中人，他那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心意，由一曲悲歌中而表露無遺。

也許他只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山林逸隱，或受到什麼重大打擊的傷心之人。

不管怎樣，此人音飄蒼暝，凝而不散，是一個內功超絕的武林高人是可以肯定的。

碰到如此高人，他豈能失之交臂，於是，他立起身形，迎着微帶寒意的晚風，向那發音之處奔去。

沿大淸河向東，一直奔到歷山，才找到那音韻的來源。

一顆孤傲挺拔的古松之下，立着一位身着紫衫的中年文士，他捧着一隻笙，正在忘情的吹奏着。

笙是古樂器中五音之一，像紫衫文士使用的名爲「大匏笙」。

它那長短不一的竹管共有一十六根之多，左右各八，形如鳳翼。

一般古笙的竹管是揷於瓠上，紫衫文士的瓠，雖在月光之下，仍瞧得出閃爍的金光，那麼它絕非凡品，可能是以金屬製成。

王岩不敢打擾，緩步上山，至孤松三丈之外，便已停下了脚步。

良久，笙音一停，紫衫文士兩縷冷電似的目光，向他掃了過來。

王岩抱拳遙遙一拱道：「閣下好興緻，但感慨何必如此之深？」

紫衫文士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一個愛管閒事的傢伙，哼，你逃得過今日，不見得能逃過明朝，天涯亡命，朝不保夕，還敢這麼不知死活！」

王岩愕然道：「這麼說來，閣下對王某是相知頗深了。」

紫衫文士冷冷道：「相知頗深？哼，你也配？」

此人容顏俊美，衣着華貴，除了那冷酷的神態，與不太方正的目光，應該是一個頗可稱道的人物，想不到他說起話來，竟然如此尖酸刻薄，對一個初次覿面之人，不留半分餘地。

王岩心頭雖是震怒，仍未形之於色，原因是自己找上別人，只好自認晦氣。

他微微一笑道：「多承指敎，在下不再打擾了。」

無故碰了一鼻子灰，不走何待？於是身形一轉，逕向山下走去。

「站住！」

「啊，閣下還要怎樣？」

他愕然止步，摔身面對紫衫文士，面頰之上，已現出惱怒之色。

紫衫文士冷冷道：「我對你有一點忠告……」

王岩道：「那一定是金石良言，在下在洗耳恭聽。」

紫衫文士道：「自今以後，不准你再接近蘭陵郡主，否則四海之大，你姓王的只怕沒有容身之地！」

王岩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原來如此，王某總算明白了，只是閣下的要求在下難以作主，閣下最好禁止蘭陵郡主再與王某交往，那才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

紫衫文士面色一寒道：「你不接受忠告？」

王岩道：「閣下的忠告王某十分心領，可是主動操在蘭陵郡主，在下也無可奈何。」

紫衫文士冷冷道：「你避開蘭陵郡主不一樣麽？其實人貴自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姓王的太過不知自量了！」

王岩原想對紫衫文士的無禮態度不予計較，估不到此人竟一再出言無狀，惡語相加，是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他怎能忍受那尖刻的侮辱！

一聲輕蔑的冷哼，足尖一點，一挪逾丈，直至紫衫文士身前八尺之處，他方微微一笑道：「閣下，要不要王某告訴你一樁秘密？」

紫衫文士一怔，道：「秘密？什麼秘密？」

王岩道：「自然是有關蘭陵郡主之事了，你要不要聽？」

紫衫文士道：「你說說看。」

王岩道：「郡主曾對在下言及，當朝之中有一位王孫貴冑……」

紫衫文士神情一緊，道：「怎樣？快說。」

王岩故作遲疑的搖搖頭道：「事關重大，在下還是不說的好。」

紫衫文士無論怎樣深沉，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王岩不肯說，他忍不住着急的道：「任是何等重大之事，本公子均

可一力承担，勿須畏首畏尾你說就是。」

王岩道：「咱們素昧平生，我怎知閣下有沒有担當之能！」

紫衣文士冷冷道：「家父裴炎武位列九卿，本公子裴世澤以候補知府供職吏部，我裴家世代簪纓，名滿朝野，你說本公子有沒有担當之能？」

王岩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裴大人，不錯，你果然担當得起，在下曾經聽到蘭陵郡主提及，裴大人曾有與蘭陵郡主聯婚之意。」

裴世澤傲然道：「你知道就好，快說你的秘密吧。」

王岩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郡主說……說……」

裴世澤不耐的道：「別吞吞吐吐的了，郡主到底說了些什麼？」

王岩道：「郡主說你裴大人像一條癩皮狗，比癩蝦蟆還要醜陋十分，你想娶她除非投胎轉世再來。」

裴世澤無端緊張了半晌，此時才知道上了王岩的大當。

此人曾從西域異僧處習得一身上乘功力，平時自恃文武全才，因而眼高於頂，幾曾聽過如此辱罵於他的言語！

一聲怒叱，招出如風，大匏笙帶着銳嘯，逕向王岩胸前砸來。

王岩左脚斜踏，右臂橫掃，噹的一聲脆响，手叉子不偏不倚的擊在大匏笙的竹管之上。

他們雙方被一震之力，各自後退兩步，但一分卽合，再度瘋狂的搶攻起來。

以大匏笙作武器，王岩還是首次遇見，因此對那前所未見的招式，搏鬥得蹩扭已極。

由適才一招硬拚，王岩知道大匏笙上的竹管，是以南海紫竹所做，縱然是寶刀寶刄，也難以損傷他這件怪異的兵刄。

再者，那些紫竹雖是排於瓠上，如以內力一催，也可能當做暗器發射，在近身相搏之際，實在令人防不勝防。

想到這些，王岩也就留上了心，他不敢使出全力，時時防着裴世澤的暗算。

五十招以後，王岩對大匏笙的招式，已經大致瞭解，他雖然仍以巧妙的身法遊走閃避，偶爾攻出一招，也能使裴世澤不得不收招自保。

一鬥兩個更次，仍然是半斤八兩，原因是王岩未出全力，他不想傷了對方。

忽然，他一招橫切，引開裴世澤的大匏笙，左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將手叉子貼於對方的咽喉之上。

這一招快得無與倫比，裴世澤方自一呆，他已飄身躍退丈外，道：「有人來了，裴大人如果有興趣，咱們不妨改期再分個高低。」

裴世澤目露兇光的冷冷一哼道：「你勝了，但一刀之辱，本公子誓在必報。」

王岩搖頭一嘆道：「無端端的又結下一個可怕的仇人，眞不知從那裏說起。」

此時來人脚步之聲早已清晰可聞，由音响分析，可能有十餘人之多，他不想再惹麻煩，也追隨裴世澤之後，晃身奔下歷山。

沿大清河一陣奔走，轉來轉去，又轉至乾建門來了。

對濟南，他已經沒有什麼留戀，但他跟雪娃有約，總不能够失信於一個婦人女子。

問題是他一旦現出身來，那些狗腿子可能還是放他不過，他雖是不怕，却不願招惹麻煩。

於是，他找到一家成衣舖，買了幾套衣衫，經過一番打扮，變成一個四旬上下的中年商人。

在濟南城閒蕩了兩天，才等到與雪娃相約的時辰，匆匆吃過晚餐，他便迫不及待的向歷下亭奔去。

在夕陽晚照之下，歷下亭變做了明媚動人的黃金顏色，濃艷的夭桃，青青的垂柳，與那些衣香鬢影的嬉春仕女一起混集，使人眼花撩亂，眞不知道是人比花嬌，還是花比人艷了。

王岩遠遠行來，早已發現亭內坐着四個女人，除了雪娃，還有卞紅娘和小渦，栗子。

對這個玩蛇的女人，他實在有點嘔心，雪娃偏偏將她們一齊帶來，怎能不使他大爲懊惱！

也許雪娃是迫不得已，他却不願愛惹上這位妖姬，於是他遠遠立定身形，向雪娃傳音道：「你怎麼啦？雪娃，爲什麼將卞紅娘她們帶來？小桃兒呢？她是不是回京師去了？」

雪娃先是一怔，接着是一片欣喜之色，最後神色一黯，一雙愷然的美目，呆呆的向王岩立身之處瞧去。

雪娃的神色變幻，第一個瞞不過卞紅娘，她面色一沉道：「怎麼啦？雪娃，是王少俠來了？」

雪娃明知王岩以傳音交談，是不願與卞紅娘相見，但被卞紅娘一語道破，她怎敢隱瞞不說？因而，她面色一紅，訥訥道：「是的，娘，但我還沒有瞧見他。」

不必雪娃解釋，卞紅娘早已縱目四掠，此時淡淡一笑道：「他雖然改扮作商人模樣，但那超凡脫俗的神韻是無法掩飾的，走，咱們去找他。」

她帶着雪娃等趨出歷下亭，王岩如若想躲，錯身就可避開，但他沒有，他只是對她感到厭惡，並不懼怕於她。

卞紅娘走到王岩身前，風情萬種的檢衽一禮道：「王少俠這般打扮，賤妾幾乎失之交臂，這一向少俠可好？看情形是發了財了。」

王岩淡淡一哂，道：「王某幾根窮骨頭，那裏有發財的命，扮商人不過充充場面罷了。」

語音一頓，接道：「小桃兒呢？夫人將她怎樣了？」

卞紅娘喲了一聲道：「才見面嘛，幹嗎像審强盜似的？再說桃姑娘是少俠的心上人，我敢將她怎樣？還不是遵照你的吩咐，放她回京師去了。」

王岩冷冷道：「多謝夫人，王某就此告別。」

卞紅娘道：「別忙，少俠，待賤妾將話說完你再走不遲。」

王岩道：「請說，在下在聽着。」

卞紅娘道：「此處頗爲不便，請少俠移玉到下處詳談。」

王岩道：「有這個必要麼？」

卞紅娘道：「家姊固然不幸，少俠也陷入泥潭了，難道少俠甘心亡命天涯，做東廠鷹犬的獵物？」

王岩道：「夫人還知道什麼？」

卞紅娘一嘆道：「無論賤妾知道多少，咱們的處境總相差不多，聚沙可以成塔，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賤妾雖是相求少俠，但爲兩廂有利之事，少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王岩道：「好，我跟你去。」

卞紅娘嫣然一笑道：「蝸居離此不遠，雪娃陪着少俠，賤妾在前面帶路。」

距歷下亭約莫半里，有一幢玲瓏小巧的別墅，它四週綠柳成蔭，花卉處處，景色相當宜人。

經過一截白石鋪成的夾道，才抵達別墅的大門，門前一對神色驃悍的壯漢，分左右昂然的挺立着。

瞧到卞紅娘，這雙壯漢立卽躬身一禮道：「二姑回來啦，仇先生正急得什麼似的。」

卞紅娘訝然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壯漢道：「不知道，仇先生在廳上相候二姑。」

卞紅娘不再詢問，回頭對王岩道：「這是賤妾臨時租的居處，少俠請。」

臨時居處竟然如此氣派，這位玩蛇的女人，實在並非等閒，王岩口中不言，暗中却加了幾分戒心。

進入大廳，果有一名凹眼掀鼻，面目獰惡的中年大漢在往返踱着方步，見到卞紅娘，他急忙奔上兩步道：「表妹那…」

他想說什麼，但忽然瞧到王岩，又將擠到嘴邊的言語嚥了回去。

卞紅娘道：「不要着急，有話咱們慢慢的談，少俠先寬坐一下，賤妾去換件衣衫。」

王岩道：「夫人請便。」

卞紅娘帶着小渦栗子轉入後進，姓仇的中年大漢也跟了進去，每個人都有他不足爲外人道的私事，王岩對他們的行動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廳上只剩下雪娃，王岩乘機詢問道：「妳來就是了，爲什麼要帶她們一道？」

雪娃道：「我如果能够阻止，豈有自找麻煩之理。」

王岩道：「小桃兒當眞已回京師？」

雪娃道：「這倒不假，是我親自瞧見的。」

王岩道：「那姓仇的是誰？」

雪娃道：「此人名叫仇四海，是老夫人的侄兒。」

王岩道：「原來如此，老夫人呢？」

雪娃道：「那晚我與小渦栗子兩位師妹，被派探查一批來歷不明之人的底細，當咱們返回居處，大娘已失踪，老夫人也被人所殺，除老夫人外，咱們被害的還有四人。」

王岩道：「知道是什麼人下毒手？」

雪娃道：「不知道。」

王岩道：「我總覺得妳們二娘不簡單，好像擁有一股不算太小的潛力，爲什麼……」他忽然語氣一變，接道：「妳們二娘眞會享受，我如若有這等舒適的居處，眞不想再入江湖了。」

「當眞麼？少俠，賤妾將這幢別墅買下送給你怎樣？」

是卞紅娘來了，她的身後只跟着一個栗子，小渦及仇四海到那裏去了，他自然不便相問。

一聲哈哈，他立起身來道：「在下沒有這份福氣，好意心領。」

卞紅娘道：「少俠是人中之龍，這點財物你自是不會放在心上，咱們不談這些了，後面擺了一點酒菜與少俠接風，咱們也好邊吃邊聊。」

王岩道：「在下已吃過晚餐，夫人勿須客氣。」

卞紅娘道：「喝一杯酒有什麼關係？少俠。」

王岩不便堅拒，只好隨着卞紅娘進入內廳。

天色還沒有全黑，內廳已點上幾盞紗燈，中央果然設着一桌酒菜，但杯筷却只有兩副。

卞紅娘邀請王岩入席，他只得謝了一聲，在客位坐了下來。

佳人侑酒，檀板傳杯，應該是一件十分賞心之事，王岩却淺嚐卽止，微咳一聲道：「夫人……」

卞紅娘道：「賤妾仍是雲英之身，往日曾經告訴過少俠，這夫人二字，賤妾實在不便承當。」

王岩道：「對不起，姑娘，在下太疏忽了。」

卞紅娘道：「不要緊，少俠有什麼指敎？」

王岩道：「姑娘似乎還有言語要告訴在下。」

卞紅娘柳眉一皺道：「家母被害，家姊被擄，賤妾一介女流，竟身負不共戴天的血仇重担……」

王岩嘆息一聲道：「這般賊人竟敢傷害令堂，實在是一件令人憤慨之事。」

卞紅娘道：「賤妾誓報殺母之仇，但以勢孤力薄，難以如願，少俠是人間奇俠，以拯危扶傾爲己志，當不至任由賤妾母女沉寃難伸吧？」

王岩淡淡道：「在下不過是一個江湖浪子罷了，怎配妄稱那奇俠二字，姑娘謬讚，實在愧不敢當。」

卞紅娘道：「不要這麼說少俠，謙虛固爲美德，也不能矯枉過正，何況少俠行俠江湖，怎忍心對賤妾之事袖手不管？」

王岩道：「姑娘既如此看重在下，自當爲姑娘畧盡棉力，但……」

卞紅娘嬌聲一笑，媚態橫生，睨他一眼道：「多謝少俠，賤妾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王岩道：「什麼事？姑娘請說。」

卞紅娘道：「賤妾雖已年逾三十，自信尙能守身如玉，少俠如若不嫌蒲柳之姿，今生今世賤妾就是少俠的人了。」

王岩估不到這位玩蛇的人，臉皮竟是如此之厚，他呆了一呆，忽然縱聲一陣狂笑道：「姑娘天香國色，王某實在不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姑娘還是另行物色吧。」

卞紅娘道：「賤妾閱人千萬，心許者只有少俠一人，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希望少俠不要以輕賤相視。」

（未完）

單拾兒傳奇故事續篇

浮玉風雲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對喪門幡主井汯、井應兄弟，分析當年湘江漁人郭毅獲圖及受害情形，令得井氏兄弟恍然大悟，知中叛徒荆震毒言，遂與單十二化敵爲友，陡地單十二以目示意，井氏兄弟了然於心，揚言前往棲梧，與單十二先後離去。他們剛走，荆震便自涼亭地洞帶出簡雲，欲以惡毒手段加諸簡雲，正欲下手之際，黃衣丐言必信來到，救出簡雲後與荆震拚搏，爲黃衣丐幫五聖所豢兩條毒蛇所殺，井氏兄弟與單十二去而復返，井汯彈斃兩毒蛇，五聖與爭，單十二化解後詢問言必信私離丐幫應得何罪——

戾氣化祥和 求隱慘遭囚

五聖之首道：「追回聖物及本幫布票，接受『刑堂』五老五棒之刑。」

「五老五棒受刑人結局怎樣？」

「必死無疑！」

一句「必死無疑」，使單十二緊鎖住了雙眉，他早已下定決心要救言必信，現在更是義不容辭了！

他沉思剎那，再次問道：「可有挽救之策？」

「沒有，除非言必信對本幫有極大的貢獻，則由善，刑，訓三堂十五聖舉出事實，同力保證才行！」

「若是有人出頭，留下言大俠，以武林江湖的規矩接過這段是非的話呢？」

「那當然可以，不過，以目下來說，誰要出面必須先能打發了我們善堂五聖才成！」

「倘若留人的是我單十二呢？」

「不論是誰出頭也一樣！」

單十二決不能眼看着言必信去死，但又不能和五聖動手，他作了難，念頭百轉，終於想出了個辦法，道：「假如此人是那血手令主呢？」

五聖聞言一凜，齊聲說道：「那自當別論，但令主人在何處？」

「單某能代表令主！」他迫臨萬難，慨然肩承一切道：「並願負全部責任！」

「這怕無法可想，單朋友，你何必過問此事？」

「五位，在下問是一定要問，管是管定了局，所以在着實無法可想時，說不得祇好與五位一較功力技藝了！」

言必信又感又愧，焦急的大步而前，道：「單兄關懷深情厚誼，必信已永銘不忘，必信兄仇已報，雖死無恨，還是容我隨五位師叔去吧。」

「不，在下心意已決，但言兄可放寬心，在下自有分寸。」

五聖心中雖是一百個不願和單十二動手，一千個希望獲交這位年輕小友，也不高興言必信回轉青海幫中就死，但門規所限別無良策，說不得祇能和單十二一搏而定結局，井氏兄弟看出端倪，井老大井汯哈哈一笑，說道：「此事何勞單小友動手，這場是是非非，且算在我喪門一幡身上

就是！」

　單十二才待進言，老二井應已接着乃兄話鋒對五聖道：「五位，言必信此人，喪門一幡是留定了他，要戰就請五位出手，要不五位即請上路！」

　五聖聞言不禁暗暗叫苦，走嗎？斷無此理！戰嗎？怎是敵手！事臨兩難，按說當取其輕，如今五聖却在兩難之下捨輕取重，五人互望剎那，霍地散退丈外，解落了束腰「品繩」，搏戰即起！

　適時，一聲震耳長笑自遠處幽揚飄入衆人之耳，接着一條雪白人影隨笑聲投落當塲，這人足踏地面笑聲立止，面對井氏兄弟道：「單小友既已代我承諾此事，我就不敢勞動賢昆仲的大駕了。」

　單十二看到這人突降當塲，大喜過望，急步前迎，這人先對單十二一笑，繼而轉向五聖道：「敢煩五位代我寄上貴帮主一言，就說言必信此人，我已留為酒友，昔日約誓亦因此作罷，如何？」

　五聖早已認出來者是誰，暗為言必信慶幸。為首一聖立即含笑拱手而諾，並囑言必信毋忘師門規法後，相率而去，原來這銀衣客正是血手令主。

　單十二這時向前見禮，並欲立刻將剛剛發生一切相告，免得一令一幡再成寃家，那知話未出口，血手令主已含笑搶先說道：「好了老弟，就單憑你這份待人的熱誠仁義勁，我們一令一幡也不好意思再鬥下去，你放寬心吧，剛才我來的並不晚，一切事情全部看在眼中，祇要幡主不強我所難，在香期前夕赴約，我業已準備今夜和老弟你及幡主暢飲一醉了。」

　單十二不由大喜，井氏兄弟聞言笑道：「令主休想偷懶，前約井氏兄弟自願放棄，今夜酒約自是打都不走，不過還要約上公孫夫妻一對，那才够份，才能開懷一醉！」

　話鋒剛停，紅楓廬前院飄來笑聲，隨聲有人說道：「公孫子良早獲消息，已接令來此！」

　陰陽雙魔已到，按說他夫婦該和單十二同時來的，但現在却到的最晚，不知是發生了什麼事故，當着這多人，單十二沒有問他。

　一令一幡雙魔，成名皆已六十餘年，但像今夜這樣相聚一堂，從未之有，尤其是一令一幡，因單十二一人而化解了仇恨，使令，幡，魔義結不二之友，更是任何人作夢也想不到的。

　這時井氏兄弟已自判震身上，搜出半幅寶圖，並埋葬了判震屍骨，單十二也拍解開簡雲的穴道，井氏兄弟再三向簡雲致歉，簡雲報以微笑，雖然他心底深處別有感慨，但却衷心的為二弟單十二欣幸。

　單十二悄語取得簡雲同意，揖約一令一幡及雙魔即去草廬共謀一醉，衆人歡呼而諾，一行人返歸草廬。

　不知是因為玉姑娘，琴姑娘，羅漢和雙珠姑娘的手藝超絕，抑或是這些老一輩的無敵高手心情開朗，一席酒直飲到次日正午始罷，撤酒還茶間，公孫子良突然揚聲道：「一令一幡你們二位聽着，我公孫子良以已廢前約公證人的立塲，要說幾句話！」

　令主一聲哈哈道：「似乎沒人堵着你的嘴巴。」

　井泫一翻白眼道：「尊屁雖臭，奈何吾人已與閣下為友，焉能阻你亂放請！」

　公孫子良搖頭幌腦，看來酒已喝到九成九了，接着井泫那個「請」字，道：「咱們這羣東西，實在是越活越回去了，若沒有單哥兒，說不定再隔幾天就有人慘死，有人重傷，唉！長話我短說，今夜暢飲，杯酒釋怨，化敵為友，皆出單哥兒之賜，所以咱們非有所補報不可！」

　單十二霍地起座，剛待謝拒，公孫子良硬把他又壓回座上，道：「沒你的事，聽我把話講完，讓我說井老大，你可還敢打次賭，這次賭不僅要有血手令，連我陰陽雙魔也算一份？」

　井泫應接了話，道：「公孫老兒，家兄說你是『下通之氣』亂放一陣，我井二代他更正，你這『下通之氣』不但臭，簡直是『臭而不可聽也』！」

　井泫一聲哈哈道：「老公孫，舍弟之言我井大認為恰到好處，你也不想想，以今朝之情，令，幡，雙魔該是什麼感受，親近尚恐去日無多，還他娘的打什麼『倒頭賭』？」

　莊靜誼不服了，道：「閉上你們這兩口『臭井』的『糞石蓋子』，靜靜的聽我這『老不死的』把話說完，我不信他會糊塗到無的放矢！」

　公孫子良甚感受用，嘻嘻一笑道：「究竟還是多年『床頭人』，知我心意。」

　莊靜誼臉一板道：「少說沒用的，告訴你，若是你這賭約不够高明，當心老娘先揭你的皮！」

　公孫子良又一聲嘻嘻，轉向一令一幡道：「聽仔細，從現在起，到香期前夕止，各憑手段探查寶藏下落，先得確實消息地點不誤者勝，餘者負，以到達藏寶之地的先後，而論江湖名份之排列，譬如令主最先，幡主次之，我夫妻後，則一令一幡雙魔論稱江湖，若我夫妻先，令主次之，那就是雙魔一令一幡了，你們怎麼說？」

　一令一幡頷首承諾，公孫子良接着說道：「現在要說這目的了，不論是誰先見到藏寶，不得擅取任何一件，全部交由咱們大家的單哥兒，財寶充作善舉，幾件傳閱為武林奇珍的東西，算咱們一令一幡雙魔五人，送給單哥兒的見面禮，有不願意的現在聲明！」

　一令拍手讚好，一幡連聲答應，單十二急忙道：「我不能答應，祇因……」

　公孫子良牛眼一瞪道：「作賭的沒有你，你沒資格說話，到時候許你拒收，祇不過你着量着量，設若拒收能否敵的過一令一幡雙魔五人的聯手攻勢？」

　單十二還能說啥，事遂成了定局，一令一幡立即告辭，雙魔仍居草廬，單十二與言必信直送出里許方始歸來。

　言必信已經血手令主諾收為記名弟子，暫居草廬以待浮玉西峯事了，單十二安置妥當言必信居留後，找上了公孫子良，悄問前夜已毀紅楓廬之約怎會誤時，公孫子良面色莊重的低語道：「是有事故，但在沒能查出確證前，說出來徒亂人意，幸而現在一令一幡都成了老弟你的忘年友，就算發生事故，我們已穩立不敗之地，但是自今之後老弟要多留心些現身浮玉西峯的可疑人物，當我獲得確實消息後，會約上一令一幡與老弟詳談的。」

　單十二見問不出所以然來，祇有作罷，昨夜歡歡然鬧酒，未成臥睡，遂回房休息，一覺醒來，日影已沉西山，信步院中，瞥見簡雲獨立院中一角，仰望天際神色寡歡而落寞，立即向前誠摯的問道：「大哥在想什麼心事？昨日之事，都是禍起小弟而延及大哥，小弟我……」

　簡雲一笑，攔住話頭道：「二弟多心了，我是在因為老鐵和飛猿，從昨夜外出，至今未歸，放心不下。」

　單十二含笑道：「大哥放心，他決無凶險。」

　這時，郭老太和雙珠及羅漢由外歸，單十二始知是為找老鐵，並已獲消息，老鐵飛猿已與血手令主作了一路，衆人自是放下了懸心。

　晚飯後，衆人談笑往塵，偶涉未來，興緻甚高，唯獨簡雲以身體極疲為由，飯後不久即上床安歇，大家祇當這是事實，無人留心，談笑過初鼓近乎二更時，方始各回房中就眠。

　詎料三更乍過，簡雲竟悄沒聲息的獨自起床，携帶着個小包袱離開了草廬，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簡雲會深夜出走，簡雲自己也沒有想到，浮玉西峯看來已安穩下來的爭戰風雲，會因他悄然出走而驟變急下，使單十二幾乎喪命敵手，血戰迭起震驚了整個的江湖！

　次晨，草廬中男女英雄先後醒來，單十二向簡雲請安，方始發現簡雲床頭留柬，已不辭而去，柬上說他突發遊興，遠出訪友，歸來難期，請單十二妥善的照料羅漢。

　大家傻了，單十二了然大哥心情，知追亦徒然，況走已多時，又向何方去找去追，羅漢還是半娃兒般的性情，從前簡雲時常外出，三兩個月不歸，已成習慣，反而不覺得這事有多傷感和不妥之處。

　這一整天，一令一幡和雙魔都沒有消息傳到，除單十二惦念簡雲外，其餘的都趁暇外出遊山玩水，又有誰能料想的到，雁蕩神鷹並沒走遠，並且再次身為俘囚，正熬受着難以忍耐的悲哀和傷痛！

　從義結單十二前的一剎那，他，簡雲，為印證功力技藝「閻王錐」被錕鋙神刃斬傷時起，已存了隱退江湖再不論武的決心，紅楓廬身受重傷，老鐵力搏南池老兒的那一戰，他早已傷癒，本可挺身而出，祇因心灰意懶，借口仍須調息而獨自留守，豈料喪門一幡井氏兄弟恰好到達，三不管強擄走了他，為武林氣節，為自己一世英名，他已打算妥當，在見到二盟弟單十二後，立即了脫餘生，以死而雪被擒之恥，那知道單十二竟以至誠感動了喪門一幡，非祇化敵為友，並結忘年之交，他若仍按初志而死，必將引發重大變故，千思萬想，才決定一走了之。

　走！並非易事，那裏去呢？回轉祖居，祖居早無親丁族人和朋友，但那總是他世世代代生根發芽的故鄉，咬咬牙，回去安份務農，永不再談武事。

　他深夜獨行，走的並不快，腦海中正思路頻雜，理不出個頭尾來，邊走邊想心事，對身外一切毫未牽掛，轉過一片幽林，邁出小徑，面前霍然站着一條黑影，若按往日習慣，簡雲必然霍地停步沉聲喝問，並暗提功力以備應敵，今朝，他業已痛下決心不言武事，所以僅僅是抬頭看了這阻路黑影一眼，沒開口，沒停步，從這人身旁擦過，依舊步履緩慢而安詳。

　阻路黑影似對簡雲此舉大感意外，已抬起來的右手又鬆垂下去，扭轉頭，斜盯着簡雲的雙足，看出簡雲步履雖慢而其聲如一，顯示出並非不懂武技的普通人，如是，黑影暗忖自己並沒有認錯，但奇怪的是簡雲怎會遠行？又怎會沒帶他那生平寸步不離的獨門兵刃？

　此時簡雲已走出十丈以外，黑影突然揚聲道：「前面走的朋友，留步！」

　簡雲站住了，回頭看着那呼喚自己的阻路黑影。

　黑影沒有縱身，沒有提力，但已凌空而起輕飄飄到了簡雲身前，功力之詭奇實應令人望之凜然色變，怪哉簡雲，竟視若無睹。

　黑影心中怒火因簡雲漠視而高湧，他認為簡雲是有心的輕蔑，陰森森地問道：「你剛才沒有看到我？」

　簡雲聲調比他還冷，反問道：「你要我留步有什麼事情？」

　這人怒聲道：「我問你剛才看到我沒有？」

　簡雲淡淡地一笑道：「我問你要我停步作什麼？」

　「就為問你有沒有看到我？」這人業已怒極，非要簡雲先答覆他不可。

　簡雲開朗的笑了，這才仔細的看着對方，死板板的一張臉，蒼白，頭髮蓬披着，如久囚重犯，鬍鬚糾結着若一團亂蔴，但都已雪白，雙目似是冒着霧氣，像個瞎子，嘴唇却紫紅的怕人，簡雲突然想起畫上那「無常鬼」的模樣，活像面前站的這位，由不得笑出聲來。

　「答我，快！」這人聲調轉為凌厲。

　簡雲一言不發轉身就走，硬是不答這人所問！

　「你的名字，講！」這人飄身又攔在簡雲身前。

　「忘了，名字祇不過是為了別人能認識而稱呼用的。我已不願再叫任何人認識，所以名字已經成為多餘的東西。」

　「哼！你騙不過老夫，說，你可是雁蕩神鷹簡雲？」

　「隨便你說，我是神鷹也好笨鷹也好，簡雲也罷繁雲也罷，我要趕路，恕不陪你談了。」

　簡雲真的說走就走，走才丈遠，這人再次飄身阻路，冷笑連聲，簡雲惱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閻王錐』，為何不帶在身旁？你要去什麼地方？你為何不敢承認是簡雲？」

　「你一再逼問不休，怎麼，和簡雲有仇有怨？」

　「沒有，祇是怎麼看你怎麼像他，要問個明白！」

　「天下像的東西太多了，何況一個人，要你和簡雲有仇怨來了，誰叫我看來像他呢，你儘管動手，我替他身受就是，否則請莫再糾纏我！」

「你眞的不是簡雲？」

「我是！又怎樣？」

天下事有時怪的出奇，簡雲惱火之下索性招認，這位活似無常小鬼的人反而不相信了，搖搖頭，一擺手道：「你去吧，像是眞像，不過簡雲不會這麼婆婆媽媽的窩囊，也許幾十年沒見，我認不淸了。」

簡雲也不解說，更不生氣，仍以緩慢的步子走着，丈餘外，驀覺腦後風動，假作失足向前一滑，一塊拳大石子挾勁風自頭頂射過，落地震碎四散，簡雲還不停步，又向前行，疾風再起，迫得滑足左移，人影閃處，活無常第三次阻於身前，獠牙外露獰笑一聲道：「不管你是不是簡雲，跟我走！」

「憑什麼？又爲什麼？」

這次簡雲沒獲答覆，却換來倏到的二指，頓即半身痲木，被這人挾起，祇覺疾如狂飈風貫雙耳，好快！

簡雲未失知覺，更看的淸楚，這人馳下浮玉西峯，轉上朱陀嶺後一片亂墳場中，簡雲暗自苦笑，這也好，死在墳場總强過暴屍路旁，正凄然沉思間，眼前驀地一黑，已伸手不見五指，這人身法非但沒慢，反而加快許多，簡雲不由驚心，驚心間身軀一鬆，砰地一聲被摔扔到地上。

掙扎起來，一陣陣腐屍氣息冲入鼻中，目無所見，祇有摸索，突然摸到一張冷冰冰的死人臉，全身一陣寒慄，暴然後退，腿彎有物阻路，不由坐了下去，似是一張長長石凳，摸摸看，幾乎驚叫出聲，原來坐在一口石棺上面！

適時一聲冷酷的陰笑傳來，方向正是他剛剛摸到的那張死人臉，接着一個沙啞怪異的聲調道：「老二，這人是誰？」

「看來像雁蕩神鷹簡雲，不過，他否認，我試出他有功夫，所以帶回來仔細問問！」

簡雲胆够大，揚聲道：「你不虧心，我幾時否認過？」

「那很好，算我二弟說錯了話，你既未否認，自然是簡雲本人了？」

「你們又是誰，這是個什麼地方？」

「老夫會告訴你的，別害怕，石棺中睡的是死人，不會吃你，先把你掉在地上的包袱拾起來，就在你身左三尺多的前方，快。」

簡雲如言摸索，果然拾起了包袱，沙啞聲音又起道：「若怕坐在石棺上不吉祥，再往右方走上三步，有把椅子，坐下來談話。」

簡雲再次摸索，一點不假，有張椅子，他坐了下來，但是心中的驚懼却難以形容，這兩兄弟究竟是那道人物，能在烏黑絕光下看淸一切，視物如常？

俗傳畜牲大半能在夜間視物，生成夜眼，其實簡雲明白，那依然有絲絲光亮，畜牲才能看淸道路，但在像目下這樣墨黑無光的地方，也絕難邁步移動，可是面面相對的這兩個老怪物，眞的作到這一點，怎不令人駭然畏懼！

驚駭間沙啞的聲音又傳入耳中，道：「這是一座古墓，老夫兄弟曾在墓中居住近二十年，習慣了這種沉黑深暗的地方，名姓也久已不用，現在你告訴老夫眞實的話，究竟是否簡雲？」

「這已經無關緊要了呢，名姓和兩位一樣，發誓不再提及，兩位隨便把我當成誰全可以！」

「好，己所不願勿施於人，你可會武技？」

「如同名姓，不願深談！」

「難道有什麼使你感傷的事，如此頽喪？」

「沒什麼値得可感傷的，天下事本就如此，爭和讓相同，進與退無二，看開來全淡的很，遠的很。」

「有道理，爲了彼此容易稱呼，該怎麼辦？」

「喂一聲也行，叫朋友也可以，可隨便。」

沙啞嗓音的人笑了，笑聲乾澀簡直比哭還難聽，笑罷對那擄來簡雲的人道：「老二，這位朋友正合用，哀莫大於心死，一個心死的人，對外來事物都不會再掛在胸懷，咱們和他商量商量吧。」

簡雲心頭震凜，但不敢現於臉上，對方能在極暗絕光處視物如常，稍不留心必墜詭謀之中，腦海轉念，有心的一笑道：「兩位似乎非常客氣，說穿了，如今我是兩位的獵物，生殺之權操在兩位手上，看我合什麼用，就儘管用商量大可不必。」

沙啞嗓音的老大，聲調加上三分凄楚，感慨的說道：「朋友你這樣說，就叫我兄弟很覺羞愧和不安了，老朽再問朋友一句，你可眞是淡忘了過去的英名盛事，並漠視今後的出處及一切？」

「兩位又怎能武斷，我有過英名盛事呢？」

「很簡單，書生喪志，以淚洗面，悲哀無已則自了殘生，最多留有遺墨以盡心意，祇有武林中人，才能在心死之際仍留自尊，朋友你有種不可侵犯的正氣，但不提願及姓名和武事，自然是位曾經名震江湖的人物，因某一原故才絕口不談往事和武技，然否？」

簡雲慘然一笑沒有回答，沙啞老大接着又道：「請朋友回答是眞的把餘生交付於命運，還是要暫時隱忍一切，待機勵圖恢復既往？」

「既往如光陰之去，何可追！」

「如此說來，朋友是能隨命運遇合而安了？」

「命運之說或有是理，但多數人悲慘的命運，却是自己一手造成，我已不再相信自己，自更無法相信近乎虛無的命運，所問恕難回答。」

「朋友，十分抱歉，這個問題你必須答覆，因爲這和對你未來的安排有關！」

「剛剛我曾說過，自古至今堦下囚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有，那也是一種權術，或是更進一步的玩弄，適才你說我仍有那種不容人來侮蔑的自尊，這不僅是權術，更是進一步的玩弄，要說我的回答和你們決定某種安排有關，太笑話了，譬如我不回答，莫非你們就能够放棄既定的安排嗎？」

「大哥，這位朋友又聰明又痛快，乾脆把內情告訴他，省的費事，况春季香期已近，事情不能再拖延了。」

簡雲祇覺得身前一陣寒風吹過，根本沒聽到其他響動或縱跳之聲，那老大已經離開這間墓穴。

沒聽到門响，也沒聽到其他聲音，簡雲因疑而沉思，雙眉不覺深鎖，豈料留在這間墓室的老二，突然一聲怪笑，道：「朋友你不必想的太多，門就在你身後角落裏！」

簡雲暗凛，故意一聲淡漠的冷笑當作回答。

老二報之一聲嘿嘿又道：「門雖然就在你身後角落裏，今後此處也不會有人看守你，但是朋友你若想打着逃走的心，是錯到了家，這座古墓佔地十畝，墓穴大大小小三百三十六間，甬道正正一百條，石門四百零八座，走出這間墓穴，若無老夫兄弟帶路，你有死沒活，我大哥已經去安排東西了，時間無多，好好聽我對你說明要你去作的事，和成敗對你生死的重要，老夫兄……」

簡雲接話道：「你又何必騙我，浮玉西峯左近百里的任何一個地方，我都熟悉至極，朱陀峯這亂墓崗，佔地十數畝是不假，但絕對沒有一座像你所說的古墓！」

「哦？這樣說來朋友你眞的是雁蕩神鷹簡雲了，數十年沒見，老大竟還能認出是你，眞値的驕傲記憶力的强淵，老夫兄弟昔日不幸，活埋在一座古洞壁中有二十年，昏暗不見天日，無食無水，幸而終於解決了這兩大難題，這也許是命運……」

「且慢，我無法能不問你是怎樣解決食、水問題的？」

「哈哈……，是命運加上老夫兄弟不斷的努力！」

「突然地裂山崩，甘泉自生飲之不絕；禽獸自投食之不盡，這才叫命運，但那不是你們努力的結果！」

「簡朋友你眞有意思，老夫兄弟錮禁古洞二十年，可沒有那好的命運，不過終將食、水問題解決，目下不能向你說明，後來我兄弟再加努力，非但練成了天下獨絕的無二神功，並脫困而出……」

「既已脫困而出，却又住進陰森濕潮的古墓，想來兩位是今世的越王勾踐，不忘二十年被因之恥了？」

「死且不懼，何當心之有？」

「簡雲，老夫勸你說話當心！」

「簡雲，老夫沒有和你結怨之意，希望你能心平氣和的聽下去，老夫兄弟脫囚之後，方知神功雖成仍有缺陷，最後幾經思攷，方始想出來個解決的辦法，首先要請幾位朋友，能捨身試驗一件事物，設若成功，則極目天下已再無敵手了……」

簡雲哈哈朗聲大笑道：「好辦法，不過簡某必須聲明，捨身試驗可以，但並不是兩位的好朋友！」

那老二聲調鄭重的說道：「簡朋友請仔細聽下去，這試驗雖則危險，但並不一定就是死，話我說完了，你若有什麼要問的，現在就問，否則可沒有時間了！」

簡雲冷冷一笑道：「死囚還有發問的權利，這很新鮮，好吧，機會難得，我有三個問題，希望一件件問你一件件答。」

「可以，講吧！」

「第一，所謂捨身的朋友，請問一共幾位？」

「連你四位，兩男兩女。」

「第二，要我作什麼試驗，最好能說的詳細些，你應該知道，起碼我不想放棄你所說的那『不一定就是死』的機會！」

「很簡單，把你們四位請在一間任何人都無法看到絲毫光亮的室中，有一道門可能往外面，但你們並不知道在那裏，我們兄弟也在室中，室內四牆都有孔洞，內藏極毒之物，但是你們只要不靠在牆上，毒物就無法咬到，當我兄弟招呼你們準備之後，立卽絕功擊向一定方向，能在兄弟絕功之下不死的，仍然不見的能活，他必須以智力找到那扇門，逃出去，能出去的人不但活命，並有重賞，立卽恭送他出此古墓自由自在。」

「這算試驗什麼東西呢？」

「這是秘密，不能說。」

「好，這個問題算我沒問，第三，你們選擇捨命的死士，可有標準？就不怕適得其反？」

「你這應該算是兩個問題，選擇自有標準，起碼要有一身高超的武技，但不會高過老夫兄弟，所以根本上不會發生所謂『適得其反』的問題，簡朋友你若不信，不妨試試看！」

簡雲雖有打算，故意引這老二多說幾句，冷哼出聲道：「我早已說過，生死之事已不掛心上，任你兄弟是什麼人，我全不怕，所以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就會試上一試！」

「簡朋友存必死之志，恰是老夫兄弟所求最佳人選，一切都準備好了，請吧！」

那沙啞嗓音的老大，不知何時竟又潛回墓室，突然接話，幾乎使簡雲嚇的出聲呼叫！

他强忍着激動，再加試探道：「正合我意，我不信你們兄弟所安排的陣式，會强過喪門幡主和陰陽雙魔！」

他故意一停話鋒，坦然舉步道：「恕簡某沒長着夜眼，兩位那位請帶個路？」

「慢！」啞嗓的老大中計了，突然問道：「你見過井泫兄弟和公孫夫婦？」

簡雲作出毫不勉强的驚人樣子道：「當然，井氏兄弟絕技無敵，雙魔夫婦功參化境，簡某有生以來，還眞沒見過比他們更强的能手！」

這句話引的對方兄弟二人齊聲狂笑，老大在笑聲止住時立卽說道：「當年老夫兄弟曾與井泫、井應試過身手，平平而罷，雙魔是只聞其名，料也高明不過井家哥兒倆個，今朝嘛……哈哈……，祇怕今朝那好管閑事裝瘋扮傻的金頂和尙外，就算九宮山老賊尼，血手一令到來，也叫他們有來無去，簡雲，你突然提及喪門幡陰陽魔，講，存何心意？」

簡雲越發暗自凛心，對方這話不是虛言，在狂笑聲中，他已聽出對方並無半點懼意，還多少帶有些許輕視，於是極爲小心的作答道：「因爲前幾天被他們擄刦過一次，目睹過他們那身超絕的功力，不信你們會比他們强！」

「噢！簡朋友，姓井的弟兄和公孫夫婦現在此處？」

「怎麼？人家早就到了浮玉西峯啦，你們還不知道呀？哎呀，單憑這一點已經輸人一籌了！」

沙啞聲音道：「哼，你可知他們來此作甚？」

（下期續完）

武俠奇情故事／蕭逸・文　盧令・圖

滄海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邱長亭冒險把紀瀠梅救出地牢，將她安頓在後山的一片亂石峯後，風來順命他潛入海底安裝炸葯，邱長亭依命進行，不料在一叢亂石中發現了遼東王陵，他潛進陵中，驀睹滿室財寶，對這些財寶，他毫不動心，只取了一柄古劍，覓得另一出口出去，詎抵出口之際，爲黑蜂所螫，他也不以爲意，待至會晤到隱身岩後的紀瀠梅，才知黑蜂蘊毒，紀瀠梅爲他削去腫傷皮膚，放出黑血，他向紀瀠梅詢問來此目的，紀瀠梅支吾以對，邱長亭直斥她原是早就打定主意，是來此孤島臥底——

孤山騰殺氣　怒海攏愁雲

紀瀠梅道：「不錯！」

她頓了一下，冷笑道：「這片島嶼在地形上來說，屬於南天一系，在武林中規矩來說，理應屬於我南天一派的勢力範圍，我們當然不容許外人侵犯！」

邱長亭一笑道：「這話未免好笑，武林中人豈能任意劃地封疆，佔山爲王？再說姓風的一干人，也非弱者！」

紀瀠梅冷笑一聲，道：「姓風的那一夥子人，雖然不弱，可是，絕不是我父親的對手……」

說到這裏，她自信的輕笑了笑道：「你等着瞧吧！」

邱長亭道：「這麼說，你父親即將大舉來攻了？」

「這個恕我不便明言！不過我勸你還是早一天離開這裏的好……如果是別人，我就不會這麼再三的好言相勸了！」

邱長亭心裏一動，暗忖道：師父果然沒有猜錯，看來這靑沙堡即將大亂了，正是同惡互拚生死，自己的立場却宜嚴守中立才是！

想到這裏點點頭：「姑娘好意，感銘肺腑，只是邱某却有不離開的苦衷！」

紀瀠梅長嘆一聲道：「那就隨你吧……我知道你武功深湛，只是你無論如何是不能與我爹抗衡，大勢如此，這古堡勢必要落入我們天南派之手！」

邱長亭冷笑道：「在下意求明哲保身，並無與人爭強鬥勝之心，但是却也不容別人欺凌上頭！」

紀瀠梅怔了一下，淡然道：「好吧，你旣然這麼固執，我也就什麼話也不再多說了。」

邱長亭此刻已穿好衣服，聞言站起抱拳道：「在下告辭！」

深深一揖，正待轉身——

紀瀠梅輕叱一聲道：「慢着！」

倏地騰身而起，其勢有如鷹隼一般，等到邱長亭驚覺之時，紀瀠梅已臨當頭，

隨着她的一隻右手出手之勢，夾帶着一股凌人的勁風，直向着邱長亭當頭頂門上直擊下來！

這一手乃是紀門絕功，名喚「金鷹探爪」，其勢銳不可當，紀瀠梅用心不過是掂他的斤兩，殊不知邱長亭功力深厚却無臨敵經驗。

這時見狀一時甚爲驚慌，陡地伸出右手，向着紀瀠梅手掌上抓去，邱長亭他掌勢一出，立時使得紀瀠梅大吃一驚，兩掌相觸之下，二人都情不自禁的滾倒在地。

紀瀠梅一時情急，驀地翻出右手，用「雙龍點睛」的一招，向着邱長亭雙目之間點去！

邱長亭一時慌了手腳，可是急中多智，却爲他想到了紀楓所傳授的一式「沙盤手」，當時左手猝起，五指向外一撥，指與指之間所加附的勁力，是能剪竹斷木，紀瀠梅若不及時抽手，這兩個指頭就別想再要了。

紀瀠梅陡地收手，右手一摔一按，嬌軀已騰起了兩丈五六，落向一座石峯！

邱長亭滾地站起，一副驚怒失措的樣子！

紀瀠梅這時由石上飄身落下，面冷若霜道：「好一招『沙盤手』，我問你這手功夫是誰傳授給你的？」

邱長亭心中一動，一時無可相應！

紀瀠梅心內已經雪然，蓋因爲這手功夫，爲紀楓的手法之一，自不會爲外人所剽知。

她本是冰雪聰明，晶瑩透頂的人物，那能想不透這其中道理？當下再把對方方才說話的口風，前後兩相對照一番，頓時就如同鏡子般的明亮。

那張漂亮的臉，刹時之間變得殺機盎然——

轉瞬間，却又和藹可親。

她微微一笑道：「你別介意，我只是逗着你玩玩，試試你的本事罷了，佩服，佩服！」

邱長亭只覺得剛才與她接觸互擊的一隻手，骨節仍在疼痛，這才知道對方正如師父所言，果然不是一個平常姑娘——其實他又那裏知道，方才紀瀠梅加諸在他手掌上的力道，乃是其本身所練的「太陰元罡」，一般武林人物，在她如此功力之下，只怕早已骨折筋摧，鮮有能匹敵者，事實上紀瀠梅本身的驚恐，更遠超過邱長亭之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領畧了對方的厲害，邱長亭不能再多停留，生恐她又向自己出手。

他苦笑了一下，道：「我走了！」

紀瀠梅美麗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却也未再加阻止，眼看着他一路向着嶺下消失而去！

燈下——紀楓靜靜的聆聽着徒弟第一天的遭遇，他那張乾枯瘦削的面頰，不僅僅是驚異，甚而也有些激動，憤怒！

長嘆了一聲，他感慨的道：「想不到傳說居然是眞的……眞是不可思議！」

邱長亭道：「師父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處理？」

紀楓冷冷的道：「你以爲呢？」

邱長亭說道：「那批寶物，實在太多了，我生平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多的金銀珠

寶……」

紀楓冷笑道：「所以人人思得，乃至於引起互相兇殺，你等着吧，風來順等一干人，和我那孽子，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邱長亨道：「那麼，那批寶藏就一任它藏在海底吧！」

紀楓點頭說道：「對了，這正是我想說的！我和你留在這裏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他微微一笑，又道：「你有了這麼一口好劍，也應該知足了！」

說罷，伸出一隻手來，邱長亨忙把劍遞過去。

紀楓接劍在手，慢慢抽出鞘來，目光逼成一綫，凝視向劍身道：「前古神兵，果然非同一般，有了這口劍，再得我『一字乾坤劍』傳授，天下無敵矣！」

「嗆！」一聲，還劍入鞘！

他目視向邱長亨，冷冷的道：「長亨，我預測三日之內天南派將要大舉進攻，風來順等一干人也許不是敵手，但是我絕不容許那個逆子得逞……我將要傳授你的這套劍法，就是專為對付他用的！」

頓了一下，他接道：「由你方才所說，證明紀潛梅此刻武功，已不能勝你，你可知這其中道理？」

邱長亨道：「弟子還不十分明白！」

紀楓哈哈一笑，雙手已然攀上坐椅，身子一縱，已躍身坐好，伸出右手道：「因為這個——」

邱長亨心中一怔，再看紀楓那隻手掌時，却發覺到在這一瞬間，又變為血紅顏色！

紀楓冷冷笑道：「我不惜逆天行事，為的是造就你一身傑出武功，明日之後，你功力足堪造化，天下無雙矣！」

邱長亨驚異道：「你老人家莫非又要施展『借屍移魂』的大法？」

紀楓「哼」了一聲，道：「你快過來！遲了精氣一走，可就辜負了為師我的一片苦心！」

邱長亨答應一聲，走近他身前，如同昨日情景，屈膝跪下。

他身子方自跪下，紀楓一隻如同烙鐵般的大掌，已然扣在了他的頭頂上，頓時就有一股如同火焚一般的熱氣衝頂直下而入。

有了昨日經驗，邱長亨忙自緊攝丹元，長吸一氣，那股如同火焚般的熱流，在他導引之下，立時蛇樣的順游直下，滙集他本身的丹元內力，裹成一團！

紀楓緩緩收回手掌一時間汗如雨下。

邱長亨開目乍見，道：「師父你怎麼了？」

紀楓比手式道：「你不要多開口，一旁打坐去吧！」

說完閉目不言！

邱長亨猜知師父必是精力耗損過甚，心裏感愧不已，當下遵照所囑，勉強鎮靜下心來，把師傳的吐納導引之術行施了一週天！

有了這番造就，他功力更為精進，剎時間神清目爽，精力充沛已極！

當他運功醒轉的時候，已差不多是「子」夜時分，紀楓又似同昨日一般的倚壁鼾睡不醒！

邱長亨悄悄開門步出，昏暗的燈光之下，他似乎看見了人影一閃，向東側方消逝！

邱長亨今日觀查能力，實又數倍昔日，非但他視覺靈敏，任何感觸，都較常人敏銳得多！

在他眼睛發現的同時，耳中却也聽到了東側方面，發出了細微的一聲响音！

他此刻功力大進，巴不得找一個人試試身手，此刻見狀自不肯輕易放過，當下身形急轉，已撲向甬道東側，界見正面樓簷上人影連閃，向更高處拔起。

邱長亨眼見樓簷高有數丈，平素他簡直想也不敢想能够飛縱直上，可是此刻他却有勇氣一試身手——

當時足下一頓，施出全身之力，須知他原來輕功提縱方面，由於長年的翻山越嶺，早已紮下了根基，復經紀楓指點，已具相當身手，此刻再經紀楓一連兩日施以「借屍移魂」大法，把活生生兩個生人的全身精魄貫注其身，兩日之間，已造就他駭世驚俗，令人不可思議的奇異功力！

此刻邱長亨施展出全身之力飛身縱起，只聽得「嗖！」的一股疾風，他身子竟然足足拔起了十丈高下，遠超過他所要落身之處，却向這座樓簷的最高處簷角之上落去！

他身子方一落下，趕忙伏下來，所幸尚未被那夜行人發覺，來人似乎身手不高，輕功尤其差，以至於雙足在瓦面上行走時，發出了輕微的瓦响之聲。

月光下，看見來人是一個白髮長鬚的老人，不是別人，竟是費星斗！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邱長亨大吃了一驚，他一直以為這個費星斗是個弱不禁風的文人，却想不到，他竟然精於輕功！

雖然看上去，他的功力不高，可是以他這般年歲，能有如此身手已是不易了。

費星斗行踪鬼祟，好像生怕被外人看見似的！

他蹲在樓簷間，頻頻的向外面注視着，好像逃避什麼似的——

界然古堡內燈光幌動，走出了兩個巡夜的小盜，二盜各持兵刃，其中一人還拿着一個燈籠，遠遠走過來！

邱長亨原來担心費星斗是發現了自己才避開的，現在證明自己猜錯了。

二盜像是遇見了什麼急事似的，快步前行。

一人道：「這可是他媽的怪事，一連兩夜，死兩個人……這島上別藏着什麼吸血的妖怪吧！」

邱長亨心裏一動，想到了昨夜自己目睹死者情景，不禁有些心悸，他實在也猜不透那個人是怎麼死的！

兩名小盜本是低聲的說話，外人不可能聽見的，可是邱長亨却聽見了。

這時又聽得其中另一人道：「錢勇這小子怎麼一死，像老了幾十年，頭髮都白了！」

邱長亨心裏又是一動，「錢勇」這個人，不正是昨夜晚自己見過的那個人麼？想不到昨夜他還在為死去的同伴抱不平，今天却會輪到了他本人！

邱長亨本想現身去問個究竟，可是眼

前他急欲瞭解費星斗之所欲為，不得不暫時耐下性子來！

兩名小盜遠遠的打着燈籠走了。

瓦面上的費星斗慢慢抬起了身子——當然，他逃不過邱長亨的眼睛，仍然在邱長亨的監視之中。

費星斗顧盼了一下左右，遂即縱身而下，他身子縱落在兩丈下的平地上，却蹌踉了一下，可見得輕功不佳！

邱長亨仍然伏在角簷上，一動不動的注視着他。

費星斗身上帶的東西還眞不少，好像揹着一個鼓鼓的背包，還插有一口短劍，他從裏面拿出一張紙，閃身暗角，亮着了千里火照看着！

火光閃爍着，他只匆匆看了一眼，遂即熄滅了火，向着左面快行而去！

等他走了有一段距離之後，邱長亨才由樓角上飄身直墮而下。

落下的身子，輕若鴻毛，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費星斗一路鬼祟前行，不時的借着各種障碍物掩飾住自己的身子，可是邱長亨却較他更隱秘，兩者距離最起碼相隔有十丈遠近！

邱長亨心裏不禁甚為奇怪，實在想不透如此深夜，這個老東西是在搗什麼鬼？

費老頭一路竄高縱矮，左彎右拐，却來到了後面那座石門！

邱長亨心裏大吃一驚——

就在此一瞬間，前面忽然閃出了一個人，高聲向費星斗道：「什麼人站住！」

費星斗嚇了一跳，可是他立刻顯得很鎮定的站住身子！

那人顯然是負責守護這一方面的一個小盜，手裏提着燈，燈罩外面罩着黑布套子，把布套子拉開一角，立刻射出一道燈光。

燈光直射在費星斗的臉上，這人吃了一驚，道：「原來是費先生，你老這麼晚，是……？」

費星斗拿着腔道：「我是來勘查一下地形！」

那人躬身道：「是……是……可要在下効勞？」

費星斗點點頭道：「前面帶路！」

那人答應了一聲，拉開了燈罩上的厚布套子，轉身帶路！

就在這一剎間，費星斗竟然以極快的手法拔出了身上的佩劍，陡地向着那名持燈的小盜背上扎去！

小盜忽然警覺回身，費星斗的劍正好刺中在他正面肩窩上，一時鮮血四濺！

小盜嘴裏「啊！」的叫了一聲，手裏的燈倏地掄起，向着費星斗頭上就砸，費星斗身子一閃，第二劍再出手，正好刺中這名小盜的小腹之上。

這一下子可是致命傷，只見那名小盜身子向傍着慢慢的倒了下去！

風燈在地上着火，費星斗跑上去連踩帶跺的把它弄熄了，然後又把死了的小盜拉向一邊草叢裏，這一切他以為做的很隱秘，却是逃不過暗中邱長亨的眼睛！他甚至於已經猜出了費星斗的企圖是與那批寶藏有關！

費星斗這時已向山上翻去！

邱長亨却在後面遠遠的釘着他！

繞過了一片樹林，直上山嶺！

邱長亨心裏更為吃驚，因為眼前這處地方，已距離那棵暗通寶庫的古樹很近。

費星斗站住脚，前後左右看了一週，然後蹲下身子來又亮着了千里火，掏出了那紙張看了一遍，不時的向四面參照着，他臉上現出無比的欣慰表情，匆匆又熄了火。

他站起來，那雙狼也似的眼睛，開始在嶺巒間的樹叢裏搜索着。

邱長亨現在已可斷定，這個費星斗必然是有了確切的憑藉，在找尋那棵古樹。

這一瞬間，他內心十分激動，他雖然並非貪財之人，也毫無要把那批寶物佔為己有之心，可是却也絕不能容許那批寶物，落在像費星斗這類人手裏！

邱長亨一時間怒由心起，只要費星斗再向那棵古樹靠近一步，他就要猝然出手，要把這個狡黠的老狐狸斃之掌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就在邱長亨方自動念的一瞬之間，陡地空中傳出一聲冷笑，一條人影像是斜風裏的燕子一樣「刷！」地一聲自空而墮！

費星斗陡地回身，發覺到面前這個人，竟然是個亭亭玉立的俏麗佳人，不禁呆了一下。

當然，這一切也全在邱長亨的視綫之內，他本來已將縱出的身子，臨時又停止住，他已經認出這個俏麗的佳人，竟然是紀潛梅！

費星斗驚異的道：「妳是誰？」

紀潛梅微微的笑着，道：「費老頭，你不認識我，我可是認識你，你就是那個叫費星斗的人吧！」

費星斗本身武功有限，乍見夜行人出現，大吃一驚，這時見現身的是個妙齡少女，一顆緊張的心，又不禁鬆下了一些。

他冷冷笑道：「妳是風來順一夥的人嗎，怎麼我沒見過妳？三更半夜，妳一個女人家在這裏幹什麼？」

紀潛梅冷冷的道：「什麼風來順，雨來順，我可是不認識，我就是專為等着你來的！」

「等……我？」費星斗納罕的道：「等我幹什麼？妳怎麼知道我要來？」

「我當然知道！」紀潛梅莞爾的一笑，模樣兒很美。

她向前走了幾步，一雙水汪汪的美麗眸子，注定着費星斗，道：「費老頭，我知道你是有名的鬼計多端，可是你不要想給我玩花樣！」

費星斗一怔，瞪着眼睛道：「胡說，我玩什麼花樣，妳到底是誰？是怎麼上來的？」

紀潛梅冷笑一聲，道：「我姓紀！是天南派的門下！」

費星斗嚇了一跳，驚道：「原來你是紀家門的人……很好，紀姑娘，我費星斗可跟你們紀家人沒有什麼過節，妳找我幹什麼？」

紀潛梅說道：「我是想跟你借一樣東西！」

費星斗道：「我有什麼東西好借給妳呢？」

「當然有！」紀潛梅伸出手道：「我

要借你身上的藏寶圖看看！」

費星斗乍然一驚，退後兩步，道：「胡……說，我那有什麼藏寶圖？」

「就在你的身上，我看見的！快拿過來！」

紀濳梅霍地前進了幾步，目光烱烱的逼視向他。

費星斗臉上卽刻起了一陣劇變，忽然笑道：「紀丫頭，妳也欺人太甚了，我費星斗不是好惹的！」

他霍地拔出劍，快速的向紀濳梅身上刺過去，紀濳梅身子滴溜溜的一個急轉，飄若飛花，輕同無物，費星斗的劍勢已走了空招——

他身子第二次翻出去，掌中劍快速的一連揮出三劍，可是紀濳梅以優美的身法，躲開了他不同的三劍。

等到費星斗第四劍正待出手時，紀濳梅已由側面進身切入，她的手快若閃電般的已經切在了費星斗的手腕子之上！

費星斗嘴裏「啊唷！」的驚叫了一聲，掌中劍「嗆啷！」的一聲落在地上。

暗中的邱長亨看得心內一驚，這才知道紀濳梅正如師父所言，確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高手！

說時遲，那時快！

費星斗陡地撲上前，想搶地上的劍，却被紀濳梅搶先了一步。

寒光一閃，那口劍已到了她的手上。

費星斗「啊！」叫了一聲，點足退身，這老頭兒大概施展出生平的勁力，雙足用力的一頓向後就竄，紀濳梅劍光向外一吐，矯若銀龍，白光一閃，已把費星斗頦下長鬚，斬下一綹！

同時之間，她的手猛力的抓住了費星斗繫在胸側的劍鞘，「呼啦！」一下子硬生生的奪在了手上。

費星斗落地一個踉蹌，差一點摔倒在地。

紀濳梅低頭看着手上劍，微笑着說：「憑你這點本事，焉配享用這類好劍，謝了——」

費星斗大吼一聲，猛的撲上來，紀濳梅劍勢向外一展，寒光一閃——

也許是她並不想傷他性命，劍光繞處，「嘶！」一聲，在費星斗前襟上留下了一個大口子！

紀濳梅倏地縱身而進，正待出手點閉費星斗穴道，搜出身藏的寶圖！却未曾料到費星斗狡猾成性，他在行何事以前，都事先有過計劃，紀濳梅雖知其爲人狡猾，却是第一次與他交手，難免疏於防守！

但見費老頭滾地的身子咕嚕嚕直入草叢之內，紀濳梅正待凝神運氣，以隔空點穴手法，向草叢點去。

就在這一刹間，費星斗忽地揚手打出了一枚白色的圓球狀物！

該圓形狀物一經着地，立時發出「波！」地一聲悶响！

天空裏頓時冒出了大片的黃色烟霧，紀濳梅退走不及，鼻子裏猛然吸進一陣奇腥透腦的異香，但覺得身上一陣發軟，由不得雙腿力挺，全身就像麵人兒似的軟癱了下來！

費星斗這時一個咕嚕由地上站起來，他呵呵笑道：「賤丫頭，這下可知道我費某人的厲害了吧！」

他嘴裏說着話，却不立刻趕過去，眼看着空中大片黃烟，隨風漸漸散開之後，才慢慢走過去，他臉上顯現着猙獰的笑。

「紀家丫頭妳知道的還不少啊——」

說時他彎下身子來，亮着了千里火，照着紀濳梅的臉，看了半晌，却點點頭道：「好漂亮的美人兒，一刀殺了也太可惜了……我本來可以饒妳一命，帶回去好好的享用些時候，只是妳太厲害……也知道得太多了！」

一個身材魁梧的影子，人不知鬼不覺的已經來到了他身後不遠……

費星斗喜極忘形的笑着，手裏火熄滅了放回身邊。他蹲下身子來，伸出一隻手摸着紀濳梅的臉，嘻嘻笑着，又動手去解紀濳梅的衣服。

紀濳梅身中的黃色毒烟，乃是費星斗採自海邊老蚌，經秘法淬以葯物，提煉的屍腐之氣，這類氣美其名爲「美人香」！是費星斗專爲用來獵獲美女用的，一經吸入少許，頓時身軟如棉，聽任擺佈，但是神智依然清醒，半個時辰後葯性自解。

費星斗沒有想到這一手對紀濳梅居然也生了妙用！

他此刻一心在於探察那批寶藏，却又對於已經到手的美女捨不得棄懷，決心加以恣意輕薄之後，再結果她的性命。

這可眞是應上了「頭上三尺有神靈」的那句話了。

正當他神魂顚倒，欲行非禮之際，身後却傳來了邱長亨的冷笑之聲。

費星斗直嚇得打了個寒顫，霍地轉回身來，他方自認出了邱長亨其人，後者已施展出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倏地一掌穿心而至！

一個人的內功到了足够的功力之時，已無所謂什麼招式不招式，舉手投足間就有致人以死的威力。

此刻邱長亨所施展的手法正是如此，這一手無所謂什麼招式，可是由其指尖傳出的凌人氣息，却使得費星斗接觸到五指前方空間的部位，暴疼如焚。

自然，邱長亨如今一身內功，武林中人已罕有其四，何況費星斗這等武功並不精湛的人了。

也許是費星斗命不該絕，他身子猛的向外一閃，躱開了左胸心臟部位，逃開了主要部位，却逃不開次要部位！

邱長亨五根手指，有如五把鋼鈎，但聽得「噗哧！」一聲，已深深的，陷入費星斗左肋之間。

費星斗啞着嗓子，慘叫了一聲，向後面倒下去，隨着邱長亨抽出的手指，怒血如箭般的射出來。

眼看着費星斗在地上一陣翻滾，慢慢的就不動了。

那樣子看來像是死了。

邱長亨先顧不得處置費星斗，趕緊的去看紀濳梅。

月色下，紀濳梅一雙明媚的大眸子注視着他，羞澀，驚異，愧疚……那麼錯綜複雜的感覺，融匯在她眼睛裏。

她上身衣服已被費星斗剝開了，月色下一抹酥胸，半領褻衣，益增其明艷嬌麗之一面！

邱長亨只看了一眼，已由不住怦然心跳！

紀濳梅兩道目光，直直的逼視着他，似乎有監視對方眼睛不要在自己身上逗留的意思，目光裏不單單是羞澀，更有憤怒，驚懼，甚至於乞求的意思在裏面！

邱長亨趕忙把她被拉扯開來的衣服匆匆穿好，紀濳梅羞憤無地，乾脆把眼睛閉了起來。

所幸邱長亨正人君子，對她只存義救，絲毫不着非份之想，畧事掩飾之後，邱長亨道：「姑娘，請恕我來遲一步，妳可曾受傷了？」

紀濳梅微弱的搖搖頭，她的眼睛却在搜索着費星斗！

邱長亨忽然想起來道：「啊——」

他匆匆趕向方才費星斗倒臥處奔去，那裏還有他的踪影？邱長亨怔了一下，目光徐徐的向四方搜索着，透過他凌厲的目光，甚至於可以看見地面上的片片血漬，却是不見費星斗其人！

他知道憑着此人的狡黠，一旦他居心逃離，就別休想再能找尋他！

一時的疏忽，竟然讓如此一個大敵逃逸，後果實在令人担憂！

邱長亨悵然佇立了一刻才轉回到紀濳梅身邊，後者神智似乎較先前清醒多了。

她平靜的目光，無可奈何的，注視着他——

邱長亨苦笑道：「讓他逃了……不過，他也受了很重的傷！」

說完嘆息了一聲，低頭却看見了費星斗遺下的那口劍，他信手拿起來，覺得形態古雅，入手甚輕，較自己新得之劍似乎畧短，但亦是非常見之物！

他忽然發覺到紀濳梅的眼睛也在看着這口劍，同時眼神裏流露出貪婪的表情！

邱長亨心裏一動，含笑道：「費星斗如此惡人，焉配擁有這類好劍，姑娘好運氣，活該亨有，倒是該恭喜姑娘了！」

說完，把掌中劍，放入她手握之中，紀濳梅微微點了一下頭，好像小孩子的聲音說「謝謝！」

邱長亨發覺到她的問題仍未解決，怔了一下道：「我們先換地方，這裏怕不安全！」

雙手輕輕的把她捧了起來，他施展出輕功身法，一連十數個飛縱起落，已縱身入石林之內！

這裏可以隨便掩飾身子，自是安全多了。

邱長亨方自把她放置在地，還來不及與她說話，驀地面前人影一閃，一個麻衣長身的五旬老者，已來到了面前。

雖然是夜晚，但是邱長亨却看得很清楚，對方顯然是個體面人物，貌相十分清奇，一身麻質長衫，其色純白，長可及地，黑而濃的一雙長眉之下，是一雙閃閃發光的瞳子，一望卽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物！

邱長亨驀地一驚，因爲這人面孔好熟，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

他正自追憶這人到底是誰？來人長眉一挑，五指一張，陡地一掌直向着邱長亨臉上擊來！

邱長亨頓時覺出，來人掌力凌人，指掌間所帶出的勁風，簡直使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他驚慌之際，無以應付，當時右手倏起，貫足了掌力，向着對方手掌上擊去！

兩掌相擊之下，邱長亨才覺出對方掌力大得驚人，身子由不住劇烈的幌動了一下，可是那麻衣人却由不住一連後退了五步尚未站穩！

這人臉上所帶出的駭異表情，至爲顯明！同時他的反應實在够快的！

邱長亨不及出口說話，麻衣人已然再次發難，他身子乍起如鷹，在落下的一刹那間，一桿奇形兵刃，已然摟頭直揮了下來。

那兵刃像是劍又像是刀，在刃身兩側，各鑄有一雙大小如手掌的銀色鋼翅，「呼！」地猛張開來，其勢駭人已極。

邱長亨大驚之下，忙向左一閃，身子已滾翻在地，可是空中那玩藝兒，却像是生了眼睛一般，倏地隨着邱長亨左翻的身子翩然襲到！

只聽得「嘶！」的一聲，兵刃上雙翅之一，已深深的刺扎進邱長亨背衣之內。

邱長亨身子負痛一滾，却被那隻鋒利的翅子在背上留下了半尺許長的血口子！

邱長亨忍不住鼻子裏哼了一聲！

按說他如今身上功力足足可以應付這個人，可是缺乏臨陣交手的經驗，尤其是摸不清對方那桿奇怪兵刃上的性能，是以一上來就吃了大虧！

麻衣人得勢不讓人，就在邱長亨不及站起的一刹間，他的那支怪兵刃，翩若游龍的又翻了起來。

這一次顯然換了另外的一扇翅子，嗆！的一下刺中在邱長亨的肩窩之上，順勢向上一跳，再次的在他肩頭上留下了一道血槽！

邱長亨痛呼了一聲，整個人站立不穩，直向着峰脚下墮落下去——

麻衣人臉上帶出不屑的笑容！

他徐徐走向紀濳梅，後者臉上驚異的表情非常顯著，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裏，閃爍交熾着晶瑩的淚光，像是致哀摯友般的，向着峭壁懸崖茫然的一瞥。

麻衣人並不曾察覺她的隱隱傷懷，他蹲下身子來，雙掌在紀濳梅兩處「肩井穴」上徐徐推按着，過了一會兒，紀濳梅一連打了兩個噴嚏就坐起身來！

彼此對看了一會兒，紀濳梅張開兩手，抱住了麻衣人叫了聲「爹！」一言不發的哭了起來！

麻衣人原來是她父親紀軒——也就是當今「天南派」的掌門人，在武林中聲名甚高，他的忽然來臨自非偶然，似乎象徵着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紀濳梅只是不停的哭泣着。

紀軒一隻手輕輕的摸撫着她的背，道：「梅子，這兩天委屈妳了……」

紀濳梅抹了一下臉上的淚，抽搐道：「爹是什麼時候來的？」

紀軒哈哈的道：「剛來不久！」

紀濳梅恨聲道：「費星斗那個老狐狸差一點把我害了！又被他跑了！」

紀軒冷笑道：「他跑了麼？我看他是跑不了！」

說完站起道：「妳跟我來！」

紀潛梅跟着他轉過一塊大石，面前生有一棵大樹，紀軒站住脚，用手指了一下紀潛梅霍然發覺到原來樹上吊着一個人。

這個人不看則已，一看之下，由不得她怒由心起，「哈！」一聲抽出了手中短劍，却爲身邊的紀軒一把攔住。

紀軒道：「不可！」

紀潛梅恨聲道：「這種人還留着他幹什麼？」

紀軒道：「自然有用！」

紀潛梅忽然想起道：「啊！寶圖在他身上！」

紀軒却由身上摸出來，幌了一下道：「現在已在我手上了！」

可不是麼，樹上吊着的正是費星斗，想不到竟然全落在了紀軒手上，只見他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垂着頭一動也不動！

紀軒二指凝神向空一剪，「拍！」一聲，已把緊縛着費星斗雙手的繩索自中剪斷，費星斗「噗通！」的一下子摔在地上，啊唷！的叫出了聲音！

他身子打了滾兒站了起來，想跑却不敢跑！

紀軒冷笑道：「費老頭，你要是打算跑，不出十步我準叫你濺血而亡，你信不信？」

費星斗連經大變，早已嚇破了胆，一張臉蒼蒼白白的，只是他神色尚還能勉強自持。

他的一雙三角眼，連連的在紀氏父女身上轉着，三分自恃，七分胆怯的道：「你大概是天南派的掌門人紀軒吧！」

紀軒怔了一下道：「你怎麼知道？」

費星斗冷笑道：「我怎麼不知道？什麼事還能瞞得過我這雙眼睛？紀大俠，費某人對於你是久仰了！」

說時，他拱了一下手，從容的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紀軒道：「不敢當，費星斗，我也久仰你了！你這個人是絕頂的聰明，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想不到你，落在了我的手上吧！」

費星斗道：「你我並無深仇，何必這麼說？」

紀潛梅冷笑道：「虧你還說得出口，——」她回頭對紀軒道：「爹，這種人留不得，還是殺了他吧！」

紀軒搖搖頭道：「不可以！」

費星斗冷笑不語只是神態凄涼得很。

紀軒道：「按你方才對我女兒行爲，眞該結果了你，但是……」

費星斗接口道：「但是我還有利用的價值！」

紀軒冷笑道：「寶圖已在我手中，還有什麼利用的價值可言？」

費星斗嘻嘻笑道：「寶圖？除了我本人，誰看得懂？再說風來順一干人可也不是好惹的，你們父女要想從容進退，那裏這麼容易？」

紀軒哈哈一笑道：「你想錯了，紀某人來此，原本就沒有打算着回去！」

費星斗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那就是也想在這裏落家，這麼說，你們更必須要先對付風來順那一夥子人，沒有我行麼？」

紀軒沉聲笑着，點點頭道：「這話也對，所以暫時饒你不死！」

費星斗自忖着這條命保住了，神色益加的傲慢，他抬了一下手，兩手之間還緊緊的綑着繩子——

「既然這樣，你還這麼對我？」

紀軒單掌直豎着向下一揮，只聽得「拍！」的一聲，費星斗雙腕間的繩子已斷爲兩截！

費星斗目光轉向紀潛梅道：「姑娘這口劍，可以賞還我麼？」

紀潛梅冷笑道：「不可以！」

費星斗低頭嘆息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道：「我們去那裏呢，天快亮了！」

紀軒一雙光華閃爍的眸子，逼視着他道：「現在就去寶庫！」

費星斗道：「可是那張寶圖……」

紀軒道：「你拿過去！」

手掌一揮，手中寶圖四平八穩的飛過去，正好落在了費星斗的手上。

費星斗方一喜，人影一閃，紀軒已站立在他身邊，二指一探，費星斗就覺得身上一麻，瞬即又復常態，不禁怔了一下。

紀軒冷笑道：「你已被我獨家閉穴手法，點了重穴，在兩個時辰之內須經我親手解開，否則必死無疑！」

費星斗楞了一下，苦笑道：「你這又是何苦？」

紀軒道：「本來是用不着，可是對付你這類老奸巨滑，却不可不防，走，現在我們就去找那批寶藏去！」

費星斗道：「紀軒，我們話可是要說在前頭，我找到了寶庫之後，你可得爲我解開穴道，否則寧死不從！」

紀軒點點頭道：「那是自然！你要是胆敢玩什麼花巧，諒你也逃不開我手掌之下！」

費星斗連連點頭：「當然，當然…」

可是他臉上却帶出無比奸險的笑容，雖只是一現即隱，亦可說明此人用心之險詐了。

邱長亨當然沒有死！

只是他的傷勢也不輕，紀楓爲他小心的包紮，一面聆聽他此行經過！

他靜靜的聽完此一段經過之後，乾枯瘦削的臉上，綻開了一絲凄涼的冷笑道：「他到底忍不住來了！」

邱長亨道：「師父莫非認識那人？」

「我當然認識他！」紀楓慢吞吞的說：「他就是我那個孽子！」

邱長亨道：「紀軒！」

「就是他！」紀楓喃喃的道：「他來了，這裏就休想太平。」

邱長亨道：「他莫非想搶奪這島？」

「就是這個意思！」紀楓冷冷的道：「主要是在那批寶藏！」

邱長亨沒有哼聲，慢慢低下了頭。

紀楓咬牙切齒道：「你的武功一定越過他……只是你沒有與人厮殺的經驗，要不然你不會在他手裏吃這個虧！」

想到了紀軒對自己所下毒手的情景，邱長亨禁不住興出了一腔怒火，他臉上浮現着仇恨的厭惡表情。

紀楓道：「他所施展的兵刃名喚『如意雙翅奪』，其中最拿手的一招，名叫『月夜捕流螢』，也就是方才傷你的那一招，等一會我指點你破他這一招的手法，下次再見着他，你就不會吃虧了！」

邱長亨心情煩惡得很，腦子裏充滿着矛盾，紀家三個人，却分別在自己心內佔了極端不同的三個角度，紀楓是自己的師父，師恩如山，自不待言，紀軒是紀楓的親子，却是自己的仇人，他女兒紀潛梅，却又牽着自己內心的情愫……

這樣的三個人，何能以理智區分自處，是以邱長亨深深的爲之苦惱。

冷眼旁觀的紀楓，早已窺知了他的心情，其實他內心同樣的也在困繞着——

長長的嘆息了一聲，他喃喃的道：「長亨！你可知道我內心對你的期望？」

邱長亨漠漠的搖了一下頭。

紀楓冷笑道：「那麼我告訴你。」

邱長亨抬頭看着他，下意識的感覺到師父說出的話必將是有份量的。

紀楓已斬鐵截釘的道：「我要你爲我除去那個孽子！殺了他！」

邱長亨一驚不勝惶恐道：「這……」

紀楓怒聲道：「爲私爲公你都該這麼做，不遵我命，卽爲不肖我死不瞑目！」

邱長亨木然呆思了一陣，點點頭恨聲道：「好！」

紀楓道：「這幾天來，我發覺到島風乾冽，默察氣數，只怕一二日之內卽有大故，你的武功已是可應付一切……小九天功外功雖未能全熟，但是口訣已全部教授與你，爲師就算是今日死了已無所憾！」

邱長亨忽然覺出師父語氣不祥，不禁心中一動，再看師父臉色白中透灰，顯現出前所未見的疲憊與憔悴，內心不禁寞寞的浮上了一層傷感！

紀楓喃喃接道：「你神透華宇，英氣蓬勃，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我能够臨終前收下你這個弟子於願已足！」

頓了一下，他接道：「這座島嶼正是你未來發跡光大之處，一旦得勢莫忘記重建古堡，發揚我『天南派』武學，使成未來武林之砥柱……」

邱長亨抱拳道：「師父放心，弟子謹記！」

紀楓苦笑道：「你可知，我爲了造就你一身絕功，已經破了多年佛祖前許下的殺戒——」

「啊——」邱長亨陡地一呆！

「這兩天你大概也聽說了……」紀楓喃喃的道：「古堡裏死了兩個人——都是我幹的！」

邱長亨神色一凝，吶吶道：「爲……什麼？」

「你可看見了？」

「看見了！」

紀楓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手道：「他們就死在我這隻手下的……全身靈魄精氣喪失殆盡而亡！」

想到了死者那副蒼老的形容，邱長亨禁不住打了個冷戰，這才知道何以自己功力，能在數天之內有了匪夷所思的精進，原來得力於此。

儘管是紀楓對自己用心良苦，可是這類的成全，却使得他愧於接受，臉上亦顯現出不忍之色。

紀楓冷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的感受，但是我期望你過甚才甘心破戒，你有了今日這身武功，才能剷除眼前這羣無法暴徒，我是不得已才爲之！」

邱長亨苦笑一聲，道：「師父對我眞乃是恩重如山了，眼前局面，我到底應該怎麼做？」

紀楓冷笑道：「以我所見，那費星斗必然已落在了紀軒手中！」

邱長亨道：「他死了？」

「不！」紀楓道：「他不會殺他的，現在他們多半已經找到了地底的寶庫，那費星斗詭計多端，必有其求生之道，這人壞透了，你再見到他，得殺且殺，千萬不可留他活命！」

邱長亨方要說話，驀地聽到了一片雜亂叫囂之聲傳自室外，他怔了一下道：「這是怎麼回事？」

紀楓枯澀的臉上，帶出了微微的冷笑道：「時候到了，你出去看看去吧！」

邱長亨方自拿起長劍，紀楓道：「且慢！」

這一刹間，目光放出凌人的異彩，他逼視着邱長亨，老人道：「紀軒的如意雙翅奪，妙在左右如意，你只要守定了中鋒不爲所惑，然後施展內炁，必可勝他！」

邱長亨道：「我記下了！」

紀楓道：「風來順一干人，無一善者，人人可誅，且莫姑息，速速去吧！」

邱長亨應了一聲，方待轉身，房門已爲大力推開。

進門的是郭美如，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她手上拿着一面朱胎雕弓，肋邊箭壺之內，裝滿了雕翎長箭，頭上紮着一方青巾。

一見面就沖着邱長亨道：「不好了，有人來了，邱兄弟快跟我來！」

邱長亨匆匆隨着她步出，只見風來順之一干手下，人人手持兵刃，叫囂着向堡外奔去。

郭美如跺脚道：「費星斗這個老東西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風大哥叫你快去準備發動水雷！」

邱長亨一聲不哼的向外就跑，一出古堡，就見風來順，曹三錘，秦無影，焦天化四人站立門下，另有十個持火把的黑衣大漢站在附近！

風來順一眼看見邱長亨就道：「費先生呢！」

邱長亨道：「不知道！」

秦無影就道：「有人攻島來了，人還眞不少，費先生所設的水雷埋伏你可知道發動？」

邱長亨點頭道：「我知道！」

風來順點點頭道：「好吧，這十個人交給你指揮！他們都精水性，你帶着去吧！」邱長亨答應了一聲，帶領着十名身着油綢子衣靠的人向海岸奔進——

此刻天色已畧有明意，東半天泛着魚肚白色，映襯着海水光亮如鏡。

在微微起伏波動着的海面上，邱長亨猝然發現所來犯的敵船使得他爲之一驚。

來船一共是十二艘，每一艘都是雙桅桿的大帆船，船頭上全繫着一盞孔明燈，另有一盞時滅時熄的紅燈用來彼此通訊。

十二艘大船，在海面上微呈弧形，各自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慢慢的向着島岸上泊近，速度極慢，像是也顧慮到島岸上設有埋伏。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琴殘劍斷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施展絕世玄功，震懾了青城、崑崙、無極三派的高手，值丐幫幫主落拓書生席俊綸路過，出面調解，三派高手自知不敵，借勢下台，但麥亮宇心惡無極派易瑞棠陰險狡詐，要出手把他懲治，席俊綸力勸，麥亮宇爲顧存席俊綸面子，只好縱之使去。事後，席俊綸詢問麥亮宇師承及因何被人嫁禍，麥亮宇坦白說出五位恩師名諱及藝成奉命追殺叛逆師兄尹育純之事，可不知道是什麼仇家，會佈下這套殺人嫁禍的陰謀，席俊綸思疑那殺人嫁禍的陰謀，或與尹育純有關，麥亮宇搖頭表示不可能——

大鵬莊上血　少俠心內寃

席俊綸一笑，道：「麥兄弟，你是因爲他幷不知道有你這麼一位師弟，所以才認爲不可能，但是我却認爲大有可能。」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幫主這認爲，有理由麼？」

席俊綸道：「理由就是他可能已經知道了你這位師弟。」

麥亮宇搖頭道：「幫主這理由，在下仍認爲不可能。」

席俊綸笑笑道：「麥兄弟，天地萬物，無奇不有，許多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會出人意外地變成可能，尤其是在波詭雲譎的江湖上更是屢見不鮮。」

語鋒微頓了頓，接着又道：「根據事理判斷，對方如此有計劃的歹毒陰謀，其目的意圖非常明顯，是在替你製造强敵，令武林各大門派與你爲仇，使你成爲一個天下武林共憤的惡徒，迫使你在當今武林中孤立，到處都有人要殺你！」

席俊綸這番話，這種判斷，雖然似乎有點兒過度牽强，但仔細想來，却也幷非毫無道理。

麥亮宇不由心念飛轉地暗忖道：「冒名嫁禍的意圖若眞是如此，那就太惡毒，太可怕了……」

他暗忖間，席俊綸接着又說道：「由此可知，那陰謀計劃者，必是與你有着深仇大恨之人無疑，據此，再以你的仇家作進一步分析，『大鵬，鐵旗』兩莊，在武林中雖然有點名望，但是就憑他們那一點名望還嚇不倒人，也沒有那個胆量敢殺害『青城』他們三派的弟子，尤其是夜入少林經樓盜取『伐髓，易筋』二經，兩莊之人更沒有一個人能有那份功力辦得到。」

麥亮宇說道：「他們兩莊之人雖然沒有那份功力辦得到，可是『白骨谷主』却有。」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那『白骨谷主』也許有但是我却敢說決不會是他。」

麥亮宇星目一凝問道：「爲什麼？」

席俊綸道：「白骨谷主雖然禁令江湖門毆殺伐，違者必殺，以殺止殺，隱隱似有君臨天下，稱尊武林之意，事實上其爲人甚爲正派，也無那君臨天下，稱尊武林的意圖雄心。」

麥亮宇星目一眨，又問道：「幫主和他認識麼？」

席俊綸搖頭道：「從未謀面。」

麥亮宇道：「如此，幫主又怎知他爲人甚爲正派？」

席俊綸笑笑道：「白骨谷主禁令江湖門毆殺伐之初，本幫曾派弟子數人混入谷

內，直到血娘子火焚白骨谷之後始才返回幫中。」

麥亮宇沉思地說道：「這麼說，四個月前在下在白骨谷內的事情，幫主也知道了？」

席俊綸微一點頭道：「你當時的那份傲骨雄心豪氣，實在令人欽佩！」

語鋒一頓又起，接說道：「麥兄弟，以當時的情形言，白骨谷主如果不是個正派之人，他就不會命論『金笛金童』傳諭阻止那名青衣劍士殺你了。」

麥亮宇默然想了想，倏又凝目問道：「幫主可知道白骨谷主師徒現在什麼地方不？」

席俊綸搖頭道：「你要找他？」

麥亮宇雙眉挑煞地道：「我曾在我娘，外公和許叔公墓前立過誓，我必須殺他師徒替三位老人家報仇！」

席俊綸目睹他那雙眉挑煞的臉色神情，心中不由暗震了震，說道：「他蹤跡何處，我當令本幫弟子查探，一有消息，當即令諭本幫弟子傳告。」

麥亮宇抱拳拱手一揖，道：「如此，在下這裏先謝謝幫主了。」

席俊綸含笑欠身拱手說道：「些許小事，麥兄弟無須客氣，我雖然福緣淺薄，未能拜見五先生，但曾聞聽先師談說過五先生昔年行俠江湖之時，對本幫之助甚多，本幫爲麥兄弟畧効微勞也是應該的。」

席俊綸話音方落，芮詩純忽然接口問道：「麥兄，你大哥和二姊怎地沒有和你一起，他們去了那裏？」

麥亮宇道：「分頭查訪那冒名嫁禍的兇手去了。」

芮詩純眨眨星目道：「你現在要往何處？」

麥亮宇道：「大鵬莊。」

語鋒一頓，目視席俊綸問道：「一個月後的今天，幫主有空麼？」

席俊綸微一沉思道：「麥兄弟可是要我屆時前往少林？」

麥亮宇點頭說道：「是的，我想請幫主替我爲今天之事做個見證。」

席俊綸含笑說道：「麥兄弟，你與三派之約，就是你不約我，屆時我也必前往少林做證的。」

不待麥亮宇接話說「謝」，芮詩純已接口說道：「好了，事情就這樣說定，師兄，一個月後的今天，我們少林寺見。」

語鋒一頓，轉向麥亮宇說道：「麥兄，我們走吧。」

麥亮宇一怔，忙問道：「芮兄要去何處？」

芮詩純道：「和你同路。」

麥亮宇道：「芮兄也要去大鵬莊？」

芮詩純點頭一笑，道：「可以麼？」

麥亮宇問道：「芮兄和裘天雄父子認識？」

芮詩純道：「從未見過。」

麥亮宇道：「芮兄去有事？」

芮詩純搖頭道：「沒有事。」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那麼芮兄去是爲了？……」

芮詩純眨眨眼睛道：「陪你去，你歡迎不？」

「這個……」

芮詩純忽然輕聲一笑道：「別這個那個了，你歡迎，我要去，不歡迎，我也要去。」

麥亮宇劍眉微微一皺，說道：「芮兄……這……」

芮詩純又接口說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交定了你這個朋友，你別再說什麼了，走吧。」

話落，騰身飛掠上了馬背，直奔太原方向奔去。

麥亮宇見狀，知道大鵬莊之行無法勸阻他同往，不由劍眉雙皺地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朝席俊綸抱拳拱手，說了聲「再見」，立即掠身去解開馬韁繩，縱身上馬，抖韁隨後疾馳。

× ×

太原，秦之「晉陽」，隋改名「太原」，今爲山西省會，唐高祖李淵，以太原「留守」起兵於斯，立代王「侑」帝，自稱唐王。

大鵬莊，在太原振武門外五里地方。

天色暮黑時分，大鵬莊外來了一紅一黑兩騎駿馬，紅馬上是一位銀衫少年美書生，黑馬上則是個氣宇英挺軒昂，臉色神情冷肅，望之令人心凛的白衣少年，他二人，正是麥亮宇和芮詩純。

距離莊門尚有五十餘丈，麥亮宇抬頭凝目朝莊內遙望了一眼，忽地一勒馬韁停住，說道：「咦！奇怪？」

芮詩純微微一怔，也立即勒馬停住，問道：「什麼奇怪。」

麥亮宇抬手指着大鵬莊內說道：「芮兄你看，天色已經黑了，莊內怎地不見一點燈光？」

芮詩純抬眼朝莊內望了望，沉思地道：「天色剛黑，應該正是晚飯時間，爲何不見一點燈光？難道莊內已經無人……」

麥亮宇劍眉微皺地想了想，道：「芮兄，恐怕我們已經來晚了一步了。」

芮詩純眨眨眼睛道：「裘天雄父子知道麥兄要來找他們麼？」

麥亮宇搖頭道：「應該不知道。」

芮詩純道：「既然不知道那麼……」

麥亮宇接口道：「芮兄，裘天雄父子可能已遭了毒手。」

芮詩純心中不禁一震，道：「麥兄是說裘天雄父子已先一步被人殺害了？」

「不錯。」麥亮宇微一點頭道：「殺人兇手也必是我麥亮宇。」

芮詩純雙目倏然一睜，道：「你是說可能又是一件冒名殺人嫁禍的血案？」

麥亮宇點頭道：「我只是這麼想，是與不是？我們進去莊內看看就知道了。」

話落抖韁縱馬直奔莊門馳去。

在距離莊門十丈左右，二人同時勒韁停馬飄身下了馬背，將馬拴在一株樹幹上，併肩邁步走向莊門。

莊門，緊緊地關閉着，麥亮宇伸手推了推，沒推開，顯然是裏面上了拴。

二丈多高的圍牆自然攔不住麥亮宇和芮詩純二人，於是二人雙雙騰身而起，躍上牆頭，飄身落地。

莊內，一片漆黑，靜靜地不聞一點聲息動靜。

於是，二人舉步走向大廳。

突然，麥亮宇聞到了一股異味，腳步

不由一停，道：「芮兄，你聞到什麼氣味沒有？」

芮詩純皺了皺鼻子，點頭道：「聞到了，是血腥氣味。」

麥亮宇道：「看來我是猜對了。」

芮詩純道：「氣味來自大廳內，我們快進去看看。」

話未落，腳下已快步走向大廳，大廳門是虛掩着的，他伸手一推，立即應手而開，一股血腥氣味直沖鼻官。

二人跨步進入廳內，取出火摺點亮燈，立刻看到廳左靠牆壁地上，一排躺着八具屍首。

八具屍首，男女老少都有，個個嘴角溢血，雙目大睜，臉露驚駭之色。

芮詩純問道：「他們就是裘天雄父子麼？」

麥亮宇走近兩步，舉着燈，目光灼灼地在八具屍首的臉上緩緩掃視了眼，點頭說道：「不錯，其中四人正是裘天雄和長子裘正鴻，裘美珠和她的兒子夏震英。」

芮詩純道：「其餘四人是什麼人？知道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認識，可能是莊內的下人。」

芮詩純望望那八具屍首，又望望地上的血漬，說道：「由他們嘴角和地上的血漬尚未完全凝結變紫的情形看來，他們被殺的時間還不太久呢。」

麥亮宇點頭說道：「芮兄說的一點不錯，他們被殺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芮詩純眨眨眼睛，沉思地說道：「看情形兇手可能還未……」

他「還未」以下之言尚未出口，麥亮宇却忽然抬手朝他一擺，目注當中的屏風兩旁揚聲說道：「朋友，請現身出來見見吧，別在屏風後面躲着了。」

隱身屏風後面之人似乎知道躲不住了，嘿嘿一聲沉笑，現身緩步走了出來。

此人一身白衣，穿着和麥亮宇幾乎完全一樣，他身形一現，芮詩純雙目不由倏然一睜，道：「是你！」

白衣人愕然一怔，說道：「朋友認識我？」

芮詩純搖頭道：「我在大別山中見過你。」

白衣人冷冷地道：「朋友看錯人了，我從未去過大別山中。」

芮詩純星目凝注地道：「這麼說，那不是你了？」

白衣人搖搖頭，說道：「那根本就不是我。」

芮詩純道：「那麼那人是誰？」

白衣人說道：「朋友問我，我又問誰去？」

芮詩純眨眨眼睛，說道：「你眞不知道麼？」

白衣人道：「朋友這話問得好奇怪，我又沒有見過那人，怎知道他是誰？」

麥亮宇突然接口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白衣人反問道：「閣下你呢？」

麥亮宇道：「我想閣下應該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白衣人搖頭一笑道：「那只是你閣下的猜想，事實上我并不認識閣下，焉知閣下是誰？」

他眞不知道麼？其實他從麥亮宇的穿着上已經猜想到是麥亮宇了。

「閣下說的也是。」麥亮宇神色淡漠地說道：「我姓麥名亮宇。」

白衣人心中雖然已經猜想到是他了，但是聞名心神仍不禁暗暗一震，說道：「閣下就是『寰宇三英』的老三？」

「不錯。」麥亮宇語聲冷凝地道：「閣下可以報出姓名來了。」

白衣人暗吸了口氣，說道：「我就是我，江湖無名小卒一個，也從不想揚名道號於武林，閣下不必問了。」

麥亮宇雙目忽然一凝，道：「如此我請閣下除下臉上的人皮面具。」

白衣人心頭不禁暗暗一凛，道：「閣下好銳利的眼力。」

麥亮宇冷冷地道：「閣下別說廢話了，快除下來吧。」

白衣人搖頭道：「請閣下原諒。」

麥亮宇道：「你不願意？」

白衣人道：「是不能也是辦不到。」

麥亮宇道：「閣下是要我代勞？」

白衣人搖頭道：「你代勞也沒有用，它根本除不下來。」

麥亮宇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因爲這張人皮面具是用特製的膠質膠在我臉上的。」

「哦……」麥亮宇目光凝注地道：「這我倒有點不信。」

白衣人道：「麥閣下，我說的乃是實話，你不信就只好由你了。」

麥亮宇神情瀟洒地一笑，道：「這當然得由我不由你。」

口中說着，腳下却突然跨前一大步，伸手便朝白衣人臉上抓去。

白衣人心中不禁倏然一驚，飄身暴退了五尺，沉聲喝道：「麥亮宇，你最好別逼我。」

麥亮宇冷冷道：「我逼你又怎樣？」

白衣人道：「我並不想和你動手，你要是逼我，我無可奈何，那就只好……」

話未盡意，語聲倏地一頓，探手懷內取出一物，托在掌中目注麥亮宇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不？」

麥亮宇望望他掌中那鴨蛋般大小黑黝黝的東西，搖頭說道：「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白衣人道：「它名『轟天神雷』。」

芮詩純在旁不禁猛地一震，道：「是昔年『雷火巧匠』威震天下武林的『轟天神雷』？」

白衣人點頭道：「不錯，它正是那威力無倫，神鬼皆怕之物！」

芮詩純目光一凝，道：「你是『雷火巧匠』的弟子麼？」

白衣人道：「不是。」

麥亮宇接口道：「我要是出手逼你，你就要用它對付我麼？」

白衣人點頭道：「你所學功力太高，我自知不是你敵手，只好用它對付你。」

麥亮宇道：「你說它威力無倫，神鬼皆怕，它有多少的威力？」

白衣人道：「十丈方圍之內，雖是大羅神仙也難逃死數！」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刀疤辛老四色迷心竅，終於死在劉惠蘭的手中，薛子秋在福成堂抓回的小夥子，經不起拷問，供出了刺蔡的細節，趙飛要薛子秋打電報告上峯，採取行動制裁周杭和張一鯤。趙飛往找銀娃子，要她參假傳辛老四之命，着各弟兄齊集，伺機下迷藥將一班地痞迷昏。魏雲往福成堂對面酒樓監視，驀地劉慶雲假扮鄉巴老到來，向魏雲提出條件，如魏雲欲與劉惠蘭重聚，則要保護他乘搭夜班前往昆明的火車，適趙飛來到，魏雲低聲對他說請他合演一齣戲後，命他解上武器——

痴情死非命　虎將闖龍潭

劉慶雲收起了趙飛的武器，得意的向趙飛一擺頭。

趙飛沉穩地走出了小酒館，魏雲藉着到櫃上付賬，落到了劉慶雲的後面，儘管他心裏頭記罣着小蘭，却依然防了對方一着。

趙飛要上馬，劉慶雲却攔住了他：「老弟，練練腿勁吧！你好意思教咱們跟在馬屁股後面吃灰塵。」

趙飛瞅了他一眼，冷冷問道：「向那邊走？」

劉慶雲抬手一指。

趙飛無言地循着劉慶雲指示的方向走去，他很想回頭看看魏雲的神色，更希望魏雲能給他一個暗示，而他不敢輕率回頭似乎唯恐破壞了魏雲的計劃。

三人迤邐着出了鎮，劉慶雲又開了腔：「趙老弟！請加快一點脚步。」

趙飛無令不從，立刻健步如飛，銜枚疾走。

「停！」劉慶雲又叫了一聲。

趙飛好似變成了一尊木偶，立刻停了下來。走在最後的魏雲立刻趕到劉慶雲的身邊，輕聲問道：「到了麼？」

劉慶雲望着前面的崗巒，慢吞吞地道：「小蘭就在前面的崗子上，不過，你暫時不能露面。」

「為什麼？」

「多年來，小蘭一直覺得愧對於你，更是羞於見你，萬一她見你前去躲了起來，或者一走了之，那就不妙了。」

「你又在耍什麼花樣？」

「絕不是耍花樣，」劉慶雲說得很慢，盡力想表現他的誠意：「而是為了你和小蘭着想。萬一錯過這個機會，你二人若想再聚，只怕比登天還難了。」

「那麼，你打算如何呢？」

「我上去，你和趙飛待在這兒。我會設法教小蘭站到明處來給你看上幾眼，以證明她確實存在。」

「唔！然後呢？」

「然後你將趙飛交給我，你去困住薛子秋呢。」

「再以後呢？」

「咱們一點鐘在車站見面，你送我上



事，待火車開時，我會給你一張圖，圖上指明小蘭藏身的山洞。」

「好！我相信你一次，」魏雲揮了揮手。「你快些上去吧！」

劉慶雲又千叮萬囑：「你二人最好躲在草叢裏，千萬別讓小蘭看到。」

「我知道了。」魏雲已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劉慶雲身形一縮，踏上登山小徑，飛快而去。

趙飛連忙跑了回來，疾聲道：「魏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魏雲凝視着他，緩緩道：「趙兄！咱們目前有機會可以制住劉慶雲，你說，要不要動手？」

趙飛毫不考慮地回答：「暫不動手爲宜。」

「爲什麼？」

「因爲常參謀和福旺嫂的女兒在他手裏，我們絕不能忽視那兩條性命。」

魏雲面現慚愧之色，吶吶道：「趙兄！有一件事我說出來你一定會恥笑我。」

「不會，」趙飛特別加重了語氣：「絕不會。每一個人都難免作錯事的……」

「劉慶雲的女兒劉惠蘭本是我的未婚妻……」魏雲低着頭，時而羞慚，時而憤怒，將他和劉慶雲的恩怨，以及劉慶雲與他的交易，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

趙飛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更不知道該責備他，還是同情他。魏雲焦灼的目光望着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寬恕和帮助。

「現在，你打算怎麼辦？」趙飛輕輕地問。

「爲了小蘭，」魏雲趑趄地回答：「我想只有讓劉慶雲安穩地離開碧色寨。」

「魏兄！」趙飛盡力將聲音放得婉和，以免透露出責備的味道。「你也許忽畧了一件事——蔡都督可能就在那一班列車上。」

「哦！」魏雲不禁一怔。

「劉慶雲並不想逃，如果他要走，除了乘火車離去之外，有的是路。」趙飛的神色顯得十分凝重。「他的目的是要刺蔡。魏兄！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你要拿定主意。」

魏雲的雙眉連結在一起，目光一絲也沒有閃動，嘴唇緊閉着，他似乎在尋覓一個正確的決定。

趙飛轉過頭，他不想刺激他，更不想打攪他。

週遭一片寂靜。

爬上崗巒的劉慶雲，這時已和劉惠蘭見了面。他望着她，一語不發，然而心頭的思潮却在翻騰。這個女人被他利用了許多年，他盤算着，應該如何利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山溝裏有一個死人。」劉惠蘭的聲音非常平靜。

「哦！」劉慶雲却有些吃驚。

「是刀疤辛老四。」

「妳幹掉的？」

「嗯！」她轉身，望着劉慶雲。「這是我第一次殺人，但是我拿刀的手却沒有打顫。非常乾淨俐落。如果我有第二次殺人的機會，會幹得更漂亮。」

「妳還想再殺人？」

「嗯！如果你不守信用，我就要你試試我的刀法。」

劉慶雲嘿嘿連聲地笑了起來：「惠蘭！別盡說狠話了，現在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消息？」

「嗯！從此妳已恢復自由，而且將過着幸福的生活。」

「那好像是一個夢。」她的聲音冷漠，顯然並未相信劉慶雲的話。

「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劉慶雲指着前面那塊突出的岩石。「走過去，站在那兒，妳會發現這個世界有多大，多寬，多深，妳的前程也是一樣，永無止境。」

劉惠蘭不禁皺了皺眉，她發覺劉慶雲有些異常。

劉慶雲催促她：「快些走過去，在那兒站一站，再走回來……」

「你是怎麼一回事？」劉惠蘭十分詫異。

「別問，」劉慶雲連連地揮着手。「就算我是命令妳，最後一次命令妳。小蘭！過去吧！」

「小蘭！」她像一頭受驚的兎子，繼而像一隻憤怒的鷹。「小蘭早就死了，我說過，不許你再叫這個名字，你今天怎麼了？」

「好！好！我不這麼叫，惠蘭！站過去，快點，妳看看遼濶的世界，讓我看看妳。」

她不想在這個時候去研究劉慶雲的心理狀況，一步一步走向突出的岩邊。

當她的倩影出現在魏雲的眼裏時，像是有一隻手在他的心弦上撥了一下，一陣蕩漾……她那隨風飄舞的髮；她那陽光下泛出金黃色的手臂；她那……

魏雲身不由主地站了起來。凝視着，凝神屏息地注視；好像只要他的目光一閃，眼前的形象就要消失。

趙飛輕輕地道：「她就是劉慶雲的女兒，眞是你從前的……？」

「她是小蘭！我認得出，一點也沒有變，只是稍微胖了一點，也更是成熟了。」魏雲吸了一口氣，突然用盡全身的力氣喊叫：「小——蘭——」

喊叫聲揉合回聲震撼了山谷，也震撼着劉惠蘭的耳鼓。她循聲轉頭，看見了兩人。

「小蘭——」魏雲大喊，同時向前跑。「我是魏雲，一直在等待妳的魏雲，快過來，快！……」

魏雲！那名字多麼熟！然而從這個名字牽出來的往事又是多麼可怕，像一個冗長的惡夢，今天才夢醒。

「小蘭——」魏雲發瘋般地吼叫，發狂般地前衝。「快！快！快離開那個殺人魔王。」

距離愈來愈近，劉惠蘭看見了魏雲的濃眉，他的大眼，他滿臉的憂傷，他眼角的憔悴。最嚴重的，她彷彿看到了他的指責。

她突然感到一陣頭暈！

她手撫前額，脚下顫幌，然而她是站在懸崖的邊緣，不管她是向前跨一步，或是後退一步，都會决定她的命運。

很不幸，她是向後退了一步。

她像斷了綫的風箏，飄，飄，飄落山谷。

這不幸的事在頃刻間發生，在魏雲的面前發生。

他狂喊，猛向山崗上衝。他只有一個念頭——抓住劉慶雲，撕裂他，一片片地，然後將他的骨頭也要敲碎。

砰！一聲槍响。

魏雲仆倒，然後從坡坎上滾落，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過度的悲痛使他忘記不遠處還潛伏着一個陰險的敵人。

連續性的悲劇使趙飛的腦子都快炸開了，他簡直要發狂。一條漢子，一個高明的槍手，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死去；在他夢寐以求的情人就要入懷前的一刹那，整個世界突然變了，他也許並不稀罕活着。

趙飛抑制住悲慟，想到了現實。

自亡折了一個伙伴，而劉慶雲手裏還有兩條人命……他的念頭還沒有轉完，就立刻展開了行動；跳下山溝，以長草爲掩護，向崗巒上爬起。

砰——嘘，劉慶雲又開了一槍。

槍彈射去的方向，距離趙飛很遠，他判斷，劉慶雲虛張聲勢，並未發現他的蹤跡。

他輕輕地爬，盡力不弄出聲音。當然，速度不會快，等他爬到崗子上，劉慶雲也許早已溜了。他目前手無寸鐵，只有求安全第一了。

劉慶雲沒有再開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劉慶雲已溜走；一是劉慶雲埋伏在現場。若是後者，對趙飛該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但是，趙飛已不去設想危險兩個字了。若是讓劉慶雲上了下午一點多鐘經過的那班列車，那才是絕對危險的事。

趙飛終於爬上了崗子，他看到一塊空曠的平地，平地上有兩粒子彈殼，這是劉慶雲方才開槍的地方，然而他的人已經不在了。

趙飛丟出一塊石頭，想吸引劉慶雲的注意；他又用一根枯枝撥動茅草，但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劉慶雲已經不在現場，這是趙飛的假設。

他選了一塊平整的草坡，以最快的速度滾了下去；他得趕緊將這種情況告訴薛子秋。

× ×

趙飛跑到車站，毫不費事地找到了薛子秋。

薛子秋語氣急迫地道：「阿迷縣和蒙自道那邊已經展開了行動，上頭還命令我公開以武力保護蔡都督過境，你那邊怎麼樣？」

趙飛將不幸的事情簡畧地說了一遍。

「哦？」薛子秋不禁楞住了。半晌，他才唏噓地說道：「鐵錚錚一條漢子，眞可惜。」

「隊長！」趙飛提醒他，道：「這不是惋惜的時候，看樣子，劉慶雲已成了亡命之徒，困獸之鬥是最可怕的。咱們該怎麼辦？」

「你是說，劉慶雲沒有死心？」

「一個頑强的殺手，永遠也不會死心的。」

「好吧！讓他來……」

趙飛搶着說道：「常參謀和福旺嫂的小女兒還在他的手裏，……」

就在這時，福旺嫂也來到了車站。她的兩眼下凹，神情憔悴，但她沒有哅哭。

薛子秋連忙迎過去，問道：「有什麼事？」

「趙老弟！」她沒有理會薛子秋。「你交代的事，駝背老孟已經給你辦了，九個人如今全躺在碧色茶樓，你打算如何處理他們？」

「薛隊長！」趙飛疾聲說道：「趕緊派人將那些傢伙抬到隊上去，還有老孟，也得派人保護。」

薛子秋反倒沒有出聲，他一向是個急性子，此刻却非常冷靜，冷靜得像是一尊石像。

福旺嫂凝視着他，沒有出聲。她心頭急迫地希望他下一道命令，派人圍住福成堂，拆牆，挖屋，也要將常德勝和她的女兒搜出來。

即使是兩具屍首，她也願意。

薛子秋喃喃地說道：「劉慶雲會不會跑？」

福旺嫂火氣很大地頂了過去，說道：「難道你希望他逃得遠遠的？免得你提心吊胆。」

「我希望他够種，待一會摸到車站來。」薛子秋只瞥了一眼，又轉向趙飛。「老弟！碧色茶樓那還麻煩你處理一下，要多少人隨你調。」

「不行！……」

薛子秋立刻打斷了他的話：「老弟！你非去一趟不可，因爲我此刻絕不能離開車站。」

「我也有更重要的事，」趙飛說話從來不會如此强硬過。「那兩條人命咱們不能不管，所以我要去福成堂。」

「弟娃！」福旺嫂激動地抓住他的雙臂，猛力一陣搖撼。「我眞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

「我只希望你將辛老四的那一夥爪牙處理好，還有老孟……」

「現在不要說這些閑話，」薛子秋插了進來。「我不能離開車站，趙老弟又要去福成堂，茶樓那邊的事交給福旺嫂，咱們分頭進行。」

「好！」趙飛揮一揮手。「我先走一步。」

「弟娃！」福旺嫂一把抓住趙飛結實的手臂。「你千萬小心，若是爲了救我的女兒有三長兩短，我就太對不起你了。」

「別說喪氣話，」薛子秋粗聲粗氣地吼了一聲，突然以精銳的目光掃了趙飛一眼。「老弟！咱們都太大意了，你已手無寸鐵……」

「是啊！」趙飛也嚷叫起來：「我竟然忘了。」

「拿去！」薛子秋掏出了他的佩槍，又從靴筒裏取出一把七首遞了過去。「還有這個。」

趙飛接過刀槍，飛快地轉身離去。

× ×

大白天，然而福成堂的大門却關得緊緊的。

趙飛在路上就已想好了對策，雖然不是黑夜，他仍然要運用「摸」的方法，明來明去，不可能查出什麼名堂來。

他繞到福成堂後面那條小巷，一縱身躍過院牆。

後院中闃無人聲，更不見人影。

趙飛蹲在一個花架後面仔細將環境觀察了一陣之後，才一竄進入了拱門。

院落很廣，很深。進入拱門之後，距離那一排整齊的廂房還很遠，兩個人藏在如此深廣的宅子裏，要找出來，實在是很難。

然而，趙飛却非要找出來不可；那不是兩件東西，而是兩條命。

他緩慢地走過青石鋪砌的小徑，目光四下掃動，耳朵也像兔子聽到獵人脚步似地豎了起來。

卡嚓！那只是一聲極輕微的響動，却沒有逃過趙飛的耳鼓。他身子一矮，往前直衝，像一支離弦的疾矢，射進了一間屋子。

屋子裏堆滿了各種藥材，强烈的氣息直往趙飛的鼻孔裏鑽，另一股寒氣也在向他的心底滲透。這裏不是安樂窩；是一個滿佈殺機的死窟。

他掩藏在一堆藥材的後面，冷靜思索：方才的响動很像是匣槍推子彈上槽的聲音。是誰想暗算他？劉慶雲？或者他的爪牙？

不管那個人是誰，趙飛的境況都是危險的，因為他來此的目的是要搜尋常德勝和福旺嫂的小女兒，自然不能老是伏在這裏不動。

這是一間堆放普通藥材的屋子，只有一個門，如果眞有一個人拿着匣槍在等候他，一出門就要挨槍。

他又想了一陣，突然長身躍起，上了房樑。

從房頂上出去，的確是一個絕招。

揭開幾片瓦，身子像蛇似地滑出，人伏在瓦溝裏，居高臨下，看得又清楚，而別人却看不見他。

果然，趙飛一爬上屋面，就立刻發現了敵蹤。

一共有三個，分成兩起埋伏在院落裏，三支槍，六隻眼睛，死楞楞地盯在藥材庫的門口。

趙飛只要一勾槍機，就可以將那三個傢伙「點名」，而他却不能那樣作；他也不是一個嗜殺者。

趙飛以迅速的身翻過屋脊，望向前院，只見一個約莫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提着一個食盒向後院走來。

送飯？送給誰？

為什麼送向後院？

那三個人為什麼在後院埋伏？

莫非常德勝和福旺嫂的小女兒就被囚在後院？

但是，後院並沒有一間屋子啊。

那大姑娘走得很快，在趙飛思索的一瞬間，已經繞過了那間堆放藥材的屋子，他目光緊緊盯着她，然而她却突然在趙飛的眼睛裏消逝了。

這不是太奇怪了麼？

趙飛揉揉眼皮，定定神，他以為自己太疲倦，精神恍惚，一時看花了眼。可不是，眼皮揉揉之後，那大姑娘又在趙飛的眼簾裏出現了。

不過，她現在走的是回頭路，手中的食盒已經不見。

趙飛精神陡地一振，輕輕一滾，落在地面。

「有——」那大姑娘想叫。

趙飛比她快，一隻鐵臂勾住了對方的頸子，一隻手捂住了她的口，將她拖到院子角落一叢萬年青的後面，輕叱道：「別叫，不然我扭斷你的頸子。」

看看對方似已就範，趙飛才放開手。

「我問你，剛才提的飯菜送到何處去了？」

那女的搖搖頭。

趙飛心中如焚，那裏還顧得憐香惜玉，劈拍兩個巴掌打過之後，兩手又圍攏夾在她的頸項上，厲叱道：「說不說？不說我揑死你。」

「好，我說，我說……」

「快！」

「那……那邊有個地窖子。」

「哦？怎麼進去法？」

「那張石桌是可以推動的，那……那是地窖子的進口。」

「裏面有多少人？」

「兩個。」

「幾支槍。」

「兩……支槍。」

「是不是還關了兩個犯人？」

「不是犯人，是……是……是……」

「是什麼？」

「聽他們說，是肉票。」

「哦！肉票？」趙飛不禁暗暗咬牙，常德勝和福旺嫂的小女兒竟然成了肉票。

「是一男一女，女的大概不到十歲，看樣子好像是父女兩個。」

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趙飛如今已經進了虎穴，自然不願空回，他沉思了一陣，才向那女的說道：「你知不知道，你現在也成了肉票？」

「哦——」她吃驚地呼叫，喉嚨管却教趙飛卡住了。

趙飛十分嚴厲地道：「你聽着：我手裏有槍，能在百步之外取你性命，所以你一定要聽我的吩咐。」

「我聽，我聽……」

「走到後院當中，拚命大叫。」

「叫什麼？」那女的有些莫名其妙。

「亂叫，比如你看到一條蛇，或者黃狗咬上了你的腿……懂不懂？」

「我懂，我懂！」那女的連連點頭。

趙飛掏出他的槍，將槍口放在她的鼻孔上，陰沉沉地道：「你聞聞看，這是什麼味道，如果你想死，就儘管不要聽我的話。」

「不，我一定……」

趙飛將她拖起，一隻手在她背上輕輕一推，低叱道：「去吧。」

那大姑娘顫巍巍地走了，趙飛也展開了他那神出鬼沒的行動。

女人的驚叫聲即使在大白天聽起來也非常刺耳，那三個暗樁不約而同地自隱蔽藏處跳了出來，並從不同的方向朝那女人站立的地方撲去。

三人同聲喝問：「怎麼了？」

怎麼了？誰知道？女人瞪着眼，不知如何回答。

「怎麼了？」三個人又是一聲叱喝。

「因為她見到了活鬼！」趙飛突然出現，他手裏的槍掃了一掃。「三位相好的，先丟傢伙後舉手，別惹我發牛脾氣。」

其中有一個突然身子疾旋，右手探向腰際，趙飛手中那支槍立刻發出一聲怒吼，那傢伙立刻像風車似地連打了幾個轉，栽倒了。

趙飛唯恐槍聲引來更多的敵人，是以疾聲喝道：「快！丟傢伙，不然一人給你們一粒鎗子兒。」

拍！拍！兩名漢子扔出了匣鎗。

趙飛走過去，分別在他們後腦上敲了一鎗柄。

那女的像是脚背上釘得有釘子，一動也不動，目光直楞楞地望着趙飛，等待他發佈另一道命令。

「前面還有幾支鎗？」他問。

「沒有了，五支鎗都在後面。」

「地窖子裏面，聽不聽得見外面的响動？」

「聽不見，透氣口在前院……」

不待她說完，趙飛就推了她一下。「帶路吧！旋開地窖子門，先引一個守衞的出來，該怎麼作，你自己尋思，要活？要死？也由你自己看着辦吧！」

女的沒有說話，抬動微微打抖的腿，向前走去。

那圓形石桌看起來甚似笨重，由於內中裝設巧妙，輕輕一推，就轉開了，露出一個圓形的入口，裏面還鋪砌着整齊的石階。

女的回頭看了看趙飛，他連忙投以嚴厲的眼色，同時一揚手中的鎗口。

女的連忙轉頭向地窖內大叫道：「三娃子！」

裏面响起一個粗重的聲音，問道：「幹啥？」

「你上來一下。」

先是一陣脚步聲，接着露出了半截身子，趙飛的動作非常快，對方剛一露頭，他就勾住了對方的頸子，同時鎗管也抵上了太陽穴。

「乖乖的走上來，」趙飛的聲音很輕，語氣却很嚴厲：「動一動就教你腦殼開花。」

三娃子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小伙子，那裏經過這種場面，心頭一寒，脚下像裝了彈簧，連蹦帶跳地走了上來。

趙飛疾聲問道：「你的夥伴在地窖子裏幹啥？」

「他在睡覺……」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完，三娃子的後腦上就挨了一鎗柄。

趙飛一擺手，低聲道：「走，前面帶路。」

女的牙齒直打顫：「我……從來沒有下去過。」

「走！」趙飛一聲低喝，面上露出了猙獰之色。

女的不敢不聽，然而她的雙腿却嚇得發軟，只走了幾步，就跌倒滾了下去。

這是一個很不妙的情况，但是趙飛已不能再猶豫了，像疾矢般一衝而下。

他剛一落地，就聽到轟地一响，在地窖內開鎗，迴聲共鳴，像是在開炮，子彈發出尖銳的嘯音，從他耳邊擦過。環境對他是陌生的，反應却是本能地，他連忙就地一滾，伏在地上不敢亂動。

窖內漆黑，按常情推斷，應該點了一盞油燈。想必是那女的跌落之聲驚醒了看守者，連忙機警地將燈吹熄。

對方開了一鎗之後，再也沒有動靜，顯示是個老手，這使得趙飛絲毫也不敢大意。

地窖內靜得呼吸聲淸晰可聞，雙方都保持了靜默，誰要先妄動，誰就可能先喪命。

趙飛更是不敢亂開鎗，因為常德勝和福旺嫂的小女兒也在這裏，不長眼睛的鎗子兒很可能誤殺了他們。

沉靜了一陣，突然响起了一陣哭聲，那刺耳的哭聲分明出自一個小女孩之口。

緊跟着，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朋友！先丟鎗，然後走到進口處的亮光底下去，不然，這個女娃兒的頸就要被我扭斷了。」

趙飛本可以循聲開鎗，但他沒有這樣作，對方很可能用那小女孩作了擋箭牌。

他緩緩移動位置，使自己藏在一個死角之後，才開始答話：「朋友！咱們只抓禍首，別的人一概不究，福成堂已經被大隊人馬圍上，你插翅也難飛，如果那兩張肉票活着，你還可得賞。」

話一說完，趙飛一個疾滾，又離開原來匍伏的地方。正好滾在那女的旁邊，她似乎跌得不重，人也是清醒的，她咬着趙飛的耳朵，輕聲說道：「小心他，聽別人說，他殺過不少人。」

那邊又開口了：「快丟鎗站起來！」

一聲吼罷，又响起了小女孩的哭聲。

就在這時，突然又响起撲通一聲，好像有什麼重物壓地，小女孩的哭聲更加厲害，還夾雜着翻滾撲打的聲音。

趙飛突然想到了常德勝，莫非他找到一個機會……

一念及此，他連忙不顧生死地朝前撲去。

藉着入口處的一點微光，趙飛發現常德勝被反翦着雙手，身子正在不停地翻滾。一個高大的男人以鐵拳瘋狂地毆打他的頭部。

趙飛猛揮一拳，擊中那高大男人的下顎，趁對方身子一斜之際，又在小腹上補了一脚。

對方終於倒了下去。

趙飛雖非嗜殺者，此刻却不能罷手，騰身上前，拳脚交加，只打得對方有出氣沒進氣才停了下來。

回頭來扶起常德勝，才發覺他的口中，被塞了破布，所以才自始至終都沒有吭一聲。

拉出破布，解開繩索，常德勝頻頻呼痛，揍挨挨得不輕。而他却勉力抱起受驚的小女孩，哄她不要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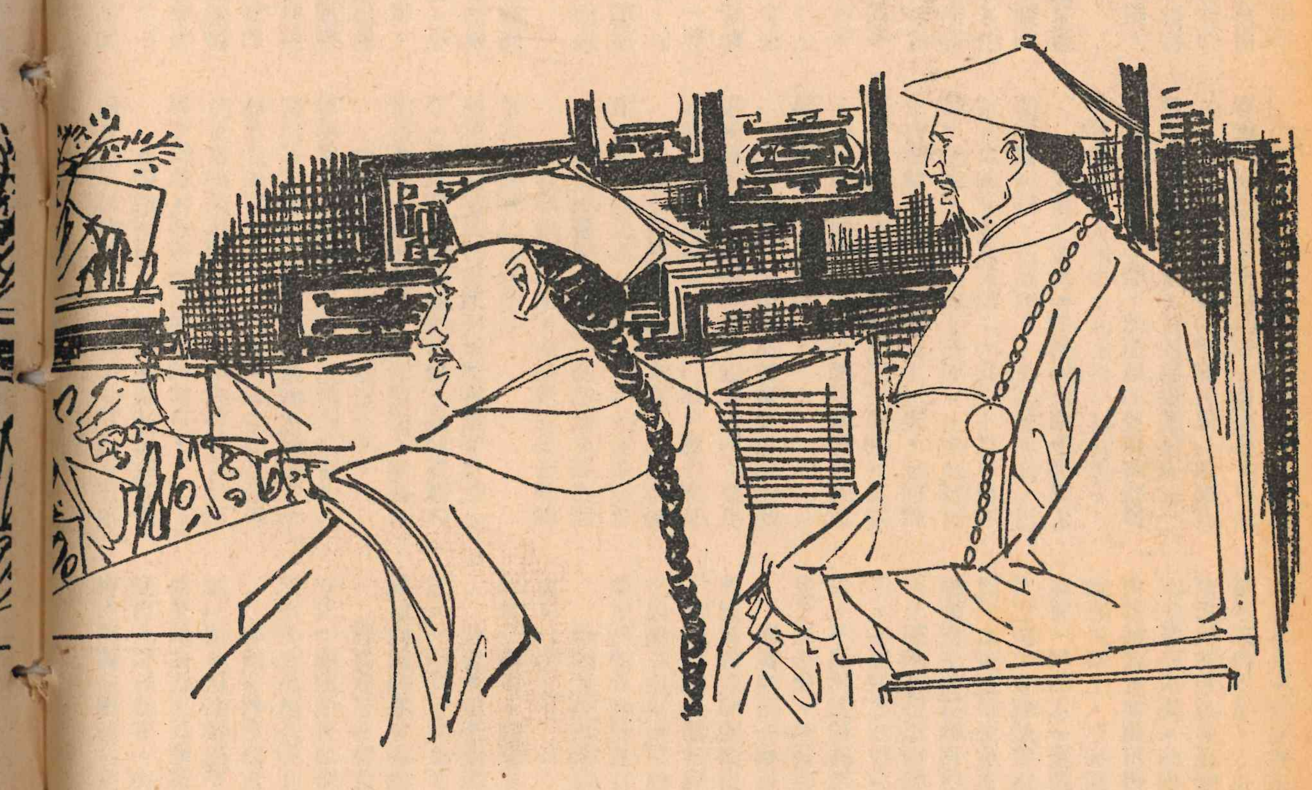
趙飛關切地問道：「常參謀！不要緊吧？」

「不要緊！」常德勝的聲音有些發抖，顯示他傷得不輕。「那小子一手抱住女娃子，一手拿鎗，好不神氣，冷不防我一腳踢掉他手裏的鎗，眞過癮。」（未完）

續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子清應熱河都統傅敏泰之邀，前往都統府，方知前在林中所救被刦的傅格非，竟是清廷福郡王府多羅格格，都統傅敏泰原是福邸舊屬，知恩圖報，奉到多羅格格手書後，對林子清另眼相看，立與文案師爺任紫貴商量，要如何安插林子清職位，任紫貴建議介紹林子清往行宮侍衞營任職，傅敏泰立命人往請侍衞統帶戚承昌到來，要戚承昌委任林子清為二領班，將原任二領班調任都統府，戚承昌滿口答應，並請林子清翌日到行宮報到，傅敏泰命擺宴為林子清接風——

****

兩演蓋代學　初任鷹爪官

第二天一早，任紫貴陪同林子清，騎着兩匹馬朝「避暑山莊」而來。

避暑山莊依山而起，圈地數十野，圍以清水磚牆，叢林茂竹之間，分置樓台亭榭，瓊樓傑閣，飛棟流丹，極湖山之勝。

兩人兩騎剛到北城，老遠就看到青嶂叠翠，樹林葱鬱，南首山麓間矗立着品字形三座宮門，氣象宏偉！

任紫貴在馬上遙遙指點了下，說道：「林老弟，那裏就是行宮了，咱們再過去一段路，就得下馬了。」

林子清不便多問，只點了點頭。

不多一會，就到了「文官下轎，武官下馬」處，兩人一齊帶住馬頭，跨下馬鞍，右首幾間平房中，早已有人迎了出來，朝兩人彎腰行禮，接過馬匹。

任紫貴拍拍長袍，回頭道：「林老弟，咱們走。」

這裏離宮門少說還有半里來路，路上已經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站着跨腰刀的禁軍。

任紫貴領着林子清，還沒走近，只見右首一道宮門口，站着頭戴尖頂帽，身穿藍袍，腰束闊帶的跨刀漢子，瞧到任紫貴，立即趨上幾步，打扦道：「小的楚得勝，奉統帶之命，在此恭候任老爺，和林爺的。」

任紫貴連忙含笑抱拳道：「不敢，不敢，有勞楚兄了。」林子清也跟着抱了抱拳。

楚得勝躬身道：「二位請，小的替二位帶路。」

說完，就轉身朝宮門中行去。

任紫貴抬抬手道：「老弟你請。」

林子清道：「老哥哥，在下初來，還是你請先。」

兩人謙讓了一回，任紫貴堅持讓林子清先行，林子清拗不過他，只得走在前面，任紫貴才陪着他走進。

宮門裏面是一片鋪着石板的廣塲，行沒多遠，就有一道小河，河上架着三道雕刻精細的石橋。

過橋不遠，迎面是一排寬闊的石階，約有數十級之多，上面矗立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

殿門緊閉，站着幾名佩刀禁軍。

楚得勝領着兩人，沒朝石級走，却循左首一條石板路行去。兩旁古木參天，濃陰夾道，行約半里，已經繞過前山，但見一片草坪，中間一排五楹樓宇，門前站着兩個跨刀壯漢，衣飾和楚得勝相同。

左右兩邊，各有一排營房，看去十分整齊。

林子清心知這裏，敢情就是行宮侍衞營了。

楚得勝引着兩人，剛走到階前，只見統帶戚承昌已經親自迎了出來，清癯的臉上，滿堆歡笑，說道：「任夫子，林老弟請恕兄弟迎迓來遲。」

任紫貴笑道：「統帶太客氣了，兄弟是陪林老弟來的。」

林子清趨了上去道：「下屬是向統帶報到來的。」

戚承昌呵呵一笑道：「林老弟這就見外了，在公事還未發佈之前，你是兄弟的客人，走，請裏面坐。」

他把兩人讓進客廳，分賓主落座。

一名長隨送上了香茗。

戚承昌目光一抬，望着任紫貴問道：「任夫子，督帥府的公事，辦好了麼？」

任紫貴微微一笑道：「兄弟自然帶來了。」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封公文，雙手遞了過去。

戚承昌接過公文，看了一眼，就大聲道：「來人。」

在廳外伺候的長隨答應一聲，急步走入，打扦道：「小人在。」

戚承昌道：「去請第一隊的大領班裴福基，二領班邊鳴歧進來。」

長隨「喳」了一聲，匆匆往外行去。

戚承昌也從袖中取出一封公文，含笑朝林子清道：「林老弟，這是你的公文，老弟新來，暫時先委屈些日子。」

這自然是任命令。

林子清一臉俱是感戴之色，惶恐的雙手接下，肅立說道：「多謝統帶恩典，屬下只怕不能勝任。」

戚承昌含笑道：「這是督帥的意思，再說福邸派下來的人，還怕不能勝任？老弟也不用說謝，你好好的幹，有機會，兄弟自會給你往上報的。」

任紫貴等兩人說完，立即拱手道：「恭喜老弟榮任之喜。」

話聲甫落，只見廳外走進兩個人來。前面一個是矮胖身軀的中年人，一張圓臉，濃眉細目。

稍後一個是中等身材的漢子，年約三十五六，倒是相當精幹。

兩人剛到門口，就肅然停步，由前面矮胖漢子說道：「屬下裴福基，邊鳴歧告進。」

戚承昌點頭道：「二位請進。」

這兩人當然就是侍衛營第一隊的大領班和二領班了。

裴福基，邊鳴歧相偕進入大廳。

任紫貴已經站起身來，含笑拱拱手道：「裴兄，邊兄久違了。」

林子清也跟着站起，點頭招呼。

裴福基白胖的臉上，擠出歡笑之色，連連拱手道：「任老你好。」

戚承昌一指林子清，朝裴福基說道：「福基，這位林子清老弟，是福邸派下來的。」

接着又朝林子清介紹了裴，邊二人。

裴基福聽說是福邸派下來的人，立即滿臉堆笑，連說「久仰」，大家寒暄了幾句。

戚承昌一擺手道：「大家都是自己人，坐下來再說。」

於是大家相繼落座。

戚承昌從几上取起都統衙門的公事，回頭朝邊鳴歧含笑道：「恭喜邊兄，這是都統府的公文，調升邊兄爲都統府第三營副統帶，這裏二領班的職務，由這位林老弟接充。」

一個侍衛宮的二領班，調都統府第三營副統帶，按品級來說，該是升了一級，但侍衛宮的二領班，總是皇帝的近臣，調到都統府轄下去，乃是外放。

邊鳴歧臉色有些異樣，他自然清楚，這是因爲林子清是福邸派下來的人，要安插林子清，才把自己擠了出去。

但這是命令，他不得不接受，雙手捧過公文，躬身道：「屬下遵命，只不知何時前去報到？」

戚承昌道：「邊兄辦妥此地離宮手續，就可去接任了。」

接班的人已經來了，他自然得盡快離開。

邊鳴歧又說了句：「屬下遵命。」

戚承昌打了個哈哈，說道：「都統府和侍衛宮，都是自己人，兄弟從前也是在督帥手下當差，邊兄跟督帥做事，比跟兄弟强的多了。」

邊鳴歧應了聲「是」，道：「屬下這就去辦手續，統帶如果別無吩咐，屬下就告退了。」

戚承昌點頭道：「好，你去辦過手續就回來，任夫子難得到營裏來，中午兄弟請大家喝喝，一來替林老弟接風，二來替邊兄餞行，一舉三得，大家正好叙叙。」

官場中就是宴會多，此風至今不衰。

戚承昌等邊鳴歧走後，回頭朝裴福基說道：「福基，林老弟現在是你第一隊的人了，你陪他到內務府夏總管那裏去備個案。」

裴福基連忙站起身，欠身應「是」，一面朝林子清含笑道：「林兄，你帶着公事，請隨兄弟來。」

林子清道：「有勞大領班。」

裴福基一張圓臉上，堆滿了笑容，說道：「林兄不用客氣，咱們今後就是一家人，這是應該的。」

他因林子清是福邸的人，竭力套着近乎。

兩人別過戚承昌，直向行宮內務府而來。

夏總管是行宮裏的太監頭兒，聽說林子清是福邸來的，自然也另眼相待，驗看過侍衛宮的公文之後，林子清塡好一張籍貫身世，和三代姓名，就算完成手續，領到了一塊二領班的銀牌。

晌午時光，戚統帶的花廳裏，擺了一席酒筵，一張鋪了大紅桌毯的圓桌上，銀盃牙箸，美酒佳餚，羅列紛陳。

主人是統帶戚承昌，客人一共有三位，那是新任第一隊的二領班林子清，和離任的二領班，新任都統衙門第三營副統帶邊鳴歧，都統衙門首席文案任紫貴。

陪客五位，那是第一隊大領班裴福基，第二隊大領班霍如龍，二領班卜全生，第三隊大領班費世海，二領班賈長新。

這一席酒，在行宮侍衛營，是很少有的。

新來一個二領班，統帶居然給他接風！當然，除了接風，還有是替邊鳴歧餞行，但林子清却坐了首席。不用明說，是以林子清爲主。

這無他，一句話，因爲林子清是福邸來的。

昨晚，不是連督帥都替他接風了麼？

儘管這些大領班，二領班，都來自江湖，本是武人，但一入官場，誰都利祿薰心，不然，誰肯賣身投靠，來當清廷的鷹爪？

試想一個江湖人，從三等侍衛，慢慢的往上爬，能當上大領班，二領班，沒有十年，至少也爬了七八年，還有誰不世故日深的？

他們只要聽任紫貴，戚承昌兩人的口氣，連都統都和新來的林子清套着近乎。

聰明人不用多想，一點就透，傅都統就是福邸的人，照說他是老資格，何用再跟林子清套交往。

這一定就是福邸中有一位强有力的人，支持着林子清。

這人，連傅都統都非「拍」不可。

明乎此，在座的幾位大領班，二領班，還有誰不想和林子清拉攏？

林子清，登時成了他們傾心結納的對象，於是大家熱情洋溢的向這位新來的「二領班」敬酒。

林子清看的出，這是善意的敬酒，不是麼？每個人的臉上，都堆滿了歡樂的笑容。

酒過數巡，一名長隨匆匆的走入，朝戚承昌身邊，低低說了兩句。

戚承昌似乎微微的一怔，問道：「人呢？」

那長隨道：「就在外面，沒有統帶的吩咐，不敢擅入。」

戚承昌揮揮手道：「叫他進來。」

那長隨垂手應「是」，躬身而退，急步朝外奔去。

不大工夫，那長隨領着一個靑衫人走了進來。

這人年約五十出頭，臉型尖削，瘦高身材，才一跨進花廳，就垂手打下扦去，口中說道：「小的叩見統帶。」

林子清乍見靑衫人，心頭不覺驀地一怔！

這人他認識，是黑龍會八大管帶之一的辜鴻生。

戚承昌頷首道：「辜兄不必多禮，你趕來見我，可是水總監有何指令，要兄弟這裏派人支援麼？」

林子清聽的不覺又是一怔，心中暗忖道：「聽他口氣，水輕盈可以指令行宮侍衛營派人支援，這不是說水輕盈的職權，還在戚承昌之上？黑龍會的總監，居然可以指揮行宮侍衛營統帶！他究竟是什麼身份呢？」

辜鴻生直起腰來，恭敬的道：「回統帶，小的是趕來報訊的。」

戚承昌沉聲道：「什麼事，你但說無妨。」

辜鴻生道：「黑龍會已被莠民所破，韓會主和饒堂主，郝堂主，以及從行宮調去的楊二領班等人，均已罹難。」

林子清暗哦一聲，忖道：「原來楊志高還是行宮侍衛營的二領班。」

「拍！」戚承昌臉如土色，手中酒杯，跌落地上，急急問道：「水總監呢？」

辜鴻生說道：「水總監好像已經離開了。」

戚承昌也定過神來，好像想起了什麼，臉色稍霽，接着問道：「你知道是些什麼人？竟有如此猖獗，敢襲擊黑龍會？」

辜鴻生道：「小的只知道他們是百花帮的人，百花帮的幕後，就是昔年黑龍會魁首鐵中峯的兩個女兒，但這些人中，最厲害的是百花帮總護花使者凌君毅，聽說他是凌長風的兒子，反手如來的徒弟，黑龍會差不多是破在他一人手裏的。」

戚承昌臉色微變，憤怒的道：「又是這姓凌的小子。」

辜鴻生迅快的從懷中取出一帙厚厚的箋紙，雙手呈上，說道：「這是小的報告，詳細情形，小的都已寫在上面了。」

早有長隨從辜鴻生手中接過，送到戚承昌面前。

戚承昌一擺手道：「你給我送到書房裏去。」

戚承昌朝辜鴻生點點頭道：「很好，辜兄先到外面休息，暫時就住在營裏，等兄弟請示過水總監，再作安排。」

辜鴻生連聲應「是」，緊接着望望戚承昌，又說道：「統帶，小的還有機密奉稟。」

戚承昌含笑道：「席上都是本營的人，你有什麼機密，但說無妨。」

辜鴻生又應了聲「是」，才道：「小的出關之時，曾在路上發現兩撥可疑的人，極似百花帮一黨，也是朝熱河來的。」

戚承昌道：「有多少人？」

辜鴻生道：「人數不多，也許他們爲了防人注意，才分散了趕路……」

戚承昌淸癯的臉上，陡現殺氣，冷冷一笑道：「他們居然敢到熱河來，嘿嘿，那分明是衝着戚某來的了！」

一揮手道：「很好！你先下去。」

緊接着「哦」了一聲：「你昨晚住在那裏？」

辜鴻生道：「小的住在隆記客棧。」

戚承昌道：「那你還是回到客棧胡衕去，替我暗中留意着，我自會派人和你連絡。」

辜鴻生道：「小的遵命。」

躬身一禮，便自退去。

席終人散，任紫貴，邊鳴歧相繼告辭，戚承昌，裴福基等人一直送出營門。

戚承昌回頭朝林子清笑道：「林兄代我送送任夫子，回頭可到我書房裏來。」

林子清唯唯應「是」，一路送出宮門外。

任紫貴攔着道：「林老弟，不用再送了，你第一天到行宮當差，統帶也許有甚麼交代，你還是回去吧，有空老哥哥會來看你的。」

林子清感形於色，說道：「在下蒙老哥哥關照，今後，老哥哥還要多加指點才好。」

任紫貴笑道：「這還用說？老弟快回去吧。」

林子清再三稱謝，方始別過，回到侍衛營，他可不知戚承昌書房在那裏？正在躊躇之間。

只見戚承昌的那名長隨迎了出來，躬身道：「統帶就在書房裏，林二領班請隨小的來。」

林子清抱拳一拱，道：「那就麻煩老哥了。」

那長隨忙道：「二領班不可如此稱呼，小的叫戚祿，你老以後就叫小的名字好了。」

說着，就領了林子清朝書房走去。

書房，也是戚承昌的辦公處，在花廳的西首，穿過了長廊，有一個搭着花架的小院落，庭前放着幾盆花卉，極爲清幽。

書房的正廳，是起居室，擺設精緻，一色紫檀雕花傢俱，更顯得古樸高雅。

東廂才是書房，四壁書架上，放着不少古籍，中間放一張紫檀大書架。

戚承昌就踞坐在案後繡披高背靠椅上，敢情正在批閱辜鴻生的那份「報告」。

他身後壁上，掛一柄三尺古劍，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戚承昌是黃山一劍石圃老人的義子，自然是劍術大家無疑。

第一隊的大領班裴福基則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屋中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長隨戚祿走到廂門口，腳下一停，躬身道：「回統帶，林二領班到。」

戚承昌抬目道：「進來。」

林子清欠身道：「屬下告進。」

舉步跨進書房。

戚承昌一抬手道：「林兄請坐。」

林子清猶豫了下道：「統帶書房，屬下……」

裴福基沒待他說下去，就攔着道：「林兄，統帶對待部下從沒架子，叫你坐，你就坐下來，不用拘泥了。」

戚承昌含笑道：「坐，坐，林兄坐下來，才說話。」

林子清告了座，就在裴福基的下首坐下。

戚承昌目光一抬，凝注着林子清，緩緩說道：「兄弟要請教林兄一件事……」

林子清心頭暗暗一跳，欠身道：「不知統帶要問屬下甚麼？」

戚承昌道：「林兄是福邸特別推薦給督帥的，武功身手，自然不會含糊，但兄弟想問問林兄的出身門派，練的是那一門的功夫？」

林子清道：「回統帶，屬下沒有門派，先父昔年也是保鏢爲業，和鎭遠鏢局林老鏢頭是磕頭弟兄，屬下一點莊稼把式，是跟先父練的，拳掌刀劍，都會一點。」

戚承昌微微一笑道：「虎鞭龍爪林老鏢頭，名震關東，林兄令尊和老鏢頭是金蘭之交，自然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了。」

林子清赧然道：「先父和林老鏢頭結義，還是少年時候的事，先父和家母結褵之後，家母就不讓先父再在江湖走動，說保鏢事業，有如刀頭舐血，收入並不富裕，担的風險却是不小，不如安安穩穩做些買賣的好，因此先父就棄鏢經商，和林老鏢頭幾乎有二十年沒通音信……」

戚承昌似乎對他說的家世，並不感到興趣，截着道：「林兄可曾練過輕功？」

林子清道：「先父在日，也曾教屬下練習內功和輕功，大概三兩丈高，屬下還上得去。」

戚承昌點頭道：「那就行，唔，福基，你來試試他看。」

裴福基應了聲「是」，站起身來，含笑道：「林兄，統帶有一件極爲重要的公事，要交給你去辦，但對方都是硬點子，怕林兄萬一有個失閃，就不好向督帥交待，因此特地把林兄請到書房裏來，對林兄的身手，要先有個瞭解……」

林子清道：「統帶有甚麼事交辦，屬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裴福基道：「統帶要兄弟和林兄過一招試試，林兄不要客氣，也毋須顧忌，只管出手，咱們點到爲止，一招爲限。」

說到這裏，接着道：「林兄小心，兄弟要出手了。」

話聲出口，右手五指箕張，朝林子清肩頭抓來。

這一記使的是大擒拿手法，看去很慢，實則五指如鋼，指影變化所及，幾乎籠罩了他左邊上半個身子。

這位第一隊大領班，果然有一手，只要從這一招上，就看出他指力沉穩，身手非凡。

林子清淡淡一笑道：「屬下那就放肆了。」

說話之時，身子還是站着不動，沒躲沒閃。

直到裴福基一隻手掌，快要落到肩頭之際，他身子忽然朝右轉去，左手五指直豎，朝外推出，指尖掃向裴福基的手腕。

這是一記極普通的散手，「推窗看山」，手法平實，是封架招數，並無奇突之處。

但戚承昌，裴福基都是大行家，林子清一出手，就已看出這一記普通散手，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却變的精妙無比。

似是在平凡的手法之中，含蘊了極爲神奇的招式！

尤其一招出手，指風飄然，已經劃上裴福基的手腕。

裴福基的手腕，和他劃出的手指，相距還有尺許光景，就好像被鐵尺擊了一下，突感又痛又麻。

心頭大吃一驚，急忙收手，往後退出一步，雙目發亮，瞪着林子清，驚奇的道：「林兄果然高明。」

林子清已經垂下手去，說道：「多謝大領班手下留情。」

裴福基哈哈一笑道：「統帶是大行家，自然看出來了，林兄這一拂，才留了情，不然，兄弟這隻手，可以立成殘廢。」

戚承昌頗爲高興，點頭說道：「行了，只此一招，林兄已沒有不能勝任的差事了。」

林子清道：「統帶誇獎，屬下想請問一聲，不知大領班是否精於暗器？」

裴福基連忙搖手道：「甚麼？林兄要和兄弟比較暗器？算了，兄弟已經獻了一次醜，林兄怎好意思還要兄弟出醜？」

林子清道：「大領班好說，屬下並無此意，只是方才統帶垂詢屬下輕功，屬下也想藉此一試。」

裴福基不禁訝然道：「林兄要暗器何用？」

林子清微笑道：「大領班身上如有暗器，就可試了。」

戚承昌也聽的頗感興趣，朝裴福基點頭道：「福基，你就讓他試試也好。」

裴福基笑道：「統帶這是軍令，屬下不得不遵，這次準又出醜。」

說着，探手從身邊摸出三支三寸許長的短箭，朝着林子清問道：「林兄要如何試法？」

林子清笑了笑道：「一支就夠了。」

伸手朝窗外一指，又道：「這是最小的甩手箭了，大概是以指力發射的吧！那就請大領班盡力朝窗外投去。」

裴福基隨手拈起一支小箭，扣在掌心，笑道：「你要我射甚麼？」

林子清道：「隨便，大領班平射，向空射都好。」

裴福基道：「好吧！」

揚手處，小箭已經朝窗外激射出去。

就在此時，站在裴福基身邊的林子清，突然雙足一點，身如電射，穿窗而出，像流星追月一般，尾隨着小箭追去。

這下當眞行動如風，快逾掣電。

戚承昌，裴福基都沒想到林子清要裴福基射出暗器的目的，是他要飛身去追。

武林中，只有表演接暗器的手法，那是兩人面對面，才能接得住。

林子清是等暗器發出之後，才追上去，既追上去，自然還得把暗器抓住才行。林子清若是沒有十分把握，決不會自己給自己出難題。

兩人心意相同，一念及此，不覺定睛瞧去。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兩人還沒看清，眼前微風一颯，林子清已經穿窗而入，落到兩人面前！

只見他右手兩個指頭夾着小箭，笑吟吟的欠了欠身道：「統帶，大領班面前，屬下獻醜了。」

戚承昌雙目之中，飛閃出一絲異采，哈哈大笑道：「無怪格格要如此看重你了，哈哈，林兄這一手，別說咱們行宮侍衞營裏，沒人能望你項背，就是大內，也算數一數二的了。」

裴福基更是瞪大雙目，笑道：「憑林兄這份身手，兄弟該和你換個位子，你來當大領班，我來當你的二領班只怕還不够格呢！」

林子清惶恐的道：「大領班這麼說，屬下就不敢當了。」

裴福基哈哈笑道：「兄弟說的是實話，不出十年，林兄一定出人頭地，飛黃騰達……」

這話，當着戚統帶的面，說的有些過份了。

戚承昌臉上雖然含着笑容，但已經笑的有些勉強，一面擺擺手道：「來，咱們坐下來再談。」

說完，回到高背靠椅上坐下。

裴福基，林子清也相繼落座。

戚承昌面朝林子清，緩緩說道：「方才那個叫辜鴻生的人，你已經見過了，他是官家派在黑龍會的管帶，黑龍會幾日前，已被百花帮一批莠民，糾衆破去……」

「黑龍會？」林子清沉吟了下，抬頭道：「屬下好像聽人說過，但百花帮這名稱，屬下怎會沒聽說過？」

戚承昌微微一笑道：「這是一個秘密組織，沒有在江湖上公開露過面，你自然不知道，這樣……」

他取過案頭那份「報告」，隨手遞過，接着說道：「這是辜鴻生的報告，你且仔細看一遍，就會明白，據辜鴻生方才說，目前百花帮莠民，似已潛來熱河，意圖不明，兄弟已要辜鴻生回到隆記客棧去，暗中查訪他們下落，你是新來的人，對方當然不認識你，兄弟才把這件任務，完全交給你來辦……」

林子清道：「屬下蒙統帶厚恩，統帶交辦的事，屬下自當全力以赴。」

戚承昌微笑道：「林兄的任務，就是目前依然住進東昇客棧去，暗中和辜鴻生取得連繫，如果發現可疑的人，辜鴻生不能和他們照面，就由你暗中偵察對方行動，然後再和福基保持密切連絡，不過有一點林兄必須特別注意，那就是切忌貪功躁進，不可打草驚蛇。」

林子清點頭道：「屬下省得。」

戚承昌道：「好，你看過報告，就可走了，如無特殊緊急之事，不可時常回到行宮裏來，以免洩露了你的身份。」

林子清應了聲「是」。

戚承昌才回過頭，朝裴福基道：「這件事，完全交給你們第一隊偵辦，還有，從這裏出去，你帶林兄到你們隊上去，讓弟兄們見見二領班，也讓林兄認識認識隊裏的弟兄，在行宮之外，遇上有事，他們必須服從林兄指揮。」

裴福基欠身道：「這個不勞統帶吩咐，屬下自會關照他們的。」

林子清在他們說話之時，已仔細的把辜鴻生那份「報告」讀完，他迹說黑龍會被破經過，大致和實情也差不多。

只是特別爲他自己醜表功了一番，如何身中迷香被擒，如何臨危不屈，後來又如何乘機逃脫等等。

林子清心中不禁暗暗感歎：「一個人若是一腦門都是升官發財的念頭，利祿薰心，到死都不會覺悟的。」

他掩上「報告」，恭敬的送回長案上面，恭聲說道：「回統帶，屬下已經看完了。」

戚承昌頷首道：「辜鴻生在報告上，對這些莠民的面貌，特徵，都說的很清楚，這對你偵辦此案，有很大的幫助，你現在都記清楚了？」

林子清道：「幾個較爲主要的人，屬下都記下了。」

戚承昌點頭道：「很好，你們可以去了。」

裴福基，林子清躬身一禮，就相偕退出。

裴福基領着他走下石階，一直朝東首一排營房去走。進入一間寬敞的堂屋，屋中佈置雖較戚承昌的書房簡單，却也相當堂皇整潔。

這裏總究是「行宮」裏面，沾着一點官氣。

裴福基指指右首一張長案，含笑道：「這裏是兄弟和林兄治事之處，這張長案，就是林兄的座位了。」

話聲一落，立即大喝一聲，道：「來人。」

一名當差的立時急步趨入，打扦道：「小的在。」

裴福基吩咐道：「你去訴三班弟兄，立刻在膳廳裏集合。」

那當差的「喳」了一聲，轉身迅疾退出。

裴福基回頭笑道：「林兄請坐，等他們集合好了，咱們再去不遲。」

兩人坐了不多一會，那當差的已在門口稟報道：「回大領班，三班兄弟已經集合好了。」

「好。」裴福基霍地站起身來，回頭道：「林兄，咱們走。」

林子清跟着他走出廳屋，從回廊折入膳廳。

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廳，此時第一隊的三班兄弟，早已分成三排，列隊肅立。

每一班前面，站着一個腰佩銅牌的漢子，自然是領班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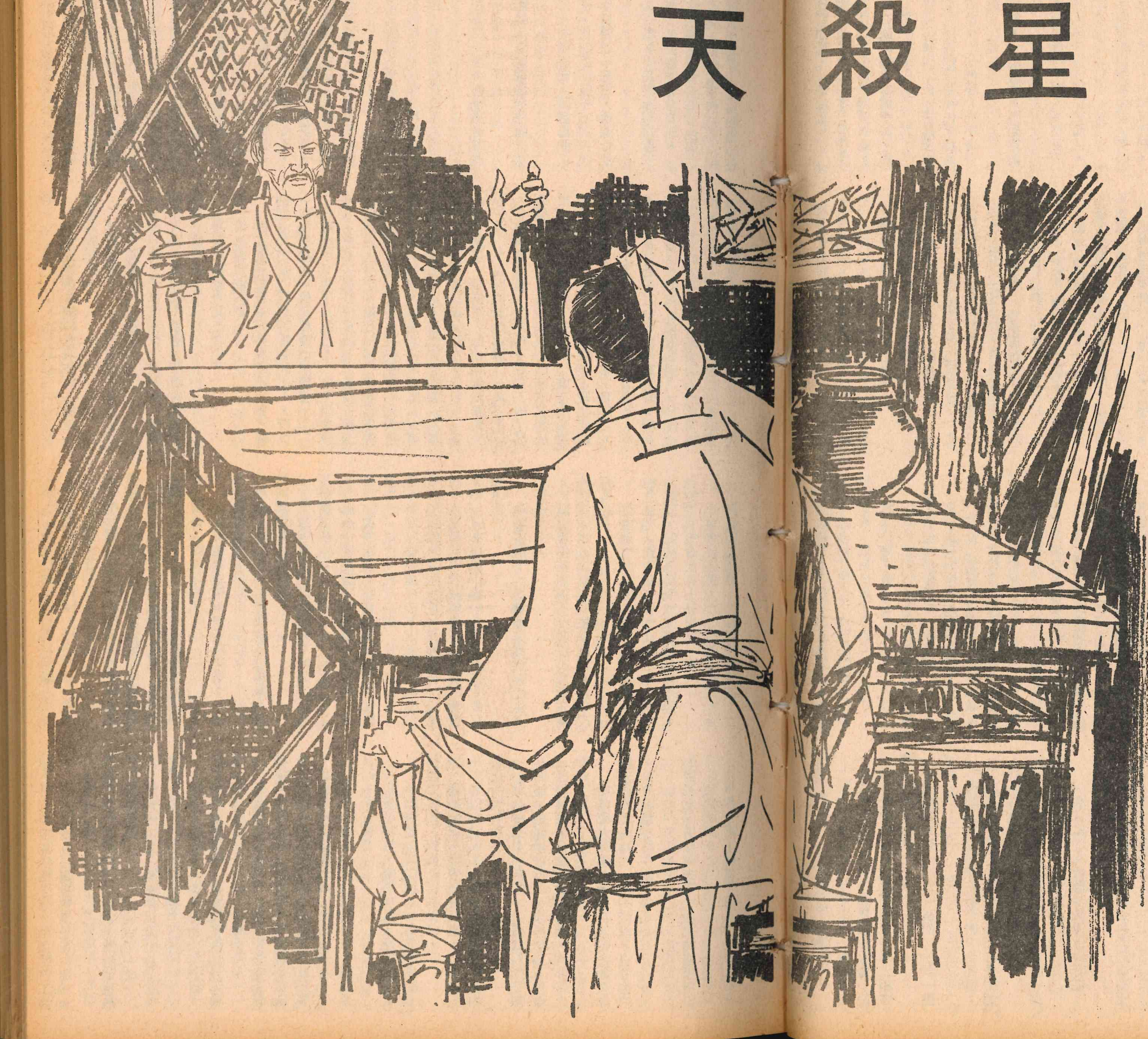
戚承昌走到門口，和林子清略作謙讓，道：「林兄請。」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如意嫂煞費苦心的從三郞口中，套問出了埋金的地點，便悄悄的單騎上路，不料她的一擧一動，全落在了申無害的眼中，在她前往兵書寶劍峽的路上，爲申無害攔了下來，申無害對如意嫂似乎十分了解，對她不用强，也不軟磨，只告訴她要跟她耗下去，直到她說出藏金的地點爲止，如意嫂千不怕萬不怕，可就怕了這一着，迫得將藏金的地點說出來，可又像報復似地把申無害心底的秘密也一併說了出來，這可令申無害頭痛了，他猜不出這女人怎能洞察他的秘密——

＊＊＊＊＊＊＊＊＊＊＊＊＊＊＊＊

警語挽死念　獵艷探生仇

申無害不願以非常的手段，迫使那女人說出來，完成恩師的遺志，是他一個人的事；在這件事上，他不願有第三者揷手，無論遭遇何種困難，他也不願假藉任何第三者的助力。

就爲了這個原因，第二天一早，他便離開了北邙。

他不希望因爲自己的心境不開朗，而影响了別人過年的氣氛。

去那裏好呢？

如果不是聽了那女人的一席話，他會毫不遲疑的趕去巴東。

但是，現在情形變了。他知道他如今就是趕去巴東，也絕不會還能找得着那位蔡大爺。

找別的人，無疑也是一樣。

他終於又來到井家老店！

因爲他需要一個合適的地方，好好的冷靜下來，好好的想上一想。

他沒有想到，他進門第一個碰到的人，竟是麻金甲！

麻金甲居然還住在井家老店，實在出乎意料之外，不過也使他感到非常高興。

尤其使他高興的是，正因爲麻金甲還住在這裏，竟使這個淒涼的小客棧居然也有了過年的氣氛！

在客棧裏，除了麻金甲，還有五名住客。

一個孤苦無依的老婦，兩個靠打工維生的苦力，以及一對販賣瓜子花生等零食的祖孫。

麻金甲在過年的前一天，聲稱他替城裏一位員外改流年，大大的賺了一筆，不但買回大批年貨，還另外每人贈送了五兩紋銀。

這在井家老店來說，實在是件大事。

這使得這座小客棧裏，也跟別處一樣，有了春天，有了溫情，有了歡笑。

而麻金甲這些銀子的來源，申無害比誰都淸楚，因爲這些銀子正是他們分手時，他送給麻甲金回家的盤纏。

麻金甲已經有了家，而且已經有了一個兒子。

申無害怎麽也沒有想到，曾經煊赫一時的麻師爺，如今過的竟是一種不折不扣

的，貧困而淒涼的藝人生活。

他的確只能喝那種劣質的白酒，只能以花生米和豆腐干作爲下酒菜，因爲他的的確確是靠了賣卜的收入在維持着他的開銷。以他的一身武功來說，他原可不必這樣自苦，但他却能夠甘之如飴。再沒有比這種澈頭澈尾的改變，更使申無害感動的了！

所以，申無害催他回去，並且送了他五十兩銀子。

想不到麻金甲不但沒有回去，還把這些銀子分送別人，申無害楞了好一陣子，才皺眉訥訥道：「你怎麼還留在這裏？」

麻金甲苦笑着深深嘆了口氣道：「有好多事情，就是說出來，你申兄也未必清楚。」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就拿這家小客棧來說，我相信你申兄一定無法想像，像這樣一家小客棧，它所帶給我麻某人的感觸……」

一個人住在這樣一家小客棧裏會有些甚麼感觸呢？

申無害承認他過去的確沒有住過這種小客棧。

他睡過石穴，睡過破廟，睡過馬棚，有很長一段日子，他的生活幾乎不如一個乞丐，但是，他只要進入都市，他就會投宿最好的客棧。

在困苦的日子裏，他甚麼苦都吃得下，一旦能夠享受，他就絕不菲薄自己。

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因爲沒有住過井家老店這種小客棧，就無法了解一個人住在這種小客棧裏，會有着一種甚麼樣的心情。

今天棧裏另外的那五名住客，便是一個最好的寫照。

沒有希望。

沒有明天。

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像一塊鉛版，疲勞使你入睡，飢餓使你驚醒，灰暗的歲月，永遠一個樣子……

麻金甲要說的就是這些？

申無害知道不是。

男人很少在另一個男人面前訴苦，麻金甲尤其不是一個歡喜訴苦的男人，所以，他沒有打岔，他只靜靜地傾聽着。

麻金甲又嘆了口氣道：「申兄過去殺的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這些傢伙表面上像是正人君子，但行爲却一個個都卑劣得與盜匪無異；只是，有一件事申兄顯然還不知道，這些人如果拿來跟我麻某人過去的所作所爲一比，他們簡直可說人人都是好人。若說這些傢伙死在申兄手上，都是罪有應得，則麻某人卽使世世爲猪爲犬恐怕都不足以贖回前此之罪孽於萬一！」

他說到這裏，忽然垂下眼光，隔了很久很久，才像叙述一個與自己毫不相關的故事似的，緩緩接下去道：「就在三，四年前，我還住在這種小客棧裏，躲躲藏藏的過着耗子一般的生活，後來，我能進入劍王宮全仗了我一位長老的全力推荐，可是，想我在劍王宮中日漸得寵之際，我竟抹盡天良，連我這位僅有的親人，同時也是大恩人的表哥，都給謀害了，因爲我害怕有朝一日，他也許會將我過去的劣跡在無意中抖露出來。申兄……你想想……我……我……我姓麻的，還算不算是個人？」

申無害緩緩掉頭望去房間的另一角。

兩人都沒有再說甚麼。

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鑼鼓聲，更顯出這個沒有爐火的小房間陰沉得像一片廢墟。

申無害慢慢的又從牆角收回目光，端起酒來，喝了一口，然後輕咳着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麻金甲痛苦地抬起頭，嘆聲道：「我……我也知道，我說出這些話來，並無任何意義，也許……也許我只是想解釋，我爲甚麼還要留在這裏……」

申無害道：「這跟你回不回去，又有甚麼關係？」

麻金甲再度垂下眼光道：「是的，這樣說的確很牽强，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總之，我只能說，我不想回去。過年對我已無樂趣可言，因爲我無法禁止自己不去回想這些往事，我的痛苦，只該我一人承受。每當我輾轉不能成寢，我就覺得，只有這種小客棧，才是最適宜我窩身的地方。」

申無害道：「這種地方難道你能住上一輩子？」

麻金甲搖搖頭道：「我沒有那種久遠的打算，也可以說，我根本就沒有爲自己打算過。」

他空洞地凝視着桌面，又接着道：「除此而外，還有個奇怪的念頭，也使我不想離開，我總覺得我如果繼續留在洛陽，也許還有機會能見上你申兄一面。」

申無害詫異道：「你幹嗎要見我？」

麻金甲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道：「若是申兄不見怪我想拜托申兄一件事。」

申無害道：「甚麼事？」

麻金甲道：「我這裏有個地址，我希望若干年後，如果申兄有空，務乞申兄去看看我那個兒子。」

申無害瞪大了雙眼道：「你——意思是說你要我將來把你的兒子收爲徒弟？」

麻金甲露出侷促之態道：「我不敢一定要求申兄這樣做，我只能說我有這個意思，如果申兄不以爲然小弟絕不勉强。」

他囁嚅着又道：「小弟已替他取了個名字，叫麻守正，如果申兄不答應，也請申兄記住這個名字，卽令我麻家從此絕後，我也不希望我麻家再出第二個罪人！」

申無害道：「你自己的兒子，難道你自己不能管教？」

麻金甲苦笑，嘆了口氣，沒有回答。

申無害聳聳肩膀道：「新春年頭聽到你說這種話，倒眞是吉利得很。」

他抬起頭，瞇着眼縫又道：「你麻兄是不是認定我申某人命長，註定了要比你麻兄活得久些？」

麻金甲道：「是的，一個武人能否安享高壽，絕無徼倖可言，這些年來，你申兄歷經風險，無論智計與武功，均非常人所能企及……」

申無害大笑道：「你自己呢？如果你麻兄從此埋名隱姓，粗茶淡飯，自甘澹泊，又有誰能不讓你活下去？」

麻金甲苦澀地笑了一下，疲憊而蒼白的面孔上，完全失去了一個武林高手所應有的奕奕神采。

申無害皺了皺眉頭道：「你麻兄卽使

不說，我也知道你麻兄如今在轉甚麼念頭。我申某人從不向別人灌輸那些教條式的大道理，正像我自己立定了主意，就很少接受別人的勸告一樣，不過，站在我們還算是一個朋友的立場上，我却希望能向你麻兄請教幾件事。是的，一個人在萬念俱灰之餘，生死之事算不了甚麼。可是，我始終不明白，你麻兄若是了結了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就算還報了你那位表哥？以及這以前的種種罪孽就會由此一筆勾銷？」

他忽然沉下臉色，冷冷接着道：「如果再容我申某人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一個人做錯了事，只想一死了之，那純屬懦夫的行爲。因爲他不敢面對現實，他只知道逃避，只知道如何解脫自己！人生百年，遲早難免一死，但死有輕重之別，換句話說：要死得是時候！」他頓了一下，又道：「若以你麻兄過去的作爲來說，你麻兄的確沒有資格活在這個人世上。但是，你已然活了下來，你就得繼續活下去。爲別人活下去！這是你的責任。如果你麻兄眞有悔過之心，眞想贖回以前的罪孽，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別無選擇！」

麻金甲感動得熱淚盈眶，垂下頭去，哽咽地道：「是的，申兄，我不該如此消沉，只是……我……我……實在不知道……如果我繼續活在這個人世上，我……我……還能有些甚麼作爲？」

申無害拍拍他的肩膀，欣然道：「振作一點，兄弟，別太瞧輕了自己。在目下這一代武林中，像你我這樣的角色，並沒有幾個。只要我們將一己之生死置之度外，大刀闊斧的去幹，也儘够那些老傢伙頭疼的！」

麻金甲拭淨眼角，仰臉露出期望之色道：「申兄這次該不會趕我回去了吧？」

申無害笑笑，端起酒杯道：「英雄事業，不在乎一朝一夕，你可以留下你的地址，不久的將來，我要借重你麻兄的地方還多得很，但絕不是現在，這一點我在及第客棧裏，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他喝乾了酒，又笑道：「目前我要麻煩你的一件事，便是請你馬上趕回去，並代我向我那位尚未謀面的大嫂問好！」

麻金甲嗒然嘆了口氣道：「還是一場空歡喜。」

申無害笑道：「這一次不同多了，前天在及第客棧分手，我甚麼也沒有答應你，如今我說我們早晚會携手並肩，這就像我已向你麻兄書立下丹書鐵券，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別忘了我們是朋友。眞正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互助和諒解，而非朝夕之共聚！」

麻金甲這才露出了喜悅之色，同時自懷中取出一個寫着地址的紙條。

申無害接過紙條，又斟了兩杯酒，笑道：「多下來的酒，沒有你的份，喝完這一杯，就請隨便！」

麻金甲已經端起酒杯，忽又放下，說道：「不，慢一點，我還忘了告訴申兄一件事。」

申無害道：「甚麼事？」

麻金甲道：「有一個人不知申兄是否認得？」

申無害道：「誰？」

麻金甲道：「一般人都喊作『巴東蔡大爺』的『大烟桿子蔡火陽』！」

申無害不禁神色一動道：「這個姓蔡的怎麼樣？」

麻金甲道：「昨天我經過開元寺附近時，曾經看到了這個老傢伙。」

他緊接着又道：「這老傢伙一向很少單身出門，尤其是這種年脚下，更沒有忽然出現在洛陽的理由，我看這老傢伙放着快活年不過，突然跑來洛陽，必定有些圖謀！」

申無害道：「你懷疑他是冲着小弟來的？」

麻金甲道：「難說。」

申無害道：「老傢伙生做甚麼樣？」

麻金甲道：「約莫六十來歲，中等身材，背有點駝，在下巴尖上生着一顆大黑痣。」

申無害想了想，又道：「開元寺那一帶可住有甚麼武林人物？」

麻金甲道：「沒有，那一帶全是鶯燕羣居的書院，在這一行來說，是城中比較高級的地方。」

申無害道：「你有沒有留意老傢伙最後去了甚麼地方？」

麻金甲搖頭道：「沒有。」

他思索了片刻又道：「老傢伙當時好像剛從一家書院走出來，若不是老傢伙行動鬼祟可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差點就給忽略過去，等我定下神來，想出這老傢伙是誰時，老傢伙已於街角失去了蹤影，我當時因爲心境不寧，也就沒有再追上去。」

申無害道：「那些書院過年時也照常營業？」

麻金甲忍不住失笑道：「那種地方，還分甚麼年不年，逢年過節，生意只有更好。」

申無害道：「那麼，你還記不記得那家書院的名字？」

麻金甲道：「好像——噢，對了，『杏花書院』！就是金打拐子斜街這邊彎進去，靠左首的第三個大門。」

申無害點點頭道：「好，不管這些傢伙是否冲着小弟而來，小弟記住留心點就是了。」

他指指酒杯，又笑道：「喝了這一杯酒，你快點上路吧！」

× ×

年初二，巳牌時分，開元寺的杏花書院門前忽然駛來一輛雙套頭的豪華馬車。

馬車停妥，掀簾走下一名衣着華麗入時的中年文士。

書院大門虛掩着，門前石階下，散滿了足有半寸厚的炮仗碎紙，中年文士正擬舉步登階之際，偶而游目四顧，忽爲大門兩邊那副對聯所吸引，那是一副筆跡勁秀的對聯：

上門莫問姓名，芳草滿庭皆無主。

入室自分雅俗，管絃四廂可留人！

中年文士看得不住點頭，似乎非常欣賞這副應時應景，而又恰如其份的佳構。

就在這時候，一名瘦削的青衫漢子，忽然拉開大門，抱拳含笑迎出：「恭禧，恭禧，請，請，請！」

一邊說着，一邊向車夫遞出一個紅封套。

中年文士也不多事客套，袍角一撩，跨檻而入，走過通道，迎面是一片寬敞的庭院，兩廂笑語不絕於耳——龐金甲說得不錯，這種地方果然無所謂年不年。申無害忖着，一面跟在那漢子後面，向西廂一個房間走去。

入房坐定，那漢子躬身陪笑道：「大爺一向是叫——？」

申無害手一擺道：「先去吩咐一桌酒，姑娘等蔡大爺他們來了再決定。」

那漢子微微一怔道：「蔡大爺？」

申無害道：「就是那位巴東來的，在這兒有個大黑痣的蔡大爺。」

他指指自己的下巴尖，又道：「蔡大爺前天還來過，你們這麼快就給忘啦？」

那漢子歪着頸子想了一會兒，忽然一拍巴掌道：「對，對，對，蔡大爺，小的想起來了，就是那位賞了小杏花二十兩銀子的蔡大爺，不錯，不錯，那位蔡大爺臉上的確有顆痣。」

如果沒賞二十兩銀子，不知道他的記憶是否還有這麼好？

申無害微微一笑，說道：「蔡大爺常來吧？」

那漢子大概因爲他是蔡大爺的朋友，益發顯得恭敬起來，聞言忙道：「是的，最近連着來過兩次。」

申無害又笑道：「都是一個人？」

那漢子道：「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同來的，還有一位——叫甚麼爺的——小的一時可記不起來了。」

第一次來，大概沒有加賞銀子，沒有加賞銀子，印象模糊，自是難怪。

申無害微笑着道：「莫四爺？」

那漢子拍拍額角，露出爲難的樣子道：「那位大爺，小的記得……大約五十來歲，也像你這樣，文文雅雅的，穿得很攷究，只是氣色不怎麼樣……咳咳，至於……是不是姓莫……這個，咳咳，小的就……就……就不怎麼清楚了。」

申無害記下了，五十來歲，舉止斯文，衣着攷究，氣色不佳。

他不願猜想這個同行者是誰，他也無法猜想起。

因爲凡是他黑名單上的人物，他所知道的，僅僅是對方的一個名字，就像大烟桿子蔡火陽一樣，他所知道的，就是幾個字：巴東大烟桿子蔡火陽！在龐金甲說出這些傢伙的長相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大烟桿子蔡火陽生做甚麼樣子。

他今天雖然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但對這種地方的規矩，則已於事先摸得一清二楚。

他已準備好很多小紅包，這時信手掏出一個，遞去那漢子手上說道：「這個賞給你買酒吃，先去替本爺把小杏花喊過來坐！」

那漢子彎腰道：「謝大爺！」

接過賞封，歡天喜地而去。

隔沒多久，房外忽然有人拉長了喉嚨吆喝道：「小杏花姑娘見客！」

接着，垂簾掀起，一名鬢插大紅絹花，身穿天藍錦緞襖褲，年約十八九歲的女子，隨着一股撲鼻幽香，手捧四喜果盤，欵步走了進來。

申無害只看了第一眼，便覺得蔡火陽那老傢伙果然有點眼光，二十兩銀子確實化得一點也不寃枉。

小杏花含笑淺淺一福道：「小杏花給大爺拜年。」

後面兩個小丫頭，一個端着茶盤，一個捧着烟袋，緊跟着過來請安，倒茶，裝烟。

到了這種地方，多派幾個紅包，總沒有錯。

那兩個丫頭道謝退去，小杏花則走過來緊挨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她拿起一顆桂圓，邊剝邊問道：「大爺貴姓？」

申無害道：「田。」

小杏花道：「原來是田大爺。」

她移移身子，又道：「田大爺一個人來？」

申無害道：「我要在這裏請幾個朋友，請蔡大爺他們。」

小杏花一哦道：「蔡大爺？」

申無害道：「就是前天來過這裏，有顆黑痣的那位蔡大爺。」

他笑了笑，接着道：「我本來要請在隔壁的天香書院，可是蔡大爺不答應。他說：如果不請在杏花書院，他就不來。你知道蔡大爺爲甚麼一定要來這裏嗎？」

小杏花臉孔微紅，含笑低頭不答。

申無害又笑了一下道：「除了蔡大爺，我另外還請了一位陪客。你猜猜看：這位陪客是誰？」

小杏花眼珠子轉轉道：「葛九爺？」

申無害笑道：「厲害，厲害，竟被你一猜就猜中了，了不起，了不起！」

小杏花很高興。

申無害更高興。

葛九爺？三絕秀才葛中天？

要是這娘兒口中的「葛九爺」，真的就是「三絕秀才」葛中天，不啻又進一步證實如意嫂所透露的消息，顯然不是道聽途說，而是根據親身所發現的一個大秘密。這也就是說，姓葛的和姓蔡走在一起，絕非事出偶然，有了一個葛九爺，就一定還有更多的人！

如果這些傢伙，已經聯成一氣，都已經來了洛陽，豈不省去他一番跋涉之苦？

他忽然發覺，今天等下他也要多賞這女人幾兩銀子，就是化得再多些，算來也不寃枉。

這時，先前那名漢子忽然探頭進來，陪着笑臉問道：「請問大爺，酒席是馬上擺上，還是再等一會兒？」

申無害揮手道：「再等會兒！」

那漢子道：「是！」

申無害等那漢子走開之後，故意皺起眉頭道：「奇怪，蔡老兒怎麼還不來？」

小杏花不經意地道：「蔡大爺這兩天不是說要去函谷關看個朋友嗎？」

申無害所等待的，正是這句話。

原來老傢伙去了函谷關！

去函谷關看誰？

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後還會不會再來這裏？老傢伙在城裏落脚之處又是甚麼地方？只要或多或少，再知道一點，就不虛此行了。

他忖忖着，一面微笑着道：「老兒要看的朋友就是我。」

小杏花似乎有點意外道：「眞的？」

她望着他，接着又道：「田爺台甫怎樣稱呼？」

申無害道：「田沙行。」

小杏花道：「田沙行？」

申無害道：「是的，良田萬頃的田，沙是風沙的沙，行是行路的行。」

小杏花點點頭，喃喃重複着道：「田……沙……行？」

申無害笑笑道：「怎麼樣，蔡老兒他們來的時候，有沒有提到過我？」

小杏花忽然啊了一聲道：「對，對，有，有，提過，提過——田沙行——我們一些姐妹沒聽清楚，當時還以爲說的是什麼天殺星哩！」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有些朋友喜歡開玩笑，把『田沙行』喊成『天殺星』的也不是沒有。」

小杏花已經剝好那顆桂圓，但她却將這顆剝好的桂圓，又放進菓盤，另外拿了一顆，因爲剝好的桂圓上有塊銹斑。

她重新慢慢的剝着，邊剝邊抬頭問道：「田爺，你跟蔡大爺他們，交情相當不錯吧？」

申無害道：「何以見得？」

小杏花說道：「我記得蔡大爺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曾跟葛九爺不斷的提起你，每次提起時，總是直呼姓名，聽來怪親熱的。」

申無害笑笑道：「是嗎？他們沒有在我背後，說我的壞話吧？」

小杏花道：「當然沒有。」

申無害笑道：「他們怎麼說？」

小杏花道：「當時小貴妃正在唱曲子，屋子裡鬧得很，我沒有聽清楚，好像只是說你田爺也來了洛陽……」

她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然抬起頭來道：「田爺你已經來了這裡，蔡大爺趕去函谷關，豈不是要撲一個空？」

申無害道：「不，我們已經見過面了，來這裡是約好了的。」

小杏花道：「那麼蔡大爺他們怎麼還沒有來？」

申無害道：「蔡老兒最近忙得很，或許臨時有事絆住了脚也不一定。」

小杏花道：「你們約定的，是什麼時間？」

申無害道：「約定的時間早過了。」

小杏花道：「要是蔡大爺他們來不了怎麼辦？」

申無害攬着她的腰肢，附在她耳邊，低低地道：「不來最好！」

小杏花纖腰一扭，在他腿上輕輕擰了一把道：「你壞透了，等蔡爺明兒來的時候，看我不告訴蔡爺才怪！」

申無害笑笑，正待要再說什麼時，門簾一掀，忽然又有個瘦巴巴的漢子，鬼鬼祟祟的探進頭來。

他縮着肩胛，哈了哈腰，就算是拜過了年，然後呲着一排大黃牙，諛笑着道：「這位大爺要不要伺候一段？」

申無害這才知道原來是個拉絃子的琴師。

他本想揮手說不要，但轉念之間，忽又改變主意，因爲他突然想起了小杏花剛才口中說的那個小貴妃。

大烟桿子蔡火陽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有三絕秀才在座，也有小貴妃在座，小貴妃很可能就是三絕秀才叫的女人，藉這機會把那女人叫過來坐坐，相機探探三絕秀才的行踪，不亦甚佳？

於是，他朝那漢子點點頭，那漢子又一哈腰，便挾着胡琴，走了進來。

申無害轉向小杏花問道：「這裡誰的曲子唱得最好？」

小杏花道：「小貴妃。」

申無害道：「把小貴妃喊來唱上一段怎麼樣？」

小杏花點點頭，起身便擬離去。

申無害攔着道：「不，你坐着，找別人去喊一聲就是了。」

小杏花於是向那個拉絃子的漢子道：「張師父，那就麻煩你一趟吧！這位田爺要聽小貴妃的曲子，田爺是葛九爺的朋友，你叫她快點來。」

那姓張的琴師應了一聲是，放下胡琴袋子，匆匆出房而去。

申無害趁機又向小杏花問道：「葛九爺是不是常來這裡？」

小杏花點頭道：「是的。」

申無害道：「來時都叫小貴妃？」

小杏花道：「不一定。」

申無害微感意外道：「不一定？」

小杏花以絹帕掩口，吃吃而笑道：「有時候也叫別的姑娘。」

申無害眨眨眼皮道：「你笑什麼？」

小杏花笑着道：「沒有啊！」

申無害又眨了一下眼皮道：「笑葛九爺？」

三絕秀才葛中天是不是一個可笑的人物，申無害並不清楚。不過，有一件事，絕錯不了，這女人忽然掩口而笑，笑的絕不會是別人！

但他並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因爲三絕秀才爲人可笑不可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能爲了一時好奇，使這女人對他生出戒心！

還有一桌酒席沒擺出來，他的時間還多的很，何必忙在一時呢？

所以，他決定另外找個輕鬆的話題談談，他正在這樣想着時，小杏花忽然望着他道：「田爺跟葛九爺認識多久了？」

申無害道：「不太久，是蔡大爺介紹的，才見過兩三次面。」

小杏花點點頭道：「這就難怪了。」

她忽然拉低他的肩頭，輕聲笑着道：「等會兒小貴妃來了，你可千萬別打趣她問她葛九爺這個人怎麼樣。」

申無害道：「爲什麼不能問？」

小杏花白了他一眼道：「人家好心提醒你，你却打破沙鍋問到底，不能問就是不能問，我怎知道爲什麼！」

申無害這下連問爲什麼也問不出了。

不是嗎？照道理說：在一個粉頭面前提起她的老客人，應該是一件光彩的事，因爲這表示她的手腕好，交遊廣，兜得轉，吃得開，爲什麼這個小貴妃會例外呢？

還是因爲三絕秀才是個例外的客人？

他要把這小貴妃找來，主要的便是想從這個小貴妃口中套問一點有關三絕秀才的消息，如果連三絕秀才的名字提都不能提，他的一番心機豈非白費？（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郝金堂跟隨羅老夫子進入林元暉居處，發覺已跌進對方機關陷阱，郭長風飛快出手點閉林元暉、羅老夫子穴道，挾作人質，要脅秦天祥交換安然出堡，秦天祥不為所動，郭長風又以香羅帶為誘，秦天祥允交換，郭長風一面要郝金堂抱着人質，進入秘密出口，一面以襪襪裝入絲囊中，假充香羅帶，自窗口垂出，要秦天祥解去兵刃，單獨走來窗口，驗看香羅帶眞僞，無訛後，香羅帶仍垂窗口，秦天祥則開放機關送他們出堡，秦天祥問他的意思是讓香羅帶懸在窗口，誰也不能帶走——

＊＊＊＊＊＊＊＊＊＊＊＊＊＊＊＊＊

箭雨排空勁　地室陣圖玄

郭長風道：「正是如此，咱們將它留下來，但得等平安離開紅石堡以後，你才能取下它。」

秦天祥道：「好！老夫答應你了！」

郭長風道：「我要奉告堡主，驗証的時候，堡主最好別打歪主意，須知郭某人的暗器手法，頗有獨到，居高臨下尤其準確。」

秦天祥呵呵笑道：「老夫也久聞你『魔手』的名號，只要你自己不施狡詐，何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郭長風道：「話已說明，現在我就垂下香羅帶，請堡主解去兵刃，手持火把，來窗下驗看吧！」

秦天祥跟應飛和常洛低語了幾句，果然解下佩劍，獨自拿着火把向小樓走來。

郭長風默計郝金堂已經抵達樓下暗門，忙用一幅床單撕成四條，繫着布囊，由窗口垂下。

布囊離開窗口，郭長風也離開了小樓，沿着書房內的夾壁暗道，飛快地奔向秘密出口……

×　　×

秦天祥何嘗沒有另存機心，其實，他早已看準樓上窗口和樓下大門是一條直綫，門頂之上，有一道遮雨的橫楣，下面凹入處，正是暗器的死角。

一旦香羅帶驗証屬實，他只須輕輕一轉身，閃進門框內，任憑郭長風暗器手法多麼高明，也休想傷他分毫。

到那時，香羅帶既已到手，郭長風還困在樓中，一聲令下，火箭硬弩齊發，即使不能將他們射死，必會活活被燒死，豈不從此永絕後患……

不過，他也担心郭長風在施詭計，或許那香羅帶只是釣魚的餌，企圖誘他接近小樓，暗下毒手。

秦天祥絲毫不敢大意，一面緩步前往，一面功凝全身，隨時注意着小樓的動靜，只是他手中拿着火把，小樓上却漆黑無光，明暗互異，無法仔細觀察。

漸漸走近樓下，並未發現郭長風有何舉動，秦天祥才暗自吁一口氣，一抬手，握住了那懸空的布囊……

布囊入手，忽覺不對。

因爲囊中軟軟地，不像是嵌滿珠寶的羅帶，而且，囊口又死結重重大反常情。

秦天祥心中怦然，急忙運指扭斷結扣，撕開了布囊，一看之下，幾乎連肚皮也氣炸了……

就在這時候，只聽「蓬」地一聲巨响，左側暗門突然被震飛，兩條黑影疾衝而出，直向地道入口奔去。

秦天祥急怒交加，大喝道：「應兄小心！快召弓箭手截住他們……」

喝聲中，郭長鳳人如旋風，業已捲到應飛和常洛面前，長劍翻飛，分擊二人。

應飛來不及招架，大吼一聲，擊出一記「百步神拳」，藉機閃退開去。

常洛正捧着秦天祥的亮銀劍，及時拔劍出鞘，擋住了郭長鳳。

兩人搭上手，雙劍交擊，閃電般互拆了數招，竟然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常洛年紀雖輕，劍法却十分精湛，看來一時半刻之間，要想擊敗他並非易事。

郭長鳳急于速戰速決，一緊長劍，連出險招，同時左手也指掌兼施奮力搶攻。

常洛對郭長鳳的劍招並不畏懼，只是對他那隻變幻莫測的左手反而懷着幾分忌憚，邊戰邊退，漸漸退到地道入口附近。

忽聞人聲吶喊，火光燭天，秦天祥正領着應飛和百餘名武士，親自趕來助戰。

常洛突然低聲道：「郭大俠，你枉有『魔手』之稱，欲一味想在劍術上爭勝，豈非自尋死路？」

郭長鳳心中一動，忙探手入懷，滿滿扣了一把飛蝗石子。

一揚手，忽又頓住，暗想：他明明是有意相助，才提醒我使用暗器，我怎能忍心眞的傷他……

這念頭在他腦際閃電般掠過，手中暗器便忍而未發。

誰知就在他揚起手臂的刹那，常洛忽然痛哼了一聲，鬆手拋劍，按着右臂踉蹌退了開去。

這意外的變化，倒把郭長鳳怔住了。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常洛的苦心，長劍向後一抬，低喝道：「老當家，快走！」

郝金堂挾着林元暉和羅老夫子，急急衝過院落空地，奔入地道之中。

秦天祥望見，不覺勃然大怒，厲吼道：「追上去！」

武士們齊聲吶喊，一擁而上。

郭長鳳反身擋住地道入口，手臂揚處，飛蝗石宛如天女散花般洒了出去。

當先數十名武士，紛紛應手倒地，其餘的不由自主，都停住脚步。

秦天祥喝道：「放箭，給我射！」

武士們立即散開，將地道入口圍住，強弓硬弩，一齊發射。

郭長鳳索性還劍入鞘，雙掌一拍，笑道：「來吧！讓你見識見識『魔手』的本領。」

只見弓弦連响，箭如劇雨，郭長鳳却僅以空手攫接，身子紋風不動，隨接隨折，並且將折斷的箭簇反拋出去，漫天箭雨，紛紛墮落。

不到半盞熱茶工夫，武士們箭壺已空，竟未能射中郭長鳳半片衣角。

秦天祥看得驚怒交集，揮手道：「改用盾牌長刀，近身肉搏！」

郭長鳳笑道：「我可沒有工夫打羣架，失陪了！」

抱拳一拱，身形消失在地道暗門中。

秦天祥怒喝道：「追——」

應飛連忙攔住道：「追不得，地道中岔路分岐，隨地皆可藏身，彼暗我明，追下去一定會吃虧上當。」

秦天祥道：「難道就讓他躲在地道裏不成？」

應飛道：「地道雖可暫時躲藏，內無食物，豈能長久，咱們只要將各處出口封閉，不出十天準叫他們被活活餓死……」

却聽郭長鳳在暗門接口道：「沒關係，咱們餓了就殺人質吃，有這兩名人質，至少還可以吃上十天半月。」

秦天祥叱道：「諒你縱能躲得一時，絕難逃出紅石堡，終有一天，老夫要將你捉住剝皮抽筋！」

郭長鳳的聲音大笑道：「好啊，咱們就來玩玩捉迷藏，誰輸了誰請客！」

笑聲漸漸低弱，終於杳不可聞，顯然，郭長鳳已經去遠了。

秦天祥氣得狠狠一跺脚，道：「傳令下去，封閉所有地道出入口，賊徒未擒獲以前，全堡戒備，吊橋加鎖，禁止任何人進出。」

× ×

「噹！噹！噹噹噹……」

一陣急促的鐘聲，傳送向紅石堡每一處角落。

郭長鳳側耳傾聽了片刻，輕問道：「這鐘聲代表什麼意思？」

郝金堂道：「這是緊急戒備的警鐘，鐘聲一响，全堡便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吊橋加上鎖，地道也同時封閉，任何人都不准在堡內擅自行動，內外堡的交通也全部斷絕。」

郭長鳳笑道：「看來，秦天祥是眞的動了肝火，準備跟咱們泡上了。」

郝金堂道：「他如此做法，等於『涸澤而漁』，不捉住咱們勢必不肯罷休。」

郭長鳳道：「你猜他會不會親自進入地道來搜索？」

郝金堂道：「可能暫時不會，他目的是要先把咱們困住，等咱們飢渴交迫之後，再開始分段搜索地道，那時候，咱們除了束手受縛，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郭長鳳聳聳肩，道：「這麼說，時間還很從容，咱們大可睡上一覺，再想脫身的辦法也不遲。」

他好像眞的累乏了，張口打個呵欠，果然席地坐了下來。

郝金堂道：「現在咱們成了釜中游魚，內無食糧，外無出路，你倒睡得着？」

郭長鳳道：「反正已經被困住了，急有什麼用？且養足精神再作道理吧！」

說着，索性橫躺了下來，以肘作枕，閉目而臥。

郝金堂皺皺眉頭，道：「喂！你眞的要睡覺？」

郭長鳳道：「睡覺還有假的？」

郝金堂道：「即使要睡，也不能大意疏忽，咱們兩人只能輪流休息，必須留一人担任戒備……」

郭長鳳笑道：「那就先偏勞閣下吧，我實在疲倦了，等一會，我再換你休息如

何？」

郝金堂道：「但你總得先把兵刃還給我。」

郭長鳳毫未遲疑，連忙解下長劍交還郝金堂，重又躺下，不多一會，便响起了鼾聲。

郝金堂手按劍柄心裏不禁激動起來。

這兒是一間八角形的石室，共有八座門戶，每座門內都有一條地道，門上都裝着機關和鋼鎖。

在場四個人，除羅老夫子以外，只有郝金堂知道機關佈置和地道方向。

現在，羅老夫子和林元暉穴道未解，猶在昏睡中，郭長鳳又入了夢鄉，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再不下手，更待何時？

不過，郝金堂也深知郭長鳳身手矯捷，不易應付，最好能先取得地道門戶的鑰匙，爲自己預留退路，然後用窃取的方法，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將香羅帶盜過手來，方爲上策。

於是，他深吸一口氣，緩緩舉步向羅老夫子移去。

郭長鳳鼾聲不絕，毫無所覺。

郝金堂目不轉瞬地注視着郭長鳳，一手按劍，一隻手伸出去，從羅老夫子腰際，輕輕解下了鑰匙串。

郭長鳳睡得正酣，一點反應也沒有。

郝金堂又移步緩退，用鑰匙將其中一座門戶啓開，再把鑰匙串繫在自己腰間，然後走回郭長鳳躺臥之處……

這些舉動，難免會發出些微聲响，居然並未驚醒郭長鳳。

郝金堂幾乎不敢相信會如此順利，再吸了一口氣，輕輕抽出長劍，用劍尖虛擬着郭長鳳的咽喉，低聲喚道：「郭老弟！郭大俠——」

郭長鳳嘴唇蠕動，含糊地應了一聲，仍然沉睡未醒。

這時，郝金堂只須將長劍向前一送，就能要了郭長鳳的性命。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爲此時此地，自己人單勢孤，必須藉郭長鳳之力，才有脫身的希望，除非萬不得已，絕不能自斷臂助。

是以，他緩緩把長劍交到左手，劍尖仍對準郭長鳳的咽喉，然後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摸向郭長鳳腰際……

掀起衣襟下擺，觸目一片燦爛光華，那嵌滿珠寶的「香羅帶」，赫然就繫在郭長鳳的褲腰上。

郝金堂內心狂喜，忍不住嚥了口唾沫，再度低喚道：「郭老弟！郭老弟——」

郭長鳳的身子輕輕扭動一下，喃喃道：「別……別吵！讓我再睡一會兒……」

囈語數聲，又入了夢鄉。

郝金堂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裏跳出來，咬一咬牙，一手執劍，一手就開始緩緩解那「香羅帶」。

偏偏那香羅帶繫得很緊，帶頭又打的死結，郝金堂怕驚醒郭長鳳，不敢太用力，一隻手解了許久，竟無法解開。

郝金堂心急，只得暫時把長劍放在地上，空出左手，幫忙解那死結……

眼看帶結就快鬆開了，忽聽一陣吃吃低笑道：「老當家，偷解人家的褲子，只怕不太文雅吧？」

郝金堂一抬頭，頓時機伶伶打個寒噤，原來郭長鳳根本就沒有睡，正望着他齜牙而笑。

他情知中計，急忙探手拾劍……

郭長鳳一側身子，早將長劍壓住，低聲道：「有話好說，動傢伙多沒意思。」

郝金堂抓了個空，身形一仰，倒飛而起，踉蹌退入那道啓開的鐵門內，「蓬」地一聲，關上了鐵門。

郭長鳳既未阻止，也未追趕，只是抖抖衣衫，站起身來，在門上輕敲了兩下，笑道：「出來吧！這麼大年紀了，怎麼經不起玩笑，就害羞躲起來啦？」

郝金堂在鐵門內冷哼道：「郭長鳳，你且慢得意，現在八座門戶的鑰匙全在老夫手中，你等於被關在石室裏，休想再活着離開紅石堡了。」

郭長鳳道：「咱們的處境有什麼分別？我在小圈圈裏，你也只不過在大圈圈裏，我出不去，難道你又出得去嗎？」

郝金堂道：「可是，秦天祥顧忌的是大圈圈，如果他知道你已被困在小圈圈裏，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

郭長鳳笑道：「我不相信你眞會告訴秦天祥。」

郝金堂道：「你若不肯把香羅帶交出來，老夫就會這麼做。」

郭長鳳道：「你若眞的這麼做，我敢保証你會比我死得更快。」

郝金堂道：「怎見得？」

郭長鳳道：「秦天祥恨我，只是爲了我不肯交出香羅帶而已，如果我把香羅帶給了他，或許他還不致於殺我，可是，你却是他最痛恨的叛逆，他早已恨不得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你若落在他手中，還想活嗎？」

郝金堂語塞，遲遲無法反駁。

郭長鳳又道：「老當家，千萬別做傻事，老實告訴你吧，秦天祥眞正顧忌的，並非什麼大圈圈和小圈圈，而是怕我毀了了這條香羅帶，所以他才用軟困的方法，不敢逞強硬拚，這東西就是咱們的生機，我豈能輕易交給你。」

郝金堂道：「這麼說，你答應老夫的諾言，竟是存心不肯履行了？」

郭長鳳道：「我既已答應，當然要履行諾言，不過，現在情況有了變化，諾言也必須稍加修改。」

郝金堂道：「有什麼變化？」

郭長鳳道：「當初你想得到香羅帶，目的是爲了湮滅『火焚桑園』的憑証，以免秦天祥對你生疑，對麼？」

郝金堂道：「不錯。」

郭長鳳道：「現在你已經跟秦天祥翻了臉，當年情份，早已一筆勾消，你還要香羅帶做何用途？」

郝金堂默然片刻，道：「這是我自己的事，你不必打聽，反正你只要履行承諾就行了。」

郭長鳳道：「我可以履行承諾，但你必須先說出香羅帶究有什麼珍貴之處。」

郝金堂道：「就憑帶上那些價值連城的珠寶，還不够珍貴嗎？」

郭長鳳道：「如果只爲了那些珠寶，我願意用十倍的價值跟你交換。」

郝金堂道：「我喜歡那羅帶的式樣，

想留作紀念，難道不行？」

郭長風道：「你若眞喜歡它的式樣，我願意照樣訂製十條送給你，保証質料比它更好，手工比它更精緻……」

郝金堂怒聲道：「無論你怎麼說，我只認定非要這一條不可。」

郭長風笑了笑，道：「由此看來，你要這條羅帶，並非爲了它本身的價值，而是這羅帶隱藏着某種秘密，對不對？」

郝金堂道：「這個不用多問，你只說，願不願履行承諾，將羅帶交給我？」

郭長風道：「願意履行，但，現在不行。」

郝金堂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郭長風道：「首先，得等咱們平安離開紅石堡以後，其次嘛，得等我弄清楚這羅帶究竟有些什麼秘密。」

郝金堂冷笑道：「說了半天，原來你只想套問香羅帶的秘密，意圖據爲己有，根本沒有履行諾言的誠意。」

郭長風道：「好奇之心人皆難免，我只想知道羅帶的秘密，並沒有說要據爲己有呀？」

郝金堂道：「等你知道羅帶的秘密，鬼才相信你還肯交出來。」

郭長風道：「我可以發誓，只要你肯說出羅帶的秘密，我願意立刻把羅帶交給你，不必再等離開紅石堡。」

郝金堂道：「你說話眞的算數？」

郭長風道：「如若食言天誅地滅。」

郝金堂似乎有些心動了，沉吟良久，道：「輕諾者，必寡信。你答應得這麼爽快，老夫倒越發不敢相信了。」

郭長風笑道：「我答應得爽快，有兩個原因。」

郝金堂道：「那兩個？」

郭長風道：「第一，咱們被困在地道中，不知是否能够脫險，如在臨死時，弄明白香羅帶的秘密，死後也不至變成糊塗鬼。」

郝金堂道：「第二呢？」

郭長風道：「第二，這東西反正不是我的，最後落在誰手中，對我都是一樣，但與其被秦天祥得去，不如且做個順水人情，至少，咱們總算共過一段患難，你說是不是？」

郝金堂沒有回答，却哈哈大笑起來。

郭長風道：「你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對？」

郝金堂道：「對！對極了，謝謝你提醒我，否則，我險些上了大當。」

說着，竟啓開鐵門，自己走了出來。

郭長風詫道：「怎麼？你不要香羅帶了？」

郝金堂說道：「當然要，但可不是現在。」

他這話是學着郭長風的口氣說的，神色間充滿了得意之情。

郭長風也學着他的口氣問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郝金堂道：「羅帶暫時仍由你保管，咱們如能平安脫險，那時我再告訴你秘密，交換香羅帶。」

郭長風道：「現在交換不好嗎？爲什麼要等到脫險以後？」

郝金堂哂道：「郭老弟，你以爲天下只有你一人個聰明，別人都是傻子？脫身之前，我得到香羅帶毫無用處，反成了秦天祥截殺搶奪的目標，你想借刀殺人，才把這燙手熱蕃薯扔給我以爲我不知道。」

郭長風不禁失笑道：「究竟還是老當家思慮週詳，我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郝金堂道：「你也別太謙虛，若非你剛才提到『順水人情』的話，我眞差一點中計了。」

郭長風道：「現在我願將羅帶給你，是你自己不肯接受，若等脫險以後，或許我會另有交換的人，老當家可別後悔？」

郝金堂道：「這個我放心得很，天下知道香羅帶秘密的人，不會再有第三個，除了秦天祥，只有我郝金堂。」

郭長風道：「難道，林元暉也不算一個？」

郝金堂笑道：「他若知道香羅帶的秘密，當年就不會輕易送給一個女人，當作定情之物了。」

郭長風駭然一驚，道：「香羅帶是林家傳家之寶，他……他居然會不知道它的價值……」

郝金堂道：「林元暉就在這兒，你若不信，儘可當面問他。」

郭長風回頭望望林元暉，不覺疑雲叢生，久久無語。

郝金堂接着道：「如果你感到有我在場，不便問他，可以等到咱們脫身以後再問，他若能說出香羅帶的秘密，老夫情願拱手相讓，絕不爭奪。」

郭長風沉吟道：「聽你這麼說，敢情香羅帶根本不是林家的東西了。」

郝金堂道：「它的確是林家之物，一點都不假。」

郭長風道：「已是林家之物，爲什麼林元暉不知道的事，你是外人，反而知道呢？」

郝金堂得意地道：「這是我的秘密，歉難奉告。」

郭長風聳聳肩，道：「好吧，香羅帶的事，咱們暫時不談，先商議如何離開紅石堡要緊。」

郝金堂道：「你有什麼打算？」

郭長風道：「我想瞭解一下紅石堡內部戒備的情形，譬如說，他們共有多少名武士？地道有多少出口？控制堡門吊橋的機關在什麼地方？守衞的實力如何……」

郝金堂道：「這些我都可以告訴你，不過，你若想從堡門吊橋逃出去，趁早死了這條心，這是絕對行不通的。」

郭長風道：「你且說說看。」

郝金堂道：「先說堡中武士，大約有二百名，全都是久經訓練的高手，其中二十名担任堡門守衞，二十名充當秦天祥的侍衞，另外一百六十名，由雙飛劍常洛率領，負責全堡戒備工作。」

郭長風點點頭，道：「請再說說地道的情形。」

郝金堂道：「堡內地道，是按八卦方位佈置，跟地面房屋互相配合，以『圓樓』爲中心，向四面延伸，分成八條幹道，每條幹道又分十六條支道，相互連接，狀如蛛網，共有六十四個出口……」

郭長風忙道：「且慢，我記得咱們由『圓樓』去北院小樓，沿途就經過八座石

室，每座石室都有八道鐵門，共六十道門戶，依此計算，全堡應該有五百多個出口才對。」

郝金堂笑道：「你弄錯了，每座石室雖有八道鐵門，其中却只有兩道門是通路，另外六道門，則是死路。」

郭長風恍然道：「莫非門戶也按八卦陣圖設置？」

郝金堂道：「正是，這八道門戶，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個方位，只有正東『生』門和正北『開』門是活路，其餘都是死門。」

郭長風輕嘆道：「原來如此，幸虧有老當家指點，不然，準會誤走死路。」

郝金堂臉上在笑，心裏却在暗暗的後悔……

郭長風又問：「請再說說堡門吊橋的情形？」

郝金堂道：「你最好別打偷放吊橋的主意，那控制吊橋的機關，設有一個總機鈕，必須用特製的鑰匙才能開啓，堡內發生變故，秦天祥必然已將鑰匙取去，咱們即使能到堡門，也無法放下吊橋。」

郭長風想了想，道：「那總機鈕的鑰匙，平時是由誰保管？」

郝金堂道：「雙飛劍常洛。」

郭長風忽然心中一動，微笑道：「這麼說，咱們可能還有一綫機會。」

郝金堂道：「什麼機會？」

郭長風避重就輕地道：「我想，地道共有六十四處出口，堡中可調遣的武士却只有一百六十名，平均每一處出口，僅有兩名武士防守，這不就是脫身的機會？」

郝金堂搖頭道：「縱能離開地道，出不了堡門，也是白費心機。」

郭長風道：「即使不能逃出去，再退回地道中來，對咱們也並無損失……」

將長劍交還給郝金堂，接着又道：「這兩名人質，麻煩老當家看守一會，我去去就來。」

郝金堂道：「你要往那裏去？」

郭長風道：「趁天還未亮，我想出去試探一下堡中戒備的情形。」

郝金堂斷然道：「不行！要去咱們一同去，你想把我丟在這裏可辦不到。」

郭長風道：「可是，這兩名人質。」

郝金堂道：「這很容易，咱們可以把他們鎖在『休』門地道中，既不怕他們逃走，也不會被秦天祥發現。」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只得點頭道：「也好，那就快些吧！」

郝金堂啓開鐵門，把林元暉和羅老夫子搬了進去，然後將門反鎖，鑰匙仍繫在自己腰間。

郭長風却取出一粒「飛蝗石」，嵌在鐵門旁邊的石壁上。

郝金堂不解，道：「弄這玩意兒幹什麼？」

郭長風道：「像這種八角形的石室，地道中有好幾十間，大小形式幾乎完全相同，若不留個記號，回來時可能會找錯地方。」

郝金堂頷首道：「不錯，虧你想得週到。」

整一整衣衫，接道：「咱們由那一個方向出去？」

郭長風道：「爲了不使秦天祥生出警覺，最好避開往堡門的方向，如果有機會，能弄點吃的東西回來，使他誤會咱們準備據險久守，方爲上策。」

郝金堂一招手，道：「跟我來！」

兩人循地道而行，由郝金堂持鑰匙領路，接連穿過幾間石室，毫無攔阻。

不久，來到一座螺旋梯下。

郝金堂低聲道：「這兒是『圓樓』東北方，也是紅石堡貯藏粮食的所在，若能放一把火，燒掉他們的存粮，不出三日，堡中就將斷炊了。」

郭長風欣然道：「堡中一旦絕粮，勢必由外堡運來補充，那就非放吊橋不可，豈不是脫身的好機會！」

郝金堂道：「話雖不錯，只是此地防守十分嚴密，很難得手。」

郭長風道：「不要緊，咱們上去看看再說。」

提一口眞氣，飛身躍上梯頂，先側耳聽了聽，不聞人聲，再試試梯口暗門，業已由外面反鎖，門上扣環竟有姆指般粗。

郝金堂啞聲問道：「怎麼樣？能弄開嗎？」

郭長風道：「鐵門很牢固，只有將門框一齊撬開，不過要費點工夫，請把長劍借給我用一用。」

郝金堂遞上長劍，叮囑道：「最好別弄出聲音，附近一定有守衞的武士。」

郭長風點點頭，雙手握劍，運力刺入鐵門邊的石壁，提聚眞氣，緩緩沿着門框向下劃去。

鐵門雖然牢固，但鐵製的門框與石壁接縫處，難免留有空隙，週圍石壁，必然也較他處單薄。

郭長風力貫雙臂，劍尖劃過石壁，「吱吱」有聲，石屑紛墜，不多久，已將門框四週刻劃成一圈深達半寸的凹槽。

用手推推，整座鐵門已經開始鬆動。

郝金堂突然自告奮勇道：「郭老弟，你休息一會，讓我來！」

郭長風道：「沒關係，我還不累。」

郝金堂道：「不！咱們既然同心協力，就應該彼此共憂分勞，你留點力氣，等一會好應付那些守衞武士。」

他口裏說得好聽，其實是眼看鐵門即將撬開，怕郭長風趁機脫身，帶走了他的兵刄。郭長風拗不過他，只好交還鐵劍，退下螺旋梯。

就在這時，忽聞脚步聲由遠而近，直向暗門走來，接着，便聽見鑰匙響，有人正在開啓門外的鋼鎖……

郝金堂大吃一驚，急忙翻身落地，搶先奔入地道中却把郭長風留在螺旋梯下。

「卡達」一聲，扣環抽動，鐵門冉冉打開，一縷淡淡的月色透射進來。

月光下，一個背插雙劍的人影出現在門口。

「雙飛劍」常洛！

郭長風心頭微震，暗暗吸一口氣，隱身梯下陰影處，摒息靜待。

常洛似乎只有獨自一個人，在門外畧一張顧，迅捷地閃身而入，並且順手帶上了鐵門。

片刻之後，忽然低聲喚道：「郭大俠！郭大俠……」

（未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武陵子·文
盧令·圖

孤劍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盤龍谷中，親手劈殺了昔年圍攻父親生死判謝文的禍首元兇彭灝後，往武侯祠赴邢天生之約，在祠外，聽得邢天生與趙懋功在說話，知道了邢天生曾冒名在青城殺斃五名青城弟子，及盜去一秘笈，謝雲岳爲洗刷無辜，下手把邢天生擒獲，親自押他前往青城，面晤青城掌門千葉道人及畢曉嵐，把邢天生假名嫁禍之事，向他們說出，並將被點穴道昏迷不醒的邢天生拍醒，又飛快點了他另一處穴道，邢天生醒轉，見自己已落在青城手中，心中大駭，奈四肢無力，只好勉強掙扎坐起——

＊＊＊＊＊＊＊＊＊＊＊＊＊＊＊

除魔阻浩劫　盜令辱掌門

邢天生至此處境，仍然忘不了運用蜮謀，目光閃爍了一下，移注在少林掌門法逸上人面上，微笑道：「請問大師，在下身在何處？」

法逸上人垂眉答道：「青城！」

邢天生故作驚訝道：「在下不慎，爲不仁惡友所算，自分必死，承蒙解救，在下感恩不淺。」

謝雲岳氣得俊面通紅，氣血洶湧翻騰，緩緩伸出右手，欲待逼問他尚做了什麼滔天罪行。

驀地——

數聲清嘯隨風傳來，衆人不由一怔，忽見山道下十數條人影疾躍奔來。

來勢如風，轉瞬便到近前，謝雲岳瞧出那是喪門劍客靈飛，丐門三老，乾坤手雷嘯天，矮方朔荆方及八九名不知姓名的武林高手。

靈飛一躍而前，見邢天生仍活着，不禁額手稱慶道：「天幸此賊尚未死去，此賊做下數宗惡行，均是冒着少俠之名，現丐門三長老邀請被害的幾位老師來此對證，與少俠洗清寃名。」

此時丐門三老等人與青城諸道，少林掌門寒暄一番後，九指神丐蒼璽縱身飛躍至邢天生面前冷笑道：「始信老人有眼如盲，錯收了你這不肖弟子，你與謝雲岳有何不共戴天的寃仇，冒名誣陷於他？」

邢天生爲人最是陰險深沉，一見丐門率着幾家事主飛奔而至，就知今日凶多吉少，懊悔方才在謝雲岳面前自吐實言，如今想挽救自己性命，索興來一個矢口否認，誣謝雲岳，諒他們不敢在青城取自己的性命，因青城與其師曾有怨隙，不能揹上借刀殺人之嫌，當下冷笑道：「欲加人以罪，何患無詞，想我邢天生也是名門正派弟子，敢作敢當，何必冒他人之名？哼，謝雲岳如今料知自己不能見容於武林，爲攀回逆勢起見，不惜施用卑鄙手段，圖陷在下至死，在下死雖不足惜，只怕袞袞諸公今後恐難以安枕了。」

說得語態鏗鏘，大有慷慨赴義之概。

少林掌門與青城諸道聞得此言，不由相顧愕然，均覺此子果然詭詐機深，來個抵死不承認，永無對證，莫奈他何。

蒼璽閱言呆得一呆，謝雲岳身形疾閃，立在邢天生身前，沉聲道：「善惡之別，原在一綫，謝雲岳行事素來斬釘截鐵，不畏前後，只要行心之所安，便不懼他人蜚言，原來你也是個畏死之輩，抬出名門正派弟子的身份，使在場諸位心有顧忌，不敢向你施出煞手，殊不知我謝雲岳根本不理會這一套，你承認與否，就看你能不能熬住七日搜陰斷魂手法。」

此言一出，羣雄均感心神凜駭，這「七日搜陰斷魂」手法是武林久已失傳的曠古絕學，爲何竟出現在謝雲岳身上。

只見謝雲岳話聲方落，運指如飛，奇奧無比地在邢天生胸腹之間戳了十三指。

邢天生聽得謝雲岳要使出這陰毒手法對待自己，不由神色慘變，無奈功力全失，閃避不掉，只感胸腹等處一股奇寒勁力直透而入，全身酸軟乏力頹然倒地。

倏忽之間，邢天生神色大變，渾身抽搐，骨骼剝剝作响，口中哀鳴，兩目瞳孔張大，黯淡無神。

那哀嗥之聲，宛如羊鳴，隨風傳入羣雄耳中，驚心動魄。

法逸上人高喧了一聲佛號，欲待勸止，忽然瞥見謝雲岳目中殺機四溢，知無法勸止，心中暗嘆了一聲，隱忍不言。

片刻之後，邢天生忽掩面高叫道：「謝兄……小弟做錯了，量仄負義……實在該死，小弟自知無顏……偷生……就請給我……一個痛……快吧！」說時，一身肌肉抽搐扭曲，皮綻肉爛，迸出一縷縷鮮血，厥狀至慘，不忍卒睹。

謝雲岳冷笑道：「「我這『七日搜陰斷魂』手法易發難收，最多可使你減少些許痛苦，終久難免一死，你要死得痛快容易，只要你當着羣雄面前將最近冒我之名所做惡行一一說出！」話落，兩指飛出，在邢天生「精促」穴點了兩下。

邢天生只覺抽筋縮骨痛苦減輕不少，可是體內虫行蟻走之感反而更甚，猶若千百條毒蛇在周身穴道內飛竄奔行。

他這時滿腔毒念早就消失殆盡，唯求早死能解脫痛苦，心知不說出也是不行，遂將所做之事斷續說出……

日正當中，邢天生方始說完，刦，盜，淫，殺，集百惡於一身，謝雲岳不由氣得俊面泛白，鋼牙咬得格格直响，一掌飛出，當胸壓下。

只見邢天生口中喘出一股黑血，狂嗥一聲，氣絕死去。

眞象大白，謝雲岳胸頭抑鬱，氣憤已然消失大半，由於少林掌門與青城掌門堅邀羣雄去天師洞一叙，無法推辭，只得上山稍坐。途中，矮方朔荆方緊傍着謝雲岳悄語道：「賢侄，到得天師洞後，請坐一會，立即告辭趕奔峨嵋而去。」

謝雲岳不由一怔，驚詫萬分地問道：「這是爲何？」

荆方望了他一眼，露出憫惻之色，嘆息一聲，正待出口，蒼璽忽然說道：「荆老師，現在說出，不過徒亂人意，還是下山時再商對策吧。」

矮方朔荆方眼皮霎了霎，倏然住口。

謝雲岳見狀，預料是爲了耿玉修之事，金頂上人護犢情深，大興問罪之師，遂淡然一笑。

羣雄正行之間，忽見少林掌門法逸上人停步轉身望着謝雲岳道：「老衲險些忘懷了一事，請問少俠可是替少林取回『無相金剛掌經』之人麼？」

謝雲岳微笑道：「些許小事，何值掌門人掛齒。」

法逸上人面現感激之色道：「老衲因閉關三年，不問外事，經法華師弟偶對老衲盛讚少俠爲人，老衲習性健忘，方才想起，請恕老衲不敬之罪。」

謝雲岳道：「掌門人德高望重，在下武林末學，焉敢當此謬讚。」

法逸上人道：「少俠紫芒眉宇，神清氣秀，一生順遂，雖畧有顛沛困躓，大都逢凶化吉，不過老衲奉勸少俠少造殺孽，得饒人處且饒人，要知茫茫人海中，無處不是陰譎欺詐，挺而走險之輩，世風所然，只宜凡事作退一步想。」

謝雲岳恭謹答道：「掌門人敎言，在下當長銘於心。」

羣雄過得青城橋，由此起均爲登山危坡，雖經裝修，但曲折峻滑，羣雄縱有絕乘輕功，仍然頗感吃力。

青城幽景勝天下，衆人只在幽篁冷杉中穿行，四顧一望，奇峯秀巖，排闥擁翠，古柏蒼松，巍立虬柯，空翠宜人。

危坡石徑陡仄，前望綠樹蔭中，紅牆一角露出，再行一段，琳宮紫府突然現出，青城掌門千葉道人駐立肅客，羣雄心知已然到了天師洞。

天師洞爲青城首刹，建於隋初，原名延慶觀，宋曰昭慶觀，遜清一代改稱長道觀，俗稱天師洞，背倚百丈懸崖，前臨萬仞絕壑，黑虎與青龍兩峯夾峙左右，海棠與白雲雙溪分流兩峯之下峽谷，觀前有數百株大楠樹，交枝結葉，翳日參天，景幽險絕。

謝雲岳對千葉道人讚歎道：「青城幽勝甲天下，如非親身目睹，不能領畧其中妙處，身入此境，令人俗慮盡滌，惜爲貴派重地，若是無主之物，在下願長居斯處，永不涉履凡塵一步。」

千葉道人朗聲大笑道：「終謝少俠之世，少俠當爲青城貴賓嘉客，隨意來去，唯恐少俠嫌棄。」

謝雲岳微笑道：「掌門人既然如此見重，在下日後定當經常來往。」

長道觀「天師洞」建築壯麗，飛簷崇脊，雕樑畫棟，千葉道人引羣雄進入觀門，穿過三清大殿，逕往後殿黃帝祠走去，只覺庭院四周，樓閣相連，異花奇竹，廣植院中，淸雅異常。

左邊樓下爲客堂，千葉道人肅客迎入，觀中已備有數席素齋待客。

羣雄用食已畢，正在談笑風生之際，忽見一中年道人，神色匆匆地奔了進來。

千葉道人瞧出他舉止失常，眉頭一皺，沉聲問道：「妙弘，可有什麼事麼？」

妙弘奔至千葉道人身前，稽首答道：「啓禀掌門人，弟子值日巡山，在青龍峯上突發現兩條身形在山脊電馳而來，弟子即迎上前去，見是一老者及一少女，自稱是一元居士胡剛携同愛女胡谷蘭，來此欲見謝雲岳少俠，弟子即率領前來，不料又逢上玉鐘島少島主梁丘琪，狂言要踏平青城，與胡施主發生爭執，拚搏起來……」

語意未了，無影神掌畢曉嵐如風立起，大喝道：「他們現在何處？」

妙弘答道：「在青龍峯上不遠。」

畢曉嵐不待他說完，身形已自電閃而出，謝雲岳亦如激矢離弦般，緊隨而去。

× ×

青龍峯上一元居士胡剛正與梁丘琪打得天崩地裂，風雲失色，五丈開外立定着胡谷蘭，秋水無塵地雙眼中隱含憂色，她瞧出其父展出「一元罡氣」與對方硬拚，就知來人身手高强，那麼凌厲的「一元罡氣」竟無法逼開梁丘琪一步，梁丘琪一雙手掌，漫天魅影般帶出嘶嘶銳嘯，罩住其父周身大穴。

胡谷蘭無法插手，是以芳心急躁不已，眸波流轉四顧，看看謝雲岳來未？忽然瞥見兩條人影，星丸跳擲般躍登峯頂而來，她眸中陡然露出喜悅神光，嬌靨上立綻如花笑容。

謝雲岳與畢曉嵐聯袂登上峯頂，伸手一拉畢曉嵐衣袖，低語道：「畢老師且請掠陣，容在下先試試梁丘琪憑恃何種絕技，膽敢如此狂妄？如在下力有不敵，再請畢老師相助。」

畢曉嵐知他有意保全，心中感激不已，謝雲岳說罷，長身一掠至胡谷蘭身前，匆匆道了一聲：「胡姑娘你好。」好字甫一出口，立即身形一展，疾逾驚雷迅電撲向兩人拚搏之側，雙掌陡地平胸推出。

梁丘琪猛感一股潛勁滲破護身眞氣，胸頭氣血生逆閉之勢，就知來了强敵，心中一凜，身形穿空激射，飄然落地。

抬眼望去，只見對方是一美如冠玉，神態瀟洒較自己猶有過之的少年，不禁妬憤交集，大喝道：「你是何人，胆敢伸手管少島主的是非？」

謝雲岳輕飄飄地走出兩步，朗笑道：「你眞是恬不知恥，霧靈峯上前番饒你不死，無非念在你一念成痴之故，不過我也曾說過，你若再履中原，少不得要刖你雙足。」

梁丘琪目中突現驚悸光芒，退了一步道：「那晚乘隙暗算的原來是你呀！你就是謝雲岳。」

謝雲岳沉聲道：「不錯，就是我，但是那晚你自力有不敵，並非我趁隙暗算於你。」

梁丘琪一張俊臉變得羞紅如火，悸驚的目光也突然一變而成激動憤怒之色，兩臂垂下，雙肩起伏着，一望就知是在暗中凝蓄氣勁。

這時羣雄已趕至峯上，屏息凝神地立於一旁，靜觀這卽將發生的；兩個身具武林絕乘武功的後起之秀所作的一場拚搏。

謝雲岳仍然是以一種悠閒神態笑道：「梁丘琪，你此一戰如若不勝，則難免刖足之恥。」

梁丘琪憤極大笑道：「你不要自鳴得意，你那心上人已被少島主囚禁於玉鐘島上，一俟中秋月明之際，便與少島主完婚，你那狂傲之態少在你家少島主面前擺出，要知本島絕學『風雲八爪』傲視海外，武林獨步，如今明面拚搏，少不得令你終生殘廢，擒往玉鐘島慢慢折磨至死，方消我心頭之恨。」

謝雲岳心中一震，冷冷說道：「你可是說那倪婉蘭麼？」

梁丘琪神態狂傲地道：「不錯，正是那倪婉蘭。」

「那凌玉霜呢？」

「一同被囚！」

「燕山神尼及游四姑呢？」

「謝雲岳，你問得太多了，然而少島主却告訴你，因爲家父束邀燕山神尼等去玉鐘島，商談少島主與凌玉霜的婚事，倘燕山神尼不去，則家父西來中原，燕山神尼爲懼家父蒞臨中原之後無人抵敵，是以履約而至，被家父困於天樞石府中。」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梁丘琪，我不取汝之命，只刖下兩足，逐回玉鐘島勒令你父放人就是……」

話聲未了，梁丘琪已自一閃而出，五指欺風閃電般抓來，手法居然奇奧無比。

一旁觀戰的羣雄，皆不由大吃一驚，亦均瞧出梁丘琪手法玄詭，却無人能解，不禁暗替謝雲岳担憂。

尤其是畢曉嵐及青城諸道心中這份難過，更是無法形容，風雲八爪本是青城絕學，但任其塵封網結在經樓上，被玉鐘島主竊去，將其去蕪存精，發揚光大而成玉鐘島鎭島武學，見狀同是面色深沉，心如刀割。

只見謝雲岳輕飄飄的一挪身形，即讓開梁丘琪抓來手掌，梁丘琪一聲淸喝道：「再接我一招『白雲幻舞』試試。」掌勢未撤，式中變式，一晃手掌，但見漫天掌影，宛若飛絮般落向謝雲岳周身，生像自四方八面圍來，使謝雲岳無法避開。

謝雲岳一聲長笑中，已自漫天掌影中穿出，要知「玄天七星步」爲亘古未有之絕學，縱使玉鐘島主親自前來，也難使謝雲岳傷在風雲八爪之下。

梁丘琪只見面前一花，謝雲岳形影頓失，忽聽身後揚起一聲冷笑道：「我在你白雲五招未使滿前，絕不還手，直待你狂飆三招發時，才將你制住。」

他聞言之下，不由心神一凜，陡地一個翻身，雙手十指旋風一般撲出，却不料又撲了個空，那有對方的身影？頓時神情大變。

忽聽一聲佛號揚出，急忙旋身回面，但見一銀髮飄拂，矍鑠瘦小的老僧已立在身前，謝雲岳則立在兩丈之外含笑望着自已。

那矍鑠老僧面色莊嚴地道：「老衲少林掌門法逸，少島主，你可知令尊五十一年前以風雲八爪絕學與上代掌門印証，尚有一招可尅制風雲八爪麼？」

梁丘琪冷冷說道：「在下曾聽家父說起，那是一招『千佛化身』，不過家父早就悟出化解之法，因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淡泊爭名之念，是以寄情於海天雲霞，難道是畏怯少林，不敢西來中原麼？」

法逸上人佛門高僧，毫不動氣，只微笑道：「老衲不過是問問少島主而已，既然令尊已無爭名之意，老衲四大皆空，又有何塵念可沾？」聲落處已自飄身退後。

謝雲岳又閃身而前，梁丘琪未待他立定，雙手上下飛攻而出，逼起一片狂飆，呼嘯如雷，週遭十丈開外氣流，急漩成渦，松針竹葉紛紛疾落如雨。

謝雲岳應變奇快無倫，左掌推出彌勒

神功「卸」字訣，右手五指奇奧無倫地一弧，扣向飛來的左腕。

梁丘琪也是一代後起之秀，眼明手快，左腕一翻反扣謝雲岳手腕。

那知「軒轅十八解」手法奇奧幻變莫測，竟在一刹那間，衍生變化，梁丘琪驀覺脈腕一緊，如中五隻鋼鈎，深嵌入骨，不禁哎了一聲，勁力全洩。

謝雲岳五指一攫在梁丘琪腕脈上，順手一提，將梁丘琪身形提起一掄，兩足旋在身前，左手駢指如斧，猛然砍下。

只聽得一聲高沖雲霄的慘嗥聲中，梁丘琪雙腿脛骨以下頓被截去。

謝雲岳電疾的一甩，但見梁丘琪身形曳着兩股泉湧的鮮血飛墮在五六丈外。

羣雄不禁怵目驚心，面上同時露出敬仰之色。

梁丘琪雖然雙足已折，但神志未迷，痛徹心脾中墮跌在地，張嘴噴出一口鮮血，發覺雙足已斷，不禁頓生自絕之念，飛起一掌，擊向天靈，噗的一聲，頭骨震破，血漿迸射，立時氣絕而死。

法逸上人朗誦一聲佛號道：「少俠，你已爲中原武林帶來一場無邊危難。」

謝雲岳不禁一呆，半晌才答道：「掌門人無須介意心憂，在下當親自至玉鐘島上當面找梁島主解決，不過今日之事尚請勿傳出。」

這時乾坤手雷嘯天走至謝雲岳身前，道：「三弟我知你急需趕往天山，無奈眼前有兩椿急事須你親自解決，我老二無計可施現在要問問三弟意欲如何處理？」

謝雲岳不由一愣，正待向雷嘯天追問，忽然蒼璽沉咳了一聲，眉頭一皺道：「有什麼事待下山後再說吧。」說畢，轉身向青城少林兩掌門人面前告辭。

千葉道人不好強留，只有相送羣雄下山。

在長生宮前作別時，謝雲岳道：「在下去玉鐘島時，必將『風雲八爪』秘笈取回，送回貴山。」

畢曉嵐答道：「少俠去時，務望通知老朽，聯袂而行如何？」

謝雲岳慨然應諾，羣雄衣袂飄飛離得青城而去。

途中雷嘯天道：「老三，妙手崑崙齊鴻也來了，因他未出家前與青城結怨，所以並未同行，他在灌縣二王廟等你。」

謝雲岳只噢了一聲，並未答話，心智却陷入一片沉思愁緒中，默默無言。

灌縣都江堰爲泯江上流一宏偉鉅大之水利工程，係秦代李冰父子所建，「深淘灘，低作堰」爲其治水要訣，江水下灌之成都平原，乃川西富庶之區，天府之國，有以致之。都江，流域兩岸，山明水秀，風景絕佳，撮右萬木參天，其中有樓台金碧之李冰父子專祠「二王廟」。

二王廟爲蜀人思念李冰父子之德，建廟奉祀，重簷複宇，勢極壯麗，有聯爲證：「六字炳千秋，十四縣民命食天，盡是此公賜予；萬流歸一滙，八百里青城沃野，都從太守得來。」

俎豆馨香，千秋不絕。

二王廟中，羣雄此刻已在客堂落座，只聽雷嘯天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道：「老三，你不該在雲夢沼澤不告而別，致被金頂上人逼使江瑤紅、羅湘梅、姜宗耀、東方玉琨四人返回峨嵋待罪，老禿驢懷恨你下手絕毒，毀了耿玉修面容，臨行揚言，如你不親至峨嵋謝罪，也親手毀去江瑤紅容貌，使你心願難償……」

謝雲岳不禁劍眉一挑，星目中射出懾人神光，只見雷嘯天手掌一揮，制止謝雲岳說話，接道：「趙、周、顧、傅等四位弟妹因此趕往峨嵋曼因師太處，哀求曼因師太救出江瑤紅，怎奈曼因師太碍於掌門令出法隨，却也無計可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玉鐘島倪婉蘭弟妹又急待你救回，愚兄知你須在八月初一之前趕抵天山，分身乏術，你想想看，叫愚兄等如何處理。」

謝雲岳聞言，只覺胸頭激動難平，良久無言，漸漸心氣已定，思索半晌才道：「事情既然已成定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小弟師命難違，兩處都無法分身，欲請求荆世伯及齊老師去峨嵋一次，施出空空妙技，將峨嵋掌門信符竊出，使金頂上人暫時無法行使掌門職權，竊得信物後在此二王廟中相候小弟返轉。」

矮方朔荆方呵呵大笑道：「爲了世侄心願，老朽也不惜在峨嵋獻一次醜。」

謝雲岳俊臉一紅，又道：「蒼大哥，你能不能與小弟趕赴玉鐘島一次。」

九指神丐蒼璽微笑道：「三弟，你的事本就與我的一般，無分彼此，我自會前去。」

謝雲岳不禁感動地道：「大哥，你與雷二哥去玉鐘島相機救出燕山神尼等人，不可現身輕敵，只在暗中伺機而動。」

一元居士胡剛忽然接口道：「老朽及小女亦隨蒼老師前去。」當下計議已定，分道揚鑣而去……

× ×

北天山，長年積雪，白皚皚地一片，山谷間對面刮起狂風，掀起冰粒雪片，漫天匝地，怒潮飛湧，有如濃霧，分不出那是天，那是地。

七月末，謝雲岳獨自趕抵插雲崖下，只見漫天飛雪，無邊無際，寒氣澈骨，凛冽難耐，那狂風在冰谷中刮行，有若千軍萬馬，呼吼厲嘯，使身形推進乏力。

天山絕頂，長年飛雪，寸草不生，鳥獸盡蟄，饒是謝雲岳一身純陽功力，也難忍受這天寒地凍的氣候，幸虧他到了廸化後，買了一身重裘穿好，只露出眼鼻口等處。

他埋首疾行，只聞震耳破空銳嘯，挾着怒潮洶湧的冰粒雪片，撲面如割，雙眼難睜。

插雲崖筆立千仞，高不可仰，冰崖凍壁，危削峻巇，猿猴難攀，錯非謝雲岳連續使用「七禽」，「梯縱」，「天龍八式」三種舉世無匹的絕乘輕功，亦必無法登越。

一登上插雲崖絕頂，只感強風襲體，幾乎穩不住身形，尖嘯急掠撲面而至的雪片冰粒，嗆口難禁。

眼前如同一片霧境，忽見一條白影一晃，耳中但聞得一聲：「是雲兒麽？」

音若蚊蚋，幾不可得聞，謝雲岳已分辨出那是明亮大師口音，不由喜呼了聲：「恩師。」

冰雪飛舞中，只覺伸出一隻手掌，捉住自己右腕，身不由主地被一股大力拉得衝向前去。

須臾，忽覺眼前風雪突然息止，只見自己存身在一石室中，溫暖如春。

抬眼一瞧，見明亮大師較前畧顯蒼老，而神態仍是那麼肅穆，眼中流露出憐惜之意，不禁跪伏在地，一種無由的感觸泛起，使他熱淚盈眶，哽咽出聲。

明亮大師慈祥無比地扶起謝雲岳含笑道：「雲兒，你半年來經歷如何？」

謝雲岳將詳情一一稟明，並將峨嵋玉鐘島二事一併稟出，明亮大師含笑道：「雲兒，恭賀你大仇得報，可慰你雙親在天之靈，峨嵋玉鐘島兩事早成定局，不可挽回，爲師也不願深責於你，只望上體天心，勿造殺孽，免步你父後塵就是。」

謝雲岳不禁一凛，忙說道：「徒兒遵命！」眼珠向外一望，不見無量上人形影，心中起疑問道：「師叔祖呢？」

明亮大師聞言，面上立時泛出重重憂戚，長嘆一聲道：「爲師自隨你師叔祖返回插雲崖後，你師叔祖經爲師調治半年才得痊癒，不過你師叔祖在此半年期中，先天惡質慢慢消泯殆盡，漸悟己非……

「不久，師叔祖及爲師無意中發現你師祖留下一份手諭，內云：『老衲（無爲上人自稱）曾降伏雪山人魔韋巽，費時幾盡三載才將其囚禁插雲崖後洞地穴中，韋巽功力高不可及，老衲曾對韋巽有言，百年內不可妄出地穴，出則必死無疑，須待悟澈佛理之後，期滿百年，方可出穴，但老衲推算出今年七月十五日，韋巽必謀蠢動出穴。無量師弟，秉賦深厚，但惡根太重，終老衲有生之年，猶未能勸化泯滅，老衲一意得保全無量師弟之故，卽令其自悟已非，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再卽是暗中使無量師弟制止韋巽出穴之想。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於致祥和或自種覆滅之機，只在師弟一念。』

「發現這封手諭時，已是七月十五黎明，悉感後洞一陣猛烈撼震，爲師與你師叔祖急急奔去，只見後洞地面石塊已被震飛，露出一大缺口。

「爲師當時就欲下穴制止韋巽，被你師叔祖阻住，道：『無爲師兄早有遺命，還是讓我前去才是。』

「爲師不能違抗，只得由你師叔祖下穴，三日後洞穴中仍是寂然無聞，爲師担憂你師叔祖安危，飛身下穴，却見韋巽與你師叔祖相對盤膝而坐，虛空對掌，雙方盡展平生眞力，一絲不容分神，看來他倆只有落個兩敗俱傷了。」

謝雲岳聞言驚詫道：「計算起來，現在二人已對掌半月之久了，難道尚未見出勝負麽？師父，你怎未想到助師叔祖一臂之力呢？」

明亮大師搖首歎息道：「爲師怎未想到，無奈兩人環身兩丈之外，已凝成一片氣墻，堅逾鋼鐵，無從伸手，又恐一經助力，韋巽固然不保，你師叔祖也不能全命，是以爲師躊躇無計，每日飛身下穴三次，揣測有何化解之法，但每次均是知難而退。」說話時，明亮大師憂慮之容愈見沉重。謝雲岳想了一想，道：「可否讓徒兒下得地穴，試試有無良策殲除韋巽。」

明亮大師沉吟一陣，才道：「也好，爲師領你下去，不過愼勿妄自出手，免得誤傷你師叔祖性命。」

謝雲岳答道：「這個徒兒知道。」

兩人聯袂步至後洞，只見地面露出一個丈許方圓的缺口，謝雲岳立於穴緣，凝目下望，黑樾樾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不禁問道：「師父，由此至穴底究竟有多深？」

明亮大師道：「約莫二十丈，以你的功力，展出『梯雲縱』法尚不難出穴，韋巽本可出穴，但懾於師祖警言，心中不無疑忌，坐失良機，竟被你師叔祖絆住。」說着一牽謝雲岳手腕，縱身躍下。

但覺兩耳風生，須臾同站地面，謝雲岳凝目一望，隱隱只見兩幢黑影，宛若泥雕木塑，一動不動相對而坐。

虛空生明，漸漸瞧得清晰，韋巽長年幽禁洞穴，毛髮濃覆頭面手脚，宛如人猿，兩眼射出濃綠的懾人寒光，雙掌平胸往前虛按着。

無量上人亦是雙掌前推着，兩眼垂簾，神色肅穆凝重。

謝雲岳伸手畧畧前推，只覺一種反震之力甚大，趕忙縮手。

腦中一刹那間生出千百種念頭，思忖有何化解之法。

他感覺平生之中從未有此艱鉅之事，既須殲斃韋巽，又要保全無量上人，術無二用，不禁大感爲難。

明亮大師只在一旁凝視着他，看出謝雲岳在沉思，也就不去驚動於他。

忽然，謝雲岳猛地觸動靈機，暗道：「何不施展『菩提貝葉禪功』，無形無相，救人傷敵，只在運功人意念中？」心念既定，連忙盤膝坐下，默念經訣，神化其中，兩掌則緩緩抬起。

明亮大師瞧見謝雲岳此種舉動，心中大感驚異，但箭在弦上又不得不發，只有靜觀情勢變化。

韋巽倏感一陣柔風吹拂全身，心中不由暗暗凛駭，只覺這片柔風漸漸逼束全身，愈來愈形沉重，猶若巨潮密湧，重逾山岳，氣血亦覺微現翻逆，不禁大駭，移目一瞥，只見一少年向自已虛空推掌。

他大駭之下，心知若再不反擊，必將坐而待斃，猛然生出兩敗俱傷毒念，喉間大喝一聲，右掌加增十二成功力，猛然推向無量上人，左掌電飛一旋，逕向謝雲岳擊去。

只見謝雲岳身軀猛烈撼震了幾下，哼了一聲，盤坐之式仍然不動，却覺全身逼束重力非但未見減輕，反而有增不已。

韋巽這一駭當眞非同小可，索性撤出右掌，一個變式，雙掌往謝雲岳推去。

謝雲岳目中突然暴射奇光，身形激射而出，凌空猛力下擊，洞穴中立時生出漩渦巨飈。

只聽得一聲大震，韋巽狂嗥一聲，身形翻倒，謝雲岳亦被震飛墜落。

明亮大師大吃一驚，只見無量上人倚在壁上，閉目垂眸，運功調息，謝雲岳仰面躺於地上，嘴角溢出一絲鮮血，面色如常，一動不動。

韋巽掙扎欲起，明亮大師身形一躍，落在韋巽身前，正待舉掌下擊。

只見韋巽慘笑一聲：「老夫片刻之後卽將魂歸地府，大師還要出手麼？」

明亮大師尙恐其中有詐，掌勢未撤，兩眼迫視着韋巽。

韋巽又慘笑一聲，道：「無爲老和尙眞乃神僧，料定老夫不耐等候百年之期，他說只要老夫一生出穴妄念，必死無疑，果爲其言所中，老夫死也瞑目。」至此一頓，問道：「你是無爲老和尙何人！」

明亮大師答道：「無爲上人，乃是家師。」

韋巽又指着謝雲岳道：「他呢？」

明亮大師沉聲道：「老衲之徒！」

韋巽大叫道：「老和尙眞乃神人，韋巽當眞愚不可及。」張嘴噴出一股鮮血，頹倒於地，慘笑一聲道：「老和尙曾說過我韋巽將死在他徒孫之手，委實不虛，老夫只道除老和尙之外，宇內均無敵手，熟料……不過令徒亦是無救，差可兩報，老夫亦可瞑目。」說畢，又噴出一口鮮血，頭一歪，氣絕死去。

洞穴中頓時揚起陣陣禪唱之聲……

明亮大師目睹韋巽氣絕死去，默誦了一聲佛號，轉面向無量上人及謝雲岳望去，只見無量上人倚在壁角運功調息，但面色慘白如紙，顯然眞元已虧損將竭，就是以靈葯救治，數年之內也難以行動如常，明亮大師目力銳利，醫道通神一望卽知。

然而謝雲岳仍是一般躺在地上，嘴角溢出的鮮血已凝成紫塊，不見絲毫動彈之狀。

明亮大師明知謝雲岳福澤深厚，不是夭折之相，却聽信韋巽之言說是謝雲岳亦是無救，心內感傷不已，不禁誦出天龍禪唱之聲，緩步向謝雲岳身前走去。

師徒之情，親如父子，出自天性，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目中不禁潮濕，淌出兩粒珠淚。

謝雲岳似見明亮大師走來，雙睛倏地睜了開來，面上泛出一種極勉强的笑容。

明亮大師不禁一怔，因他瞧出謝雲岳目光中有焦急不寧的制止自己走前之意，由不得止住脚步，暗自納罕猜忌，口中仍然低誦天龍禪唱。

謝雲岳見明亮大師停步不前，又自閉上眼簾。

忽然，無量上人吐出微弱聲音道：「明亮，不用唸了，老衲罪孽深重，自問不能證果極樂，也用不着超度消除罪孽，只是那徒兒……唉……」目光注視在謝雲岳面上，久之，無神的目光中突然閃出一抹驚詫的光芒，問道：「明亮，你瞧出來了麼？你那徒兒面色此刻已轉呈紅潤，分明是在行功療傷，他那內傷無疑地比老衲更爲深鉅，但他那來的這般深厚的功力？老衲就不信你能教出比你還高明的徒弟來。」

明亮大師凝目仔細察視，果然如無量上人之言，謝雲岳面色轉現一絲紅暈，心中不由寬心大放，也不禁之疑訝不已。

但聽無量大師嘆息道：「看來，光大北天山一派非此子莫屬了，老衲此時才知天命有定，一絲違逆不得！」

明亮大師聽出無量上人語音愈來愈弱，忙道：「師叔此時不宜多說話，弟子懷中尙有數顆長春丹，趕緊一併服下運功調息，必可轉安！」

無量上人慘白無神的面龐陡現苦笑道：「有道是葯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老衲知你醫道通神，比之華陀扁鵲也不爲過，但老衲也有自知之明，適才與韋巽對掌之時，眞元已虧耗將竭，此刻老衲已將油盡燈枯，縱有九轉仙丹，也挽回不了性命，何必糟塌長春丹則甚？」

明亮大師一閃近前，執起無量上人右臂，一搭腕脈不禁皺眉。

驀地，謝雲岳挺身躍起，面上神光煥發，笑道：「恩師不必爲師叔祖發愁，讓徒兒代勞，或能使師叔祖轉危爲安！」

明亮大師見他無恙自癒，聞言驚喜於色道：「你眞能使師叔祖轉危爲安麼？」

謝雲岳尙未出言，無量上人苦笑一聲道：「老衲壽逾百齡，孽重難償，倏生人世，又有何味，雲岳，你不必爲老衲費神，只望你上體天心，多種善果福因，老衲冥下也可稍減罪愆……」說着，又微微嘆息一聲道：「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傷感悔嘆之情，雖然是在撒手塵寰頃刻之前，唯其是人，泯滅已久的與生俱來的善良心性，不管是窮凶極惡，到得終了，也不禁流露出懺悔之念，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謝雲岳誠敬地說道：「醫乃仁術，弟子總不能見死不救！」

無量上人深受感動，凝注了謝雲岳一眼，乾癟無神的臉上現出慈祥的微笑道：「老衲眞元已枯，你未必有此能力救我，但老衲不能拂你一片好心，不過老衲罪孽深重，你須替老衲積修十萬功德，能答允麼？」

謝雲岳答道：「師叔祖有命，徒孫焉敢有違？」

無量上人道：「十萬功德未滿，切不可出手殺人，增添老衲罪孽，現在你可療治老衲吧！」

洞外朔風怒吼，澈骨奇寒，洞內溫暖如春，只見謝雲岳盤膝坐在無量上人身後，兩掌緊抵無量上人「命門穴」上，施展「菩提貝葉禪功」療傷。

明亮大師侍立在側，眼中不禁泛出驚喜光芒。

三日之後，謝雲岳步下冰雪吼飛，峻拔穹蒼之插雲崖，向灌縣都江堰二王廟趕去。

謝雲岳心憂峨嵋之事，恨不得一步飛到二王廟中，瞧瞧矮方朔荆方盜得峨嵋掌門信符未曾？

空自憂心火焚，日夜兼程，風餐霧宿得達灌縣時，已是桂子飄香，中秋佳節。

夕陽殘照，都江堰右萬木參天中，樓台金碧之二王廟前，矮方朔荆方及巧手崑崙齊鴻兩人負手峙立，若有所待……

巧手崑崙齊鴻忽地眼中吐出奇光，道：「荆老師，你瞧橋上走來的是否爲謝少俠？」

矮方朔荆方凝目一望，見一瀟灑身形在安瀾鐵索橋上如飛走來，白眉一掀高聲道：「不是他，還能有誰？」

謝雲岳身形電疾，片刻就飛奔在二王廟前，一眼瞥見荆方齊鴻二人，卽道：「荆世伯齊大俠，峨嵋之行怎麼樣了？」

矮方朔荆方眨眨眼微笑道：「賢侄心

急無用，有道是急事緩辦，細流聚匯，水到渠成，賢侄風霜勞頓，入內再談吧！」

謝雲岳懷着一腔忐忑心情，走入二王廟內。

落座已定，齊鴻目睹謝雲岳把着茶盌，目中閃出憂鬱之色，一副不安神態，遂笑道：「少俠，齊某與荆大俠幸不辱命，將峨嵋掌門信符偸來，趙，周，顧，傅四位姑娘不能等待少俠，急急趕往玉鐘島而去，最重要的怕引起金頂上人疑心信符是四位姑娘竊去，是以待她們離去第三日，再下手盜取。」說着將一隻袋形革囊交與謝雲岳，又道：「內貯峨嵋掌門信符，少俠必須妥存，江羅二位姑娘仍待罪峨嵋，金頂上人定八月十八日舉行執法大典，尙有三日之期，少俠定可趕至，金頂上人迄今爲止，似未發覺令符被竊，不過曼因師太已知情，最好少俠……」說着把聲音壓低，細語了一陣。

謝雲岳點頭不止，面色亦漸呈開朗。

矮方朔荆方瞇着小眼，等齊鴻說完，倏地張開，撫髯呵呵笑道：「齊老師，依得老朽就讓他憂急半天，何必這快說出，誰叫他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情』又有晴『情』咧；人家柔情似水，百般溫順，他倒端起架子來，不但心如鐵堅，又來個臨陣脫逃。」

謝雲岳不禁一臉通紅，尷尬笑道：「世伯斥責小侄乃是正理，何必繞着彎子，世伯可是認爲小侄不堪造就麼？」

荆方大笑道：「就是你現在成爲武林曠世奇才，試想以世伯之尊尙須繞着彎子說話，不敢正面輕攖鋒芒。」

謝雲岳紅着面囁嚅道：「世伯再說，小侄要汗顏無地了！」

齊鴻立時接口道：「兩位請至內室，齊某備酒與謝少俠接風。」

荆方也就此畧過不提，三人聯袂進入內室……

第二日淸晨，謝雲岳獨自前往峨嵋，與荆方齊鴻作別，衣袂飄飄而去。

× ×

西蜀六山，以峨嵋爲最，其次青城，再爲錦屏，赤甲白鹽，五爲劍門關，六爲巫山。

兩山相對爲峨嵋，以象形得名，博物志以爲牙門山，其脈自岷山綿延而來，突起爲大峨，中峨，小峨三秀峯，三山相連，又名三峨。

大峨山岩洞重複，龕谷幽阻，登山之半須歷八十四盤，山徑如綫者六十里，而後至于峯頂。

山中有石龕百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若伏羲，女媧，鬼谷諸洞著稱於世，又有雷洞，時出雲雨，俗以爲雷神所居。

峨嵋林木蓊翳，巒壑爭奇，尤以峨嵋十景，膾炙人口，天下秀之名堪爲不虛。

金頂爲峨嵋絕頂之一，雖較萬佛頂畧低數十尺，但時人心目中仍認金頂爲峨嵋絕頂，終年雪海環繞，高與天齊，蒼狗變幻，瑰麗絕倫，尤爲奇觀。

八月十八淸晨，金頂之上突然鐘聲繚繞響起，穿破雲浪，銀堆，山谷鳴應。

峨嵋高下懸殊，氣溫逈異，四季俱有，金頂之下，黃葉秋風，瑟瑟飄飛，與青松翠柏相映，秀麗中含有肅殺氣氛。

山徑中人影紛紛，飛步趨上金頂接引殿，只在雲海中倏隱倏現。

陽光穿破雲層，透隙望上射出一綫，接引殿崇簷璃瓦，頓生瑰麗異彩，然而殿中聚集的衆人却是容顏肅穆，面帶愁容，曼因師太霜鬢黑髮，鳳目之間不時閃出稜芒，面罩寒霜，侍立一旁的江瑤紅，羅湘梅兩女玉容慘淡，目睫微赤顯曾哭泣過。

姜宗耀，東方玉琨兩人屹立另一殿角，神色之間也顯出極度不安之色。

忽從人羣中趨出一淸癯老僧，走至曼因師太面前，合十微笑道：「稍時師妹切不可與掌門發生口角，恐益發鬧得不可收拾，愚兄必從中化解就是。」

曼因師太冷笑道：「如有轉圜的餘地，也不至於有今晨之事了，白象師兄不必爲小妹憂心，小妹自有道理，當年恩師嘗謂金頂師兄，如不化泯嫉僻心性，當有自食惡果之日，他倒行逆施，恐怕稍時要無臉見人了。」

白象大師微微嘆息一聲，不再言語，退在一旁。

這時金頂正殿又響起三響鐘聲，餘音繚繞不絕，衆人闃聲之時，魚貫出得接引殿，向金頂而去。

金殿之內端坐一長臉白眉白鬚老僧，凝重如山，目中射出熠熠的懾人寒芒，身後侍立着耿玉修，淸秀的面龐上多出無數瘢痕，垂目於地，心情異常激動。

兩旁分立八個黑衣僧人，手持金棍，低眉垂眸，執法施刑無疑地是落在這八僧手上。

峨嵋三代弟子魚貫而入，濟濟一堂，鴉雀無聲，氣氛異常嚴肅，銀針墜地，都會發出嗡然巨響。

金頂上人雙目注視了衆人一眼，徐徐出言道：「老衲此次執法，本毋妄毋縱之意，再也意在以儆後來，杜絕輩出不肖，以挽本門頹風！」

隨卽眼望着曼因師太說道：「曼因師妹，老衲無偏無私，力求公正，在未執法之前，師妹你還有何話說？」

曼因師太默然片刻，才道：「掌門師兄既然見問，小妹不能不說，方才掌門曾言以挽本門頹風但不知有何頹風可言？」

金頂上人面色一寒道：「耿玉修爲謝雲岳毁容，謝雲岳又出言藐視老衲，如此無異是本門之敵，江瑤紅，羅湘梅，姜宗耀，東方玉琨四人反與謝雲岳投契異常，置耿玉修之事不問，對師門不啻存有不敬之意，本門頹風就在這四不肖人身上，若不正門規，恐怕羣起效尤，師妹可是認爲老衲處置不公麼？」

曼因師太抗聲道：「掌門之尊，或有不當之處，門下焉能議論，耿玉修身受自取其辱，倪婉蘭乃燕山神尼門下，與謝雲岳相識有年，互相愛悅，後因小事反目，負氣各不相讓，耿玉修見有機可乘，自作多情，對倪婉蘭纏戀不休，但倪婉蘭從未假他顏色，本可及早抽身，然耿玉修不知進退仍是追隨不捨，在魯辛莊時，恰巧遇上謝雲岳，那時是謝雲岳與倪婉蘭誤會猶未冰釋，耿玉修出言辱罵謝雲岳輕薄無恥，衣冠禽獸，謝雲岳當然不甘受辱，向耿玉修出手爲敵，耿玉修竟然打出一把黑蒺

黎，為謝雲岳震飛回撲，耿玉修作法自斃，頓被自己發出之暗器擊中面門，請問掌門，這過錯罪在何方？」

金頂上人心中大為驚愕，面上猶自不動聲色，緩緩道：「師妹為何知道得這般清楚？前時却未聽師妹說過。」

曼因師太道：「掌門無須盤問小妹為何知情，耿玉修人在此，掌門問他當時之事是否如此？」

金頂上人道：「玉修，可有其事？」

耿玉修走了前來，面色慘白，他心中內愧慚疚，恨悔莫贖，此時此地，由不得他能作違心欺騙之語，眼前各人均是他師門長輩，何況他與江瑤紅，羅湘梅，姜宗耀，東方玉琨亦無利害關係，只痛恨謝雲岳，他深怕事已做錯，更料不到金頂上人乖僻如此，竟閙起執法大典，小題大做，招到同門師長極為不滿。

他發現數千百道銳利如電的目光，均投射在他的身上，似利刄，似鋼錐，不禁胆寒戰慄，慘白的臉孔上沁出豆大汗珠，垂首不語。

金頂上人目睹耿玉修神色，就知錯在耿玉修，但深惡曼因師太早不說，晚不說，偏偏在此執法大典數責於他，分明是存心奚落他處置不公，有損掌門尊嚴，怒視了曼因師太一眼，冷笑道：「曼因師妹心情，老衲深知，護犢情深人所難免，江瑤紅是你弟子，當然百般辯解以脫其刑責，老衲縱或偏聽，曲在玉修，但謝雲岳為何不前來對質……」說着又是一聲冷笑，道：「為免曼因師妹心懷忿怨不平，老衲將玉修併付刑責就是。」

忽然，人羣中走出白象大師，躬身說道：「啓禀掌門……」

金頂上人白眉上掀，右掌一擺，沉聲道：「老衲心意已定，師弟請勿多言。」

白象大師轉身走回原處，低聲太息。

曼因師太冷冷說道：「掌門人如此剛愎自用，小妹又有何言，本門執法大典已有三十年未舉行了，但記憶如新，掌門人自應蕭規曹隨，不得任意更改法條。」

金頂上人盛怒無比，壓抑嗓音道：「師妹好意提醒老衲以免有所隕越，語重心長，老衲心感不已。」說着繼續揚聲道：「請法典！」

右側侍立手執金棍之兩僧人快步走入殿後。跟着金頂上人又揚聲道：「請掌門令符！」左側兩僧如飛趨入。

須臾，請法典之兩僧托着一盤，盤上覆着一幅黃綾，慢步走出，然而請掌門令符之兩僧却神色惶恐的奔出大殿，躬身禀道：「令符遍覓不見！」

這無異是晴天霹靂，金頂上人心中大震，不由愕住，殿內一陣騷動。

金頂上人目中黯淡，冷瞥了曼因師太一眼，見她那一副漠然冷淡，無動於衷的神色，心知自已結怨太甚，稍時恐怕沒有轉圜之餘地，不禁愁結於胸，但又想不出掌門令符是何時被竊的？……

難道是曼因麼？她竟敢觸犯欺師滅祖的大罪麼？為着祖護門下免除刑責不惜出此下策？眞要如此，委實令人難以相信。

他徐徐嘆息一聲道：「典守者有其責，令符失去，老衲難辭其咎，稍時老衲在歷代祖師靈前引罪領責，不過，令符不會無故被竊……」

忽由衆人中傳出一宏亮口音道：「據本門法典第五條，掌門信符倘為該代掌門人不愼遺失，即不得行使掌門職權，由護法四長老代攝，該代掌門人以待罪之身追回遺失令符，不得藉辭推卸及……」

金頂上人嘆息一聲道：「苦修師弟不必再說下去，老衲甘領重責，但老衲還有一言未了，信符必是本山弟子所為，不忿老衲執法，因是不惜出此下策。」

這話雖是蘊涵不露，無疑地，他是明指曼因師太，千百道目光不由齊皆投射在曼因師太面上。

只見曼因師太面罩濃霜，冷笑一聲道：「剛愎自用，德量不宏，何堪膺承掌門之位，金頂師兄無須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小妹如若作下此不恥之行，立即自刎於金殿之上。」

斬釘截鐵，語語驚人，衆人在聞聽掌門信符失去之際，暗中均有點疑心曼因師太所為，不然那能這麼巧法，但曼因師太為人不苟言笑，持重自謹，數十年如一日，衆所夙知，不可能為這一朝之忿，自墮清譽，是以均默不作聲。

但聞得曼因師太之言，不由互望一望，金頂上人面色黯然，但心中怒氣噴湧，不可抑止。

突然，金殿外飛趨而入一灰衣中年僧人，手執禪杖，趨在金頂上人面前禀道：「山下有一人自稱謝雲岳師叔岳雲，求見掌門人，並言他懷中有本門信物交還。」

金頂上人目中神光電射，沉聲道：「岳雲現在何處？」

「在敎國寺中待茶。」語音尚未落，忽由殿外傳來朗朗大聲笑道：「在下岳雲不請自來，望上人萬勿見怪為幸。」

只見一中年文士，意態舒閒，瀟灑慢步走近大廳。

江瑤紅，羅湘梅，姜宗耀，東方玉琨心知是誰，不禁面上浮起一絲會心微笑。

金頂上人合掌一禮道：「老衲不知岳施主遠來，未曾出迎，請勿見罪！」合掌之間，暗吐眞力一送。

岳雲含笑抱拳答道：「不敢，在下欣逢貴派大典，請准在下在旁瞻仰。」

金頂上人只覺所發眞力被卸於無形，不覺大駭，聞言面色一紅，道：「大典已過，方才聞聽第三代弟子默悟禀道，稱岳施主有本門信物交還，但不知是何物？」

岳雲故作失望之色，長長哦了一聲，道：「如此在下無緣瞻仰了，這麼，還是稍時再說，只不知上人堅欲敝師侄謝雲岳登山謝罪為了何事？」

金頂上人壓抑已久的一腔怒氣，不禁迸發，沉聲道：「令侄為何不來，債有主，怨有頭，岳施主此來未免有點登門欺人恃強出頭。」

岳雲哈哈大笑道：「上人望重武林，一派掌門，竟說出如此幼稚之語，在下此來無非是為了息事寧人，登門引咎，幸虧在下略具涵養，若係師侄到來，上人豈不要自取其辱。」

金頂上人不禁滿面通紅，鬚眉激動，沉聲道：「聞施主所言，令侄武功足以傲視天下武林，視敝派不堪一擊，那麼令師侄為何不來？老衲雖年逾八旬，見識不廣

，猶若坐井觀天……」

岳雲雙眉一皺，微笑道：「上人無庸激怒在下，在下此來亦非侮蔑貴派，不過敝師侄天賦奇佳，造就與在下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言，他年少氣盛，恐怕一時激動，造成血腥殺刼，是以在下斗胆代為前來拜山，再也是說明理屈實在令高足耿玉修，請上人不要以細故輕動無名。」

金頂上人眼中怒火迸湧，冷笑一聲，方待啓口時，曼因師太已自說道：「岳施主請稍待。」說着轉向金頂上人道：「小妹不欲捲身於此是非之中，容退出金殿，諸位同門有與小妹同感者亦置身事外，掌門一職請交苦修白象紫竹湛如四位師兄代攝。」

金頂上人嘆息道：「老衲何忍因一己之忿，動搖本派根本，萬事自有老衲担當，謹如師妹所言。」

說着高聲道：「掌門一職請由四位師弟代攝，老衲待罪之身將信符取回！」

人叢中立時走出四個銀鬚飄飄，神態莊肅的老僧，向金頂上人一同稽首：「恕小弟有僭了！」

金頂上人立時退在一側，四老一併而立，左側第二人合什說道：「老衲紫竹有一事須動問岳施主。」

岳雲微笑道：「大師有話只管說出，在下無不據實相告。」

紫竹大師道：「施主前言有本門信物交回金頂師兄不知是否本派掌門信符？」

岳雲微笑道：「不敢，正是貴派掌門信符，前日晚間金頂上人禮佛誦經時，在下就在他身後取去。」

四長老與金頂上人不禁臉色微變，尤其是金頂上人比殺他還要難過，以他掌門之尊，來人潛入室中均不曾察覺，可見來人功力之高！心神不由猛震不已。

紫竹大師又道：「施主竊取信符是否含有用意？」

岳雲道：「大師明知，何必多問？」

紫竹大師低唸了一聲佛號，道：「恕老僧嘵舌，如信符交回金頂師兄，則金頂師兄立即重回掌門之職，自無老僧四人代攝。」

岳雲畧一沉吟，道：「那要瞧金頂上人武功如何，能否在在下手中奪回？」

「阿彌陀佛，」紫竹上人嘆息一聲道：「如若金頂師兄不勝，本門信符豈不歸還無期了。」

岳雲微笑道：「大師放心，在下離山之時，當交還四位大師手上！」

紫竹大師道：「施主信人，但願口能應心。」說罷合什一揖，大袖一拂，四老僧聯袂出金殿而去，峨嵋羣雄相率魚貫出殿。

在岳雲現身金殿後，江瑤紅，羅湘梅均瞧破岳雲就是謝雲岳化身，不禁憂喜交集，憔悴玉容現出關注之色。

東方玉琨與姜宗耀也瞧料到了七分，與二女走出金殿時，相互示了一眼色。

轉眼間，金殿之內走空了一大半，僅留下十數人，靜靜注視岳雲身上。

驀地，岳雲一聲長笑，戟指在耿長修臉上，沉聲道：「今日之事，罪魁惡首就是你，那日謝雲岳留下你性命之故，就是念在你不是妖邪宵小，情有可恕，不料你不但不知悔悟，反敢鼓動如簧之舌，挑起是非，你有何顏面尚留在這金殿之中？」

耿玉修冷笑一聲，金頂上人已自揮手制止，道：「玉修，不必多言，岳施主，咎在老衲不明偏聽，然施主與令師侄也是太以盛氣凌人，老衲決以本身功力與施主印證，奪回信符，不過，請施主寬限在今晚，且容老衲交待一些瑣事，不知能否應允。」

岳雲微微一笑，飄然出殿而去。

八月秋風，峨嵋絕頂已寒透沒骨，山中千重楓葉，朱紅綴錦，與傲首勁霜嶺靑喬木，叠翠濃綠，相映成趣。

岳雲衣袂飄飛，步履從容，隨意瀏覽山中景色，行至一段峻陡磴道上時，忽覺風力破空之聲，正詫異之際，猛感頭頂勁風壓體，不禁暗哼了一聲，身形疾晃，電飛出得十數丈左右。

只聽得身後掌風撞至山石轟然大震之音，跟着又是一聲輕噫。

岳雲頭也不回，仍是步履從容向前走去，身後隱隱聽得破空之聲，心知這人窮追不捨，暗中冷笑，故意把脚步放緩了下來。

只聽身後急風颯然中傳來冷笑道：「岳雲你與我站住！」

岳雲轉面一望，只見是一俗家打扮中年人，濃眉大眼，頷下一部密麻虬鬚，眼中滿含怒色，遂冷冷說道：「你也是峨嵋門下麼？今天僅我岳某與金頂上人兩人之事，你用不着借事起釁。」

那人哈哈狂笑道：「岳雲，你狠狂無用，今晚你還能活着離開峨嵋麼？」

岳雲劍眉一剔，冷笑道：「那倒未必，你此來是否出自金頂上人授意？」

言猶未了，那人突然欺身而進，右手迅疾凌厲的向岳雲「肩井」穴上斜劈而去，左手五指電光石火般望岳雲右脅飛攫。

不言而知，那人是意在岳雲懷中信符，他所以出此者，是不忍金頂上人身敗名辱。

岳雲那有不明白之理，將身一側，讓開這人右掌雄厚掌力，右手兩指如剪，一式「玄鳥划沙」划向這人攫來左手腕脈，帶起銳嘯風聲，口中笑道：「尊駕何必出此下策，岳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尊駕還是請回吧。」

那人只覺岳雲「玄鳥划沙」手法竟然詭奇無比，而且內力驚人，指未到，指勁已自侵膚如割，趕緊飛撤右手。

岳雲猛一翻腕，改指為掌，迅疾無倫地向前一送，展出「彌勒神功」推字訣。

那人只覺胸前一震，身不由主地一個倒翻輕似落葉般飄飄出去，落地突然無恙，轉臉望去，岳雲已然走出十數丈外，不禁怔住，搖了搖頭，向一側林中隱去。

岳雲地形不熟，隨徑而行，愈向山下走，不時遇上峨嵋門下，但他們神態肅穆，面色冷淡，視岳雲於無睹。

他不禁有感於胸，此舉有辱峨嵋過甚，難怪他們，但一想起金頂上人與當年圍毆其父謝文之人同謀今日之辱理所當然。

此時，他心中猛然生出一個念頭，忽見一少年僧人迎面走來，身形一閃，阻住去路，微笑道：「請問曼因師太淸修之處在什麼地方？」

少年僧人面現爲難之色，躊躇須臾朗聲道：「正南奔去大峨寺側，神水閣就是。」說完一鶴冲天而起，掠過岳雲頭頂，落下如飛奔去。

岳雲折向正南，穿林拂葉，飛雲縱電般奔行，片時，已至大峨寺前。

只見寺前一株高可參天，傘蓋密翳的大楠樹下，倚立着明眸皓齒的江瑤紅，螓首翹望雲天，若有所思。

她似爲岳雲脚步聲驚動，低首瞥見岳雲走來，不禁一怔，目中頓時湧出幽怨之色，眼前一酸，淚水盈睫。

岳雲心知她已察覺自己是誰，電射落在江瑤紅身前，悄聲道：「紅妹，不可如此，免引起妳師長同門疑心，令師呢？煩引我求見。」

江瑤紅凄楚一笑，道：「家師自金頂回庵後，卽在禪堂早課，現尚未畢，待小妹試入稟明，請在閣外等候，愼勿遠離。」說完轉身往神水閣走去。

岳雲眼送着江瑤紅婀娜身影消失後，不禁暗中嘆了一口氣，一年餘江湖奔波，恩怨愛恨，心神似乎交瘁疲累，喃喃自語道：「絕意江湖，談何容易，仇如山積，恨似海深，均是人爲而起，貪嗔愛恨，俯拾皆是，茫茫人世，那有淸淨寸土？」

耳中隱隱聞聽得靑磬木魚，梵歌祥唱由大峨寺中飄來，頓生離塵逸世之念，極目四外，只見秀巒攬奇，雲山飄渺，口中長吟道：「有幸件得名山游，長眠巖壑人不知……」

峨嵋勝景，舉世無雙，號稱靈虛洞天，普賢菩薩道場，爲我國佛教三大勝地之一，名勝古跡，指不勝屈，珍禽異獸，奇木名花，難於枚舉。

他駐立於神水閣前，凝目神注於閣前的巨石，一爲呂純陽畫「大峨石」，另石有陳搏書「福壽」，蘇東坡書「雲水流春」，均蠢龍舞鳳，大氣磅礴。

正沉溺其中時，忽覺身後起了一種極輕微的脚步聲，跟着起了淸朗語聲：「雲兄，別來無恙？」

他緩緩別過頭去，只見東方玉琨白衫飄飄立在六七丈外，面帶微笑，眼神中却似含着隱憂。

岳雲淡淡一笑，道：「東方少俠，你不避嫌疑麼？」

東方玉琨大步走來，與岳雲並肩而立，悄聲說道：「雲兄此舉煞費苦心，實逼不得已，本派師長大多均所深知，如非爲此，金頂大師伯定然一意孤行，必造成敝派分裂，但雲兄亦成爲衆矢之的，因此舉有損本派聲譽，顏面攸關，雲兄離山時，難免會遭受截擊，望雲兄稍存仁厚，點到爲止。」

岳雲頷首道：「這個自然。」

東方玉琨又道：「不過，雲兄知道金頂大師伯，爲何要將印證之期，改在今晚麼？」

岳雲不禁一愕，轉首道：「這倒不知情。」

東方玉琨微微嘆息一聲道：「敝派有一長輩隱居在千佛頂，武學造詣精博絕倫，爲峨嵋近三百年來唯一奇才，只因性情暴戾怪僻，樹敵太多，是以由本派上兩代掌門人將其禁足於峨嵋，關千佛頂萬壽寺爲其潛修之所，這位老人家從此長棲萬壽寺，不但小弟無緣晉謁，就是師長輩亦未見過，僅有金頂大師伯以掌門之尊，每月朔望去千佛頂瞻拜兩次，只怕金頂大師伯聳恿他老人家與雲兄爲敵。」

岳雲淡然一笑道：「關注之情，岳某心感。」

東方玉琨正色說道：「雲兄當代高手，武功卓絕，但須防暗算，今日已成敵我之勢，這四外就有不少眼目注視雲兄，恕小弟無能相助，暫且告退。」畧一拱手，回身一躍，疾馳而去。

忽然神水閣一條白色身形疾射而出，江瑤紅已翩然落在岳雲身前，盈盈含笑道：「家師有請，小妹帶路，雲兄你可隨着來吧！」

兩人進入神水閣不久，離神水閣百餘尺之大峨寺前松林中急閃出四條人影，身形顯處，只見是三僧一俗。

三僧均是五十開外，身高魁梧，各手持一柄黑甸甸的禪杖，俗穿打扮亦爲五旬上下老者，肩插一雙佛手拐，兩眼有神，凜凜生威。

俗裝老者望了神水閣一眼，冷笑道：「無論如何，岳雲此舉有辱本門太甚，藐蔑峨嵋太無人了，哼哼，岳雲縱有三頭六臂，也難擋我們四人之力，再加上三頭獒猩，獒猩力大無比，不難生擒。」

一僧說道：「此處不是動手的好所在，萬一曼因師太現身相阻，我等則進退維谷了，岳雲旣敢獨自前來，武功必不同尋常，平師弟，你不可過於大意。」

俗裝老者稍一沉吟，點點頭道：「松林外是必經之地，我等且去守候。」

三僧一俗轉身走去，松針密翳枝梢忽生刷拉聲响，彈丸疾瀉般落下三隻身高丈餘獒猩，黃毛披體，赤睛獠牙，人立而行，宛如巨靈一般，神態獰惡已極。

三隻獒猩奔行若電，向三僧一俗身後趕去，眨眼無踪……

麗日中天，松韻嘯林。

神水閣中掠出三條人影，一對嬌小身形向山下閃去，另外一人正是岳雲，慢步從容走入大峨寺前一片松林中。

岳雲一步走出林外，忽然面色一怔，只見林外立着三僧一俗，似是衝着自己而來。

那俗裝老者忽然跨出兩步，道：「來人可是岳大俠麼？在下平劍豪有緣瞻仰丰采，快何如之。」

岳雲微微一笑道：「平老師，明人不做暗事，閣下想必在林外守候岳某甚久，請爽快說出。」

平劍豪大笑道：「究竟是岳大俠快人快語，在下有個不情之求，望將掌門信符賜還，使本門聲譽得以保全，在下當永銘大德。」

岳雲不禁怔得一怔，不料平劍豪會以此相求，心中大感爲難，如今勢成騎虎，知道這一交還，金頂上人立時就復登掌門之位，自己無妨，江瑤紅等人必成峨嵋叛徒，遂搖首笑道：「岳雲於晨間面允紫竹大師當交回四長老之手，故碍難從命，平老師尙請見諒。」

平劍豪面色突變得異常陰森，沉聲說道：「岳大俠你自信能勝得掌門人麼？」

岳雲傲然答道：「勝負難料，岳某如若不勝，令符立交回金頂上人手中，否則，金頂上人不幸落敗，平老師，你自問功力能高過金頂上人麼？」

平劍豪冷笑一聲，兩手交叉向上一挽，一對佛手拐已持在手中，厲喝道：「多言既然無用，在下願以手中一對佛手拐，領教岳大俠卓絕武功。」

佛手拐微微晃動，已掄出千重拐影，霍地推出，挾着勁風如山撲襲來。

平劍豪薑辣老練，一出手就奇詭不凡，招到半途，突然改式「指天劃地」，雙拐分襲岳雲上下兩盤。

岳雲不願多事結怨，拐風潛力堪堪逼近，腳尖一動，借着逼來之風力往側裏閃開。

他身形尚未落地，猛覺一片急風，沉重若山的往肩頭壓下，耳聞一聲大喝道：「岳施主，貧僧得罪了。」

岳雲一身武功，無一不是精奧難測，震古爍今之奇學，用來對付三僧一俗，取勝制命易於反掌，但一來不願結怨太深，再則謹守無量上人之誡，在未積滿十萬功德之前，不得妄添殺孽，他知肩頭襲來勁風是禪杖帶起，聽風辨位，身軀凌空一斜，五指反攫而出，正攫在杖端，借勢飄起二丈高下，身法之美，罕世無匹。

其餘兩僧此刻亦已配合攻勢，風捲殘雲般劈到，但恰好岳雲在杖勢未到之時，已然疾飄而起。

三僧一俗目睹岳雲絕倫上乘凌虛身法，不禁大駭，平劍豪待岳雲身形下墜的一剎那，突然電射竄起，兩柄佛手拐夾着勁風狂飆劈去，威猛已極。

岳雲出道以來，到此刻才展出了崇高造詣的七禽身法，似巨鷹一般兩臂一抖，突又上昇五尺，避過了平劍豪勁急威猛的拐勢。

忽聽得一聲大喝響自頭頂！

「岳施主，還不束手就擒？」

岳雲冷笑道：「未必見得！」全身急沉落地，斜身一掠，如電閃出三丈左右，三僧一俗亦跟踪而到，分立四方，凝神注視岳雲舉動，心內暗暗欽佩岳雲一身精奇武功。

岳雲垂手安詳而立，面帶微笑，陽光輕灑，映在他臉上，神態奕奕。

平劍豪道：「岳大俠，趁着在下等未施出煞手以前，最好將本門信符賜還，免傷和氣。」

岳雲淡淡一笑道：「平老師徒費唇舌則甚？岳某如非立下誓言，決不出手傷人，這時平老師又豈能安然無恙在此口出狂言？」

平劍豪老臉不禁一紅，厲聲道：「岳大俠既是愚昧倨傲如此，恕在下要開罪了！」嘬口發出一聲刺耳的哨嘯，迴空遠曳，林谷回應。

突然在林中奔出體覆黃毛，宛如巨靈的三隻獒猩，作品字形圍住岳雲，蹲腰張口狺狺而鳴。

岳雲目睹這三隻巨猛的獒猩，心中暗驚，忖道：「這種怪獸，不但未曾目睹，而且一無耳聞，必是雜配而生，由人豢養，顯然刀劍不入，力如金剛，哼，用來對付我眞是夢想。」

他面上絲毫不變，漠然望了三隻獒猩一眼，冷冷一笑說道：「這就是平老師所謂的煞手麼？」

平劍豪冷笑一聲，未及開口，東首站立僧人已自喧了一聲佛號，道：「岳施主，這三隻獒猩乃是天生奇獸，力大無窮，能爪裂獅象，施主雖然武功奇佳，但血肉之軀，未必能當三猩之力，望施主愼勿恃勇，三思而行。」

岳雲微笑道：「大師旣慈悲爲懷，就不說截伏在下，可見大師尙未能明心見佛，嗔念長存。」

那僧微微太息一聲，不再出言。

平劍豪驀地吐出一聲暴聲大喝，只見三隻獒猩怪鳴一聲，如風撲向岳雲。

岳雲倏地雙掌推出，施彌勒禪功「震」「彈」兩訣，勁風密湧中只見兩隻獒猩震飛而出，身形輪翻，雙雙墜向十數丈外林中。

兩隻獒猩震出之時，另隻獒猩已撲向身前，岳雲飛快地望左一讓，右手詭妙一抄，已扣住獒猩右臂，五指一緊，一拉一甩，頓時將之甩向半空。

奇怪這三隻獒猩半絲嚎聲都未叫出，先後叭噠墜地，一動不動，宛然已死。

三僧一俗頓時面色大變，平劍豪嘿嘿兩聲乾笑，吼道：「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兩隻佛手拐，隨身湧出，狂風驟雨的攻出。

平劍豪突覺面前人影一花，對方已失去身影，兩手腕脈一緊，一雙佛手拐頓時脫手飛出手外，猛感臂股胯骨如中利刄，痛澈心脾，禁受不住哼了一聲，全身被一股殫勁推出，如同急弩離弦般，栽在六七丈外草地上，與三隻獒猩般一動不動。

三僧睹狀，神色大變，相互望了一眼，同時跨出兩步，一齊高聲道：「施主神勇蓋世，武功卓絕，且接接貧僧三人合掌之力！」六掌同抬，緩緩推出，只見氣滾波動，草木向外偃臥。

岳雲微微一笑，雙掌就朝推來勁風迎去。

合掌之力，實可推山移鼎，誰知竟似泥牛入海，盡被卸去，三僧頓感一片淸涼輕風環身襲來，心生凜駭之際，忽覺那片淸涼輕風變成一片無形暗柔潛力，愈來愈强。

三僧情知不妙，六隻手臂宛若凍住，回撤乏力，陡感那片潛勁驟然一變，重逾山岳，壓擠周身，軀體漸成痲木不靈。

一種死亡的恐懼襲佈三僧腦中，禪門弟子認死亡雖是種莫大的解脫，但面臨這永離塵寰之前也由不得泛出莫名的感傷及悲哀。

岳雲施展出奪天地造化絕學彌勒功「化」字訣，將三僧推來掌力化溶於自己神功中，合而爲一，緩緩逼送出去，滙聚成無窮威力，試想三僧怎能禁受得住？

當下，岳雲眼中閃出憫惻光輝，朗聲說道：「三位大師勿再率性昧理，且請回寺，岳某縱有不當之處，何不等過了今晚再說？」神功立時一撤，行雲流水般步上山徑蹬道而去。三僧陡感周身壓力一鬆，但却如大病初癒一般，渾身綿軟乏力，相互苦笑一聲，步履蹣跚消失於樹蔭翳蓊。

（以下轉入第一四五頁）

三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文·石怡
圖·盧令

山河淚（下）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彭城縣慘遭韃虜肆虐，縣官李宗孝覥顏事敵，暗懷故國志，致招韃子喇嘛卓布丹巴之妒，用重金買來强盜頭子金眼鵰暗殺李宗孝，又復遣手下侍衛在城中四出擄掠縱火行兇，弄得滿城風雨，知府陳晃奉命來查，暗中聯絡民間志士，管超、岳雯、楊仁等偵查卓布丹巴兇行，那晚兇徒又四出燒殺，金眼鵰更率衆襲衙門，要刺殺李宗孝之遺妻，爲管超趕到制阻，激鬥中驀聞有人喝令全數格殺，管知元韃子欽差先站已到，遂乘亂挾起受傷的楊仁次子楊明與岳雯返回其師隱居之處——

＊＊＊＊＊＊＊＊＊＊＊＊＊＊

目睹山河劫　胸懷復國心

竹廬背後，一里多外是有一個洞，但洞口却被一塊三四千斤重的大石頭，堵得嚴絲閤縫，從外表是一點也看不出來。

管超到達洞前，探手石隙中一陣摸索，「軋軋」聲中，巨石自動移開，露出一個裂縫，悄聲說道：「雯妹小心，石磴二十八級才到底，妳先進去，待我封洞。」

岳雯道：「我看得見，」輕移俏步，側身走了進去。

管超隨後進入，不知又作了什麼手腳，又是一陣「軋軋」聲，巨石又已復閤。

下完磴道，有一條數丈長的甬道，通達一座石門，也有機關管制，打開石門，裏邊是一間飯堂模樣的佈置。殿頂懸吊着一顆夜明珠，殿內景物，一覽無遺。

迎門一座石像，全身甲冑，雕刻得神威凜凜，栩栩欲活，極是生動。石像兩側，有一幅對聯，刻的是：

「文官不要錢，朝綱丕振。
武官不怕死，固若金湯。」

管超道：「這是武聖殿，供奉的是妳九世祖，理應一拜。」當先跪拜下去。

岳雯沒有想到，這師徒二人對於先祖岳飛，這麼崇敬，深受感動，急忙跪在管超右側，拜了三拜。

忽聽石像說道：「神靈爲證，定爾鴛盟，河山板蕩，好自爲之。」

事情發生的太離奇，石像怎能會說話，兩個人心理上全無準備，一時不能適應，心頭不知是驚是喜，不由呆住了！

× ×

禁宮侍衛中不乏高手，一部份是擄人爲質，脅迫相從，一部份是重金收買的江湖敗類，岳雯那兩把飛刀，雖然傷了幾個，但仍有一部份人追下來了。

管超只顧甩脫這一部份人的追蹤，百密一疏，忘掉了楊明身上的傷，一旦顛簸，又已滴下了血。

這血滴儘管不多，隔着三四十丈一滴，却不啻留下自己的去向。

對追蹤的人來說，這却是一條有力的綫索。

因此，管超和岳雯進入後洞不久，這部份人就已跟踪追到了。

這時，竹廬已被病老人引火點燃，火

勢雖然仍未透出屋外，濃煙却已從縫隙中湧冒出來。

先到的一個人，一脚把門踢倒，濃煙熱氣撲了他一臉，迫得他倉惶後退，道：「賈大人，地方沒錯，我們來晚了一步，叛徒走啦！」

「嗖嗖」連聲，又到了七八個，火光映照下，領頭的一個威猛老人道：「火剛起，人還沒走遠，搜！」

人影閃飛，剛剛散開，立卽傳來一聲絕命前的驚啊！

這聲「啊！」傳自竹廬迤東，剛散開的人羣，馬上循聲撲了過去。

病老人還沒走，侍衞的屍首就在他面前一丈多遠，頭前一灘血，顯係一掌震碎內腑致命。

「你是什麼人，何故擅傷朝廷大員？」威嚴老人問。

「你姓賈？」病老人不答反問。

威嚴老人盯了他一眼，道：「本座賈奇，副領班，怎麼樣？」他覺得病老人反問的怪，是以詰問原因。

病老人也上下打量了他一陣，道：「你一點也不奇，只是怪，怪得投錯了胎，不該姓賈，看掌！」

聲落掌出，勁風潛湧，呼轟如電。

賈奇早已聽得不耐煩，含勁蓄勢，正待制病老人於死命，見狀立卽還擊。

兩個人相距不足三丈，中間隔着那具死屍，三丈，沒多遠，兩股強勁掌風，瞬卽接實，爆出一聲大震。

激旋的掌風，把竹子震倒一大片，沒有斷折的又彈了起來，那聲勢宛如颱風過境，嚇死人！

賈奇功力差了一籌，發掌又慢了一剎，在力量未能充份發揮，立刻被震摔出去兩丈多，仰翻倒地。嘴角也溢流出來血絲，掙動一下沒有立刻爬起來，傷得顯然不輕。

那個死鬼生前大概沒幹好事，也被掌風捲起的沙塵，掃掉一層皮。

旁立侍衞，緊傍賈奇左右的兩個，協助抵禦，出掌更慢，落得一死一斷腕，傷得更重。

其餘的幾個俱被驚退，但一退又進，兵器也全出了鞘，刀劍齊舉，分從左右夾攻上來。

病老人屹立如山，僅上身微一晃搖，卽已停止。

六件兵器，劈，刺，點，削，各取不同部位，只消一處打實，卽可以把對方放倒。

病老人的臉色更黃了，雙目陡射精光厲聲大喝道：「殺不完的狗奴才，着！」

但見人影如電一閃，卽聽「叮叮噹噹」兵器撞擊陣響，以及「哼哼咳咳」連聲痛呼與悲嘆。

六個人倒下整三對，兩個被劍貫穿釘在地上，一個斷臂，三個輕傷，但也穴道受制，動彈不得。

病老人手裏握着奪過來的一把刀，用刀尖指着一個清醒的侍衞，沉聲曉諭：「回去告訴孫洪，刦殺知縣，擄奸民女，都是卓布丹巴假公濟私，替他族侄報仇，所造成一連串的悲劇，救知縣另有其人，擄奸民女老夫看不慣，如敢隱瞞一字，提防你的狗命！」

又用刀尖點了點那個侍衞的鼻子，又道：「穴道一個時辰不解自解，先在這兒涼快一會，把老夫的話想清楚！」這才放開脚步，往前走去。

「朋友請留個萬兒，」侍衞急忙問。

病老人已到賈奇身前，回顧道：「巴山舊友，孫洪知道，老地方等他半年，過時不候，在我手下，姓賈的例無全屍，你們跟在他一起，算沾了光！」

賈奇聽出口風不對，奮力掙扎爬出去兩步。

病老人嘿嘿笑道：「你還想逃，簡直作夢！」

一步趕上，手起刀落，砍掉賈奇的頭，方才甩下鋼刀，揚長而去。

× ×

吏部尚侍賈禮，欽奉聖命，星夜趕來彭城縣，處理這件頭痛的案子，大喇嘛呼克圖，侍衞領班孫洪，隨行協理，具見韃子是多麼重視這件事。

這時城裏到處是兵，秩序雖已恢復，商店也已開門營業，就是看不到老百姓。

案情業經知府陳晃初審，錄下來口供，只因揭發人幪面客與同伴兩個婦女，全都突圍走了，還沒有定案。

田淑貞的屍首已經找到，失踪的七個少女，也全有了下落，不知被誰給送回各自的家，只惜其中兩個已死，仵作驗不出死因，只說是身體原弱，經不住過度蹂躪因而致命，沒死的也全到案候審作證人。

賈禮問到卓布丹巴，這是全案最重要的一環。

關於假公濟私，刦殺李宗孝，代侄報仇部份。

卓布丹巴的答辯是：

一僧一俗，地隔千里，一在大內，一在民間，叔侄久疏存問，彼此生活狀況俱無所知，幪面客不敢到案來作證，顯係栽誣。

證人缺席，只好存疑待查。

關於擄奸民女，殺人滅跡部份。

卓布丹巴的答辯是：

他從沒離開過顯濟廟，民女也不曾到過顯濟廟，如何能够構成奸情。

除開秀姑和已死的兩個，其餘四個少女竟沒一個敢指證他的，當日經過，也僅能糢糢糊糊的說：「被擄刦時卽已暈迷，醒後已經回到了家，究竟離家多久，到過什麼地方，被誰蹂躪？全不知道。」

只有秀姑能够清晰的指證一個喇嘛，兩個侍護，地方在十戶長的家裏，其中一個侍衞斷腕，當場被擒，想是逃不掉干關的。

這一指證，反而不啻給卓布丹巴洗脫了嫌疑。

關於侍從人員入城以後的行爲。

卓布丹巴的答辯，愈發振振有辭。

「知縣被刺，他在彭城，不能坐視不問，派人入城協助官方辦案，於理於法，全無不當，至於扈從人員是否奉命行事，抑陽奉陰違，純屬個人行爲，應由他們自己負責。」

他帶來八個人，倒有六個捲入這場是非之中，四個侍衞，一死三重傷，無影針呂琪姊妹有過節，承認是私人恩怨。

兩個喇嘛一死一傷，活着的說，黑夜難分敵友，完全隨着侍護的行動而行動，不料找錯了對象，這是他不會想到的。

除開死的，生擒歹徒五個，是與知縣李宗孝有仇，直認行刺不諱。

唯一的遺憾，主犯馮林在逃。

幪面客江湖遊俠一流人物，斷然不會曲意逢迎，田淑貞一案，純係捕頭錢起想爬高枝，所造的孽。

全案奏報上聞，接奉欽批：

一，卓布丹巴難辭失察之咎，着調庫倫喇嘛寺面壁，代侄報仇部份，旣無佐證，免議。

二，主兇馮林，案後訪拿，務期逮捕歸案法辦，其餘人犯，一律就地處決，以安民心。

三，受難婦女八人，死者厚恤紋銀千两，生者五百，以示慰勉，同案受害人，比恤。

四，楊志慕容傑年少有爲，協助官府破案有功，着帶京面駕，另有重用。

五，幪面客與呂琪義行可嘉，但冒充知縣，招致匪徒侵擾，於法亦有不合，姑念除匪不無微勞，着予免究。

批示的內涵，大致是這樣，安民心，索人質，江山第一，犧牲幾個人或幾個錢，算不了什麼。

至於病老人，孫洪聽說是「巴山舊友」，嚇破了胆，要求賈禮，只能私了，給死難人的家屬，一筆厚恤，不能上報。

「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爲什麼不能報？」賈禮自然要問個清楚。

孫洪的答覆是：「病老人名呂忌，是前朝降將呂文煥的後代，喜怒無常，殺人不眨眼，武功偏又高不可測惹不得呀。」

聽說殺人不眨眼，賈禮就已胆寒，何況這件案子，罪魁禍首是卓布丹巴，偏就開脫了卓布丹巴，心裏本就有愧，那裏還肯自找煩惱，去招惹上殺人魔星，他沒敢報。

最可嘆的是那三個侍衞，賣身投靠，替人賣命，結果還免不了要挨刀，死而有知，恐怕也很難心甘吧？

× ×

移開武聖石像，就是中洞，這裏是管超幼年讀書習武的地方，比前洞大得多，石床，石桌，石橱，石凳，應有盡有，打掃得纖淨無塵，被褥俱全，桌上還有一本書和一封信。

管超道：「我有好幾年沒進來過了，這是誰來打掃的？」

「你還說不是師父！」岳雯對神前盟証，心裏還有點不痛快，是以還在發着嬌嗔。

管超惶悚道：「師父一向端重，不苟言笑，婚姻又是終身大事，豈能這等草率，且先看過書信，看寫的是什麼？」

岳雯道：「等會再看，先替楊明治傷要緊。」

管超道：「我已經給他服過藥，得讓他好好睡一個對時，皮肉浮傷不重，醒後敷藥也較容易，還是先看信，心裏才能踏實。」

中洞左邊是兩張床，兩床之間是一個衣橱，被褥和換洗的衣服都是新做的，右邊是一張石桌，兩個石凳，一個書橱，管超一邊說，一邊已把楊明在床上放好，急忙跑了過來。

岳雯已經把信取在手裏，道：「是師父寫的，你看！」

封面上一句寫着：「留交超雯二兒拆閱。」

「妳看不也一樣，」管超怕她不高興，沒敢接信。

信沒封口，岳雯隨手把信紙取了出來，只見上面寫的是：

「余名呂忌，乃前朝降將呂文煥之七世孫，身世堪悲，故諱而不言，今將遠遁，是以相告……」

輕嘆一聲，岳雯道：「我還以爲師父的脾氣很壞，原來心有隱痛，這就怪不得了，唉！」

原來南宋末年，呂文煥率軍固守襄陽，抗拒元兵，苦戰六年之久，當時皇帝年幼，賈似道身爲三朝元老，綜攬大權，竟爾坐視不救，終因粮盡援絕，呂文煥一怒投降，且爲先驅，誓殺賈似道而後已，忽必烈聲勢乃大壯，南宋半壁江山，也因而動搖，後爲文天祥所擒，正以國法，一代名將，由於認識不清，卒致身敗名裂，子孫也因此世代蒙羞！

想到這段悽苦的往史，岳雯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

管超也才知道師父的身世，心靈深處，更說不出到底是悲，是恨，是怒！

再往下看：「神前盟誓，雖嫌草率，奈後會難期，急欲觀成，且默察爾倆，心意似頗相投，始敢從權，雯兒其能不以我爲老悖乎，須知神像乃爾九世祖，其隆重尤逾世俗，望勿等閒視之，余一身之外無長物，唯洞中明珠，得來不易，權作聘禮，聊以解嘲……」

「那也要見過我的母親，才能完成花燭，」在了解病老人呂忌的身世後，誤會早已烟消雲散，岳雯的臉色也已解凍，沒來由的泛起一團紅暈，婚約也因而成了定局。

管超心中暗喜，道：「那是當然，能得雯妹垂青，小兄不勝榮幸之至。」

「貧嘴！」岳雯的心裏，料必也是甜甜的。

最後一段寫的是：「前洞已經封閉，不可復出，後洞有亭八座，各蘊玄機，務期參照案上圖譜，悉心研悟，勿怠，勿躁，以汝二人之資質，短期間內當可從容破困而出。

「幪面客所爲，深爲虜酋所忌，必欲得之而後甘心，出洞以後，行踪務宜愼秘，以免李代桃僵，切記切記！ 師字。」

管超悽然道：「師恩如海，待我尤逾親生，這一分手，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再見到他老人家的面！」

岳雯道：「我料師父必沒走遠，還在附近暗中保護我，可惜出不去……」

微微一頓，四處望了一眼，才又說道：「我們吃什麼呀？」

管超道：「師父顧慮的這麼週到，連妳換洗的衣服都準備了，還會餓着我們，跟我來。」

敢情衣橱也是活的，按動暗鈕，移開衣橱，還有一個套間，四週洞壁上，滿是兩尺高，三尺寬，雕鑿出來的空格，每個

空格裏，都塡滿了各色各樣的水果和根菜，另外有個大水槽，是從洞隙上一滴一滴慢慢貯滿的，澄淸的水已經往外溢流，順着一條三寸寬的小溝，流進南邊洞壁下的一個小洞，不知通往何處，就是沒有米柴油鹽，和鍋杓碗灶，應用的東西，只有一個瓢和大小不等的四個盆。

兩個人手挽着手走了進去，岳雯只覺陣陣冷香撲面，畧一顧盼，不禁訝然道：「就是這些，生吃？」

管超道：「妳別小看了這些東西，裏邊很有一些寶貝呢！」

隨手取了一個皮已殘皺，顏色變黑的條狀物，就着溢流出來的淸水，洗刷乾淨，遞給岳雯道：「妳吃一個就知道的。」

岳雯半信半疑，只吃了一小口，只覺淸香滿口，凉澈心脾，不禁讚道：「這是什麼東西，不好看，蠻好吃嘛！」

管超道：「可嘆世人上，偏就喜歡中看不中吃的東西，這是茯苓，最能培元益氣，合你我兩個人的年紀，都沒有它大呢，師父費盡千辛萬苦，才搜掘到這麼一點，不是用錢就可以買得到的眞貨，妳當容易啊！」

岳雯道：「這怎能管飽？」

管超道：「我小時候就拿它當飯吃，兩三個就够了，吃後要發熱，不能吃得太多，想吃熱的嘛……」

「我知道了，快去看圖譜！」岳雯滿臉喜氣洋溢，拉着管超的手就往外跑！

那親密的情景，就像正在渡蜜月！

這一發展，極是突然，但却快得不可思議！

× ×

楊明的內外傷，完全康復了，還從管超得到了不少進益，精神奕奕，與未傷前判若兩個不相同的人。

管超與岳雯的感情，更是蜜裏調油，突飛猛進。

所謂後洞，和前邊的兩個洞都不一樣，並不規則，十丈甬道的盡頭，就有一座六角亭，擋住了進路。

亭裏有四尊石像，却分三排，最裏邊是兩個老人，併肩坐着，道貌岸然，慈眉善目。

中間也是一個老人，却是怒目橫眉，右首指着在他面前的一尊跪像，彷彿在發脾氣。

跪像背朝外，看不見面目。

迎面亭柱上，有一副對聯，刻的是：

「選賢任能，堯禪舜讓。

開家天下，禹其罪人！」

文學簡明易懂，父傳子，子傳孫，家天下是從夏禹傳給兒子啓，沿襲下來的，傳到桀，暴虐無道，被商湯放逐，跪着的石像，如非啓，便是桀，這種結果，顯然不是夏禹所料想得到的，所以在發脾氣。

「手指？」岳雯覺得夏禹那根手指最突出，懷疑是移開六角亭的樞鈕，又不敢確定，是以發問。

「不！在那個『罪』字上邊！」管超肯定的答，凌虛出指，一縷疾風點在罪字最後一筆上，便見堯舜那兩尊石像，徐徐沉入地下，露出來一個門。

「明弟先過去，快！」在管超的提示中，三個人一掠而過，落地只覺脚下一軟，回顧身後，只見昇起來的是一塊石碑，慢慢堵上了門，堯舜石像已不復見！

岳雯詫問道：「大禹平定洪水，使先民得以定居，繁衍生息，照理說，應該是我們炎黃子孫的第一功臣，啓也很賢明，他讓給啓也沒有錯，怎麼說是罪人？」

管超心情沉重的說道：「師父必有深意，等闖完八亭，再仔細推敲吧！」

數丈外，第二亭阻路，亭裏是一座城池，城外圍滿了兵，一個帝王裝束的人，被砍掉了頭，另外一個美麗的婦人，被幾個兵丁抓住，還不知道要如何處置，對聯是：

「生爲龍種，驕淫縱慾，不知天高地厚。

亂燃烽火，戲弄諸侯，落得死不全屍！」

「喏！這是周幽王的故事，爲博褒姒歡心，落得國破家亡，身首異處，就是家天下貽害子孫的一個明顯例証！」

楊明道：「周室東遷以後，已名存實亡，諸侯稱雄稱霸，干戈擾攘不息，甚至於爲爭王位，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兄弟鬩牆，骨肉自相殘殺，影响所及，老百姓流離失所，輾轉溝壑，罪惡大啦！」

「帝位究有什麼好，大家都要爭？」岳雯忍不住，懷疑的問。

「好處也很多，」管超道：「生殺予奪，爲所欲爲，歛盡民間貲財，供一人揮霍，造宮殿，選美女，如秦始皇，三十六年還有沒經輪到，那該有多少女人，供他淫樂！」

「哼！」岳雯重重的哼了一聲，憤慨的說道：「收天下甲兵，鑄金人十二，滿以爲可萬世太平，那知傳到二世胡亥，就被趙高給宰了，焚書坑儒，使後世民智愚塞，更是不可饒恕的罪行！」

管超道：「民智愚塞，倒也不能全怪他，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那一朝那一代的皇帝又喜歡聰明正直的人！龍字可疑，雯妹小心照顧明弟！開！」說完了話，一掌便向龍字上面按了下去。

整座六角亭，向右移開尺多寬，沒有發生意外。

如電一閃，三個人連成一線，迅速穿出。

六角亭復歸原位，眼前情況，突然一變，迎面一碑，擋住進路，上面刻着「家國恨」三個尺方大字！

兄妹三人一致認爲樞鈕是在「恨」字上，那知掌擊指點，完全沒用，石碑屹立如故，動也沒有晃動過。

呆怔刹那，岳雯道：「也許三個字全得點。」

管超道：「雯妹思路比我快，用指不如用掌，萬一點的筆劃不對，反而壞事，妳覺得怎麼樣？」

岳雯道：「還得快慢同時，力量一致，超哥管第一個字，明弟第二，我第三，聽我喊着一起動，小心了，着！」

三隻右指，同起同落，其力斷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管超楊明同聲附和，沉鬱的氣氛，立刻被冲淡。

石碑落盡，現出門戶，珠光照耀下，

門內五亭，成五行方位排列。

岳雯道：「不可能都是門戶吧？」

管超道：「從右往左，先看一遍後再說。」

右邊第一座亭裏，是兩個盔甲鮮明的將軍，頭已被砍落地，屍身猶挺立未倒，對聯是：

「無視億萬斯民，水深火熱。

屈死風波亭上，愧悔何窮！」

很明顯，亭裏將軍是岳飛父子，管超惟恐岳雯多心，忙道：「師父的指責，過於苛刻了。」

「不！一點都不！」岳雯嚴肅的說道：「先祖當年如能乘勝追擊，一舉恢復國土，拯救黎民塗炭，國勢必可大振，那裏會有今天？但他老人家見不及此，也忘了聖人的訓詁，孔子不是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至於迎回二聖以後，究竟誰做皇帝，那是他們與高宗父子兄弟之間的私事，做臣子的可以不管，師父的見解比我們高，下筆有含蓄，如果照我的意思，最後四個字，還應該改成『死有餘辜』！」

眼含痛淚，恨成一跺脚，堅硬的石地上，馬上出現一個淸晰的脚印。

管超勸慰道：「雯妹，別太激動，武聖當年怎知金牌是假的。」

岳雯沒有答話，自顧自的往第二亭走去，剛到亭，猛揮右掌往亭裏擊去，石屑飛濺中，一尊石像人頭，已被擊成齏粉。

只聽恨聲說道：「人頭怎可安在畜牲的脖子上！」

管超阻止不及，凝眸注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喟然嘆道：「偏偏這種衣冠禽獸，最得寵信！」

原來亭中有一男一女兩尊石像，都是面向外跪着，對聯是：

「窺伺顏色，先承意旨。

奴婢種子，誤盡蒼生！」

塑雕的不是秦檜夫婦還能是誰？

楊明慨然道：「社稷百姓全都不在他的心裏，何嘗會關心高宗的寶座，他是拿高宗作工具，來滿足他自己的私心和慾望，一定是管六道輪廻的鬼判偸懶，被他錯披上了人皮了！」

轉到左邊，看淸亭裏的塑像和對聯，三個人的火就更大了，對聯是：

「三朝元老，誤國尤逾秦檜。

一旦遇盜，姬妾財帛俱灰！」

原來賈似道被黜以後，帶着姬妾貪囊回鄉，滿以爲還可安享晚年，不料走在路上遇盜，亭裏塑的，就是他在遇盜被殺時的情況，所有姬妾財寶，也被强盜一搶而光！

第四座亭子裏，塑的是一個甲胄在身將軍的跪姿，頭已被砍掉，對聯是：

「六載勛功，浩氣直冲霄漢。

一朝失節，子孫世代蒙羞！」

一目了然，塑的是呂文煥，岳雯道：「如果是我，早就發瘋了，師父還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實在不容易。」

管超道：「內心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暗暗替師父，感到悲哀。

岳雯道：「我胸膛都快炸破了，大哥趕快找到機鈕，我們出去吧！」

管超嘆口氣道：「我心裏何嘗不也亂得很！」

第七座亭子，塑的是一片水，一個老人揹着一個小孩子，都快滅頂，對聯是：

「帝制終何益，末代君王，七歲投海。驕奢自淫逸，難期振作，貽害家邦！」

楊明道：「是陸秀夫和趙昺。」

管超道：「不錯，是他們，七歲的孩子，懂得什麼，怎麼能治國，又如何担得起這亡國重責，太不公平，寃……寃……寃……」

岳雯道：「寃什麼，這是趙匡胤留給他的恩惠！」

楊明道：「自古以來，除了開國皇帝，還知創業不易，以後生下來的，難得走出宮門一步，耳朶聽的，不外歌頌，眼睛看的，盡是美女，能够活上四五十歲，已經算命長了，且且而伐之，那裏有精神治國，一切全由權臣擺佈，遇見好的輔弼，多少還能做一點事，如像前朝，開頭就是秦檜，末尾又有那麼一個賈似道，如何能不亡國，害得我們，從生下來就飽嚐亡國之痛……」

「別說了！別說了！大哥快想辦法出去吧！」岳雯捂着耳朶大聲吼！

管超血在沸騰，頭上發脹，震聲喝道：「關鍵就在帝的上面，着！」

驀出右掌，按了下去。

「帝」的着掌，六角亭卽已自動滑退出去，露出來一個地道入口。

岳雯沒等亭子停穩，就已循着梯蹬，跑了下去。

「雯妹小心，明弟快！」管超拉着楊明，緊跟着就追了下去。

精選名著

由譽滿星馬、港台青年名家林非先生執筆撰著：

詭幻俠情倫理
技擊偵探小說

：「魔劍恩仇」

本篇故事開門見山，可是故事發展並不如開門見山這麼簡單，情節發展令人緊扣心弦，如入八陣圖中，撲朔迷離，保證一卷在握，不忍釋手，保君滿意，特別推荐！

梯蹬走完，起伏曲折走了很久，最後到達一個人工石室，裏面也有一個六角亭子，核心是一塊空白的石碑亭柱上刻着：

「純金璞玉，
　任爾塑雕。」

岳雯長吁了一口氣，道：「這是師父考驗我們的嘛！」

楊明斷然而毅然的說道：「沒有選擇，先把這張亡國奴的皮剝將下來，再談別的！」

管超一句話都沒說，以指代筆，振腕疾書，在碑上刻下：

「心懷故國，
　謀定而動。」

岳雯依法刻下：

「出斯民於水火，
　寄萍踪於五湖。」

楊明道：「我沒有大嫂這種高超的襟懷，也沒有大哥那樣精細的頭腦，我只有一顆赤誠的心。」

他在碑上留下的是：

「但知耕耘，
　不問收穫。」

「好！」管超讚道：「盡其在我，不計事功，人赤誠，話也平實穩妥。」

岳雯不耐煩的說道：「悶了有多久了，有話不會出去再說！」

賭氣一掌按在「塑雕」兩個字上，不料竟不靈光，一點動的跡象都沒有。禁不住露出詫疑神色。

管超笑道：「妳自己說過的，怎麼忘得這樣快，這是師父考驗我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往往都是失敗在這將要成功的刹那，沒玄奧，多半要用力氣撥。」

「我沒這麼大的牛勁，你來！」她索性不管了。

管超走近石碑，剛撥開一條縫，又小心放下了，悄聲說道：「外邊有人！」

×　×

竹廬已成灰燼，楊仁背負着雙手，不知在想什麼，望着廢墟發呆。

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傳入耳際：

「爹！」

急忙轉身，見是次子楊明、管超和岳雯在一起，喜出望外，拱了拱手道：「少俠還沒走，令師可好。女俠也在這兒！」

禮數嘛，他不能先跟兒子打招呼。

管超忙也還了一揖，道：「家師已經走了，我們也正到府上辭行，既在這兒遇見伯父，就不再打擾，城裏的事，怎麼樣了？」

楊仁嘆道：「元兇首惡，逍遙法外，幾個倒霉鬼祭刀，哄哄黎民百姓罷了，辭行不敢當，如不嫌累贅，小兒還望賜予携帶……」

楊明搶着答道：「爹說晚了，管大哥大嫂已經答應帶我走，就這兩三個月，就已教我不少高招呢。」

楊仁道：「這是你的福緣，可不能再像在家裏那麼任性，一切要聽大哥大嫂的話，志兒已隨欽差進京，明是重用，實際仍對爲父不放心，留下作質，你走的愈遠愈好，沒事不准再回家。」

轉向管超岳雯一揖，語重心長的說道：「大德不言謝，今後漢家天下能否再出頭，就看你們年輕一輩的人了，見着令師，代老朽致意，此處不宜久留，就請上路去吧。」

小倆口還了一禮，岳雯又問了一下秀兒的情況，這才互道珍重而別。

隔了一夜，秀兒再度失踪，前進雜貨店也被燒掉了，又引起了一陣騷動。

楊仁心裏有數，料被管超夫婦救走，但卻有意的散佈謠言，推責任推到金眼雕身上以爲掩飾。

老百姓已全知道，那幾個狗腿子，等於是死在秀兒的指証之下，便深信不疑，就連新任捕頭韋順，也被瞞住了。

秀兒經此慘痛打擊，跟着岳雯，刻苦用功，沒有幾年，居然也學成一副不俗身手，幫助管超夫婦，做了一些很驚人事蹟，你道奇也不奇！

——全篇完——

孤劍盟

·本文承自第一三八頁·

岳雲翩然離去後，隨處漫遊，只未踏入寺院半步，深恐峨嵋弟子一見他，卽心懷不忿，衝動出手，帶來無邊困擾。

山中寺院繁多，他只好望洋興嘆，可望而不可卽，心中難免生出了無可奈何之感。他佇足於中峰寺巍峨莊嚴竹林之前躑躅久之，才向清音閣走去。

清音閣前兩水環抱，瀰碧清澈，游魚可數，溪中有牛心石，神態逼似，赭紅潤潔，左右兩橋如虹，名雙飛橋，書讚：「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

此處卽爲「雙橋輕音」峨嵋十景之一，閣形古雅，虹橋臥溪，清音水淙，萬樹凝烟滴翠，詩情畫意均蘊含其中，岳雲不禁神往。

岳雲衣袂飄飛立於溪畔，目光流動，忽見一黃衣老僧由清音閣中走出，緩緩向橋上走來。只見黃衣老僧手撫銀鬚笑道：「岳施主形單影隻，必感孤寂，可容貧僧相伴一叙否？」

岳雲微笑道：「在下遠來貴山作客，唯恐親近不得，只要大師不嫌煩贅，視如仇讎，那有不願之理？」

黃衣老僧神色肅穆，目注岳雲一眼，微微嘆息一聲，繼又莞爾笑道：「貧僧界因，不欲爲今晨不歡之事掃興，願與施主盡半日賓主之歡，撇開今日之事不談，如何？」

岳雲道：「謹遵大師所命！」

界因大師用手一讓兩人步入清音閣。

×　×

夜色四合，岫雲烟籠。

岳雲離開清音閣後，疾如電閃星飄向金頂馳去，一落在金殿之前，卽見一僧從殿內閃出，高聲道：「岳施主麼？敝掌門因金頂爲峨嵋重地，爲恐損毀，改在千佛頂與施主印證。」

岳雲心知東方玉琨所言不虛，遂冷笑道：「金頂上人呢？」

那僧人恭身答道：「現在千佛頂上恭候施主駕臨，命小僧領路。」

岳雲道：「好啊，這老和尚到了這般田地，還擺什麼掌門架子！」

那僧人怒道：「請施主小心出言，莫討無趣。」

（未完）

迷你　姊妹刊物

男與女

*你們的愛情生活
*你們的健康生活
*你們的夫婦生活
*你們的娛樂生活

如何走向新潮？
變得多姿多彩？

新！

圖文並茂
七彩精印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



豐富妳的愛情生活
關心你的夫婦生活
令妳如何走向新潮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一(四線)